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九冊目次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附錄一卷 （宋）章沖撰 清雍正鈔本 一〇一

元史紀事本末四卷 （明）陳邦瞻撰 臧懋循補 明萬曆三十四年劉曰梧徐申刻本 一六一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 （清）溫達等撰

御製親征朔漠紀略一卷（一） （清）聖祖玄燁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 二五四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附錄一卷

（宋）章沖撰

清雍正鈔本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章沖撰。沖字茂深，章惇之孫也。淳熙中嘗知台州。其妻乃葉夢得女。夢得深於春秋，故沖亦頗究心於左傳，取諸國事蹟，排比年月，各以類從，使節目相承，首尾完具。前有沖自序及謝諤序。考沖與袁樞俱當孝宗之時。樞排纂資治通鑑，創紀事本末之例，使端緒分明，易於循覽。其書刊於淳熙丙申。沖作是書，亦同斯體。據自序，刊於淳熙乙巳，在樞書之後九年，殆踵樞之義例而作。雖篇帙無多，不及樞書之淹博，其有裨學者則一也。惟通鑑本屬史家，樞不過理其端緒。春秋一書，經則比事屬詞，義多互發，傳文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絲牽繩貫，脈絡潛通。沖但以事類裒集，遂變經義為史裁，於筆削之大旨，渺不相涉。舊刻經部，未見其然。今與樞書同隸史類，庶稱其實焉。

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序

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唯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望附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条遂於四方物色辯此者爲誰氏近收天台史君章沖茂深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爲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葢春秋之法年爲主而事繫之史君之法事爲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爲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爲表裏歟而史君內山陽多天台諤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於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一道邪史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癸酉臨江謝諤序於摘文堂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序

始沖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爲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沖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載一事或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越二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有數語之間而稱謂不同閒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遊群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可愛然不以彙聚駢焉難之莫名其物沖竊謂左氏之爲丘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辯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言之工學者擬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爲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終攟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于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加訂證未敢自以爲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爾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難校其間多有字畫謬誤題空差失者朅來天台蓴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淳熙丁未十月望日奉直大夫知台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使章沖序

春秋左傳事類始末目錄

隱公

元年

鄭伯克段

三年

周鄭交惡

宋穆立殤

州吁弑桓

五年

如棠觀魚

鄭敗燕師

始用六佾

六年

陳及鄭平

八年

祊易許田

鄭公子忽逆婦媯

羽父請族

九年

鄭伯以王命討宋

鄭人大敗戎師

十一年

滕侯薛侯爭長

鄭莊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

通志堂

桓公

二年

曲沃滅晉

六年

楚子伐隨

昭厲之亂

子同生

九年

曹太子來朝

十年

虞叔伐虞公

十一年

屈瑕敗師

十六年

急壽相死

十七年

及齊師戰于奚

十八年

桓公薨于齊

王殺周公黑肩

莊公

四年

楚武王伐隨卒

六年

楚滅鄧

八年

通志堂

齊師圍郕
十年
桓公殺子糾
楚子入蔡
十一年
宋立桓公
齊桓征伐盟會
十八年
虢公晉侯朝王
鬻拳自殺
十九年
五大夫立子頹
二十二年
陳敬仲辭工正
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
晉去桓莊之族
丹桓宮之楹
二十六年
晉滅虞虢
二十八年
驪姬之難
申公鬬班殺子元
三十二年
共仲弒子般立閔公
閔公

元年
邢遷夷儀
二年
晉侯作二軍
齊封衛楚丘
僖公
四年
鄭殺申侯
五年
鄭殺大子華
周子帶之亂
六年
楚子圍許
八年
晉敗狄于采桑
魚氏世為左師
九年
晉惠懷之敗
十六年
宋襄爭盟
十八年
鄭鑄三鍾
衛文滅邢
梁亡
二十年
王救滑以狄師伐鄭狄伐周王適鄭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二十一年

大旱饑而不害

魯封須句

二十二年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二十三年

楚子玉敗師城濮

秦伯納晉侯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鄭享宋成公有加

二十六年

晉文城濮之戰

夔子不祀祝融鬻熊

二十八年

王釋衛侯

晉復曹伯

晉敗秦師于殽

晉置軍行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

三十年

王使周公閱來聘

三十一年

秋圍衛衛遷于帝丘

三十三年

齊國莊子來聘

晉臣舉郤缺

楚殺令尹子上

文公

元年

穆伯從己氏於莒

閏三月非禮

晉及衛成

楚穆王立

穆伯如齊始聘

二年

躋僖公

襄仲立宣公

晉人改陽處父之盟

四年

楚滅江秦伯降服

衛甯武子來聘

五年

楚滅六蓼皐陶不祀

賈季殺陽處父

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爲殉

晉立靈公復士會

七年

宋襄公夫人殺昭公立文公

狄侵魯西鄙
八年
賊殺先克晉殺先都
九年
晉弑靈公
楚滅若敖氏
十年
楚范巫矞似謂三君皆將強死
十一年
郟瞞逐亡
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
衛鄭因魯公請平于晉
十四年
齊懿公弑立
邾立定公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辭宴
魯文公薨齊懿公弑
十六年
楚滅庸
十八年
襄仲立宣公
宣公納莒僕季文子出諸竟
宣公
二年

晉於是有公族
三年
楚問周鼎
鄭穆公妾夢天與之蘭
四年
魯宣公伐莒非禮
鄭子公子家弑靈公
六年
晉滅赤狄
晉楚戰于邲
鄭殺公子曼滿
八年
晉滅三郤
九年
楚殺陳夏徵舒
十一年
楚蔿艾獵城沂
十二年
楚子伐蕭
晉宋衛同盟于清丘
十四年
楚莊伐宋
魯逐東門氏
十五年
魏顆從武子治命
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十七年

齊晉鞌之役

十八年

楚盟諸侯于蜀

成公

元年

王師敗績于茅戎

二年

宋文公始厚葬

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

三年

晉楚救宋鄭

晉偪尋盟

四年

魯成公如晉

晉滅趙氏

五年

梁山崩

六年

晉遷于新田

七年

吳伐郯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晉楚鄢陵之役

晉弒厲公

衛侯復孫林父

八年

宋華元來聘伯姬

楚伐莒無備而潰

十一年

晉敗秦師于麻隧

十三年

曹負芻殺大子自立

十四年

衛孫甯之亂

十五年

桓族亂宋

十六年

宣伯問魯于晉

十七年

齊國佐殺慶克齊殺國佐

聲伯夢涉洹

楚滅舒庸

十八年

晉立悼公

襄公

二年

齊滅萊

晉和戎服鄭

三年

楚伐吳所獲不如所亡

魯襄公始朝晉
祁奚請老
陳服于晉
魏絳戮揚干之僕
四年
穆叔如晉
魯始縣
五年
季文子卒
七年
三卜郊不從乃牲
晉韓獻子請老
九年
宋災
穆姜薨於東宮
秦景公乞師于楚以伐晉
十年
公會吳于柤
晉滅偪陽
盜殺鄭執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十一年
季武子作三軍
十二年
吳子壽夢卒
靈王求后於齊

十三年
晉侯蒐于綿上
楚共王卒
子囊卒
吳侵楚楚敗吳師
十四年
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自是晉敬魯使
吳公子光之亂
晉伐秦遷延之役
晉盡殺欒氏之族黨
吳敗楚歸師
溴梁之會
十五年
宋向戌尤孟獻子之室
楚能官人
宋子罕弗受獻玉
十六年
宋子罕止築臺者之謳
齊晏桓子大夫而行士喪禮
十九年
齊崔慶之亂
衛石共子卒
二十年
陳殺二慶
季武子如宋聘
二十一年

魯季孫來外盜
楚殺子南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二十二年
穆叔能用敎
晉召鄭朝
鄭子張善戒
鄭游及奪逆妻者
二十三年
杞孝公卒晉平公不徹樂
臧紇作不順去魯
二十四年
穆叔對死而不朽
范宣子重幣鄭伯朝晉且請伐陳
楚滅舒鳩
豎牛亂叔孫氏
子產始知然明
二十五年
宋向戌弭諸侯之兵
楚蔿掩得治國之禮
二十六年
晉叔向召行人子員
鄭請印堇父
宋左師伊戾殺太子
楚聲子復椒舉
韓宣子辭不失舊

晉趙文取衞邑復諸侯
二十八年
無冰宋鄭其饑
子產知蔡景侯不免
鄭伯有侈復而死
二十九年
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鄭罕宋樂施而不德
晉平公城杞
吳公子札請觀周樂
齊放其大夫高止
三十年
楚令尹圍行大事
宋災
楚滅陳蔡
楚靈王之死平王之立
鄭子皮授子產政
子產為政
三十一年
穆叔劉定公秦后子知趙孟之死
晏子知姜弱媯氏始昌
晏子知昭公不能終
子服惠伯知滕成公將死
子產知晉壞墻垣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鄭子產不毀鄉校

昭公

元年
季武子伐莒瀆齊盟楚人欲戮叔孫
鄭討公孫黑之罪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懼選適晉
晉中行敗狄于大鹵
晉侯有疾鄭公孫僑問疾

二年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如齊逆女
叔弓聘于晉辭郊勞

三年
鄭伯如晉晉賜公孫段州田
小邾穆公來朝

四年
楚使椒舉請昏于晉
正月大雨雹
鄭子產作丘賦

五年
吳伐楚報朱方之役
魯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六年
鄭人鑄刑書
齊侯如晉請伐燕

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昭公如楚
晉侯問士文伯日食
晉侯有疾韓宣子問夢于子產
衛立靈公

八年
石言于晉
晉成虒祁之宮諸侯有貳心 係十三年
大蒐于紅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晉荀盈卒晉侯飲酒樂
築郎囿

十年
平子伐莒始用人於亳社
宋平公卒

十一年
單成公卒

十二年
齊衛鄭如晉朝嗣君
南蒯以費叛

十三年
楚殺鬭成然
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
叔向制刑不隱於親
晉滅鼓
吳滅州來

十五年
禘于武公叔弓卒

楚費無極害朝吳任蔡
穆后崩景王求彝器於晉

十六年
楚取蠻氏
齊侯伐徐賂以鼎而還
晉韓起聘鄭求環
昭公至自晉
鄭大旱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
郯子來朝
晉滅陸渾氏
星孛于大辰宋衛陳鄭皆火

十九年
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吳用伍員之謀楚始病
齊師入紀
鄭大水

二十年
宋華向之亂
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亂
齊侯疥晏子言修德而可
齊侯田晏子論和同
子產古之遺愛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

蔡侯奔楚
魯以十一年禮晉士鞅
叔輒哭日食

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亂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武城人取邾師

二十四年
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
宋逐右師
季氏逐昭公
趙簡子問禮

二十六年
楚子常欲立子西
齊侯欲禳彗星
晏子論禮可以爲國

二十七年
楚子常滅郤氏

二十八年
晉滅祁氏羊舌氏

二十九年
龍見于絳郊
晉范中行之亂

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二年
越滅吳
定公
二年
邾莊公卞急而好潔
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長衛侯於盟
鄭子太叔卒
五年
魯陽虎之亂
八年
定公侵齊門于陽州
魯始尚羔
衛叛晉
鄭駟歂用鄧析竹刑
十年
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
宋寵向魋
十二年
衛公孟彄伐曹
魯墮三都
十三年
衛逐公叔氏
十四年
衛蒯聵輒爭國
十五年

郳隱公來朝
哀公
三年
桓僖災
季孫有疾命正常以後事
五年
齊陽生弑荼
鄭駟秦富而侈
六年
楚滅陳
七年
魯伐邾吳齊伐魯
宋滅曹
九年
鄭圍宋取邑大敗晉卜救鄭
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
衛太叔疾出奔宋
十二年
季孫用田賦
昭夫人孟子卒
十四年
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陳常弑簡公
宋桓魋之亂

成叛
十六年
孔丘卒
楚白公之亂
十八年
楚公孫寧敗巴師
二十一年
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
二十四年
晉伐齊
哀公如越
二十六年
宋立昭公
二十七年
越子盟于平陽
晉荀瑤伐鄭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目錄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一

隱公　十一年

元年

鄭伯克段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都城不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三年

周鄭交惡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
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
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
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
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年鄭
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
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
來矣　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十一年王取鄔劉
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
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

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
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
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
拒以當蔡衛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
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
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
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
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

宋穆立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
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
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
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
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
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桓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初殤公
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
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
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故遂相宋公夏取郜大
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
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
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
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
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
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
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州吁弒桓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眕之忍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州吁弒桓公而立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

五年

如棠觀魚

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鄭敗燕師

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始用六佾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六年

陳及鄭平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信矣　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五年春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六年

蔡人殺陳佗

八年

祊易許田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桓元年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鄭公子忽逆婦嬀

鄭公子忽在王所陳侯請妻之忽逆婦嬀以歸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見公子忽…告）（莊公之薨鄭忽先立…後祖而…曰先配而後祖）

羽父請族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九年

鄭伯以王命討宋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十年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鄭人大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鄭人大敗戎師

十一年

滕侯薛侯爭長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鄭莊入許

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衞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婦之父曰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

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
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
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
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旣卑矣周之子孫
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
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
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
犬雞（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旣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
之將何益矣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息侯伐鄭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
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羽父弑隱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
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
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
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鐘巫齊于社圃館
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
者

桓公　十八年

二年

曲沃并晉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
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
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
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
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
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
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衆子也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爲小宗次爲貳宗）士
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
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
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
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
止夜獲之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哀侯子）　八年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莊十有六年冬王使
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六年

楚子伐隨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
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
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
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
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
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
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

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牷純色完全也）粢盛豐備何則
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
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
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
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
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
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
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
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
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
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昭厲之亂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
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昏于
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
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十一年鄭昭公之
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莊公娶鄧曼生昭公祭
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
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歸而
立之昭公奔衛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
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
子於郊吾惑之祭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
也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
櫟　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
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
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八年秋齊侯師
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
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
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
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傅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
六年而厲公入公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
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
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既伏其罪
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
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
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
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
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
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乃縊而死　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

彊鉏公父定叔出奔衛鉏段孫之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
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彊鉏不能
衛其足

子同生

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
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如公子友以德命爲義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
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因魚名曰鯉取於父爲類子同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
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改爲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改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九年

曹大子來朝

曹大子來朝享之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
非歎所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十年

虞叔伐虞公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
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奔共池

十一年

屈瑕敗師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
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
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
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
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
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曰絞小而
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
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
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
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
必濟師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
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
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
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莫敖徇于師
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
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
之罪也皆免之

十六年

急壽相死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
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
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
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二公子故怨
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莊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

牟于周放寗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
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
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十七年　及齊師戰于奚

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
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
謁焉

十八年　桓公薨于齊

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
敗公會齊侯于濼（盧篤力角二反又音各）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公薨于車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王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子）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
黑肩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
並后匹嫡兩政（臣擅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莊公

四年　楚武王伐隨卒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吉熱反方言楚以戟爲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
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
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
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

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六年　楚滅鄧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
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
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
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八年　齊師圍郕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
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

德以待時乎君子是以善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亂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
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
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
於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
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雍廩殺
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虎皮)而先犯之公從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始[illegible])及齊平也

十年

楚子入蔡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十一年

宋立桓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也)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市專)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戲而相愧曰靳)

十二年宋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

齊桓征伐盟會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見十年)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

邾人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宋服故也　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齊始霸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　十七年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二十七年夏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今始服也)　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三十年秋齊人降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閔二年

春齊人還陽　僖二年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
師于多魚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
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
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
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
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
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侯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秋諸侯盟鄭伯逃其師而歸　七
年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
受方物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定襄王位）鄭伯乞盟請服也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
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
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

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
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
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
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
徐也　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
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
無子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
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
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
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
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
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甗齊地）立孝公而還
　十九年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會陳
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十八年

虢公晉侯朝王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雙玉為瑴）馬三匹非
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鬻拳自殺

楚武王克權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
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閻敖游涌而逸楚
子殺之其族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楚子禦之大

敗於津還鬻拳閽楚大弗納遂伐黃還及湫卒鬻拳葬諸夕室
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冢前 初鬻拳彊諫楚子楚子弗從臨
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
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十九年

五大夫立子頹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
取蔿國之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
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祿石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
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初王奪蘇氏十二邑與鄭故自此以來不和）冬立
子頹 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

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
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
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同伐王城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
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
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鄭伯之享王也王
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二十二年

陳敬仲辭卿

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
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
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

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
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
之否䷋（坤下乾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
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
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
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

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
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

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
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去桓莊之族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
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
四年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

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
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丹桓宮之楹

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
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
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
之無乃不可乎

二十六年

晉滅虞虢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
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

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
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三十二年秋有神降于
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
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
日亦其物也（若以甲乙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推之）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
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
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
何土之能得　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
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

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
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夏晉里克
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
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晉侯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
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
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
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
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
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
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
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日月所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不見）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賁賁鶉火之貌焞焞不明也策傅說星時近日故不明）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行日戊故五旦乙在鶉）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
于虞遂襲虞滅之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二十八年

驪姬之難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
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

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
二當為北今平陽北屈縣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
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
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
五耦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以
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
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
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

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
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
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
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
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
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
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
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
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

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
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
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
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不如違之狐突欲行
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全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見害從為速罪
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
羭音俞渝變也羭美也言變乃攘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及將立之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
賊由大子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初晉侯使
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
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
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
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
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
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六年晉侯使賈

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九年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申公鬬班殺子元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三十年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二年

共仲弒子般立閔公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秋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僖元年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閔公

元年

邢遷夷儀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之

晉侯作二軍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

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坎上震下)之比䷇(坎上坤下)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屯險難故堅固比親密故得入)其必蕃昌震爲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

二年

齊封衛楚丘

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狄畏鬼神故[illegible])乃先之至則與國人出狄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昭伯公子頑)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

四年

鄭殺申侯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屝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七年鄭殺申侯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五年

鄭殺大子華　周子帶之亂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以逃)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
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
之不暇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
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
是得罪於鄭　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請服也　十六年
冬鄭殺子華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七年閏月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十一年夏

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
救周　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
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
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
弗召也夏會于鹹謀王室也為戎難故諸侯戍周　二十二
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
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狄后頹
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狄大敗
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來告難曰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
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
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
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
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
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曰吉遇公
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
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

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
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
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
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
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
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六年

楚子圍許

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

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
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illegible]）之焚其櫬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八年

晉敗狄于采桑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食亦切）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
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
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復期月

魚氏世為左師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
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
退 九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
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九年

晉惠懷之敗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
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
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
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
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
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
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
也 十年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
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
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

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
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
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
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
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
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
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
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
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

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十
三年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
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
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
四年秋八月沙鹿崩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
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
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
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
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

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旣而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旣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
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千
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
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
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
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
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

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
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
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
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
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
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
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
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
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
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

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
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
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
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
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
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史佚
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圉也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
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
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
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
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
行師敗于宗丘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
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
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恤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
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
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
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
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
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
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
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
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
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
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夏晉大子圉
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
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
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
宦女焉　二十二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
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
歸　二十三年秋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
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
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二十四年春公子重耳入于晉殺懷

公子高梁

十六年

宋襄爭盟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
聘于宋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
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盟于曹南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
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
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
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
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
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
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
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
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
君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
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
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
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

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
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敎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
女器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
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
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夏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十八年

鄭鑄三鐘

鄭伯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
以鑄三鐘

衛文滅邢

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
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
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
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四年衛人將
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
仕　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梁亡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
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
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

王救滑以狄師伐鄭狄伐周王適鄭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二十
四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
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
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
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
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
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
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弗聽使
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

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二十一年

大旱饑而不害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魯封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二十二年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二十三年

楚子玉敗師城濮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

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illegible]蔿賈言不能百乘入閒者族之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爲呂臣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秦伯納晉侯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者卿才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illegible]）右屬櫜鞬（[illegible]）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二月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丙午入于曲沃呂郤畏偪（郤芮呂甥）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子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

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鯈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來以盾爲才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

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奔宋好聚鷸（[illegible]）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鄭享宋成公有加

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六年

晉文城濮之戰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以不臣事周不事晉以此爲辭）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二十四年宋及楚平） 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三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超越也）曲踊三百（跳踊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

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

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酅丘陵險阻名）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每每晦）舍其舊而新是謀（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每每可以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盬也腦所以柔物）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戰具）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四馬被甲）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傅相也）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楚子玉既敗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夔子不祀祝融鬻熊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

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
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

二十八年

王釋衛侯

晉侯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
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
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
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
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
住曰苟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瑕世弟）公
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
卿

晉復曹伯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
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
三百人也且曰獻狀（無從而居位故責其功狀）公執曹伯冬晉侯有疾曹伯
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
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
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
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
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
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附）于濟盡
曹地也

晉敗秦師于殽

鄭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
行成于晉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二十九年夏公會

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
于翟泉謀伐鄭也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
無禮于晉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
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
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
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

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
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
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
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
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
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
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
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
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
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
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我
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公許之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
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
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
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
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
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
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吾
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
非勇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共用之謂勇（共音恭）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
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
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
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
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
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

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
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子桑有焉

晉置軍行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
行（晉置上軍矣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
以禦狄趙衰爲卿（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文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復三軍之制）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

介葛盧來朝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
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

王使周公閱來聘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菹在）白黑（白熬稻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
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三十一年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
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
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三年

齊國莊子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
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
社稷之衛也

晉臣舉郤缺

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使過冀見冀
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
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
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
節焉可也（取其善節）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
先且居將中軍（先軫之子以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
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楚殺令尹子上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
晉師夾泜（水名）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
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
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
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
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
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

元年

穆伯從己氏於莒

葬僖公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子（祭祀）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國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其娣聲己生惠叔

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告喪惠叔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 十五年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共仲以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叔彭生也)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穆伯孫) 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閏三月非禮

閏三月非禮也(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晉及衛成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爲其不服伐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二年穆伯會諸侯及晉士縠盟于垂隴討衛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衛之良也故免之 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楚穆王立

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旣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冬以宫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穆伯如齊始聘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

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

躋僖公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鯀禹)父食久矣故禹不先(上同)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襄仲立宣公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八年冬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大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晉人敗陽處父之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三年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

楚滅江秦伯降服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衛甯武子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五年

楚滅六蓼皋陶不祀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子家)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賈季殺陽處父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嬴逆旅大夫)以剛商書曰沈漸(漸潛也)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辟理也)董逋逃由質要(契券也)治舊洿(洿理去穢)本秩

禮責賤不失其本續常職竹度官出滯淹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爲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其廉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敎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常秩官司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晉立靈公復士會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敎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三思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直呂切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偪姞生襄公故讓使在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婢支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

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堇音謹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扶又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取其言不可不及之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爲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憖缺也)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旣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蓋劉累後今復故姓)

宣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七年　宋襄公夫人殺昭公立文公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矔古)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禦)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鄉)昭公　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朔)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其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

死之文公即位使毋弟須爲司城

秋侵魯西鄙

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八年

賊殺先克晉殺先都

夷之蒐晉人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九年

晉弒靈公

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秋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陳懼及楚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秋齊人侵我西鄙

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及齊平　十七年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訊問之官）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宣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平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
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
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迎也)鄭人
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
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
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
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
(音臧)　六十四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直吏切將主也)
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睅戶板切出目也)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如字)棄甲復來(來如力)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
我寡晉趙盾以諸侯伐鄭以報大棘之役晉靈公不君厚斂
以彫牆從臺上彈(徒旦切)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音而煮也)熊蹯不
熟殺之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
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前人則也)曰吾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
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
患之使鉏麑(迷)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
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音回)而死秋晉侯飲趙
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
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使犬)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
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
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音嗣)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
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甲)倒
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
不告而退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
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左傳)　六十五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楚滅若敖氏

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
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宣二年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
鄭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
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
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己得椒處)子越又

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
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水口）秋楚子
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跗足）著於
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師懼退王使
巡師曰吾先君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
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
畜於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
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乳奴口）
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
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
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十年

楚范巫矞似謂三君皆將彊死

初楚范巫矞似（范邑矞似巫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彊死
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
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
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
死於司敗也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鬬
宜申及仲歸（子家）

十一年

鄋瞞遂亡

鄋瞞（所求反）（鄋瞞狄國名在北方長狄）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冬敗狄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
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
父帥師禦之耏班御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
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
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齊王子成父獲其弟
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
由是遂亡

十三年

邾文公遷于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
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
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
子曰知命

衛鄭因魯公請平于晉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
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
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
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

齊懿公弒立

齊昭公叔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
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秋七月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
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
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
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邾立定公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辭宴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耦稱其祖之罪不敏也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

魯文公薨齊懿公弑

齊侯侵我西鄙　十六年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音觸）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丑乙）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十六年

楚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音誓）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武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紬）魚人（庸三）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又實）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楊）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十八年

襄仲立宣公

二月公薨初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經不書畏襄仲不敢書也）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十年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宣公納莒僕季文子出諸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徒河）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合法為則）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
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
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九刑下皆九）
（刑書今亡矣）行父還（旋）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
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作也）保而利之則主藏
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皆顓頊後）蒼舒隤敳檮戭大臨
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貍（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

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卷之一　十一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
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靖安也庸用也）服讒蒐慝（蒐隱也）
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而好奇）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
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黃帝時官名）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
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
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卷之一　十二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二

宣公

二年

晉於是有公族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 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 其庶子為公行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三年

楚問周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鄭文公妾夢天與之蘭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魯宣公伐莒非禮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鄭子公子家弒靈公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十年子家卒鄭斲其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六年

晉滅赤狄

秋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

從之也詩曰文王旣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三年秋
赤狄伐晉　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
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
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
命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
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
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潞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
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　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

晉楚戰于鄢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
臨之以謀不睦　九年楚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
死無日矣　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
于辰陵陳鄭服也鄭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楚子圍鄭
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
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
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
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
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
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
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
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
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

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
之臨䷒(兌下坤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
散為弱[illegible]川壅為澤[illegible]有律以如己也[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illegible]盈而以竭夭且不
整[illegible]不行之謂臨[illegible]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
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illegible]沈尹將
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illegible]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illegible]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illegible]鄭皇戌[illegible]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
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illegible]以來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illegible]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
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illegible]
[illegible]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illegible]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
子曰欒伯善哉[illegible]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彘子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
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盟有日
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靡旌摩壘而還[illegible]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illegible]
以菆[illegible]代御執轡御下兩馬[illegible]掉鞅[illegible]而還攝叔
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
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illegible]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
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
師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
為士季曰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曰晉師
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
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
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楚潘黨曰君
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令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秋晉師歸
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先穀召之也晉
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
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十四年夏晉侯伐
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
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十五年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

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
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
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成三
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
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
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鄭殺公子曼滿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illegible]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illegible]之離☲☲弗過之矣[illegible]間一歲鄭人殺之

八年

晉滅三郤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晉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illegible]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illegible]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illegible]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十四年夏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於衛衛侯饗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illegible]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九年

楚殺陳夏徵舒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illegible]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

能改矣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
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十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
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十一年楚子伐陳謂陳人
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
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弑
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
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

十一年

楚蔿艾獵城沂

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
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
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十二年

楚子伐蕭

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
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
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
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宋衛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
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
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清丘之盟晉
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
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使之　十四年春
孔達縊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
室其子使復其位

十四年

楚莊伐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
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
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
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
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
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
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
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

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
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
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
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
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也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
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魯逐東門氏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
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
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初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
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
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
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十五年

魏顆從武子治命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雒魏
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
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王室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
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illegible] 武子私問其故王召武子曰
季氏王享有體薦[illegible]宴有折俎[illegible] 公當享
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七年

齊晉鞌之役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
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

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齊侯使高固晏弱
蔡朝南郭偃會及斂[illegible]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
于卷[illegible]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
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
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
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
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
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
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晉人緩之逸秋晉師
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
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
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illegible]

覇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十八年晉侯衛太
子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蔡朝南郭
偃逃歸　成元年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臧宣叔令
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
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
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
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
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
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高固入晉師桀
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
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
耳目在我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
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
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
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
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
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

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
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
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
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
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
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去)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
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
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冬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
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
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
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
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
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去)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
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
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冬晉作
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口)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

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
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
堂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
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八年春晉侯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
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
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
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
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十八年

楚盟諸侯于蜀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
楚師不出　成元年聞齊將出楚師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
棘　二年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亦受盟于晉從於伐
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
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
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
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

經之(火刃切)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切)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音基)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成公

元年

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二年

宋文公始厚葬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申公巫臣通吳于上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

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九年晉人會于蒲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三年

晉楚救宋鄭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　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八月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六月鄭悼公卒　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晉衞尋盟

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衞在晉不得為次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

四年

魯成公如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晉放趙氏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八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年晉侯夢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
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
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
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
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五年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
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
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六年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揖而入韓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
子曰何如對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
愁則墊隘於是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
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公說從之夏晉遷于新田

七年

吳伐郯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
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伐郯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
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問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
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
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
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
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
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冬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晉侯
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十一年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華
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皮）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事謀其不協而
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晉郤至如
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
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明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
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
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
死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晉侯及公子罷盟于
赤棘　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
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
侵鄭遂侵衛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無民孰戰　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
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福之敗諸汋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
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
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

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
荀罃居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
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
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
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
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
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人恤所底音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

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
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
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
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
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
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
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

爾其後莫有闕心焉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晉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之人)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蹙(子六反)射(食亦反)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戶加反)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去其御)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蹲)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欒鍼見子重之旌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陳)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之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十二月壬午長魚矯清沸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逃矯及諸其車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春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衛侯復孫林父

衛定公惡孫林父孫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四年
衛侯如晉晉侯強[illegible]見[illegible]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
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
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君其忍之安民而宥
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八年　宋華元來聘伯姬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九年春
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illegible]
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
章而入

楚伐莒莒無備而潰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
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illegible]勇夫重[illegible]閉況國乎　九年冬楚子重伐
莒國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
鄆無備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
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illegible]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一年

晉敗秦師于麻隧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
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

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
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
子從[illegible]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illegible]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illegible]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
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
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
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
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
我之自出又欲闕翦[illegible]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
蕩搖我邊疆[illegible]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illegible]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成肅公卒于瑕

十三年

曹負芻殺太子自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十四年

衛孫甯之亂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我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五年秋衛獻公入于夷儀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

也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對曰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晉人執甯喜北宮遺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

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冬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十五年

桓族亂宋

秋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
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
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
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也在桓氏
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
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
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出奔楚華
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十
八年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
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
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
鄙我猶憾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
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
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
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
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
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
元年春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寘諸瓠丘

十六年

宣伯間魯于晉

鄢陵之役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戰之日
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壞隤 宣伯通
於穆姜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
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
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
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
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
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
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
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
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食使者而後
食 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
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
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
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
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
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
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
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
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
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謀國家不貳 圖
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
赦季孫冬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犫盟于

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
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卿

十七年

齊國佐殺慶克齊殺國佐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
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來為施孝叔臣施氏
卜宰匡句須吉以讓鮑國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
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
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十八年春齊侯使
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
專殺以穀叛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慶封為大夫慶佐
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聲伯夢涉洹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
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楚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鄢陵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
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

晉立悼公

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
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
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
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悼公即位始命百
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
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
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
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
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
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
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
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襄公

二年

齊滅萊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靈公之為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六年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晉和戎服鄭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也匪）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行人也）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晉侯）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九年冬諸侯伐鄭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

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衛侯救宋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九月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

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甯涉頫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師于向鄭人懼乃行成秋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

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敎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敎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冬鄭良霄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三年

楚伐吳所獲不如所亡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魯襄公始朝晉

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

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陳服于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四年春楚師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況小乎　五年楚人討陳叛

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魏絳戮揚干之僕

雞澤之會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四年

穆叔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

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魯始髽

冬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七年

三卜郊不從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晉韓獻子請老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
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九年

宋災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
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
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
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宋災于是
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
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
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
不可知也

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史曰是謂艮
之隨䷐（震下兌上）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
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
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乞師于楚以伐晉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
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
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
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
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
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
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年

公會吳于柤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晉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予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盜殺鄭執政

秋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五年鄭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　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

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
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門于純門信
于城下而還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
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
而相親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子然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
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
爲右尹鄭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晉侯
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
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
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
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
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
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一年

季武子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
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爲臣不然不舍 昭四年叔孫穆
子卒季孫謀去中軍 五年春舍中軍卑公室也
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
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
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
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十二年

吳子壽夢卒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
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
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靈王求后于齊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
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
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
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
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
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茲率
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

游長(晉荀)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共王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子囊卒

十四年楚子囊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吳侵楚楚敗吳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伐喪)

十四年

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自是晉敬魯使

春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

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公子光之亂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弒之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

二十年楚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晉伐秦遷延之役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師歸晉

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十九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晉盡殺欒氏之族黨

此役也欒鍼曰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

怨賓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二十一年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
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
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為之徵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
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二
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二十
三年晉侯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
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
沃人樂作午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
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
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
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
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
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
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
援帶命驅之出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焚丹書者有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
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

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晉
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吳敗楚歸師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
不能救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

溴梁之會

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五年
夏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 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
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
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
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秋齊師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
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
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
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防齊人
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
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
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

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玉二瑴而禱沈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
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
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
殖綽中肩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
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
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
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
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

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鄭子孔
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
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
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
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
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
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

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
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
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
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
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
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季武
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
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
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
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
之亡之道也夏五月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禮也冬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
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
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
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
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

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十五年

宋向戌尤孟獻子之室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楚能官人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宋子罕弗受獻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三

襄公

十七年

宋子罕止築臺者之謳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對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大夫而行士喪禮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十九年

齊崔慶之亂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秋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慶封圍高唐弗克冬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二十一

年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晉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晉侯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

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殖華還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

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

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二十五年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崔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之大過䷛（巽下兌上）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

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
于晉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
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
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
弒之賈舉（非上侍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
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魚者
（監魚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
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
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
齊也納其女於靈公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弒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
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
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
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
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
亦不知也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以孤
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
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
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
偃是從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告盧蒲嫳嫳曰彼實家亂
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子之
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
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
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
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
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
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
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
其洎饋子尾子雅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
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盧蒲姜謂癸曰不告我必不捷矣
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

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曰誰
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
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
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
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慶封入伐內宮
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汜祭穆子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
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
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猶布帛之
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
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
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
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
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
柩於是得之十二月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
于市　二十九年二月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昭三年齊侯

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
諾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四年秋楚子
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
此其肯從於戮乎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
殺之

衛石共子卒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二十年

陳殺二慶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
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
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
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
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
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
圍陳陳人城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
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二
十四年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季武子如宋聘

季武子如宋聘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一年

魯季孫來外盜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八

楚殺子南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䵍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

九

猨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
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
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二十二年

穆叔能用敎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御邑)叔御叔在其邑將飮酒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謂之聖)我將飮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
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晉召鄭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

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
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
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
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
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
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
盟(之[illegible])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
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
見於嘗酎與執膰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二十年澶淵會)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
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
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
實重圖之

鄭子張善戒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
(貶)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
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
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鄭游眅奪逆妻者

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
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三年

杞孝公卒晉平公不徹樂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臧紇作不順去魯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
飮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飮大夫酒臧紇為客旣獻召悼子
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
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飮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
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羯從之孟莊子疾豐

然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illegible]）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載書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illegible]）其孟椒乎（[illegible]）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

穆叔對死而不朽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重幣鄭伯朝晉且請伐陳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

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飮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愼辭哉　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楚滅舒鳩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滅之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豎牛亂叔孫氏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魯人召之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

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昭五年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

卿也抑少不終

子產始知然明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五年

宋向戌弭諸侯之兵

晉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
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
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以晉大夫鄭伯自行故惡之曰師不興
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楚子
伐鄭鄭人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
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門于師之梁涉汜而歸而後葬
許靈公　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
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
於齊向戌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
請相見也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
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請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
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
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

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
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言楚以病則入保守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
則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
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
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族言
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
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兼
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

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
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
草蟲取見君子我心則降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賁賁其君淫亂鶉之不若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
焉子產賦隰桑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好樂無荒趙
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君子有禮文而受天之祜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爲三十年[illegible]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

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遠罷如晉莅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illegible]）雖不與盟敢叛晉乎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之頤☶☳（震下艮上）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illegible]）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illegible]）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

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冬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illegible]）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illegible]）

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

楚蔿掩治國之體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

晉叔向召行人子員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鄭請印堇父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鄭皇頡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泰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宋左師伊戾殺大子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楚聲子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氏

爭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

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韓宣子辭不失舊

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晉趙文取喪邑復諸侯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之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而遂執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二十八年

無冰宋鄭其饑

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子產知蔡景侯不免

蔡侯朝于晉秋歸自晉入于鄭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

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
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
焉太子弒之
鄭伯有侈愎而死
為宋之盟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
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
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
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　二十九年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
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
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
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

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
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
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
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鄭伯及其大夫
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
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
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
駟氏之甲伐而焚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伯有汏侈故不免　人謂子產就直助強

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
不生姑成吾所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
謀而遂行印段從之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
遂自止之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
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葬
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
禍莫大焉乃止於是將吉如晉還不入復命于介八月奔晉
駟帶追之用兩珪質于河已已復歸於子蟜之卒也　將
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
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曰猶可以終

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　昭七年鄭
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
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壬寅公
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
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
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

蔑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二十九年

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鄭罕宋樂施而不德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為介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吳公子札請觀周樂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故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齊放其大夫高止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高豎以盧叛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高豎致盧而奔晉

三十年

楚令尹圍行大事

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
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
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
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
至今為法可畏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
惡之使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
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illegible]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
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
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
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

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
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illegible]三合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illegible]城淳于[illegible]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
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
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illegible]有前不

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
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illegible]
[illegible]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illegible]衛齊子曰苟
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
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
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illegible]
[illegible]其是之謂矣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
[illegible]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

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 宮廄尹子晳奔鄭 殺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宋災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宋大災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

楚滅陳蔡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昭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四月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秋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 圍陳冬十一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 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一年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在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
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
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
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
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
乎王必悔之十二月使棄疾為蔡公　十三年平王即位復
封陳蔡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楚靈王之元平王之立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

三十六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
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昭元年楚公子圍
聘於鄭為會於虢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
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
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也已冬楚公子圍入
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一月楚靈王即位鄭游吉如楚歸謂子
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四年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

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
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
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
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是三
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
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
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

三十七

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
又何能濟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
諸侯乃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
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
曰必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
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
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
魯衛曹邾不會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
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
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
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

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
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
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
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
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
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惡及遠方則民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子遂以諸侯滅賴遷
賴於鄢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
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
也　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
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
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
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
如是鄭三卿知其將為王也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
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
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
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
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
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
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
罪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
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八年冬滅陳使穿
封戌為陳公　十一年冬滅蔡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
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illegible]
[illegible]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
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
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
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
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
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舄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
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康叔子燮父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
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
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唯是桃弧棘矢以禦不祥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其豈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
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
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
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
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
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
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使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
將執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

安定則如與之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
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曰
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
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黑肱為
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之先歸復所後
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
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
溝壑矣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
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
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

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夏五月
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
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
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二子皆自殺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
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
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
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於紐）鬬韋龜屬成然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愛念之者）可謂無德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平封代氏正撫相陳）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弃疾季）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弃位不）其寵弃矣（文民）民無懷焉國無與焉（主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 大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弃疾）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鄭子皮授子產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

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五年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十三年秋諸侯會于平丘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產為政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

之伯有既死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
使都鄙有章(車服有章)上下有服(相服不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
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illegible]子皮逐豐
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不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一年

穆叔劉定公泰后子知趙孟之死

澶淵之盟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
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
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蚤備魯既而政在大
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
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曰
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
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
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秋孟
孝伯卒　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
孟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曰武
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

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曹
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
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
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
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
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秦后子適晉見趙孟趙孟曰秦君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
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
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
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
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
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
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
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
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
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

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
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
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
蟲為蠱（皿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巽下艮上巽為長女艮為少男女惑男故也）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
而歸之十二月趙孟烝于溫庚戌卒

晏子知姜弱媯氏始昌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
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
莒出羣公子　昭二年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
旗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

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
其有以知之矣　三年公孫蠆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
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
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八年七月子尾卒子
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逐子成子工子車（公孫）而立
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
攻之陳桓子助之或告子旗子旗如陳氏桓子將出聞之而
還游服（服亦）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
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寵秩為）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
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曰頃靈福子吾猶
有望遂和之如初　十年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
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桓子授甲見鮑文子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陳鮑
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
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又敗諸鹿門欒施高
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
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
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
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邑名二十一年）
（公所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
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

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
高唐陳氏始大

君子知昭公不能終

六月辛巳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癸巳卒毀也立
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昭公）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
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嗣子）何必
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
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

子服惠伯知滕成公將死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三年滕子

原卒

子產如晉壞館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昭公

元年

季武子伐莒　齊盟楚人欲戮叔孫

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於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叔出季處〉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夏四月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討公孫黑之罪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子南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放之於吳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二年秋公孫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來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七月壬寅縊尸

詒周氏之僞加木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懼選適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官誅之)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一舍八乘八反七備)自雍及絳歸取酬幣(備九獻始日舍其一而終送其八)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冬楚公子圍弒其君右尹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子干仕晉羈旅之臣也)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焉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也

晉中行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增十人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此阨以五乘當車也)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晉侯有疾鄭公孫僑問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二年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如齊逆女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宣子比文王)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秋少姜卒公如晉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

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杜上中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晉韓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叔弓聘于晉辭郊勞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爲寳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
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
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三年

鄭伯如晉晉賜公孫段州田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
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
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溫州屬二宣子曰自
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
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
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
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
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
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七年子產聘于晉爲豐
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
之州田今無祿蚤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
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
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
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
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小邾穆公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
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志曰能
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四年

楚使椒舉請昏于晉

楚子使椒舉求諸侯逆請昏晉侯許之　五年楚子以屈生
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丘韓宣子
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
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
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
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
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
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
得志矣大夫莫對薳啓彊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
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
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
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
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
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
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
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

下邽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
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
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
(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
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
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
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
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六年夏楚公子弃疾如晉報
韓子也初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弃疾及晉竟晉侯將
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
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

正月大雨雹

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
覿而出之(在夏三月日在昴畢)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
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二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
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四春風而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
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鄭子產作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
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
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
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吳伐楚報朱方之役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
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　五年楚子以諸
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闔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
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
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
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
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
無日矣君今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備矣敝邑雖羸若蚤脩完其可以息師且吳社稷是卜豈爲
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
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吳不
可入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
婁禮也　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五年

魯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

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六年

鄭人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齊侯如晉請伐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遂伐北燕

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正月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昭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

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二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是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晉侯問士文伯日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魯地降婁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晉侯有疾韓宣子問夢於子產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

衛立靈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年二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震下坎上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坤下坎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

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孔成子立靈公

八年

石言于晉

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夏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十年春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illegible]）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illegible]）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illegible]）吾是以識之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晉成虒祁之宮諸侯有貳心 係十三年

十三年晉以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秋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莒愬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

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
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
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
子產爭承之貢賦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
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
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
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仲尼謂
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

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冬季孫猶在
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
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
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
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謂叔向
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
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先歸惠伯待禮

大蒐于紅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
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
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
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
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

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
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
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
之

晉荀盈卒晉侯飲酒樂

晉荀盈如齊逆女卒于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入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
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
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
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爲初公欲廢知氏而
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築郎囿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

平子伐莒始用人于亳社

秋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宋平公卒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
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

單成公卒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
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
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
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
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
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

齊衛鄭如晉朝嗣君

三月鄭簡公卒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
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
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
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
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
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侯弱吾君歸弗來
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
傁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南蒯以費叛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愁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子仲還及衛聞亂逃奔齊南蒯
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
之遇坤之比䷁䷇坤下坎上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
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
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
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
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
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
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
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若憚之以威
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
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初南蒯之
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待閒而

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十三年

楚殺鬬成然

夏五月丙辰楚公子弃疾即位名曰熊居使子旗為令尹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叔向制刑不隱於親

秋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晉滅鼓

平丘之會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

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䳒鞮

歸使涉佗守之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
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
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
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
用師禮也　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
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
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
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吳公
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
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
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
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
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
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
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從之三
國奔楚師大奔

十五年

禘于武公叔弓卒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
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禘叔弓涖事籥入
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在蔡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
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去之吾助子請又謂其
上之人曰王唯信吳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
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微吳吾不
及此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
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穆后崩景王求彝器於晉

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
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
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
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
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
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
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
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
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
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

吾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絶期故后亦謂之三年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六年

楚取蠻氏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齊侯伐徐賂以鼎而還

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晉韓起聘鄭求環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昭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冬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鄭大旱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

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郯子來朝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名紀官雲氏益一字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滅陸渾氏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滅陸渾氏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星孛于大辰宋衛陳鄭皆火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子産遷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子産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十九年

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吳用伍員之謀楚始病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判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聞伍

奢伍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王召奮揚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

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

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吳公子光使鱄設諸弒王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莠尹然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

僭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
吳子怒冬十二月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
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
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
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
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
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之遂圍巢克之　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
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
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唐侯曰寡人
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獻佩于子常子
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
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

楚　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
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
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
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沈人不會于
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
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
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
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
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
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
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
弟夫㮣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㮣王曰所謂臣義而
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
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㮣王曰困獸猶
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五戰及郢己卯楚
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

家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我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吾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於軍祥秋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而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冬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對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哀元年楚

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于吳　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賂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遷于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齊師入紀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齊師入紀

鄭大水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二十年

宋華向之亂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見十年　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見廿二年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秋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公子城子城適晉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五月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

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貙使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　二十二年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

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亂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我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丙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慶比御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疥晏子言修德而可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何故對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侯田晏子論和同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五聲六律七音(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illegible])九歌以相成也(東北融風東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景風西南涼風西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廣莫風)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司寇)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子産古之遺愛

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㮓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㮓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㮓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二十二年

夏四月王田北山有心疾乙丑崩

蔡侯奔楚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

魯以十一牢禮晉士鞅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叔輒哭日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亂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見十八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遂奔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奔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

奔京丙寅伐之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
甘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以王如平時次于
皇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
王于王城十一月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閏月晉箕遺樂
徵右行詭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
西南　二十三年春二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間晉師還夏
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敗
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郊羅納諸莊宮尹辛
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
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
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山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
矣東王必大克　二十四年春正月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
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
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晉人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
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
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
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
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
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
訾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
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
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晉
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
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
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
戍周而還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
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
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
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
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在定王六年（宣八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修
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
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頾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
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
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
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
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
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
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
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蚤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也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元年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傳六年高張來奔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六月晉閻沒戍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儋翩黨）冬十一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　八年二月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武城人取邾師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二十四年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叔孫受禮而歸

二十四年

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二十五年

宋逐右師

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定六年秋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季氏逐昭公

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一見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未及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見十七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有鸜鵒來巢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爲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平陰齊侯曰自莒

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公喜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
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
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羇也不佞不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
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
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
從公于齊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
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
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

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
子憂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
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
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
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
遂行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春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
於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
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
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
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
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
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
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

君以卜爲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
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許之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
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謀納公
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
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
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
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
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
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
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
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
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
安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
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
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
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
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
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
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
幃裹之　三十一年春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趙簡子問禮

黃父之會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楚子常欲立子西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二十六年

齊侯欲禳彗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晏子論禮可以爲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

楚子常殺郤氏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

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
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
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
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
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
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
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
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
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
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
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
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
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
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

晉滅祁氏羊舌氏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
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
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六月殺祁
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
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
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
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
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
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
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
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
視秋晉韓宣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
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
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
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

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
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遠不忘君
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
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
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
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
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

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
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
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
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
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
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
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
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
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九年

龍見于絳郊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
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
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
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
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
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
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
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
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
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
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
姤䷫巽下乾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離下乾上曰見龍在田其大有
䷍乾下離上曰飛龍在天其夬䷪乾下兌上曰亢龍有悔其坤䷁坤下坤上
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坤下艮上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
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
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
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范中行之亂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
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
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
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

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
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
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定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
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告邯鄲
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夏六月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
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
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趙文子文
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
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
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
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弗聽遂伐公國人助
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
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 十四年梁嬰父
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
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
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敢以告趙
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
于於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秋齊

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
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哀元年
夏齊侯衛侯救邯鄲 二年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秋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
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
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
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
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
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
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
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
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
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
絶 三年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
趙鞅以爲討六月周人殺萇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

其南荀寅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四年秋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三十二年

越滅吳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而報越　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

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
秋八月吳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
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
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
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
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

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
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
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
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
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豈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
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十一年吳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
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
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
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

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
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
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六月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越子至丙
戌戰大敗吳師獲吳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
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吳及越平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
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
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二十年吳公
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
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
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
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
乎隆曰請嘗之乃往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
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
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
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
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

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五

定公

二年

邾莊公卞急而好潔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從殺中所殺先車乘別爲便葬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長衛侯於盟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黄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倍也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雜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
蒐(湯沐邑)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
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
九宗(唐之餘民九宗一姓)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
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
命書云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
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
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子大叔卒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驕能無復怒(扶又)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五年

魯陽虎之亂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
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
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
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殺公何
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
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
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陽虎强使孟懿子往晉
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
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
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　七年齊人歸
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
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
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
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築室

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衛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載葱靈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八年

定公侵齊門于陽州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魯始尚羔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衛叛晉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澤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遂侵衛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弗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鄭駟歂用鄧析竹刑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十年

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宋寵向魋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十二年

衛公孟彄伐曹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魯墮三都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

衛逐公叔氏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云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十四年

衛蒯聵輒爭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哀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五年衛孔圉娶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

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

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五月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之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
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
人申開守陴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
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
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爲大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
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
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
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
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
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
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
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
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

三年

桓僖災

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
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
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
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
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去表之
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有疾命正常以從事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
之女也則肥也可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
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
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五年

齊陽生弑荼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
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
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
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子
蚤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
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
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
奔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

毋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八年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鄭駟秦富而侈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

楚救陳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

入恃其衆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

七年

魯伐邾吳齊伐魯

夏公會吳于鄫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乃盟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秋及齊平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十一年春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

為殿抽矢筴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
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中軍
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
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
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
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人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
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
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
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
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于鄖 十三
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
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
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
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
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
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
焉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
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
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
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遂
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
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
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乃歸景
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王欲伐宋大宰嚭曰可
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宋伐曹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
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
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
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哀七年）
八年春宋公將還曹人詬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九年

鄭圍宋取邑大敗晉卜救鄭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
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
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衛大叔疾出奔宋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初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

夏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十四年

西狩獲麟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陳常弑簡公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戊子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
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子我歸屬徒攻闈與
大門皆不勝乃出豐丘人執之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
方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
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
及此甲午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
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
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子仲曰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
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得左師
吾與之田若何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
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
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頎騁而告
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祇取死
焉向魋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
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
臣之罪大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
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陳成子使爲
次卿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

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

成叛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氏爲成之
病不圉馬焉秋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於衢聽共弗
許懼不歸　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秋齊
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
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
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
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
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
吾不蚤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
事衞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衞
齊爲衞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
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
是以寒心若得視衞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二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
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
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
與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十六年

孔丘卒

夏四月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楚白公之亂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十八年

楚公孫寧敗巴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二十一年

越人始來

夏五月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

宋景曹卒元公夫人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
可稱旌繁乎

晉伐齊

夏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
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
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

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四
年夏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
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
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
之

二十四年

哀公如越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
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
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
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
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
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
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
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
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
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

二十六年

宋立昭公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

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
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
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
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
公游於空澤辛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
入如沃宮使召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
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於大
宮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
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
於盧門之外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
祝為載書左師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
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
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二十七年

越子盟于平陽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
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
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晉荀瑤伐鄭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
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
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
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
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鞭之知伯聞之乃還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
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
久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
好勝蚤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
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知伯
謂趙孟入之對曰主有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
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附錄

災異

日食三十有六（書晦三 書朔書日二十六 書日不書朔七 書朔不書日一 不書朔與日二）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地震五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星隕一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星孛三
文十四年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星孛于大辰
哀十三年星孛于東方
雨雹三

僖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
雨雪三
隱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雪
大雨震電一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震一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隕霜不殺草一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霜殺菽一
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無冰三
桓十四年春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木冰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火災十二 大災一 十一
桓十四年御廩災
莊二十年齊大災
僖二十年西宮災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成三年新宮災
襄九年宋災
三十年宋災
昭九年陳災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
四年亳社災

屋壞一
文十三年大室屋壞

山崩二
僖十四年沙鹿崩
成五年梁山崩

有年二
桓三年冬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大水九
桓九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
宣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

不雨七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大旱二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

饑三
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螽十
桓五年秋螽
僖十五年秋八月螽
文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十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雨螽一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螽一
宣十五年冬蝝生
蝝三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莊六年秋螟
螟一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蜚一
莊七年秋無麥苗
無麥苗一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無麥禾一
莊十八年秋有蜮
蜮一 [illegible]
麋一
莊十七年冬多麋
鸜鵒來巢一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隕石退鷁一
僖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弑君二十六 稱臣以弑十七 稱人以弑三 稱國以弑四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十一年公薨 左氏以為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
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
閔二年公薨 左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
文元年楚商臣弑其君頵
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
冬莒弑其君庶其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四年鄭歸生弑其君夷
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
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
三十年蔡般弑其君固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
十九年許止弑其君買
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
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氏記鄭子駟弑僖公是公子圍弑郟敖不見於經
云國三十二 [illegible]
莊十年齊滅譚
十三年齊滅遂

僖五年楚滅弦
十年狄滅溫
十二年楚滅黃
十七年滅項
十九年梁亡
二十五年衛滅邢
二十六年楚滅夔
文四年楚滅江
五年楚滅六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楚滅舒蓼
十二年楚滅蕭
十五年晉滅潞

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留吁
成十七年楚滅舒庸
襄六年莒滅鄫　十二月齊滅萊
十年諸侯滅偪陽
二十五年楚滅舒鳩
昭四年楚滅賴
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封
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封
十三年吳滅州來
十七年晉滅陸渾戎
二十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
定四年蔡滅沈

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男此復見經
十四年楚滅頓
十五年楚滅胡
左氏記滅而經不書及書入書取者凡十六國莊十
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
魏二年狄滅衛入書僖五年晉滅虢滅虞虞書執三十三
年秦滅滑入書文五年楚滅蓼宣九年取根牟成六年
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昭十二年晉滅肥定五年楚滅
唐哀八年宋滅曹入書

力役

宮室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成六年二月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城築邑十八外城三內城二十臺築六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僖元年夏六月齊宋曹城邢
二年正月城楚丘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文七年三月城郚
十二年十二月城諸及鄆
宣八年十月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十一月城中城
十八年秋八月築鹿囿
襄二年冬諸侯城虎牢
七年夏四月城費
十三年冬城防

十五年夏城成郛
十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三十二年冬諸侯城成周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夏五月城啓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左氏記隱元年夏城郎冬新作南門不書於經

時政

爰田　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僖十五年秦晉戰於韓秦獲晉侯穆公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晉於是乎作爰田

州兵　五黨為州使州長各繕兵

同上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一曰家治田一畝稅履是也以為稅畝曰初

宣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譏使丘出之

成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

丘賦　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田賦

昭四年秋鄭子產作丘賦

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常法

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竹刑　析改鄭刑書私造刑法書之竹簡故名竹刑

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陳名

魚麗

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車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偏也故為魚麗陳法

荆尸

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武王更為楚陳兵之法孑戟也揚雄方言曰楚用荆尸為陳

左孟右孟孟田獵陳名

文十年楚子將伐宋宋公逆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左拒右拒

宣十二年邲之役楚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晉下軍潘黨率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晉上軍

崇卒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鵝鸛

昭二十一年諸侯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左右句卒

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分師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大敗之

支離之卒

哀二十五年衛出公為支離之卒以侵衛

器物

蝥弧 旗	皐比 虎皮	金僕姑 矢	經皇 冢門
犨鑑 馬飾 以鑑	丁寧 鉦	笠轂 兵車無蓋尊者則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	
乾車 兵車	室皇 寢門闕	佐車 副車	紀甗 王
賦輿 兵車	巢車 車上有櫓	明注 大服	頌琴 琴名
春楊 土階	旌夏 大旌	廣車 兵車	彝器 常器
宗器 祭器	武軍 築壘	大蔡 龜	寢戈 兵
長轂 兵車	大屈 弓	靈姑銔 旗	復陶 衣
餘皇 舟	無射 鐘	楄柎 棺中笭床	僂句 龜
啓服 馬	龍輔 玉	肅爽 馬	繁弱 弓
少帛 雜帛	大呂 鐘	闕鞏 甲	沽洗 鐘
昭光 [illegible]	羽毛 旌	葱靈 車	屬辟 棺
大器 [illegible]	屬鍾 [illegible]	東甸 [illegible]	

列國興廢

周自后稷凡二十七世至幽王四十九年己未入春秋至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歷十三王春秋終自後傳九王又分為東西凡二百二十六年秦併之

魯自周公凡十五世至隱公元年入春秋至哀公十四年歷十二君春秋終自傳八君凡二百年楚滅之

齊自太公凡十三世至僖公九年入春秋至簡公四年歷十四君春秋終自後傳三君凡九十五年為田氏田氏自傳七世凡百七十一年而秦滅之比諸國最後亡

晉自叔虞(成王封之)凡十三世至鄂侯二年入春秋至定公三十一年歷十八君(四世後曲沃[illegible]公入併晉)春秋終自後傳六君凡一百五年魏韓趙滅之三國韓先亡趙次之魏又次之

秦自秦仲(宣王使為大夫始大[illegible])凡四世至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至悼公十年歷十五君春秋終自後傳十五君凡二百六十六年而始皇併天下(二十六年併天下[illegible])

楚自熊繹(成王封)凡十八世至武王十九年入春秋至惠王八年歷十三君春秋終自後傳十二君凡二百五十八年秦滅之

宋自微子(武王[illegible])凡十四世至穆公七年入春秋至景公三十六年歷十三君春秋終自後傳六君凡百九十七年齊魏楚滅之

衛自康叔(成王封之)凡十二世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至出公十二年歷十五君春秋終自後傳十四君降稱侯又降稱君凡二百六十三年秦併之雖後齊亡而微甚矣

陳自胡公滿(武王封之)凡十二世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至懷公二十一年歷十二君春秋終自後三年而楚滅之

蔡自蔡叔(武王封)凡十一世至宣侯二十八年入春秋至成侯十年歷十二君春秋終自後傳三君凡三十四年楚滅之

曹自振鐸(武王封)凡十一世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至伯陽十五年歷十五君先春秋六年宋滅之

鄭自桓公友(宣王封)凡三世至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至聲公二十年歷十六君春秋終自後傳五君凡一百四年韓滅之

燕自召公(武王封[illegible])凡十四世至穆侯七年入春秋至獻公十二年歷十七君春秋終自後傳十三君凡二百五十九年秦滅之

吳自大伯凡十九世至壽夢二年始見於經至魯哀公二十二年歷七君夫差滅

春秋諸侯名字可知者百七十餘國不可一一考此皆大國不可不知其始末也諸國與最後亡曹先滅陳次之吳又次之春秋之後蔡先滅齊次之[illegible]鄭晉宋魯衛楚燕秦以次滅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附錄

後學 成俔 [illegible]

元史紀事本末四卷

（明）陳邦瞻撰　臧懋循補

明萬曆三十四年劉曰梧徐申刻本

元史紀事本末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邦瞻撰。凡列目二十有七。其律令之定一條下注一補字、則歸安臧懋循所增也。明修元史僅八月而成書、潦草殊甚。其後商輅等撰續綱目、不能旁徵博采、於元事亦多不詳。此書採摭不出二書之外、故未能及宋史紀事之賅博。又於元明間事皆以為應入明國史、遂於徐達破大都、順帝駐應昌諸事、皆略而不書。夫元初草創之迹、邦瞻既列於宋編。又以燕京不守、元帝北徂、為當入明史、是一代興廢之大綱、皆沒而不著。揆以史例、未見其然。至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寧王權作通鑑博論、已明著其事。不過以太祖嘗奉其年號、嫌於項羽殺帝之事、歸其獄於永忠耳。邦瞻更諱之曰卒、尤為曲筆。庫庫特穆爾自順帝北遷之後、尚為元盡力、屢用兵以圖興復。故太祖稱王保保真男子、以為勝常遇春。後秦王樉妃即納其女。邦瞻乃以為不知所終、亦不免於失實。特是元代推步之法、科舉學校之制、以及漕運河渠諸大政、措置極詳。邦瞻於此數端、紀載頗為明晰。其他治亂之迹、亦尚能撮舉大綱。其指要、固未嘗不可以資考鏡也。

元史紀事本末敘

史之體有二左氏以編年而司馬氏爲紀傳世家編年重在事而紀傳世家重在人重在事者其人多濶略而無徵重在人者其事常散漫而難究故袁氏之通鑑本末出焉其體兼用左馬而取其事之最鉅與其人之最著者各以年彙次之一舉始而終瞭

然若指掌讀史者尤便之而獨惜其闕宋元也劉侍御陽生嘗以馮宗伯未竟之書屬陳司勳德遠卒業既畢宋矣余復以元史請于是司勳成之而藏晉叔訂焉余讀而嘆曰自正統之說行而秦晉隋元皆黜爲閏青衿而應制科者不得舉其凡而學士大夫之爲史學者又多所挂漏自左馬而下罔以范曄陳壽之撰有所不能對無論元矣我

明之功議者以爲不減開闢唯夫驅左衽而冠裳之也然能黜元統而不能盡廢元法如欽天推步則至元間所授科舉三塲則皇慶間所定四書易詩之用朱註書之用蔡註春秋之用胡傳則延祐間所表章文武官級則

劉秉忠許衡所建設漕渠則張禮孫郭守敬所疏鑿河防築堤治埽諸法則賈魯所經營大抵開創之始所引用者皆勝國之人所習見者皆勝國之事故一時紆畫厝注多相沿襲語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由玆以談非獨治世同也卽亂世亦有不得盡異者矣元于宇宙間固

稱極亂要其盛時君臣相與講求創置一代之基亦自有一代精神足垂於後此
聖祖之所以不盡廢也又其大者幽燕之墟古無定鼎至元而始都至
文皇而遂巍然爲萬國車書所統會其視豐鎬汴洛形勝倍之天之所以啓
明而昌其運祚者蓋在于此夫漢之代

秦也唐之代隋宋之代周也皆無改其故都　燕邸之分若其兆之矣挈短度長則元之功于
明者鉅也余所最惜元者獨有二事摧抑漢人不得爲正官其達魯花赤之類皆使其族類爲之華夷之情不相流浹卒虐用其民以底於亂又崇奉西僧至于帝后受戒儼然弟子末世沉惑遂亡其國然則概元之所以亂非必盡胡運之衰毋亦主德荒而民心失土崩瓦解之形一成而遂不可救歟司勳氏所輯信近世得失之林有天下者所宜覽觀也余故畧論其指附于法後王之義因以備殷鑒之萬一焉

萬曆丙午孟穐應天府府尹勾吳徐

中書

元史紀事本末序

先是侍御丰陽劉公既刻宋史紀事本末告成事復以京兆徐公之言致不佞里中曰元實代宋又我

國朝之所代也其事尤近不可無述子其寔重圖之不佞敬諾遂取元史稍稍次第其本末刪繁就約略細舉鉅無何有成帙乃序而論之曰昔者秦起西戎霸諸侯至始皇而有天下漢儒猶謂之紫色餘閏不足當於帝王之次矧元氏初起尤非秦比者乎雖然人知秦與元之不得爲正統而不知天以秦開漢以元開我

朝雖欲無秦與元而不可得也甚矣天意之微也當春秋季王道極壞先王之大經大法糜爛不可復收拾此亦宇宙

一更革大會也凡封建之不得不爲郡縣井田之不得不爲阡陌皆其勢也秦適乘之耳豈秦獨能哉然剗除先王之舊則義士不予剏百代所未嘗有則民不習而驚無論秦復濟以暴虐雖欲順守其能一日安乎漢興因仍秦舊稍緣飾以仁義而天下遂翕然而安秦人作之而漢人守之秦被其虛名漢享其實利四百年大業大都亡秦舊物耳漢蓋非獨取秦併取其爲秦者而爲漢也故曰天以秦開漢也惟我

朝之於勝國亦然自石晉以山後賂契丹宋又失銀綏而中國之險盡入夷狄天之所以限內外界華夷者不欲終廢而地氣自北而南其窮荒絕徼風氣有必開者於是元起自朔陲奄燕雲吞全

夏乃始入踐中原而又繞出滇雲蒙段之區以及西蜀而併吳會天下始合爲一蓋又百餘年而眞人起淮甸上帝全畀所覆當時經營甚定多在吳越荊楚間其北盡燕南盡滇僅一指麾而定耳此非因其勢卽天威不至於此然則中國之險塞復完裔俗之風氣盡開聲教邁乎五帝疆宇過於三代豈非元氏爲之驅除乎故曰天以元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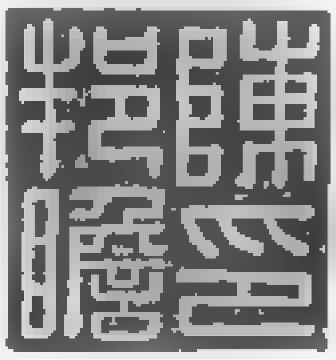
朝也嗟乎當元氏初起其國無文字其俗昧死生其攻城略地無異草薙而禽獮之耳生人之類不絕於其手者幾希彼且視仁義政教爲何物哉而太祖太宗卽知貴漢人延儒生講求立國之道世祖見姚樞而嘆息聞許衡之言而止殺此誰實啟之豈非天哉自宋亡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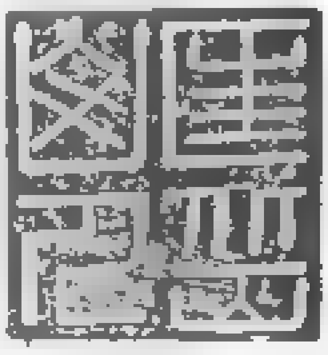
且百年四方民物小康先王之舊物有不廢於其世者令設官定疆轉漕治曆與夫科舉學校之制因革損益猶有取焉嗚呼豈非天哉董子曰天不變則道不變余於元事益信論世者其必有取於余言焉

萬曆丙午歲孟秋之吉

南京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

瞻序





元史紀事本末凡例

一元自太祖起北方至世祖至元十六年俱見宋編今斷自至元十七年爲始而事有與前相繫者仍於其下追書之以便考究始末

一舊史革命之際起事諸人俱繫後代故陳勝項籍不係秦而係漢李密王世充不係隋而係唐元末羣雄並起若友諒士誠王珍輩俱當從此例故今但略述喪亂之由而其事應入我朝國史者俱不載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江南羣盜之平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高麗之臣

日本用兵

占城安南用兵

西南夷用兵 緬 金齒 八百媳婦

阿合馬桑盧之姦

第二卷

科舉學校之制

郊議

廟祀之制

運漕 河渠 海運

治河 窮河源附

律令之定

官制之定

尚書省之復

第三卷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郭守敬授時曆

佛敎之崇

武仁授受之際
鐵木迭兒之奸
晉邸之立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第四卷
脫脫之貶 哈麻附
小明王之立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東南喪亂
諸帥之爭 李羅帖木兒 擴廓 李思齊 張良弼

目錄終

附諸帝紀年

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 十八年辛巳 十九年壬午 二十年癸未 二十一年甲申 二十二年乙酉 二十三年丙戌 二十四年丁亥 二十五年戊子 二十六年己丑 二十七年庚寅 二十八年辛卯 二十九年壬辰 三十年癸巳 三十一年甲午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 二年丙申 大德元年丁酉 二年戊戌 三年己亥 四年庚子 五年辛丑 六年壬寅 七年癸卯 八年甲辰 九年乙巳 十年丙午 十一年丁未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 二年癸丑 延祐元年甲寅 二年乙卯

三年丙辰 四年丁巳 五年戊午 六年己未 七年庚申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三年癸亥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 二年乙丑 三年丙寅 四年丁卯 致和元年戊辰 九月改文宗天曆元年

文宗天曆二年己巳 至順元年庚午 二年辛未 三年壬申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 二年甲戌 至元元年乙亥 二年丙子 三年丁丑 四年戊寅 五年己卯 六年庚辰 至正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九年己丑 十年庚寅 十一年辛卯 十二年壬辰 十三年癸巳 十四年甲午 十五年乙未 十六年丙申 十七年丁酉 十八年戊戌 十九年己亥 二十

年庚子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 二十三年癸卯
二十四年甲辰 二十五年乙巳 二十六年丙午 二十七
年丁未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一

高安 陳邦瞻 編
吳興 臧懋循 補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倡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畬洞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據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戮于市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合剌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
大成等相延為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　詔
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
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
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
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
有是詔　十一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
盜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誅黎德以徇以
德弟黎浩及偽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
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人請將

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
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
其首拒敵者臣已殄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
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
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
民謀作亂伏誅　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
誅　十一月詔諭羣盜參哥王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
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
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
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

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
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
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
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
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
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
平宋以來官吏殘害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
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
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
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

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
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　五
月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　六月月的迷
失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丘應
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
冬十月月的迷失以丘應祥董賢舉歸于京師丙戌明亮
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
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
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
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

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將兵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旣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建昌賊丘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　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衆寇

贛州　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珎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　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鎭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䚟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鎭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

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溫州平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愍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卽加兵盜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爲首者餘徙內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弟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闊里鐵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旣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地曰

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
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
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
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
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向語輒釋
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
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
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軍斷其後
以示死鬬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蹈之無不勝矣
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
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權衆號十萬進逼

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
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
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
火砲夜入其陳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
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
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
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
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
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
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
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殺其將帖哥

抄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
兵接戰轉鬬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于項墮馬
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
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
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
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軍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
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即
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
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政達魯
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

非速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
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覘其虛實然
後議于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
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
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摭爲罪海都愕
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獻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
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
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之故王曰祖
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
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
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

帝深然之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既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于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爲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眞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能諸王藩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　夏四月詔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扎尤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禿兀格戰連破之　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厲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剌八都魯與間逃歸　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闍里鐵木兒帥師戰于菴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秃嶺已爲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秃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秃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速哥梯迷秃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資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廷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轄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

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衆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隣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隣之地時爲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督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拔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擊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十

二月駙馬闊里吉思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闊里吉思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蹶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壻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與將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既敗聚衆部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令宣示帝意衆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剌往報之既還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欽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嘉善之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欽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乃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于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只吉剳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仍諭令歲輸貢賦高麗王遣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復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爲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撒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瞮瞮遣其弟侹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瞮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禮

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瞰亦上
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
十有四憲宗末瞰遣其世子倎入朝至帝中統元年瞰卒
命倎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内二年
倎更名植遣世子愖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
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隣國宜為鄉導五年植遣
其弟淐入朝帝以植欺罔淐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
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
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愖入朝愖
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淐事詔遣斡朶思
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愖特進上柱國率兵
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淐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淐衍
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
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詔
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
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
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焉希驥亦言今高
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權分
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
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圖亦易為區
處議皆未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
年以高麗西京内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忻哥都為

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民以
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勅將帥嚴
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承化侯為王
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縶衍妻子植入
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
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
駐東京詔令管北京東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
一年植卒世子愖襲爵改名賰尚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
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畜死士匿
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
流諸海島然高麗親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
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
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賰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
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賰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賰為逸壽王（賰前改名）以世子
源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源有罪當廢復以其父賰為王
三年賰遣使入貢丞相等言賰在國僭擬不法源年少妄
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散使高麗還言賰不能服

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
爲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月復罷行省是年昛卒子謜復立謜死子燾嗣燾死
弟暠嗣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
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
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
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
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
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

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
即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
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
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
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
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
臣宋君斐金贊等道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
謂王植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
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
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
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

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
高麗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　十二月又命
秘書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
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
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
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儻得便風半日
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
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
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
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
大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

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
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
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
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
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
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
往使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略使忻都洪茶丘
等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載士卒一
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
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
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

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略旋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　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　十二月高麗國王睶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洪茶丘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諭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略　二月諸將陛辭帝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六月阿剌罕卒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　八月范文虎等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於閶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月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

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　十一月勅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三月命阿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斂大爲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阯

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阯小邦親王提兵深
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
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省臣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
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日
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倭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
江浙行省備之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
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
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
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逋入山谷
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入使臣
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
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
唆都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
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征占
城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
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
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
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
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
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筏為橋渡富
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
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
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亦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
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

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
于乾滿江力戰而死　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
交阯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
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荊湖行省
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為安南國王
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
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
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
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
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

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議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

守御東關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燇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且諷之入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劉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䚟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耻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耳即位故有是詔

西南夷用兵 金齒 八百媳婦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䚟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元帥納速剌丁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衆以天熱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太卜爲右丞也速的斤爲參政命諸王相吾答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吾答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大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初諸國爲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既拔遂皆來降
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衛濱詔發思播田
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忙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
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
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
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討之
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
散哥也弟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弒之
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
之　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
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
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
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
諭之使來不必遠勞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剌
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
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摩
之出

五年夏四月詔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五月雲南土官宋
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
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
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後令雲南
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
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剪髮黥面爲兵
身死行陣妻子爲虜衆惑其言遂叛　六月宋隆濟率苗
佬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衆隆濟進攻貴州
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闊闊兵
救之賊衆稍卻　八月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
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

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九月誅高慶察罕
不花免薛超兀兒爲庶人初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
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唱爲還計是以
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
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爲庶人　十一
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
不用哈剌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
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
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
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

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
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遂
勸大衆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制
反以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棄軍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
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
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兒當農時驅此
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文從政敗卒言西
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
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無施或諸
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
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阯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

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獲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
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
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
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
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等定而行
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
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隙可乘徐
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
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
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　二月罷劉深等官將烏撒烏蒙
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

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也速解兒等
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
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合刺帶鄭祐罷
雲南征緬分省將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剌哈孫曰徼
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于墨特川平之初國傑師
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
俟陣合即棄盾往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
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
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

算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
阿重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
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
攻掠遂以敗還

阿合馬桑哥之姦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算江淮
錢穀詔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或殺之
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
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
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

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爲有能因寵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阿合馬慮其發已姦因言于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

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於富國計見阿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詘帝由是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擅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帝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侄或爲叅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昻吉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爲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

冤之

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巳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錘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觿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觿問果何爲易附耳曰太子來誅

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䌸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傅敦持梃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

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棺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

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於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勑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

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而以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

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叅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大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牸牝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舊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權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三月立眞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眞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恥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一欵服詔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

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姧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殂

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雍吉剌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爲人狡黠豪横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雍吉剌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

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爲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麥术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　十一月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爲罰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然祐其家人咸冤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鉤考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遂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日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

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　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帝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時董文用爲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己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待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弊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

根之曰擿臺事蘇於帝言文用讞傲逞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

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爲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戸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搶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内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　九月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于帝請須下奏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

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人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

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里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　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上言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初桑哥欲

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三月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中書省臣麥朮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

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械要束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擅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援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日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

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侵我亟拘繫之欲寘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殺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赴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憨荅孫妻子家貲入官至是還之是月桑哥伏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剌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

比桑哥恣爲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并誅之時麥朮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　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身貲

成宗元貞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銓法大壞乃詔麥朮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二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爲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

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爲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羡餘貯集賢院

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

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誨之
四年夏四月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爲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如何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

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　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弘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

所不取爰命中書叅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毎三歳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戸内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脩之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

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内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内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　時胡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

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民之子入學者衆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于國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

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爭之丞相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否也伯顏不聽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初世祖下雲南以賽典赤爲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子弟莫知讀書者賽典赤始教民

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其後賽典赤子忽辛相繼爲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爲之教官而文風始興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

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褎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

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于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

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衮冕拜天于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于舊桓州之西北灑馬湩以爲禮皇族外不得與盖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平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三十一年帝即位夏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爲太行皇帝請謚南郊爲告天請謚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攝事是爲攝事天地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

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壝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倉卒所能備舉

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
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
郊祭止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是歲郊祀配位遂省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
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
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明
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蔣汝
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
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

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爲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
四里爲方壇北角三成宋至徽宗始定爲再成歷代制雖
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
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爲方壇三成四陛外爲三壝
仍依古制於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
室牆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
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九月太常禮
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以太祖
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

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閭御史
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埜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
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
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
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
天皇大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
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
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
文志中宮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
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

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
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
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
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
元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
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
也漢唐已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
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圜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
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註告后稷也告
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

配凡遣官儀尊豆邊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
圓議取旨五日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五
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
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衮以
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
服大裘以衮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衮開元及開
寶通禮鸞駕出宮服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
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
袍祀日服大裘衮冕圓議用衮冕取旨六日匏爵郊特牲

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
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
匏爵有坫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
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
戒羣官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
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
文授之太尉讀今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
文圓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涖之八日散齋致
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
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
圓議依前七日九日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

稾鞂之尚按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
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
爲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
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
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
九年正位稾鞂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
青錦方圓褥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曰
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
栗今用騂犢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
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
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犢

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腯一牲正副一鹿一十
八野豬一十八羊一十八圓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
用馬其餘並依舊日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
始烟爲歆神始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者
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
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圓議依舊儀十二曰割
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
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
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也熟其殽謂體解而爛
之爲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
爲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

膊骼正脊脡脊横脊正脅短脅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
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
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二十一以薦
熟蓋犬豕牛羊分别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
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因議依舊儀十
二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氊案唐通典前祀
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
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
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義
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
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

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
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圜議
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
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
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
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
正經鄭註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晉
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
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
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

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
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
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
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
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主人嘏長也大也行
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
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
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
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
曰升煙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柴猶
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

祭而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
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柏四
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
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雍而二家自相矛
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略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
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
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況天子親行大禮所用
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
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
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
報星位分獻官員數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各依至大三年

儀制亞終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
事可權止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
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
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
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辭帝
即位之元年設神主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闍赤致祭
焉必闍赤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書署奉遷神主于聖
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

神主于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
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
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
凡室以西爲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會尊皇祖爲太
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祏室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
世數尊謚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位
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議
製謚及廟號定爲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
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
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朮赤皇伯妣別
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

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
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
年奉安神主于祏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
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
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
祏室前爲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
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
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
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
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
遷於太廟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祏

室內栗主八位幷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
睿宗二室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
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
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
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
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
之遂爲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先是皇太子眞金卒
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謚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
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宣

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從之遂謚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祔于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爲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爲親祀之始

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謚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積附兩旁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群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祗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爲一室正室增爲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太廟後增爲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爲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爲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爲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同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爲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爲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廂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事爲宜從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　四月更定太廟室次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

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室太祖室既居中則居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爲昭子爲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三世昭之後居左穆之後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爲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

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祖宗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爲少屈非所以宗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爲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歷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眞哥皇后配享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决伯顔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册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册以爲后而配嚳皇

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伯顔亦是之遂以眞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湩將有事勅太僕司桐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大祝詔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

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律令之定 補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于律令乃以公規治民御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惲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來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

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善

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召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夫上言律者王公大定之制也皋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訓書呂刑屬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強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採類編

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酒益[illegible]而民[illegible]又如禁牢而私宰者愈多輦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免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

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爭官當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豪家終爲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爲重而婚田錢債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貧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贓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爲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爲王民豈可家自爲政人自爲國今正官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勑命令棌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未爲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校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于風紀者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伯啓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錐是之卒不果行

河渠　運漕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
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
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
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
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
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
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
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
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
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
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
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
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䚟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
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
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
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
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
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
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
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
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丘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
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
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
道猶在今濟寧在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
擅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
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
我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

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
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后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
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
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
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
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
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
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
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
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
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

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剏爲之非有所因也
元人爲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
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
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
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畊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
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
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
假元人之力以爲　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
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頽岸河道淤淺宜加
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户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

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牐以石而視
所緩急爲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爲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
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户百户等官分爲各翼
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
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
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
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
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
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
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
名曰通惠
丘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
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
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
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
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
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
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
石

八年增海運米爲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
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
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
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楊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
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
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宜於是以
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
利蓋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
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

攔出漕戶困之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澉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于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

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牌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左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

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今工部官併河道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曾有漁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內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絕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

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謂爲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

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于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

至芝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最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

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百石至

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

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

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史稱當用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

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
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
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
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
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
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
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
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
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
歲運克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其國者恒於未事之

先而為意外之虞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
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
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
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
之先計也

治河 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
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
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
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
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
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
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
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
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
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
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
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
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
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

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
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
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
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
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
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
如文言
二年七月汴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
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
凡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　五月河溢汴梁　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丘

至正四年五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

月河又決汴梁　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　十月議修黃河淮河堤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大監督修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兩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

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河平碑既成玄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信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

者舊當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堤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

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堤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堤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堤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長四里兩堤相接舊堤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堤并接修舊堤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

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

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眾眾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

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

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洊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

步內般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合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墮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

大檝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榰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以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

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豗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欄頭埽之前後先

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薶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

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稭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何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

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趍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

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

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

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跳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

里折而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拶河合鵬拶河源自鵬拶山之西北水正南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溝米站界花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亹河浩亹河源自删丹州之南山山下水東南流一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

嗚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北水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

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即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日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

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官多不如一省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止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嚙人人

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展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舊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

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當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淸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賢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發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堂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爲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密而似乎雜奪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幾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

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纏擾擾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追考核則取準于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于是雜流之人進賢路之資閒途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得以幾求擠當者率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遲與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將欲治所得幷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

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冗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俱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循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

也上嘉納之于是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尚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忙哥鐵木兒爲左丞王羆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始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爲之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任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以尚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九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

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並禁之　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夥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

改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寳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令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與中書參詳詔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書總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者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罷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敍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氏誤國欲悉按誅之廷廢使楊朵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附會之徒布在列司若孛羅帖哥鐵木兒闊里吉思忽馬兒等好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流帖哥等于海南等

役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　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德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世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者專爲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勳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奸謀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二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爲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竇默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受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于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廸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紀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

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此者皆亂移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𣂏爲太子右諭德𣂏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

三十年不求進取摶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蘇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爲翰林院學士諡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

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爲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開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二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

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爲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　一桂字庭芳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一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　炳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

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已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爲已任師弟子問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履祥沒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與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於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詞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王褘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

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正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爲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受徒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眞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閑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夫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氷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楚望眞其人乎然澤雅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爲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郭守敬授時曆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先是至元初劉秉忠言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曆立局以庀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改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壇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如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

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

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

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

曆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

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昻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曆十八

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鎦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幷平

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闚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

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

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曆賜名授時於是曆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郭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

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器多廢敝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二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晷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錯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析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答兒麻八剌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

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兒麻八剌乞列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文宗天曆二年帝師輦真吃剌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

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按元自太祖起朔方特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俗獷好鬬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若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

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定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眞加者世祖用爲

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彊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秃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

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汙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五若歲時

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喈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剌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　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　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至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闊師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寅緣幸免者至多或取空名宣勑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

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因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武仁授受之際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寧王海山出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母曰弘吉剌氏同母弟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十月帝不豫皇后秉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弘吉剌氏出居懷州　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

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皇后卜魯罕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由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

掖門內旨日數至曾不瞻顧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遣道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亟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揖哈剌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剌哈孫所入孟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盂粥進者近侍却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綵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弘吉剌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黨覘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王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剌哈孫聞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詣諸王禿剌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鞫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

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宮闈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冐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戚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剌妃感於日者

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次居長皇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憸慝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

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木兒　甲申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胄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駕適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

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禀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爲皇太后加哈剌哈孫朵兒朵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剌海爲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事　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受金寶　七月封禿剌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孫爲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以

功封越王哈剌哈孫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爲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嘗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内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孟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殿

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内難之功於其踐祚首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勳戚之勸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鐵木迭兒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言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豪勢毋得沮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明

年贑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

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爲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鈔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諸罪之狀又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者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朶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朶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

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爲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　二月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鐵木迭兒既相以二人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爲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慚俛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晝沙晦冥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讎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三月太子即位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　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己欲因其不就陷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里吉思曰爾父嘗謂孟不肯爲其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　五月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其姦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銜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幷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置

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迭兒死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左丞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治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死

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仆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産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弒帝於臥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耶拜住進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劾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剌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剌沙言主

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剌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迷失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晉王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倒剌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　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爲中書

右丞相紐澤爲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
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爲鐵木迭兒子鎖
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
之耶　十一月帝至大都　十二月御史臺經歷朶兒只
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也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
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
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
與逆謀又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
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流諸王月魯鐵
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以不花于奴兒干孛羅
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　時旭邁傑等言

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匿潛邸願效死力且請誅戮元凶
上契宸衷賞當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
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三
千戶封買奴爲泰寧王　議討逆功以倒剌沙爲左丞相
紐澤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　詔改明
年元爲泰定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㻋爲周王出鎮雲
南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㻋
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
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
異日能保叔授其侄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
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
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㻋於兩宮遂
封爲周王遣出鎮雲南
三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禿忽魯斡耳朶尚家奴
孛羅教化等爲之　十一月周王和世㻋次延安其臣禿
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禿等皆來
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
意由左右讒搆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
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
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

至卽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
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
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和世㻋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
王察阿台等聞和世㻋至咸率衆來附和世㻋至其部與
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斡羅斡察春山則命從者耕
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
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讒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
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
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
泄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　十月封圖
帖睦爾爲懷王居建康
致和九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
江陵　七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爲泰定
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
宗惑於憸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
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
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
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
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

非所宜立者亦過也甚矣英宗之弑晉邸與聞乎故其
殁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
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世㻋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人心
念之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謀
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禿等陰圖其事至是帝
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
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八月甲午百官集興聖宮燕帖
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
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
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

朶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
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
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
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
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
兵守禦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
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
處是時周王和世㻋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
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
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
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己亥明里

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　癸卯伯
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
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
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
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張儀
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參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
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
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
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疋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
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
乃馬台矯爲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

大命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　辛
酉丞相倒剌沙殺諸王滿禿於上都滿禿時與阿馬剌
台宗正札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買閭集賢學士尤魯思不
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塔失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
被殺　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
士阿不海牙爲河南行省平章事　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
密院事　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卽命守古
北口　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　乙卯脫脫木
兒及上都諸王失剌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
欽察于陣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剌敗走　丁巳懷王
入京師居大內　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爲平章政

事曹立爲右丞伯顏爲御史大夫趙世延爲御史中丞高
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
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閭御史大夫紐
澤等兵次榆林隆鎭衞指揮黑漢等謀附上都坐棄市　是
月倒剌沙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爲帝于上都年九歲改
元天順　九月庚申朔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敦以
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鎭衞指揮
斡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鐵木兒脫木赤于陀羅台
執之歸于京師　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
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
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

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
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賜上都將士來歸者
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
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鎭　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
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和世㻋在漠北
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
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　己
巳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引兵入崞州　遣撒敦拒遼東兵
于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剌守居庸關　以也速台兒知行
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太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　辛未
殺兀伯都剌流參政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並

籍其家　壬申懷王卽皇帝位于大明殿詔曰洪惟我太祖
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
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
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
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
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
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
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剌沙兀伯
都剌等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
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
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眇躬

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
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
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
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
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
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隳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
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
多方體予至意　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　乙亥上
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兒軍次三河
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
門視師　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

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即日還宮　戊寅燕帖木兒與
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散
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
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敗之明日
大霧王禪等遁匿山谷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
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
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諭燕帖木
兒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柰何自今第以大
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
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乙酉
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溫台以兵掠

石槽燕帖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
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
木兒政事蒙古塔失帖木兒等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軍
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兵戰薊
州南殺獲無筭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
之令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　戊子上都諸王忽剌台
等兵入紫荊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木兒
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　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
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脫脫木兒將兵四千西援紫荊
關　癸巳上都諸王忽剌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

湯濯王太平國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
死者蔽野餘皆潰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
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
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　丙申中書省臣言上
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剌沙之言輒以兵犯
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
及諸用事臣蒙古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
示衆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等至紫荊關獲之
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
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

剌沙等奉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月
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丘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剌之長子於屬爲
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
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爲英宗所據則非其
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速吉八爲太子至是五年
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
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
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弒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庚戌
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檄行省內

郡罷兵　甲寅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剌失里送京
師初八剌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忽剌台承上都之命
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至是被執　十一月辛
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鐵木兒以軍降　甲子陝西兵
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　甲戌遷泰定后雍
吉剌氏于安東州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
　癸未倒剌沙王禪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
等俱棄市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廸等迎周
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還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察阿
台元帥朵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奴哈八兒
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周王
行在所仍命大府太監沙剌班奉金幣以往　乙丑復遣
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　壬午周王遣孛羅至京
師　乙酉撒廸等見周王於行幄勸進　丙戌周王即皇
帝位于和寧之北遣撒廸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覽書
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
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
宮之人聞北使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眞自北來矣爭先迎
謁所至成聚　二月辛卯立妃弘吉剌氏爲皇后　辛丑
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爲皇后　辛亥帝勑
羣臣曰撒廸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

前除官者速與制勑後凡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　三
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所　四月癸巳
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爲太師復諭之曰
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
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
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爲中
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爲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
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
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
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

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奮皇權猶參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宜以聞朕不爾責　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爲皇太子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覲于行在　乙亥行在勅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故太子寶不知所在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　六月丁亥行在次坤都也不刺遣近侍别不花至京師　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中書省臣屯國家錢穀銓選諸

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　八月乙酉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帝暴崩于行在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帖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己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平章政事朵兒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並御史大夫　九月丁巳帝還大都　十月丙申上太行皇帝尊謚廟號明宗

至順元年三月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燕王　四月皇后弘吉剌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五月廢明宗子妥懽帖睦爾時帝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憐帖木兒奎文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十二月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　八月詔太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爲子

三年八月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　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即皇帝位王明宗第二子也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爲皇太后　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　皇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初妥懽帖睦爾既廢徙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至是鄜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

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三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擄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座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即皇后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七月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為皇后　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常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畜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

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郯王徹徹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荅剌海時荅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于開平民舍晃火帖木兒亦自殺　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朕燕帖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等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余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御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勑國憲爰賜答剌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大赦天下
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我武帝升遐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逯

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慊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遂降殞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屛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善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稚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方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不報未幾太后殂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四

脫脫之貶 哈麻附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權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監察脫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屛蔽導從之盛塡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復質於吳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於閒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復信之無疑及伯顏搆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與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者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

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等三十騎抵柳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黎明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

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　以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　詔脫脫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　十月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既秉政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剡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焉

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

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爲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爲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于西寧時阿魯圖罷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眞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柰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馬札兒台尋卒

九年七月復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左丞相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脫脫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己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

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欵矣遂還奉元杜門不出

十二年八月脫脫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容迺麻和韓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脫脫尋破賊于徐州卽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　先是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附

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爲湖廣平章而黜山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柏等復言于脫脫曰不殺朵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復遣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謂人曰平章國家者勳舊德行若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朵爾直班竟卒于黃州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爲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上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及脫脫復相譖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遷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

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脫脫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于高郵城外　十二月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給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于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泰不花月闊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參議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竄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兄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剌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　十二月哈麻矯詔殺脫脫于雲

南脫脫既至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鐵甲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鴆之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怨君子病焉　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暱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訥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罪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

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政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政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召海壽等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職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

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既誅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既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己必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

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羣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

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　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盛右丞相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師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爲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　三月也先帖木兒軍潰於

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鎭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追平章蠻子代之　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福通疾　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爲丞相　十一月答失八都魯進擊劉福通戰于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命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　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

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俄爲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　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十二月太尉答失八都魯卒于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

歿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責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

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秋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碗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爲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

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先是汝頴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頴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汝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察罕

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illegible]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illegible]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頴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遂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搗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頴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殽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蹴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將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

失將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縱擊殺掠無算賊遂潰走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

清源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
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上
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
阻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由南山縱伏兵橫擊之
賊皆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
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
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
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
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
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劉福通陷汴梁造宮闕
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

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
自將中軍軍沔池將謀取汴會叛將周全以懷慶叛攻洛陽
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
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
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梁水陸並下略曹
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
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
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
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
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

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
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閻思
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
劉福通挾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
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
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
江浙海漕乃復至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兗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
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
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
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

寧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興師自陝抵洛大
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
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
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
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
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
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
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寧時大
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
帖木兒分遣奇兵從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
濱陽章丘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

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燦然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旣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

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亦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旣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詔治朶兒只班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眞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

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止仍檄泰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十月蘄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飄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威順

王寛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
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
解之　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
于江閒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郷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
路黄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
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今以
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
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
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
絶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秃堅不花自北門出
走黼引兵登埤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率死

救城已破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
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子秉昭俱死州民
聞之哭聲震地其偕姪之時見居潁亦死于賊事聞贈黼
隴西公諡文忠　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
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
大江國珍懷疑復刼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
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
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乖與國珍遇呼仲達
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
賊船奮擧之賊群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
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

聞追贈魏國公諡忠介　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寇
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
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
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
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
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
湖州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
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
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
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
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摶霄以[illegible]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爲參政復提兵
討之摶霄即日引兵抵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
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摶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
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覘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
見旗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摶
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遣兵搗賊巢乘勝復安吉[illegible]
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伏兵擊之
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
九月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撫
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策環

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栅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引還苗兵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逼境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勢大振

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拔清水灣大破賊兵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星吉自據香口繳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寢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星吉蒙古人搠思吉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黨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領高郵出齊守饒沚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陷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椎碎其膝而咼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科名云　十月以方國珍爲弟爲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

不受命仍擄千艘據海道阻絶糧運[illegible]兒溫沙等率舟討之　十二月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救之俱被執濬駡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募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邇兵敗諸軍皆潰

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
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戰死
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幾復陷常德澧州諸路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爲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

納款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　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先是達識帖睦邇兵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屢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邇兵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邇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爲鈔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於完者達識帖睦邇僅署成案而已　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褚不華死之褚不華居圍益固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鼓鞾革肺弓之筋俱盡撤屋爲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醢子伴哥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書納降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爲三公完者亦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太尉　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鐵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揮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拒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

家被害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晉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你赤以左丞守洪都棄師道童往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提城頗有攻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友諒遂陷江西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登城四顧盟言以破賊自誓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自是日夜鏖戰援絕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鞍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　十二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輝徒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五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既陷有志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官屬達識帖睦邇後飲藥死　是年陳友諒與　大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于

大明

諸帥之爭 孛羅 擴廓 李思齊 張良弼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孛羅帖木兒者，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屢立戰功。父歿，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衆，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遂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督屯田，以孛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相搆隙，數有是詔。

九月，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與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交戰于東勝州等處。朝廷為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孛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帖木兒被害，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孛羅帖木兒結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

二十二年六月，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台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老的沙罷，安置東勝州。老的沙逃匿孛羅軍中。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太子，而使宦者朴不花諭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遂罷去。搠思監為丞相，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却不聞，中外咸憤。宣政院事脫歡與之同惡，為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

子乃為言于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未已，又上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朴不花為宣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皇太子屢索之不遣。

二十四年三月，詔削孛羅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而怒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搠思監、朴不花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詔擴廓帖

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遂令禿堅
帖木兒舉兵向闕禿堅先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屯軍不蘭
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
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
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搠
思監朴不花爲對詔解之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
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禿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
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孛羅太保仍守禦大
同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兒嶺
詔追及之令還宮皇太子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
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

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會
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舉兵與禿堅
老的沙復大舉向闕　六月白鎖住以兵至京師　秋七
月孛羅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
無鬭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
子由雄霸河間取道趨冀寧孛羅進軍健德門外與禿
堅老的沙入見帝孛羅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乃以
孛羅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
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孛羅帖
木兒孛羅聞之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頃之

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
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
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謀之于衆皆以孛羅悖逆中
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
討孛羅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
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擊破之擒斬姚伯
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
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遣還宮　秋七月孛羅帖木兒伏誅孛
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
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
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

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會禿堅帖
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
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負傷擁孛羅家
屬北遁詔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
地朝廷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　九月擴
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爲中書左丞相知
樞密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擴廓
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
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
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
銜之　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的沙誅之禿堅帖木

兒尋亦被誅　閏月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德調度各處軍馬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推李思齊爲盟主同居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各以功自恃

各請別爲一軍不相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逐不能解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退居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朝廷始疑其有異志　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畧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竊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玆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攻擣汛掃汴洛克平齊魯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敬識理達臘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師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少保禿魯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　時朝廷屢促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講之擴廓戕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　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桀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

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詔皇太子用沙藍荅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聞詔即退軍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

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　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請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貊高復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擣其營擊之大敗其衆縛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誅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滌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禿魯[illegible]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出而事已不可爲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于甘肅後不知所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四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

（清）溫達等撰

御製親征朔漠紀略一卷（一）

（清）聖祖玄燁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

親征朔漠方略四十卷

康熙四十七年大學士溫達等撰進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深著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蓋噶爾丹凶頑爽誓屢爲邊患因於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親統六師往征鋒蝟斧螳僅僄遠遁噶爾丹僅以身免大軍凱旋是年九月再

幸塞北諭噶爾丹以束身歸罪並納其所屬之歸降者迨明年二月復

統大軍親征殲天之技既窮貳負之尸遂梃於是廓清沙漠聿定邊陲爲萬古無前之偉績書中所紀始於康熙十六年六月厄魯特噶爾丹奉表入貢及

賜敕諭令與喀爾喀修好以爲緣起訖於三十七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獻噶爾丹之尸而止其閒飭錄將卒經畫糧餉剪除叢惡曲赦脅從以及設奇制勝之方師行緩急之度凡稟之

睿算者咸據事直書語無增飾首載

御製紀略一篇後載告成太學及勒銘察罕七羅拖諾昭木多狼居胥山諸碑文恭誦之餘仰見

大聖人不特崇高不懷燕逸櫛風沐雨與士卒同甘苦用能於浹歲之中建非常之業竹冊昭垂非獨比隆訓誓矣

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朕祗承
天眷懋紹
祖宗丕基爲億兆生民主薄海
內外皆吾赤子雖越在邊徼
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寧
一夫之弗獲不忍恝然視也

西北塞外喀爾喀七旗與厄
魯特四部落並號雄藩同奉
職貢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魯
特噶爾丹者賦性凶殘中懷
狡詐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
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
侈朕初聞厄魯特與喀爾喀

交惡隨遣親近大臣頒賞賚
以和解之迨其後興兵搆怨
又命大臣曉譬利害諭令息
爭乃噶爾丹抗旨狂逞致喀
爾喀爲所潰敗叩關乞援朕
收撫之置諸邊內賚給餼牽
始皆得所而噶爾丹猶脩郄

如故所在侵陵忽闌入我烏
闌布通之地朕授鉞親王大
臣問罪聲討大師克捷未即
殄除時賊倉皇宵遁深懼我
軍之窮追投牒指誓因而釋
之假使噶爾丹能自此悔禍
改圖則雖至今存可也夫何

輈躋渝盟包藏不軌窺伺我斥堠搖惑我外藩潛煽我納木扎爾陀音肆虐不止朕深念此寇斷宜速滅于是整飭士馬備峙糧糗決策親征而賊之踪跡飄忽無常又慮其兵至遠颺兵退復入乃授密

畫於科爾沁王沙津令其遣使誘賊約至近地旋調發盛京諸路軍禦東路分遣一軍截西路朕躬統六師從中路入比行近賊巢噶爾丹不敢抗我顏行聞風奔竄朕遂親率前鋒軍併日追擊賊窮蹙

已極盡棄其子女輜重而遁會與我西路師遇大敗其軍噶爾丹僅以數入跳身走嗣是朕再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居胥山麓宣威布惠兼用互施招徠其黨羽過絕其歸路其寨桑等接踵嚮

附其子復為我擒賊自料勢不能逭遂爾仰藥授首所親信丹濟喇等亦相繼乞降二十餘年狡悍陸梁之勁寇會不二載悉皆草薙禽獮而大業克就矣夫烈焰弗戢必將燎原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

一日不靖方親征之初舉也
在廷諸臣多持異議狃于目
前之計者謂兇鋒挫衄無足
深憂憚于征繕之煩者謂大
漠遊魂難以就縛不知除惡
務盡制勝在謀歷觀漢唐宋
之已事往往罷敝中國之力

而不能成廓清邊塞之功良
由經理失宜而殲鋤之不早
也朕既遠鑒前轍復追維烏
闌布通之失故不避寒暑艱
辛親涖窮邊三勤薄伐惟是
逆形已著然後徂征怙惡不
悛然後捺討身先士卒則櫛

風沐雨而人皆忘勞指畫軍
儲則轉饟饋師而人爭用命
茂草茁于荒磧流泉溢于沙
陀萬里經行安如枕蓆非徼
神佑曷繇臻此易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朕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

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秉刻不
容緩而滅寇之機立拯邊境
之毒痡永底中原于清晏昭
告
郊
廟適契成謀使非慮出萬全可
輕言師旅哉茲前後用兵本

未具載卷中覽是編者尚克
喻朕心焉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

進
方略表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四級
臣溫達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皇猷赫濯震神武于遐荒
廟略昭宣勒鴻文于方冊
功德居百王之冠
典謨垂奕葉之型爰事編摩丕彰盛美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聲教暨訖禹服被
于流沙光烈覲揚周疆覃于海表粤攷歷朝
之土宇無踰
昭代之提封堠塞舊藩則碁布星羅世共屏翰遐
人新附則重馯屢譯爭効享王如兩儀覆載

無私曾一軀照臨常煥惟厄魯特地居僻遠
而噶爾丹性稟貪殘修郄鄰邦致喀爾喀之
叩關赴愬闌入邊境越克魯倫而遁處潛窺
虐我使臣援我尉候急則詭辭緩復渝盟若
逞煽誘之兇謀必貽動搖之後患故聲討未
遑謂小醜不足深憂而屢諭弗悛非攘外何
以安內欽惟
皇帝陛下
至仁撫世
大勇安民念茲狂肆邊沙亟宜恭行天罰神明內
斷決策親征料敵出師功期成于一怒鋒兵
轉餉動悉計其萬全用是
三駕漠庭遠臨窮塞躬披甲冑彈分餐併食之艱
屢歷暑寒備沐雨櫛風之瘁是以天地助順

山川効靈芻苗不毛泉流涸谷乘長風而渡
瀚海追誅兇而絕天山寄在目中狐鼠藏于
一旦恩施度外羽黨就我三驅迨至元兇骨
肆于藁街遺孽頭縣于長組而妖氛永靖荒
裔教寧因之青海來庭哈密獻貢直通西藏
咸稱中朝允矣臣漢唐宋所未臣之人而闢
夏商周所未闢之土也凡茲偉略悉邇
宸衷豈徒報捷之膚功實作昇平之寶鑑仰承
俞旨特命纂修官以臣溫達臣張玉書臣陳廷敬臣
李光地為總裁官臣二格臣金寶臣皮紹斐
為副總裁官臣覺羅拓臣能吉圖臣海清臣
栢壽臣華善臣李樹德臣趙世綸臣王奕清
臣黃龍眉臣廖賡謨臣王詰臣李周望為纂
修官開館校讐分年撰輯時日道里之必晰

招徠攻勦之必詳稿屢易而後成編歲幾更

而告蕆事蕆經

御筆之裁定復蒙

製序于簡端滿漢文各一百零二卷繕寫進

呈臣等或久叨班列或曾與戎行幸膺鉛槧之司

獲寃始終之跡分條晰縷曾未測乎

高深據事直書庶免識于挂漏伏願

太和翔洽

淳化殷流

遠至邇安四海咸熙于耕鑿

光前裕後萬年載戢夫干戈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總裁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四級臣溫達

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五級臣張玉書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三級臣陳廷敬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二級臣李光地

副總裁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管詹事府事加一級臣二格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凌紹雯

纂修滿漢文

內閣侍讀學士臣覺霍拓

戶部員外郎臣能吉圖

內閣侍讀臣海清

內閣侍讀加一級 臣栢齋

內閣侍讀加一級 臣華齊

正黃旗漢軍參領兼佐領加一級 臣李樹德

鑲紅旗漢軍佐領加六級 臣趙世綸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 臣王奕清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臣黃龍眉

翰林院編修 臣廖賡謨

翰林院編修 臣王誥

翰林院檢討 臣李周望

收掌

內閣中書 臣趙勒

內閣中書 臣張振偉

翰林院典簿 臣達爾禰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 臣對喀納

翻譯

內閣中書 臣馬賽

內閣中書 臣阿金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 臣吳爾齊海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 臣馬爾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 臣常麥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 臣齊寶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 臣郭氣麟

謄錄滿文

內閣中書 臣齊世

內閣中書 臣雅圖

內閣中書 臣佟泰

內閣中書 臣福海

內閣中書 臣三保住

內閣中書臣董阿賴

內閣中書臣常額

內閣中書臣栢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禪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巴德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住

翰林院筆帖式臣蘇成

翰林院筆帖式臣圖克坦

謄錄漢文

內閣中書臣李恒姚

內閣中書臣董哲

內閣中書臣王道炘

內閣中書臣金璞

內閣中書臣王鳳孫

內閣中書臣閻詠

內閣中書臣顧焯

內閣中書臣倪璠

監生臣焦紹祖

監生臣耿國翰

監生臣金琦

監生臣李湞

監生臣董紹美

監生臣朱廷鳳

監生臣方承源

監生臣袁袍

副貢生臣黃廷鈺

監生臣蔣瑛

監生臣王學巽

監生臣朱嗣芳
監生臣林世俊
監生臣唐秉彝
監生臣袁廣譽
監生臣魏弘道
監生臣朱懋熹
監生臣王國棟
貢生臣全朱芝
監生臣李孔嘉
監生臣俞時懋
監生臣于沛
監生臣顧焞
監生臣顧炳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目錄

第一卷
康熙十六年六月至十八年十月
第二卷
康熙十九年二月至二十二年十一月
第三卷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至二十五年十一月
第四卷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至二十七年八月
第五卷
康熙二十七年九月至二十八年十二月
第六卷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至六月
第七卷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第八卷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至十二月
第九卷
康熙三十年正月至四月
第十卷
康熙三十年五月至六月

第十一卷
康熙三十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十二卷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至十二月
第十三卷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至十二月
第十四卷

康熙三十三年正月至十一月
第十五卷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至七月
第十六卷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至十月
第十七卷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

第十八卷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
第十九卷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
第二十卷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第二十一卷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

第二十二卷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

第二十三卷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一至初十日

第二十四卷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一至十七日

第二十五卷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九日

第二十六卷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

第二十七卷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

第二十八卷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

第二十九卷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初一至十四日

第三十卷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五至三十日

第三十一卷

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一至二十日

第三十二卷

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至三十日

第三十三卷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

第三十四卷

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十五卷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
第三十六卷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二至十三日
第三十七卷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四至三十日
第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一至十六日

第三十九卷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七至二十九日
第四十卷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一至初七日
第四十一卷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至十四日
第四十二卷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五至二十九日
第四十三卷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
第四十四卷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
第四十五卷
康熙三十六年六月至八月

第四十六卷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十月
第四十七卷
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四十八卷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至十月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一

欽惟

皇上統御萬邦爲中外生民主。文德誕敷。武功丕顯。仁育義正。久道化成。聲教訖乎遐荒。太和洽於宇宙。比自剷平三逆。十數年來。定臺灣海外之區。郡邑其地。奠西北塞察哈爾部落。平羅刹。來俄羅斯之貢。收服七旗喀爾喀數十

萬衆而臣屬之。東西朔南車書四達。薄海內外無一不臣之民。不服之國矣。獨厄魯特噶爾丹竊奇醜類。梗化陸梁。恃其險遠荒忽。習於戰鬬。積二十餘年之狡寇侵啗。迤西諸國城堡殆盡。其地斥鹵綿邈。不水不毛。絶漠窮沙。非可以疆里計也。其人兇驁桀驁無禮無義。滅理亂倫。非可以恩信孚也。飽颺餓嚙遐

徙不常。狼負嵎。封豨饕無厭。爰與我屬部之喀爾喀搆難。侵掠其牲畜人民土地。擾害邊陲。志驕氣溢。我

皇上仁同天地。不忍加兵。

勅諭屢頒。俾其輯睦。廼怙終不悛。讐殺無已。且闌入內地。重我藩服之不寧。於是遣將出師。于烏蘭布通。大張

天討。是時噶爾丹僅能逃竄歸誠。

皇上猶許以進貢市易。養生如常。乃賊計不出此。大創之後。猶收其餘黨。侵我邊陲。窺我斥堠。

聖心惻然。軫念塞外生靈。謂此寇一日不除。疆宇一日不靖。中原之轉輸供億。未有已時。三十五年春。

皇上決策親征。統貔貅百萬之師。遠度瀚海。疾馳深

入並抵拖訥之境。白旄黃鉞。霆擊飈飛。逆寇
震慴
天威。抱頭宵遁。奔命於巴顏烏喇。而西路諸將領先
已仰藉
指授。遏賊歸途。奮擊於昭木多。大敗之。獲其駝馬
牛羊甲仗糗糧輜重之物無算。逆賊脫身挺
險。暫緩須臾。而我

皇上一懋安民。計必滅此而後朝食。是年冬。
駕復幸塞外。濟河至鄂爾多斯。籌畫邊機。訓練兵
上。賊遣其渠帥丹濟拉。率衆襲我餘糧。為官
軍覺擊走之。困敗無所得食。逆屬之頭目寨
桑人等相率來歸。悉厚加恩養。授以官爵。於
是羽黨離心。脅從悔罪。賊益窮迫就斃。遣其
格壘古英賚奏。搖尾乞降。為緩兵逃死計。而

我
皇上明燭幾先。逆知此賊之譎詐不信。仍令大軍駐
牧邊境。以俟春和。擐甲長驅。搗其巢穴。務使
根株盡絕。毋令萌蘗復生。三十六年二月。
駕發京師。由雲中抵寧夏。分命諸路大將。綦布星
羅。調集蕃兵。運籌饋餉。指示撲勦搜捕之宜。
營壘部伍。坐作進退之法。戈鋋耀日。旌旗蔽

天
萬乘臨戎。風雲變色。於四月朔庚戌。進次於狼居胥
山。時哈密遵
諭。生擒逆子塞卜騰巴爾珠兒。俘送
行在。由是丹濟拉。及阿拉卜灘。丹津溫卜等。為賊
素所親信。罔不瓦解四竄。逆賊危巢既覆。托
足無門。兇黨盡除。乞援無路。自知罪惡貫盈

雖延晷刻之生遂自仰藥絕吭而死厄魯特
種類悉皆歸順無復遺孽從此朔漠永清邊
方大定爰振旅還京凱旋飲至
命所司詳祭典禮擇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頒詔肆赦慶典畢行渙澤滂流神人胥悅諸王貝
勒大臣暨外藩蒙古王等咸謂功德隆盛曠
古所無長治久安與天無極請上
尊號以愜羣心
上謙讓弗居於是在廷大小臣工士庶人等咸披悃
陳請謂
聖天子心存除暴志切安民雖萬里遐荒異類吞并

猶欲怙冒而矜全之至不得已而用兵而餽
餉不煩於里閭賦稅不加於常額師徒不疲
於徵發玉石不至於俱焚
大駕親征殊方底定櫛風沐雨不辭寒暑之勞減膳
分餐頻恤將士之苦用能翦除強寇綏輯遠
藩遐徼爲耕牧之區寰宇享昇平之福萬姓
同心恭上

尊號
天高聽卑冀從民願搏顙呼籲至再至三
上終未之聽許御史臣阮爾詢疏言
皇上親統六師宣威制勝摧枯拉朽電捲星馳自
出蹕以迄
回鑾往還三閱月而大功底定一切用兵方略
出自

宸衷。咸宜詳示史臣。令其纂輯成書。光昭簡冊。疏入
下禮部翰林院集議。禮部尚書臣佛倫等謹
議。
皇上蕩平逆寇。遐邇永靖。率土同歡。
奇勳冠乎百王。
偉略超乎千古。自夫運籌帷幄。以及
躬歷遐荒。分布諸路之兵。獨握中權之要。一切糧餉

之轉輸。師徒之簡閱。以及奇正分合之勢。步
伐止齊之方。定韜略於幾先。指山川於掌上。
鉅細遠邇。靡事不周。激勵拊循。無微不至。凡
此
神功之迅速。皆由
廟算之萬全。允宜勒成一書。昭垂億世。其設局編纂
事宜。俟開臣詳議以請。內閣大學士伊桑阿

等奏言。
皇上親臨朔漠。勦滅兇頑。念切乎除暴安民。事期乎
一勞永逸。
宸謨獨斷。議絕旁搖。
睿鑒周詳。動無遺策。凡決機制勝之要。調遣策應之
方。期會遲速之程。征行駐劄之地。無不仰煩
天授。上廑

聖衷。至於更番斥堠。設伏偵探。相水草之利。籌輸輓
之宜。指畫備形。至精至備。灼知理勢。萬舉萬
全。用能迅奏
膚功。丕揚
神武。往返一百日之內。馳驅五千里而遙。
勳高乎虞帝之征苗。
德邁乎夏王之滅扈。凡有歷年用兵方略。一切

密諭機宜以及
起居注記注并各衙門載籍有關兵事者悉
請宜付史館編輯成書庶幾垂
盛事於無疆播
鴻猷於不朽
上俞其請啟館纂脩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自康熙十六年六月始訖於康

熙三十七年臣等學殖膚淺才識疎庸謹按
前後用兵始末據事實書猶懼不足以鋪揚
盛烈於萬一云爾
康熙十六年六月丁未厄魯特台吉噶爾丹
初奉表入貢厄魯特西北大國也分部散處
各立名號然實本一姓至
本朝有顧實汗者
國初即修職貢
世祖章皇帝錫以冊印授為遵文行義敏慧顧實汗其
屬鄂齊爾圖汗阿巴賴諾顏駐牧黃河西套
謂之套彝有車臣溫卜者以擊白帽賊有功
亦
賜璽書授為土謝圖巴圖爾帶青其屬達賴巴圖
爾台吉墨爾根台吉駐牧西海謂之海彝噶

爾丹之父曰和多和親自號巴圖爾台吉駐
牧北方阿爾台之地是之謂北厄魯特和多
和親死子僧格嗣噶爾丹為僧格同母弟時
尚幼棄家投達賴喇嘛習沙門法未幾其異
母兄車臣及巴圖爾以爭屬產故與僧格有
隙乘夜刧殺之部內大亂達賴喇嘛遣噶爾
丹歸統其衆噶爾丹性既狡黠且險狠好鬭

外假達賴喇嘛爲援內以結其父兄犄角臣
民藉名報讐殺車臣巴圖爾遂自襲爲台吉
肆其兇鋒稍稍蠶食西北諸部漸至猖獗初
隨小台吉附貢而已至是遣使奉表入貢
上命優賚之
十月甲辰朔達賴喇嘛具疏謝
恩入貢方物達賴喇嘛生唐古特部落爲西域釋
教之長也諸蒙古咸尊奉之順治九年來

朝
世祖章皇帝親宴之太和殿
賜以金冊金印授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
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其後遣使貢
獻方物不絕康熙十四年
上特遣使存問

賜以璽書至是具疏請
安謝
恩其詞曰欽惟
皇帝陛下作天人之主宰爲億兆所依歸不棄釋迦
後進法派寵加遣使欣奉各種隆重布施親
手接受敬獻紅素柔羂諸物望明鑒而恤之
謹鞠躬合掌潔心上奏得
旨貢獻禮物著察收

甲寅
諭厄魯特喀爾喀罷兵脩好喀爾喀亦西北大國
元之苗裔也
太宗文皇帝時馬哈薩瑪第汗始通聘使
世祖章皇帝初年土謝圖汗等遣使貢馬駝貂皮諸物
請脩好順治五年扎薩克圖汗諾門汗來

朝宴之
太和殿土謝圖汗碩雷汗貢馬千匹駝百頭貢賞
初無定額十二年授土謝圖汗車臣汗丹津
喇嘛墨爾根諾顏畢希勒爾圖汗羅卜藏諾
顏車臣濟農昆都倫陀音為八扎薩克定其
貢額每歲汗及濟農諾顏大台吉等各貢白
馬八匹白駝一頭謂之九白之貢年貢也此
外小台吉他布囊不限色不計數隨所有而
貢常貢也著為令旋定答賞之例每扎薩克
各賞以銀茶桶銀盆緞布等物其餘小台吉
貢使等亦各賞緞布有差定例後喀爾喀汗
等益加恭順遣使絡繹歲以為常顧其部落
與厄魯特壤地相接噶爾丹既吞并族屬兵
力漸強因與之互相劫奪兵連無寧歲至是

靖逆將軍張勇川陝總督哈占涼州提督孫
思克等會疏曰厄魯特濟農等為噶爾丹所
敗逃至沿邊遂禁闌入塞內奪番目馬匹及
居民牲畜守汛官兵驅之使出濟農等言我
等皆鄂齊爾圖汗之子姪窮無所歸故至此
聞噶爾丹復遣兵未已或來追我或趨喀爾
喀俱未可知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
之雄長兵馬衆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亟宜
嚴加防禦除嚴飭守汛官兵防護並驅逐濟
農等出境外謹疏奏
聞又理藩院奏曰據張家口報稱厄魯特來使博
瑞額棄圖等不敢歸言來時鄂齊爾圖汗喀
爾喀土謝圖汗曾夾攻我台吉近又聞歸化
城來貿易人言喀爾喀色稜達什台吉率三

百餘人將邀劫我等於喀倫我等得在
皇上邊塞之內即如金城之固請暫居此俟本地使
來同歸奏至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聞厄魯特喀爾喀交
惡與我雖虛實未確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
朕赤子中外並無異視厄魯特喀爾喀倘因細
故交惡至於散亡朕心大為不忍兩部落向相

和好貢獻本朝往來不絕若交惡果真當遣使
詳其曲直以免生民於塗炭如仰副朕一視同
仁之意仍前和好相與優游太平朕大嘉悅焉
但天寒路遠若遣使往向無飼馬馳驛之所或
致有誤今厄魯特喀爾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
白備檄交發來使傳諭之
臣謹按自古遐方外域互相吞噬漢唐人

主往往幸其削弱易於制馭輒視為國家
利我
皇上如天好生撫視中外無有畛域咸同一體諄諄
然欲令罷兵息爭共安無事
特頒溫旨令其協和此後
勅諭再三不憚辭費至誠懇惻之意可以孚及豚
魚噶爾丹若能祇遵

聖諭悔禍革心則雖至今日猶得並生堯舜之世乃
怙終不悛遂至殄滅豈非其所自取哉
是日
諭噶爾丹台吉給發貢使符驗先是回子諸顏和
卓巴顏白克等以進貢來至邊口自相屠害
作亂
上敕邊官往察

命檄行噶爾丹台吉。此後入貢遣使。務令有材識
員厄魯特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係員厄魯
特方許放入邊口。至是有回子佟噶爾代等
八人冒陳貢使。與噶爾丹所遣之西白里達
爾漢和碩齊等偕來。理藩院奏請檄行噶爾
丹台吉究處。

上以厄魯特貢使往來。若無符驗。仍復假冒。亦未可

定。令檄行噶爾丹。將佟噶爾代等用彼例照常
治罪。嗣後進貢遣使。務給符驗。方准放入。
十二月辛未。將軍張勇等奏報厄魯特冢古
闌入內地情形。將軍張勇總督哈占提督孫
思克奏曰。甘肅涼三州自南山至北邊一帶
延袤二千餘里。其間山口邊隘甚多。數年以
來。雖海彝時或闌入內地游牧。地方官猶可

防禦。今外彝殺焉生心。合謀糾黨。潛入內地
甘肅涼所屬大草灘諸地。處處克斥。所在告
警。查甘涼近南山一帶。則有西海墨爾根阿
喇奈多爾濟台吉等部廬帳數千餘。肅州境
內游牧彝人頭目。則有濟農布第巴圖爾羅
卜臧卓思巴額爾德尼和碩齊寨桑吳巴什
攏帶麻木吳巴什額爾克格隆廬帳萬餘。若

輩皆為噶爾丹所敗。自西套來奔。窮困異常。
現在殺人為食。見內地人民牲畜。有不思劫
奪者乎。似此嚴冬草枯水涸。迫於饑寒。安能
保其無事。前蒙

聖諭。軍務無旨不得妄動。但覘其情形。善為隄防。嚴
備內地。毋先輕舉致啟兵端。又蒙
諭彝人入塞。當婉諭退回。不得妄殺。臣等欲會兵

往逐。恐路遠
旨開導之。恐因差營弁通事嫉詞開諭彼竟抗拒
不從。臣等除一面嚴飭汛守各官分防要害。
一面咨撫遠大將軍圖海外。此等彝人或臣
等親率兵勦滅。或差官赴彝人頭目曉諭驅
逐。伏惟
上裁。疏入。

諭曰。大將軍圖海身在陝西。其沿邊流彝。或令提
督等率兵往逐。或嚴飭邊汛官兵各固守汛地
遴幹練人員。至彝目處開誠曉諭。令其退回。著
大將軍圖海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釁。
康熙十七年三月丁酉。撫遠大將軍圖海奏
報驅逐流彝。圖海疏曰。塞外流彝闌入內地
卽應發兵征勦。但甘肅爲三邊要地。倘將軍

提督等率馬卒至。彝人震驚。或至生事。是以
一面嚴飭邊關將弁。酌調官兵。安插要害隘
口。加意防守。一面遣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
虎署參領南達海。率領將軍提督標下委幹
官員通事等。赴彝人頭目處。將闌入大草灘
情由訊明。開誠曉諭。令歸故巢。茲拉都虎等
歸報。彝人頭目濟農部落。並未入邊。惟額林

辰台吉等部落。困敝亡難存。不知法度。就水
草孳牧進邊。又西海墨爾根台吉部落。亦懼
噶爾丹之侵。逃避來牧邊境。拉都虎等轉傳
上諭。令各退歸故巢。衆彝不敢違
旨。隨有數起陸續出口。竊思厄魯特等雖有退回
者。但彝情叵測。邊疆關係重大。肅州以西要
地。祈遣重臣一員駐劄商守三邊。奏至。

上曰將軍張勇駐劄邊地年久深知地方情形著自
蘭州遷移仍駐甘州固守沿邊地方
閏三月庚申
諭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等防禦噶爾丹寇邊兵
部理藩院會奏曰大將軍圖海遣理事官拉
都虎來京報稱將軍張勇言厄魯特噶爾丹
將征西海厄魯特若來或入大草灘亦未可

定又陝督哈占移文臣部內稱西套厄魯特
台吉等聞噶爾丹有三月內舉兵之語因遣
其三人至達賴台吉所言我兵俱已整頓爾
處亦當備以待之故達賴台吉亦令屬下修
治鞍馬器械據此奏
聞

上諭曰噶爾丹興兵往攻西海厄魯特如遠從達布
素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若來至近邊欲經
大草灘前去則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務須
令其堅立信誓不許騷擾人民仍整飭我軍嚴
加防護一面放噶爾丹過往一面奏聞倘或肆
横强欲入邊將軍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堅拒
止之一面星速奏聞仍將噶爾丹果否興兵探
實奏報

命拉都虎前赴甘州一帶地方偵探彝情
四月甲午
諭烏喇忒等旗嚴防汛地先是烏喇忒鎮國公諾
門等奏報閏三月內賊寇數百人闌入邊汛
劫殺本旗巴達里察罕吳爾圖三台吉及巴
達里台吉之妻并男婦子女共二十人又搶
掠男婦子女六十餘人馬駝二千九百餘匹

并帳房盔甲等物。奏至。
上差員外郎色稜恩格森等馳驛往勘。至是理藩院
奏曰。色稜等覆稱厄魯特四百餘人搶掠吳
喇忒等。遠遁無蹤。查鄂齊爾圖汗為噶爾丹
所敗。其屬下濟農四散奔竄。或係濟農等肆
行劫掠亦未可定。但未獲賊寇其情未便懸
擬。應存案俟發覺定議。疏入。

諭曰。濟農竄散人等。或又如此劫掠。應檄吳喇
忒三旗鄂爾多斯六旗扎薩克諾爾布台吉。四
子部落扎木揚台吉等。遴選精壯軍士。不時巡
防汛地。其巴達里台吉等幼穉著諾門公收養
之

五月甲子。
諭將軍張勇親逐濟農。先是厄魯特濟農遣人至
張勇所。言我祖顧實汗以來職貢不絕。今為
噶爾丹所敗。窮迫來此。欲赴西海。往會我叔
達賴台吉。兄墨爾根台吉。若由邊外遶去。則
行月餘中途數日乏水。如由內地行。則限於
至上邊境不敢徑度。所准由內地過邊。張勇以由水
泉出邊。竟日可到墨爾根台吉處。五日可到
達賴台吉處。奏請令其由水泉過邊。得

旨允行。乃濟農逗遛月餘。草盡北向游牧。未由水
泉過邊。至是濟農以布隆吉爾地方見有火
光。探聞噶爾丹追迫已近。竟由雙井關入內
地。提督孫思克奏請率兵逐之。
上以將軍張勇現赴甘州。即著親身驗看。驅逐濟農
部落過邊。赴伊叔兄處所。加意防護。勿使擾民。
尋將軍張勇奏報驅逐濟農等出邊

八月己巳朔。將軍張勇等奏報噶爾丹情形。
張勇奏曰。前奉
諭旨確探噶爾丹情形奏報。臣與提督孫思克及
理事官拉都虎選擇通事密行遠探。據回報
云有鄂齊爾圖汗屬下達爾漢哈什罕曾爲
噶爾丹擄去。今在西海。遇而問之。彼言噶爾
丹既殺鄂齊爾圖汗。今歲二月內。令其屬下

兵丁殷實者各備馬十匹駱駝三頭羊十隻。
窘乏者馬五匹駱駝一頭羊五隻。自其地起
兵不知何向。臣向聞甘屬番人素與僧格輸
租。僧格殁屬於噶爾丹。臣召其頭目丞柱等
訊之。言噶爾丹居西北金山。距嘉峪關兩月
程。卽古大宛國也。臣聞噶爾丹遣喇嘛萬春
來召番人頭目至河套議事。臣密遣人誘問

之。萬春言噶爾丹與近諸彝有從之者。亦有
從之而復去者。噶爾丹向有侵西海之意。因
人心不一。西海路遠。恐一動而本地有事。不
敢輕舉。臣復遣人至墨爾根台吉所審視之。
衆皆寂然安居。第彝情難以預料。謹疏奏
聞。疏入。
上曰。噶爾丹雖無起兵犯邊之意。仍檄該將軍等不時

偵探。加意防守邊境。
十月戊辰朔。喀爾喀台吉色稜阿海遣使補
進九白之貢。色稜阿海台吉所居地方與厄
魯特偪近。聞噶爾丹將舉兵來侵。遠避游牧。
致誤去歲年貢。至是色稜阿海台吉陳其遲
誤緣由。補進年貢。理藩院議應許其照常上
納。

報可。

康熙十八年三月丁未。喀爾喀畢馬拉吉里第台吉奏報厄魯特額爾德尼和碩齊劫掠吳喇忒事。畢馬拉吉里第台吉遣其羅卜臧希拉布來報云。厄魯特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兩次劫我台吉屬民。往索之不還。我台吉令我僞為逃人。往投額爾德尼和碩齊。遂畱其

側。給我衣服馬匹弓箭。月餘。見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濟農毛濟拉克台吉滾布等四起。約二千餘人。遶額濟內河而居。旋遇吳喇忒被擄之博揑以情密告之。適額爾德尼內向劫掠。因潛與博揑自烏黑爾吳素之地。驟其馬四十餘歸。報我台吉。台吉云。可同是人往告三吳喇忒。令備兵。一面往奏

皇上。我台吉隨發兵四百往迎之。我至吳喇忒旗下告之故。諾門公等親率兵赴喀倫。一面遣佐領班第什希卜送我來此。理藩院奏聞。

上諭曰。額爾德尼和碩齊復率兵劫掠。爾院應差官馳驛前往。傳諭扎薩克諾爾布台吉四子部落扎木揚台吉並鄂爾多斯等六旗。各汛地增發官兵防守。遇有賊警。協力應援。吳喇忒前去之

兵。回日仍於邊汛酌派官兵。嚴加防守。喀爾喀畢馬拉吉里第台吉遣人諜探奏報。殊屬可嘉。其優加恩賚。

四月丙寅。

勅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察詢額爾德尼和碩齊劫掠吳喇忒事。理藩院奏曰。厄魯特墨爾根台吉遣人至言。我台吉聞額爾德尼和碩齊

等掠取吳喇忒濟台吉妻子。因令人謂之曰
汝妄行搶擄台吉妻子以供驅使。殊爲非理
遂索取巴達里台吉之子納木及納木之妹
送至吳喇忒旗下。諾門公不敢擅受。特撥人
一同送部。查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濟農
皆鄂齊爾圖汗屬下。爲噶爾丹所敗。四散刼
掠。去歲濟農等欲往會達賴台吉。墨爾根台

吉。奏請由內地往。今墨爾根台吉向伊等索
取納木等解送來京。應遣官賫
勅往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令其察明。將額爾德
尼和碩齊等照伊例治罪。其納木等應交吳
喇忒旗下。疏入。
上遣理藩院郎中額爾賽員外郎占巴拉賫
勅往諭。

勅曰去年閏三月。吳喇忒巴達里台吉等男婦子
女馬駝盔甲。爲賊所刼掠。自部奏報交發嚴察。
尚未擒獲。茲墨爾根台吉遣人將巴達里台吉
之子納木及其妹送到。訊之納木。據云。厄魯特
額爾德尼和碩齊率四百許人刼去。爾墨爾根
台吉將被盜刼掠之人。轉行察獲。差人解送。誠
屬可嘉。夫勸善懲惡者。國之法也。今聞額爾德

尼和碩齊等棲息額濟內河之地。爾達賴巴圖
爾台吉墨爾根台吉其將汝屬下額爾德尼和
碩齊等。照汝例嚴加治罪。所掠人畜什物。照數
察還。如此則同修和好之舉益堅。而邊境人等。
不敢互相戕害。生民得安矣。墨爾根台吉察還
刼掠之人。可嘉。事畢之日。應加恩賚。
五月已未。厄魯特巴圖爾濟農具表恭請

聖安。涼州提督孫思克奏厄魯特濟農遣其寨桑上
克等來，凡臣云我台吉率衆部落駐肅州邊
外，不敢壞法生事，戴
皇上洪恩，賫有恭請
聖安表文，懇祈代奏。外彝仰慕
皇上鴻化，臣不敢隱匿，謹以原文奏
覽。部議以濟農等不往伊叔兄處，仍在邊近游牧，

殊屬不合，所奏應無庸議。
諭曰：拉都虎現在甘肅地方，著率領張勇孫思克
標下賢能官員通事，親赴巴圖爾濟農所，詳細
察訊殺掠吳喇忒者，實係何人，據實奏聞。其畢
馬拉吉里第台吉壘爾根台吉所報之文，并發
拉都虎知之。
七月甲辰，將軍張勇奏報噶爾丹發兵侵土
魯番。張勇疏言：准提督孫思克移咨云，通丁
白金印報稱，噶爾丹委其屬下阿爾達爾和
碩齊等三頭目，領兵三萬，將侵土魯番。前哨
已至哈密，達賴台吉等現差古祿等率百人
前赴哈密偵探矣。噶爾丹素稱强悍，人馬繁
衆。然其住牧地方，與甘肅相去尚遠。今漸次
內移，住居西套，一旦發兵往侵土魯番，前哨

已至哈密，去肅州計程僅十數日耳。雖傳聞
未可盡信，然彝情甚爲叵測，除一面遣人前
赴嘉峪關探聽，并嚴飭各汛固守邊疆外，所
有偵探彝情，謹具奏以
聞。
八月己丑，將軍張勇奏報噶爾丹與之通使。
張勇奏曰：噶爾丹遣其寨桑奔奔擺隨從三

十餘人致書於臣。言我台吉向欲通使。因地方有事。未暇。今特遣人獻馬三匹。貂裘一襲。又言我台吉云。西北一帶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向係我祖與伊祖同奪取者。今伊等獨據之。欲往索取。因係將軍所轄之地。不敢輕舉。臣念彼遠餽。受其裘馬。厚賞來使而遣之。前此噶爾丹。曾遣人調集甘州南山一帶番

目赴西套。臣因遴選通事。密探噶爾丹年紀性情。並興兵往侵西海之故。歸覆云。噶爾丹申年所生。年三十六歲。爲人兇惡。耽於酒色。去歲舉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歸。今夏又兩次出兵。至額頭回子之地而還。見近邊諸將軍統兵駐扎。不敢輕犯。臣查近者入邊行劫。皆係噶爾丹擊敗來奔。貧無所依之人。詳

視噶爾丹情形。尚無興兵之舉。河西地方。似可無患。謹將噶爾丹原書二。并恭呈

上覽。奏入。

命以此情節。檄知大將軍圖海。

九月丁酉。噶爾丹台吉入貢請

安。并遣

諭覆奏請

安疏曰。謹奏

皇帝陛下。誕位於廣大之菩提。恢弘夫天人之運會。建妙勝於十方。督威力而具足。此際光輝炳如日月。道法兩固。聞聲懽忭。覆奏疏曰。我使西白里達爾漢和碩齊同行侈古爾伐。因其妄爲。已治罪矣。從前回子。克諸台吉之使而往。原不之知。今接來文。問之回子。僉云前克

諸台吉之使而往者。部內並不查訊。已年以後。乃不准放入。信如所言。是回子詐冒。向不責罰。以致縱惡。若本地從前遣使皆與文并發。即如今次所遣阿卜都拉額爾克寨桑是也。敬具禮物。吉日遣奏。奏入。

上嘉納之。給賞如十六年例。

戊戌。噶爾丹台吉以達賴喇嘛授為博碩克

圖汗。遣使奉貢入

告。理藩院奏曰。噶爾丹稱為博碩克圖汗。遣使貢獻鎖子甲鳥鎗馬駝貂皮等物。查厄魯特部落。向有鄂齊爾圖汗。阿巴賴諾顏。噶爾丹台吉。往來通貢。並無以博碩克圖汗遣使者。今訊之來使。言達賴喇嘛加噶爾丹台吉以博碩克圖汗之號。是以奉貢入

告。從前厄魯特喀爾喀有奏請

敕印來貢者。准其納貢。授以

敕印。並加

恩賚。從無以擅稱汗號者准其納貢之例。但噶爾丹台吉敬貢方物。特遣使入

告。應准其獻納

上從之。

十月壬申

上命遣撤噶爾丹。收捕額爾德尼和碩齊等。理藩院郎中額爾塞等歸奏曰。臣等至達賴巴圖爾台吉所交授

敕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擬稱額爾德尼和碩齊及滾布等。原係噶爾丹之叔楚呼爾吳巴什屬下之人。今與野獸同羣。遠徙游牧。我等不

便查議毛濟喇克台吉久於此地巴圖爾濟
農向伊奏請
皇上由內地來至我處皆無劫掠吳喇忒之事
上諭理藩院曰額爾德尼和碩齊既係噶爾丹之叔
楚呼爾吳巴什屬下之人應檄噶爾丹將額爾
德尼和碩齊等即行收捕照伊例治罪勿使妄
行劫掠並將從前所掠吳喇忒人畜察還如不
能收捕仍在沿邊生事當另行裁處爾院即備
印文發噶爾丹兩次所遣來使各馳一文前去
檄到務令噶爾丹速覆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一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

康熙十九年二月庚午兵部督捕理事官拉
都虎覆奏吳喇忒被劫事拉都虎奏言臣奉
命至巴圖爾濟農所察訊劫掠吳喇忒事濟農言
我蒙
聖恩許我由水泉過邊往見我兄我乃擅在大草灘
游牧方以不免罪戾是懼敢劫掠吳喇忒乎
前額爾德尼和碩齊與我同來留六日即去
聞其率兵四百往劫今尚在土謝圖汗之地
游牧我試遣人追其所劫人畜以報臣因待
之嘉峪關越四旬得歸者十八人臣復至濟
農所令遣使召額爾德尼和碩齊面詰之至
則曰我等為噶爾丹所敗拋棄妻子挈楚呼
爾吳巴什之孫懇都台吉來奔饑不能自存

遊行捕獵至吳勞武之地殺掠人畜畀償此
事濟農等皆不知所掠人口除送到之外餘
者已他售矣實無力償補因叩頭祈免死時
濟農之弟羅卜臧台吉曾在寧夏相近毛明
安地方劫掠馬匹濟農因屬下人等先曾劫
掠鄂爾多斯牲畜遂向其弟查取馬百二十
匹交臣謹一併奏

聞
上曰巴圖爾濟農既未行劫可勿罪額爾德尼和碩
齊巳檄噶爾丹令其收捕俟覆奏到日再議其
察獲人口馬匹理藩院遣官交與被掠之部
康熙二十年八月辛丑喀爾喀羅卜臧台吉
仍舊制入貢順治十二年設立喀爾喀八扎
薩克獻納年貢羅卜臧台吉其一也康熙元

年右翼扎薩克圖汗與羅卜臧台吉等內自
相亂扎薩克圖汗旗破身亡而羅卜臧台吉
避入厄魯特噶爾丹部下九年
特旨以扎薩克圖汗之子襲爲扎薩克圖汗而封
阿海台吉之子阿海帶青爲遵義盆楚克台
吉授爲扎薩克各賜
勅印獻納年貢至是噶爾丹送羅卜臧台吉歸扎

薩克圖汗扎薩克圖汗以羅卜臧台吉向係
扎薩克仍令循舊制入貢奏至
上允之
乙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遣使進貢請罪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疏曰
寶體居四海之中如須彌之固仰恩
儀範定得休和厄魯特時值大壞不能存活特來

歸命原無逆忤
聖主之心祇以竊取牲畜深自悔罪思欲賠償因將
他人所掠吳喇忒人口寧夏馬匹竭力湊納
伏乞
聖主鑒而憐之奏至
諭曰此案前曾檄諭噶爾丹未經覆奏著將原由
明白開列再行檄諭俟覆奏到日再議貢物著

察收
九月辛未
命外藩蒙古王等議弭盜之策
國家恢弘景運式廓疆宇自
祖宗以來節次收服察哈爾科爾沁阿祿科爾沁巴林
杜爾伯特扎賴特郭爾羅斯土默特喀喇沁
敖漢奈曼翁牛特扎魯特克西克騰四子部

落烏朱穆秦阿霸垓蒿齊忒阿霸哈納爾蘇
尼特吳喇忒鄂爾多斯喀爾喀毛明安歸化
城土默特蒙古諸部落一體編立旗分佐領
布列遐外兼容並育救災卹患所以撫綏之
者甚至至是以諸蒙古盜賊竊發不安其生
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等曰烏朱穆秦等各
旗蒙古住牧於喀爾喀巴爾虎之間先竊彼兩

地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等亦盜竊其馬畜
以報之曩無盜賊時驅馬北至京地牧養肥壯
收回儘可度冬自盜賊繁興夜間不敢放馬拘
於欄栅中牢籠防護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
斃者甚多且喀爾喀巴爾虎等結黨行竊夜襲
邊汛我汛地之人畏懼四五汛併居一處兩汛
之間或距一日二日之程其間盜賊公行出入

此汛雖覺不能立卽逆知彼汛。且貧窮蒙古馬
畜被竊。急報該工貝勒及總統扎薩克等。問有
不肖者。或貪飲沉醉。不卽遣人緝拿詳細察究。
縱有首告。豈若罔聞。虛延時日。有報一馬被竊
者守候食費竟至數馬。今有馬被竊不敢舉首
多行隱匿。誠以此也。朕聞之深爲惻然軫念。作
何籌畫。得以屏息盜賊。貧窮者各遂其生。其令

議政王貝勒大臣蒙古內大臣散秩大臣及來
朝貢之外藩蒙古王以下。一等台吉以上。公同
詳議具奏。議政王大臣等奏曰。外藩蒙古王貝
勒公台吉等言
聖諭誠是。祇因臣等庸劣不能管轄所屬部落。以致
盜賊生發。屬下蒙古失其生計。蒙
皇上軫念欲使各遂其生。臣等感激靡涯。以臣等愚

意各汛地應多增人數。嚴密防守。向來守汛
不用內地十旗之兵今此十旗亦應照各旗
一體守汛。遇有馬畜被竊等事告之該扎薩
克立卽准行。一切事件。俱限日歸結。違則嚴
加治罪。又圖納黑公議云蒙古遊牧地方之
外。邊汛之內各形勝處應屯兵百許。掘壕障
守。查緝外賊之入。內賊之出。盜賊似可屏息

又蒙古內大臣議云。凡汛哨俱按該管旗分
地方安置。嗣後管扎薩克之諸王貝勒貝子
公台吉等。果能撫養旗人。屏息盜賊。俾屬下
蒙古各得其生。則進級議叙。如該旗盜賊繁
多屬下流離貧困。則酌議治罪。奏入。
諭曰。喀爾喀各旗蒙古。向來敬愼職貢本朝。無故
添汛置戍。於理未洽。其一切事件限日歸結所

議誠是也朕思喀爾喀等歷世恭順往來進貢殊堪憐憫應遣賢能大臣前往喀爾喀厄魯特處大加恩賚以示柔遠至意即令遣往之大臣諭以前此內地蒙古盜竊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亦行報復彼此互相盜竊不已其內地蒙古已經嚴察禁飭外爾等所屬亦應嚴加約束爾地亦宜設汎置哨遇有盜竊兩汎互相覺察

議政王貝勒大臣蒙古大臣並外藩蒙古王等奏曰

聖諭允當靡不包舉非臣等愚見所能及也欽遵

諭旨行之不但寇盜息而貧窮蒙古各遂其生即喀爾喀厄魯特等荒服之國僉仰載

浩蕩鴻恩於無盡矣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命大臣台吉等往使厄魯特喀爾喀先是

上以三逆蕩平武功耆定將

親詣

盛京告祭

陵寢

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等曰今天下乂安應遣大臣使厄魯特喀爾喀大加賞賚俟盛京回

日時和草青舉行洎禮成還京議政王大臣等

奏請遣使擇吉起行得

旨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著內大臣祁他特一等他布囊俄齊爾一等侍衛覺羅孫果御前侍衛阿南達員外郎恩格森喇嘛薩木坦格隆去喀爾喀左翼土謝圖汗著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一等台吉額駙阿喇卜灘護軍參領巴

圖郎中喀喇去。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著大喇
嘛垂重格隆去。車臣汗著散秩大臣波羅特。一
等台吉吳爾圖納蘇圖。一等侍衛溫達郎中色
稜去。額爾克帶青諾顏著精奇尼哈番副都統
班達爾沙。二等台吉額駙諾木齊。一等侍衛薩
哈達員外郎鄂齊爾去。墨爾根諾顏著內大臣
壽世德副都統楊代。四等他布嚢索寧員外郎
胡什巴去。右翼扎薩克圖汗著都統阿密達。二
等台吉根敦什希卜。一等侍衛班第員外郎偏
圖去。盆楚克台吉著內大臣覺羅吳黙納。一等
他布嚢鄂摩克圖。一等侍衛馬塔員外郎達賴
去。額爾德尼濟農著都統宗室拉克達。二等台
吉扎木揚護軍叅領庫蘇巢員外郎馬廸去。色
稜阿海台吉著一等侍衛拜音察克。一等台吉

拉第長史佛保員外郎巴朗去。達爾馬希里諾
顏著一等他布嚢鄂齊爾前鋒叅領扎木蘇長
史河洛主事齊蘭保去。羅卜臧台吉著一等侍
衛多爾濟扎卜。二等台吉額林辰長史哈納米
員外郎桑格去。尋令議所賞禮物。厄魯特噶爾
丹博碩克圖汗。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額
爾克帶青諾顏。墨爾根諾顏。扎薩克圖汗。盆
楚克台吉。色稜阿海台吉。額爾德尼濟農。達
爾馬希里諾顏。羅卜臧台吉。每人各賞以貂
皮蟒袍。黑貂大褂。茜黑貂帽。珊瑚素珠各一
件。皮靴緞襪各一雙。鍍嵌松石鞓帶一圍。手
巾合包小刀牙筒俱全。鍍嵌松石珊瑚撒袋
一副。弓矢俱全。鍍嵌松石珊瑚金茶桶。鍍金
雜銀飯桶。銀盆各一具。茜黑貂皮。獺皮。豹皮

虎皮海豹皮各五張茶九簍大小綵緞各九
十疋毛青三稜布各九百疋又喀爾喀哲卜
尊丹巴庫圖克圖賞以大手帕七副玉瓶有
柄玉碗珊瑚素珠鑲金雕鞍鍍銀嵌松石珊瑚
金茶桶鍍金箍銀飯桶銀盃各一具黃黑貂
皮獺皮豹皮虎皮海豹皮各五張茶九簍大
小彩緞各九十疋毛青三稜布九百疋頒行

上召祁他特費揚古等諭曰爾等俱係貴顯之臣凡
事須仰副威典以正大行之爾等皆屬一體勿
以滿洲蒙古各分彼此務須同心協和滿洲大
臣不諳蒙古語言凡議事爾台吉他布囊等譯
宣於滿洲大臣一同商酌確妥對答之勿致失
言爾等所言伊等所答及一切傳聞事件俱錄
之來奏至內地蒙古向與喀爾喀互相盜竊以

致盜風大作如妄行作亂生事者各自擒拿懲
究盜何自生盜賊既弭則牲畜可以散放牧養
牲畜既肥則入冬不瘦春時孳孕無復可虞誠
如是蒙古何至貧困又加以各盟汎賞遇有妄
行作亂之人即從公究處則民庶得安其生矣
其以此曉諭之祁他特等奏言
勅書賞物臣等作何交授伏請

訓旨
上曰朕念厄魯特喀爾喀累世恭順恪修職貢今以
海宇昇平乘此閒暇特遣爾等往賚重賞俾加
恩賚並無他故我朝威靈德意天下外國無不
知之者諒厄魯特喀爾喀必大加恭敬然伊等
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禮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
致相歧行事反多滯礙爾等皆遴選而使者凡

事務須仰副朕與各持大體。隨宜而行。地方遥
遠不及逐一指授。厄魯特喀爾喀依彼蒙古之
例。大加尊敬則已。祁他特等又奏曰。厄魯特喀
爾喀之汗貝勒有赴達賴喇嘛或至他處者。
則待之乎。
上曰。在旬日半月內歸者則待之。如遲則不必待。誰
為之首。即交為首之人而來。多爾濟扎卜等奏

曰。近聞人言羅卜藏台吉已為扎薩克圖汗
所執。如其說果真則
勅書賞物將如之何。
上曰。爾等可於沿途細加採探。如果被執爾等即歸
可也。多爾濟扎卜等又奏曰。羅卜藏設有子弟
代襲則
勅書賞賚可與之乎。

上曰。不可與也。雖有子弟代襲。須喀爾喀通國保奏
授為扎薩克。准納九白之貢。始可加以恩賚。且
部中向有定例。祁他特等奏曰。理藩院移文令
臣等查詢定議收捕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等并給發貢使符驗之事。伏
請
訓旨。

上曰。此無庸多議也。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如係噶爾
丹屬下。即限日收捕。如非彼屬下。不能收捕。我
朝另有裁奪。至給發貢使符驗。前已諭檄噶爾
丹矣。近見來使有給符驗者。亦有不給符驗者。
何項人等給以符驗。須詢明。至無符驗不准放
入之例。亦明白曉諭之。祁他特等奏曰。厄魯特
喀爾喀等於臣等回時。欲遣使同行。則與之

偕來乎。
上曰。如無粗重襍藥。途次無所耽延。則與之同來。
上又諭曰。爾等行路。如馬駝等物被小盜偷竊。當優
容之。勿令追贓。更須約束隨從人等毋使妄行
爭鬭。厄魯特喀爾喀有至爾等旅寓者。須以禮
貌和藹接待之。和則可識其心志。祁他特等又
奏曰。厄魯特喀爾喀。如因

皇上重加恩賚。有所餽遺。臣等可受之乎。
上曰。受之。
賜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
勅曰。朕惟自古帝王。統馭寰內。遐邇同仁。無分中
外。霈恩膏於萬邦。布聲教於四海。其歷年久遠。
誠敬職貢者。愈加隆眷。優錫殊恩。爾噶爾丹博
碩克圖汗。自爾父兄歷世相承。虔修禮好。敬貢

有年。延及爾身。篤盡悃忱。往來不絕。殊為可嘉。
朕久欲加恩賚。以示優恤至意。祇以幾務殷繁。
是以未遑。茲海宇昇平。惠澤宜溥。特遣大臣侍
衛官員等。齎捧重賞。大霈恩施。爾承此寵錫。當
益藏德意。殫心敬順。以仰副朕柔遠同仁。協和
萬邦之至意。
賜喀爾喀汗濟農諾顏台吉等。

勅亦如之。
八月己卯。
詔停羅卜臧台吉賞。奉使侍衛多爾濟扎卜台吉
額林辰等至張家口外空郭爾鄂波之地。遇
厄魯特噶爾丹貢使薩拉克圖爾門羅卜臧
台吉為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所執。果有此事
否。其同來布庫班第係扎薩克圖汗之人。對

曰羅卜藏欲與俄羅斯合謀攻我汗。我汗遣
其子率兵萬人。於今歲二月終旬。夜乘羅卜
藏酣寢執之。其屬下人。俱爲俘擄。財物及馬
駝牛羊俱爲我軍所獲。我曾執纛隨行。此目
擊之事也。多爾濟扎卜等據此奏報。得
旨。羅卜藏台吉。被執旣眞。爾等携賞物卽回。
乙酉。督捕理事官拉都虎以龍頭山形勢覆

奏。先是厄魯特噶爾旦巴台吉之子。鄂齊爾
圖汗之孫羅卜藏滚卜疏稱我祖父向曾在
來入貢。後以內亂。往依達賴喇嘛。今幸得稍
寧。伏乞
皇上俯鑒我等饑渴。撫而恤之。請率所轄居龍頭山
之地。理藩院轉奏。得
旨。此龍頭山。在邊關何處。自邊關行幾日可到。與
內地有關否。或向係邊外無用之地否。著卽檄
拉都虎察明原委。作速奏報。至是拉都虎覆奏
曰。蒙古稱龍頭山。謂之阿喇克鄂拉。乃甘州
城北東大山之脉絡。綿衍邊境。山之觀音山
口。卽邊關也。距甘州城三十里。距山丹城三
里。其夏口城距山口而建。自夏口城至濕川
堡相去五里。山盡爲寧遠堡。此堡在邊外。龍

頭山與寧遠堡。相去里許。其間有長寧湖界
之。蒙古所謂鄂爾通也。寧遠堡有內地人民。
種植輸賦。沿湖則兵民牧養焉。今諸蒙古俱
於龍頭山北游牧。羅卜藏滚卜之意。欲占長
寧湖耳。邊汛要地。似不宜令不諳法紀之蒙
古居住。理藩院兵部議以羅卜藏滚卜所請
應不准行。

報可。
九月癸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償解盜竊馬
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疏曰。厄魯特時值敗
壞。饑餓來歸。蒙
皇上撫綏之恩。得居邊境。不意屬下人等不知法紀。
妄行盜竊。悔罪無及。除將額爾德尼和碩齊
所掠人口。追還上納外。其竊馬人等窮困已

極。不能償還。臣與衆屬裔竭力捐輸。共得馬
百匹。解送交納。伏乞
聖主睿鑒。又臣之屬裔貧困無聊。寧夏地方與臣相
近。伏懇
天恩許在寧夏貿易。理藩院議應檄諭巴圖爾額爾
克濟農將盜竊鄂爾多斯馬群人等照彼例
治罪。缺解馬匹。補償完日將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併從重議處。現解馬匹。交發鄂爾多
斯旗下。其寧夏地方向無厄魯特喀爾喀貿
易之例。所請不准行。議上。
諭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自本地敗奔來至邊
境。因不諳法紀。迫於饑困。盜竊牲畜等物。今陳
其苦情。諄諄奏請。可將追償缺解馬匹。并議處
之處。俱行寬免。仍移文嚴禁。嗣後毋得違法妄

行生事。此文即發拉都虎轉行曉諭之。餘如所
議。
十二月癸未。喀爾喀汗等奉表謝
恩。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等賚
勅至喀爾喀。諸部汗及濟農諾顏台吉咸戴
皇仁。優加
恩賚。各遣使護送

欽使大臣等還朝併各道子弟台吉來京代
覲奉表謝
恩其詞曰厄祭喇土謝圖汗等謹奏
聖明皇帝陛下
弘仁遠被剪滅諸兇
道法廣施救寧庶類奠輿圖於鞏固大振
天聲握智慧之寶珠覃敷
聖化
恩施下逮曷任懽欣敬奉表牋上貢方物奏至
上命給賞如順治十四年例且以
御服貂裘賜之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使厄魯特內大臣
祁他特等還以其使臣來覆
命祁他特等奏曰臣等將至厄魯特之地先遣薩

木坦格隆等前往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至薩
爾巴爾兎地方薩木坦格隆等回報曰我等
已見噶爾丹言遣使之故噶爾丹云
中國使臣從無臨我厄魯特者今聞遣使前來不
勝欣悅爾明日可即起行我亦遣人往迎其
來迎之人格塞爾尋至十二月初十日至茅
西口噶爾丹又遣其寨桑色稜來迎設筵以
待饋臣等四人馬各一匹給驛馬九十匹駱
駝十頭及食用羊隻二十四日至齊齊哈止
宿噶爾丹又遣其寨桑車臣來迎車臣以其
私問曰自古以來從無遣使涉我地者今來
有何事
勑內辭意可得聞乎臣等曰
勑辭並無他故今天下太平乘此閒暇特沛

皇仁大加賞賚我等明日即到如何迎接如何行禮。
汝仍先來迎告以便交投
勅書及賞賚幣物。次日。既近噶爾丹所居。噶爾丹
遣其格壘爾來告曰。本當即與
中國使臣相見受賞。但自古及今從無使來。今乃
初次。應擇吉受之。臣等曰。
天子勅書所到之處當即祇領。今既欲擇吉當少待

之。將所擇日期并如何行禮之處。即來告我。
頃之。格壘爾以其汗之言來告曰。擇以二十
八日爲吉。中國禮繁。我國禮簡而易。中國部
臣受之上奏。一月後方行
賜宴。我國雖無部院而有寨桑。若使寨桑接受是
行中國之禮也。如我國之禮。則使臣以
勅書并賞賚諸物。親投我汗。我汗親身受之。至二

十八日。臣等賫
勅書並賞賚諸物進噶爾丹所居帷幕。見噶爾丹
膝席以俟。及交
勅書。噶爾丹俯身兩手受之。其衣服等物。則彼左
右之人受之。其器用幣帛等物并駱駝牽入。
一一展視受之。臣等傳
旨問噶爾丹無恙。噶爾丹語其近坐之喇嘛曰。幸

無恙。敢請
皇上起居。臣等答曰。
天子萬安。既坐。噶爾丹問曰。聞中國有寇亂遞至數
年始滅。其信然乎。臣等答曰。比年曾有寇盜
竊發。我
天子仁慈。恐用兵擾民。故漸次收服者有之。勦滅者
有之。今已盡皆底定矣。若似爾地曠野。何至

持久耶噶爾丹又曰問遣八人至唐古特國
習其文有學至精妙者乎臣等曰有學至精
妙者乃設宴宴畢歸於旅次二十九日請觀
喇嘛作儺舞臣等往閱之正月朔日請聽喇
嘛講經講畢噶爾丹即邀入所居幕中設筵
凡三日至初九日臣等召寨桑車臣吳爾占
扎卜至將部發查訊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之文授之曰此項事情先已
檄行兩次並無回文故因我等此來之便令
定議如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係爾屬下人當限日收捕照例治罪賚罰
贖送部若非爾屬下人或不能收捕我
朝另有裁奪頃之寨桑車臣等以其汗之言來告
曰前所行兩檄信有之第以爲部文所以未

答今諸大臣稱係
聖旨敢不以獲額爾德尼和碩齊者原係我屬下人
得罪而逃至中國又復獲罪可往擒之其屬
產等項悉聽
上裁至額爾德尼和碩齊本身乞以畀我臣等曰額
爾德尼和碩齊獲罪於中國乃欲擒彼與汝
是何言耶且汝等止言及額爾德尼和碩齊

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與汝無涉乎車臣曰
請以此再告我汗頃之來覆曰額爾德尼和
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我所屬此二人
巳歸達賴喇嘛我當遣人往召之倘如命而
至我治其罪爾等遣人來取罰贖若復他遁
則無如彼何也臣等令彼約期期以丑年四
月臣等曰歲內可結之案何緩至三年乎曰

遣人至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處。往返約須一年。倘不能即結。勢必遣使
前往達賴喇嘛。并達賴巴圖爾處。道路遥遠。
不能不緩其期。期內或符即結亦未可定。臣
等曰。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向在邊境作亂。但
念汝等職貢年久。所以姑待。今約期既遠。其
間未必不又作亂也。彼稱噶爾丹之言曰。其

間或又作亂。一惟
上裁。臣等又詢之曰。去年七月有稱為汝汗之姪丹
津溫卜之使者。並無符驗。前來進貢。汝處何
項人等給之符驗。何項人等不給符驗。彼復
稱噶爾丹之言曰。我遣使請
安進貢。必有印文。至我屬下之人。各處貿易。潛至
中國。冒稱我使。亦未可定。且杜爾伯特圖爾

古特和碩特等部落。雖皆在我屬下。其居住
遥遠。不便取我符驗。我亦不及給之。且伊等
向來亦不用符驗也。自今以後。我若遣使當
用印文開註年月日期而遣之。臣等曰。汝母
弟子姪等各自遣使往來。汝給以符驗否乎。
答曰。此無庸給符驗也。我有二印。若非此印。
即非我使也。臣等曰。汝母與弟及子姪等若

無汝符驗。則不准入關。汝知之乎。曰。准入關
與否。一惟
上裁。至十九日。臣等召吳爾占扎卜至。詢之曰。我等
將於二十一日起行矣。其以我馬駝來。吳爾
占扎卜稱其汗之言曰。願留一二日。至二十
一日。臣等又召寨桑等至。語之曰。我等奉
命而來。不便久待。越翼日行矣。彼又稱噶爾丹之

言曰。道里遙遠。菜
皇上俯念特遣使至。諸大人起行之事。我知之矣。至
二十三日。設筵以餞。臣等於正月二十七日
起行。噶爾丹博碩克圖汗。遣其額爾克格隆
察汗温卜卓禮克圖温卜孟楚克等四人。貢
馬四百匹。駱駝六十頭。貂皮三百。銀鼠五百。
合利孫皮三張。沙狐皮一百。黃狐皮二十。活
雕一隻。貼金牛皮五張。厄魯特鳥鎗四桿。隨
臣等來謝
恩。祁他特等又疏曰。臣等去年十二月。初至噶爾
丹地方。有歸化城都統顧蘇德所屬班達爾
善之子巴朗來投。臣等告曰。我於康熙十八
年正月。自歸化城歸。途遇厄魯特所使綦桑
阿卜都拉額爾克同入貢之格楚爾者。將我

綑縛帶至此地。今賜大人至此。特來相投。臣
等召其綦桑車臣等。語之故。且曰。此巴朗乃
天朝另戶之民。非人家僕也。其格楚爾以汝國例
應治何罪。車臣復告曰。我汗言當拘格楚爾
訊之。越數日問之。言格楚爾已他往矣。早晚
即歸。候至十八日。尚無覆。臣等曰。我等即日
起行。格楚爾事。曾訊之否。車臣等往見其汗
來告曰。格楚爾已同又復去矣。以此觀之。其
所行之事。是其故遣去耳。但我國一切罪犯
從無殺之之例。可罰格楚爾以十五九牲畜。
乞諸大人稍候帶歸。臣等言我等奉差須
恩賞而來。並非來取罰贖。其妄行之人。令汝等懲
究歸之於我。我等不便等候。候有貢使之便
將罰贖附解可也。疏入。得

旨。命議政王貝勒大臣等逐一詳議。議曰。噶爾丹
博碩克圖汗累代進貢往來通好。今將
敕書賞物照彼蒙古禮接受。恭請
聖安。又稱嗣後遣使俱給用印符驗。與註年月日期
應無庸議。其額爾德尼和碩齊等事約以丑
年四月為期。約期之內。如仍復作亂。悉聽
皇上聖裁。應俟所期之年再議。擄回之巴朗支都統

額蘇德其格楚爾。應俟照彼國例治罪。將罰
贖牲畜解送到日所司再議。
上從之。
九月戊寅。
命拉都虎回京。理藩院以鄂爾多斯多羅貝勒宋
拉卜報稱厄魯特之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移
近黃河對岸游牧。請遣官往會宋拉卜等諭

令退回。奏入。得
旨。不必遣官。其以此情節。檄發拉都虎曉諭退回
拉都虎久勞於外。事畢。令竟來京回奏
癸未。
命宣諭厄魯特噶爾丹約束貢使。
勑曰。自聲教既一以來。爾歷世相承。虔修職貢。聘
問有年。朕嘉爾盡心敬順。往來不絕。故向來爾

處所遣之使。不限人數。一概俱准放入邊關。前
此來使無多。且頭目人等善於約束。是以並無
妄行作亂者。比年爾處使來或千餘人。或數千
人。連絡不絕。沿途往回搶奪塞外蒙古馬匹牲
畜。進邊之後。任意牧放牲畜。踐食田禾。網縛平
民。搶掠財物。妄行者甚多。邊外蒙古與內地百
姓。非不能相拒報復。祗以凛遵朕之法度耳。朕

俯念爾等素行恭順不將若輩照內地律例究
處以致妄行殃民日以益衆用是限定數目放
入邊關嗣後爾處所遣貢使有印驗者限二百
名以內准入邊關其餘俱令在張家口歸化城
等處貿易其向來不用爾處印驗另行納貢之
厄魯特噶爾馬帶青和碩齊和碩特之博洛庫
濟台吉杜爾伯特之阿爾達爾台吉圖爾古特

之阿王奇台吉等所遣貢使放入邊關者亦不
許過二百人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倘毋違朕
視四海一家中外一體至意欽慎遵行嗣後遣
使必選賢能頭目嚴行約束若仍前沿途搶掠
殃民作亂即依本朝律例傷人者以傷人之罪
罪之盜劫人財物者以盜劫之罪罪之特此先
行曉諭爾其知之

十一月壬申
勑諭喀爾喀毋越境遊牧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
汗額爾克帶青諾顏臺爾根諾顏各遣子弟
請
安入貢並口奏曰去歲蒙
皇上諭令各牧地設立汛哨以警寇盜但我等就草
游牧居止不定難以置哨

聖上限以何處爲界請遵
旨而行理藩院議曰康熙三年七月內喀爾喀等
越噶爾拜瀚海之地前來游牧
皇上軫念邊境地方亂之所生皆由於此
特遣都統畢力克圖等賫
勑於車臣汗丹津喇嘛令其曉諭部下屬衆毋許
越境游牧今亦應撰寫

敕書賚發曉諭。

上是之。

勅曰。爾喀爾喀等向來不越喀爾拜瀚海之地游牧。康熙三年七月內。爾等越界而來。朕念亂之所生皆此之故。故特頒勅旨。曉諭爾等部下屬衆。迨後喀爾喀間有一二違禁來近境遊牧。以致遊盜紛紛不絕。故令爾等設哨立界。今爾等

既稱就水草遷徙。居止不定。難以置哨。請限以何地爲界。可停其置哨。限以喀爾拜瀚海爲界。不得越此遊牧。喀爾拜瀚海之地。距我邊境有三日程。其瀚海盡界之東亦須離我邊境三日之地。不得內入。朕視天下爲一體。率土之人。靡不撫恤。我邊境地方芻牧美好。朕亦知之。若喀爾喀或遇災旱。芻草不生。必不得已。具奏請旨。

方可內向遊牧。俟草生時。仍回原處。如不請旨擅入內地。即令我邊地官兵驅逐。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庚子。

上遣阿齊圖格隆等賫

勅諭達賴喇嘛。先是喀爾喀右翼扎薩克圖汗兩次陳奏。疏言自康熙元年羅卜臧變亂以來。我弟兄子侄多投左翼。屢索不還。曾往訴達賴喇嘛。嘗諭七旗曰。扎薩克圖汗爾七旗當

共尊之。其變亂以來。子弟人民流入左翼者。俱應發還。因差扎爾布奈前來蒞盟。乃土謝圖汗不至。

皇上係我大衆之主。謹以此倚上

聞。至是

上念喀爾喀累世恭順職貢有年。不忍其子弟人民離散。遣阿齊圖格隆等賫

勅往諭達賴喇嘛。令其遣使議和。

勅曰。朕統御寰區。願中外無征戰之勞。離散之苦。使群生皆臻安樂。近者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屢次疏言。右翼子弟人民離散。奔入左翼。索之未還等語。爾喇嘛從來積大福力。永遠真誠。慈悲濟衆。聲聞炳著。無不欽其高行而讚頌之者。喀爾喀諸汗貝子皆供奉爾喇嘛。信爾之教而尊

其道法。爾於本朝亦誠心敬慎。進貢往來不絕。今天下共享太平。而扎薩克圖汗人民離散。未得完聚。朕心大爲軫惻。念其中必有父子兄弟骨肉分離者。未必不生事互殺。交相戰爭。兵戎一起。姑不論人民困苦。即兩汗亦豈能並存。伊等於朕向來恭順竭誠奔走。於爾喇嘛亦爲護法久矣。何忍默視使至此極乎。朕與爾俱當遵

使往諭。將扎薩克圖汗離散人民給還。俾兩翼
永歸於好。既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而於爾喇
嘛六度之行。四無量之心。亦符合矣。爾喇嘛其
遣大喇嘛一人。與朕行人會於喀爾喀境內。定
期而遣之。朕於此亦遣使臣赴所約之地。與爾
使同往。
九月乙亥。厄魯特博碩克圖汗噶爾丹遣使

率三千人入貢。噶爾丹遣使古爾班拜等攜
夥伴三千人入貢。帶有印文。理藩院奏請遣
官驗其符信以入。毋得過二百人。餘令遣回。
上曰。來人浮於定額。着阿爾尼前往酌量議遣。
十一月甲子。厄魯特慜都台吉額爾德尼和
碩齊遣使入貢謝罪。慜都台吉疏稱。臣部遲
衮。遭噶爾丹執臣祖楚呼爾吳巴什。滅臣父

班第。臣時年十三。有陪臣額爾德尼和碩齊
者。挈臣逃出。遵達賴喇嘛之諭。在厄濟納託
賴之地。與
皇上邊民同居。不謂其妄行劫掠。致干天討。臣常誠
慫之。今已悔過。伏望
聖主鑒宥。額爾德尼和碩齊疏曰。臣之兩諾顏乃噶
爾丹之叔及弟也。無罪而噶爾丹執之殺之。

既蔑我主。何能與之共事。故掠其邊境。奔適
至此。
皇上聖德光昭。臣等本無為非之心。祇以惜死遂致
草竊。今日夜思維。無所逃於天壤。謹悚惶陳
奏於
聖明之前。奏入。得
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劫掠鄂爾多斯之事。已經

寬免。則恐都台吉屬下額爾德尼和碩齊亦應
一體宥赦。所貢准其上納。
十二月庚子。阿齊圖格隆等以達賴喇嘛奏
疏復
命。達賴喇嘛疏曰。謹奏
皇帝陛下。聚無量諸佛之典。一藏兼收。揚上乘文殊
之靈。衆生並育。勢如輪轉。仁覃宇內。其喀爾
喀左右翼議好之事。曾遣扎爾布奈往盟。始
則右翼不從。繼則左翼不服。是以未能協和。
但
皇上安集流離使之和好。以衆生父母之心惻然鑒
照。誠善事也。今仰遵
聖旨。復遣參巴陳布庫圖克圖。令於十二月到喀爾
喀國定議。謹遣拉木扎木巴羅卜臧諾爾卜

拉通阿旺拉克巴等賫奏以
聞。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甲子。以阿齊圖格隆爲
綽爾濟。復使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遵奉
敕諭。所遣諭和喀爾喀七旗之參巴陳布庫圖克
圖行至歸化城地方病歿。
上復遣阿齊圖格隆等賫
敕告以故。且以阿齊圖屢使西域有勞。加以綽爾
濟之號。
賜達賴喇嘛
敕曰。前因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奏陳土謝圖汗許
還屬裔而不還。許赴會盟而不赴。朕恐兩翼不
和。必致有攻戰之患。離散之憂。特敕諭爾喇嘛。
其遣使在彼諭和。爾喇嘛以禮法爲念。以慈悲

爲行。卽遣參巴陳布庫圖克圖前來。朕心嘉之。特遣大臣往迎。不意參巴陳布至歸化城之布爾哈素臺病歿。扎薩克圖土謝圖兩汗事宪未得和協。今將仍前遣使。爾喇嘛其再遣一人。約定何地何時會喀爾喀境內。朕亦遣大臣依期赴所約之地以會。

四月戊戌。授厄魯特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爲歸化城掌印扎薩克大喇嘛。

五月癸未。

命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臧滾卜阿拉卜灘等歸併安插事。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屢疏請頒

勅印。以約束部衆。院議不允。至是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曰。鄂齊爾圖汗爲噶爾丹所滅。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離其故地。來至邊境。劫掠毛明安吳喇忒。本應殄滅。但若輩皆鄂齊爾圖汗所屬。朕俯念鄂齊爾圖汗世奉職貢。恪恭奔走。兼之彼亦迫於饑渴。是以宥其罪戾。又羅卜臧滾卜阿拉卜灘係鄂齊爾圖汗之孫。與巴圖爾濟農爲兄弟行。應遣大臣往諭朕旨。相度可居之地。歸併安插。封以名號。給之

金印璽書。以示朕興滅繼絕至意。其令議之。

七月壬午。厄魯特博碩克圖汗噶爾丹爲遣使事疏奏。噶爾丹奏曰。恭聞

皇上萬安。不勝欣悅。此地叨達賴喇嘛福庇。幸得無恙。蒙徹丹巴來文。貿易之人。入關定限人數若妄行果真。

上諭誠是。但自古以來。四厄魯特貿易向有舊制。我

等未便廢也。若仍遵舊制。則凡事皆宜矣。得
旨下所司議。理藩院議曰。康熙二十二年會議已
有定例。噶爾丹所奏舊制不便廢之語。應毋
庸議。疏入。
報可。
九月丁卯。綽爾濟阿齊圖歸自達賴喇嘛。達
賴喇嘛疏曰。前爲喀爾喀扎薩克圖汗事。

諭遣喇嘛爲使。不敢有違。即遣參巴陳布庫圖克
圖。乃未至而道卒。近者又復
諭以彼地生靈須得一賢能尊大之喇嘛前往。庶
乎可濟。此土白特之地。無有尊於噶爾亶西
勒圖者。是用遣之。伏祈
霽顏俯鑒。奏至。
上諭尚書阿爾尼曰。爾部可遣官二員乘驛至西海。

由西寧酌取米麪茶葉。并食羊百隻。給噶爾亶
西勒圖爲稟餼。併傳諭云。此冬春之際若赴喀
爾喀。朕使亦自能到。但喀爾喀各就水草游牧。
時氣不和。誠恐會盟未能齊集。喇嘛可徐行。於
來年四五月到彼。朕使亦令於四五月間赴之。
節候既佳。會盟亦易。是用遣使存問喇嘛。併餽
爾稟餼。

十月壬子。理藩院尚書阿爾尼以訊問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情事還復
命。先是議政王大臣等議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但奏請
勅印。彼欲永居何地。未經聲明。應遣大臣曉諭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問明到日定議。
上命阿爾尼前往。至是阿爾尼奏曰。臣至巴圖爾濟

農所宣諭
聖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曰。
皇上以我兄弟族屬離散。欲使合處。乃係非常殊恩。
何敢違
命。近者達賴喇嘛亦謂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所
居布塘吉里之地。地險草惡。難以容衆。不若
與濟農同居。臣因問濟農欲居何地。彼曰。欲

環居阿喇克山之陰。以遏寇盜。以靖邊疆。令
部衆從此地而北。當喀爾喀畢馬拉吉里第
諾顏之地。由噶爾拜瀚海額濟內河姑喇耐
河鴉布賴山巴顏努魯喀爾占布爾古忒奈
郭爾俄壠以內東倚喀爾喀丹津喇嘛之部
衆。西極高河而居之。則咸沐
皇上恩澤而各得安生矣。奏至。議政王貝勒大臣議

曰。須奉
上諭。遣使往訊達賴喇嘛。俟訊明到日再議。
上是之。
十一月癸酉。以安插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
事。遣使
諭達賴喇嘛。先是理藩院以羅卜藏滾卜阿拉卜
灘及巴圖爾濟農歸併安插事。開列應遣大

臣職名奏入。
諭曰。且勿遣。其以此意諭知達賴喇嘛。令一同遣
使。至是
命扎薩克喇嘛垂木珠爾拉木扎木巴得木齊商
南多爾濟副都御史拉都虎等賫
勅前往。
勅曰。朕統馭寰內。繼絕舉廢。欲期咸底隆平。厄魯

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滅鄂齊爾圖汗時。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紛紜離散。來至邊境。竄跡於金塔寺賀蘭山等處。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又以生計窘迫。在鄂爾多斯毛明安。吳喇忒寧夏等處。妄行劫掠。朕於此時不即發兵勦滅者。乃軫念鄂齊爾圖汗歷世職貢。誠敬奔走。是以寬宥

其罪。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亦感朕恩。願依朕為生。屢疏奏請勅印。前此朕曾諭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云。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如係爾所屬。當即收之。不能。朕另有裁度。乃彼約以丑年春為期。如逾期悉惟上裁。今逾期已數月矣。天下太平。惟伊等兄弟骨肉分離。散處失所。朕心殊為惻然。爾喇嘛素以惻隱之心。度此衆

生。凡厄魯特諸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爾法。朕思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鄂齊爾圖汗之苗裔也。鄂齊爾圖汗於喇嘛為護法久矣。何忍默視其子孫宗族至於困窮。今朕欲將伊等歸併一處。安插於可居之地。以示興絕舉廢之至意。爾喇嘛其遣使與朕行人定期在會。朕於此即遣大臣至所約之地。偕爾

使人前往。

臣謹按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厄魯特種族。先後離散。

皇上念其先鄂齊爾圖汗職貢恪共。故加意撫納。雖有劫掠之罪。亦貰而不治。仍畀以名號勅印。俾擇善地安插。與滅繼絕。不啻澤及枯骨矣。前既以此諭噶爾丹。茲復令達賴喇嘛為

之度地定居欲令耦俱無猜且使噶爾丹
不得借以為辭更生嫌釁也
皇上於遠人不惟來之而又有以安之者如此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乙亥厄魯特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來
朝先是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奏言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擁其屬七百八十人將至請遣官往迎

諭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屬亦限以二百人入
關餘者留歸化城則現在噶爾丹之貢使可無
辭矣茲當嚴冬之際行李牲畜盜賊可虞歸化
城都統顧慕德現以年節來覲可令速回監視
供應其回歸化城之人著遣戶部司官一員將
宣府所貯米石給為廩餼并遣爾院賢能官一
員由光祿寺支取銀兩採買羊隻給之此係外
藩賓客不必限以銀數爾院所差之官竟行買
給可也至是
賜宴畢照大台吉例頒賞仍以
上服貂裘賜之
壬午噶爾丹復奏額爾德尼和碩齊情事噶
爾丹奏曰額爾德尼和碩齊事曾約於丑年
四月回覆今已踰期其所行乖舛凡有是非

一聽
聖裁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等集議議曰安插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已遣使達
賴喇嘛應俟復奏到日再議
上是之
四月乙酉朔遣大臣台吉等前往喀爾喀莅

盟。理藩院奏稱達賴喇嘛所遣噶爾亶西勒圖約於今歲閏四月至喀爾喀翼爾根台吉處今為期已近。應遣大臣莅盟。奏入。

命尚書阿爾尼台吉巴忒馬什畢力克圖喇嘛阿齊圖綽爾濟前往。又以喀爾喀七旗地方遼濶。右翼扎薩克圖汗處遣歸化城鄂木布丹津占素格隆員外諾木齊岱去。額爾德尼濟農

僉楚克拉卜灘處遣德木齊達爾漢格隆員外馬廸去。色稜阿海台吉處遣渡布格隆員外阿爾必特祜去。達爾馬西里諾顏處遣大喇嘛丹津格隆員外巴牙思呼朗去。遐義僉楚克台吉處遣德木齊卓特拔達爾扎格隆員外沙哈里去。額爾克諾顏處遣薩木坦額木濟格隆員外費顏圖去。左翼土謝圖汗折

卜尊丹巴庫圖克圖處遣大喇嘛垂重格隆郎中喀拉去。車臣汗處遣克巴格隆員外達虎去。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處遣丹巴色爾濟格隆員外保住去。翼爾根諾顏處遣額木齊格隆郎中安布祿去。

賜喀爾喀七旗汗濟農諾顏台吉等

勅曰。朕統御寰宇。中外一體。務使交相輯睦。共享

昇平。乃爾右翼扎薩克等內自相亂。兄弟人民。多歸左翼。其左翼扎薩克兄弟人民亦有歸入右翼者。爾等以兄弟之親互相吞併。異日必至交惡生亂。朕心惻焉。康熙二十三年。曾頒勅於達賴喇嘛。議共遣使諭和爾等。而達賴喇嘛亦謂朕倂念道法慈憫衆生。有如父母。意甚善也。特遣噶爾亶西勒圖前來。朕亦命尚書阿爾尼。

台吉巴忒馬什畢力克圖喇嘛阿齊圖綽爾濟
等與之偕往爾汗濟農諾顏台吉等當仰體朕
惆爾累世恭順職貢修好之至意及達賴喇嘛
廣運六度度修四無量之慈心盡釋舊怨將兄
弟人民各歸本扎薩克令其和協照舊安居不
但仰副朕命與達賴喇嘛之意即爾七旗永無
離散之苦爭鬭之害福祿所綏亦且無疆矣

時喀爾喀右翼扎薩克圖汗歿其子噶爾旦
台吉請襲父職
上允之并
命阿爾尼因便致賻
六月乙卯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遣
諭覆奏先是大喇嘛垂亶格隆起行
上命傳諭折卜尊丹巴令亦至盟壇共議至是折卜

尊丹巴奏曰臣自幼皈達賴喇嘛之教叨折
卜尊丹巴之名普度爲心闡揚佛法息列辟
之爭救生民之苦扎薩克圖汗之子孫屬裔
前已陸續給還餘者正在察核今蒙
聖慈念喀爾喀七旗不睦遣使於達賴喇嘛而達賴
喇嘛亦遣噶爾亶西勒圖爲使赴盟
諭臣亦至盟壇共議其事臣當遵

旨同赴盟所竭誠公議以仰副
聖懷疏入
上命移文尚書阿爾尼噶爾亶西勒圖等知之
七月癸巳
命侍郎拉都虎等在會達賴喇嘛使人於阿喇克
山達賴喇嘛疏曰
皇上俯鑒鄂齊爾圖汗職貢有年不忍其後人骨肉

分散靡所止居。惻然垂照。欲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集居一處。特降
恩綸。甚盛德也。第此西海之地。各有分屬。若使居
天朝境內。又恐厄魯特或有異言。其阿喇克山之
旁亦屬狹隘。乞
大君矜憐。擇水草寬潤之處安插一隅。茲已遣車齊
克他賴堪布羅卜藏。令於十月內至阿喇克

山伏請遣使往會。
上命遣拉都虎溫達去。且
諭之曰。爾等可與達賴喇嘛使者同往。召集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等相度
伊等可以游牧之地。指而與之。仍會同提督孫
思克將地之界限。令伊標下官弁認記之。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等如因給地安插。欲來謝恩。則

許之來。達賴喇嘛使人如欲來請安。亦許之來。
否則給以廩餼而遣之。其額爾德尼和碩齊等
如欲與巴圖爾濟農等一同游牧。亦許之。爾等
可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滾卜阿拉卜
灘等定沿邊爲盜作亂之罰。著爲令。前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來覲之時。已自誓不復令屬下爲
非。其羅卜藏滾卜阿拉卜灘亦須嚴禁所屬。兄

弟既已完聚。從此和睦安居。倘再致流亡他往。
殊負朕歸併眷恤之意矣。朕所以不憚諄切訓
諭者。亦以其先世恭順有年。不欲令其子孫失
所也。其一一傳諭之。

九月壬辰。

命副都統綽爾濟雅克運送尚書阿爾尼糗糧。時
阿爾尼差筆帖式英古泰報會盟日期。且言

軍中所有糗糧僅可食至十月中旬。恐致匱
之。
上命於歸化城動支二百餘人一月之糧。令喀爾喀
和碩達爾漢親王諾內等六旗選取駱駝解送。
地方遙遠仍遣歸化城副都統綽爾濟雅克率
佐領驍騎人等一同解往。
十月戊午。尚書阿爾尼喇嘛噶爾亶西勒圖
等各奏報喀爾喀七旗遵
諭誓和。阿爾尼疏曰。臣等於八月十六日召集喀
爾喀兩翼汗及濟農諾顏台吉等宣示
聖諭。臣等復於二十二日召集伊等曉諭之曰。我等
來時曾降
訓旨諭爾等曰。爾汗及濟農諾顏台吉等以侵占
屬裔之故。兄弟不睦。爾等本係同祖子孫。若交

惡搆怨。將來必致罹於塗炭。朕不忍坐視。故特
頒勅旨。爾等即宜和睦。和睦於朕無所利。不睦
亦於朕無不利也。惟念爾等累世恭順職貢。朕
矜恤之心無分中外。是以開誠曉諭。令爾等同
歸於好。宜
諭畢。色稜阿海台吉等跪言曰。我七旗喀爾喀俱
係一祖之子孫。向皆和好。自羅卜藏肇亂以
來。互將人民隱占。是以蓄怒交惡。今
皇上與達賴喇嘛特遣大臣喇嘛等使我等和睦安
衆。我等小人不勝懽忭。然欽遵
聖旨和好息爭與否在吾兩汗耳。土謝圖汗之弟西
地西里巴圖魯台吉跪言曰。
聖上諭旨勅我等甚當。我兩汗相惡。俱係小人獻讒
所致。今使兩汗納忠言。斥讒佞。我等竭力諫

誹。自當言歸於好。兩翼汗曰。
皇上令我等和睦。
聖意諄復。所以開示愚昧者甚至。我等敢不祗遵。臣
等遂令扎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行相問抱見
禮。又令左右二翼衆台吉亦行相問抱見禮。
於本月二十三日。令汗及濟農大諾顏台吉
等檢選所屬六十餘材能寨桑。俱於噶爾亶

西勒圖折卜尊丹巴前。懸掛佛像。設立重誓。
兩翼互相侵占之台吉人民。令各歸本主。一
切應結事件。俱審擬完結。仍令濟農諸顏台
吉等。跪於佛像之前。設立重誓。曰。自今以往。
當永遠和協。此皆
皇上非常威德之所致也。謹以狀
聞。噶爾亶西勒圖亦以諭和事竣具疏陳奏。得

旨。喀爾喀左右兩翼汗及濟農諸顏台吉等俱遵
朕諭旨。即行設誓和睦。可嘉。所司其知之。
臣等謹按。凡立國者。必先有內釁。而後外
侮始生。喀爾喀與厄魯特境壤相接。強鄰
游食。已駸駸乎有不支之勢。乃迷而不悟。
兄弟鬩牆。日尋干戈。內自讐敵。其根本先
撥。而望枝葉之無害。難矣。故以七旗之衆。

一朝破敗而不可救。
皇上於其未敗之前。先幾洞燭。宣示
詔書。勸諭婉切。欲使敦在原急難之義。以并力捍
禦。毋或骨肉相殘。致為他人所吞噬也。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意豈不深遠哉。
十一月癸巳。侍郎拉都虎等。以安插事畢復
命。拉都虎溫達商南多爾濟等疏曰。臣等出寧夏

阿喇克山閱視地形。得遇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約其在東大山北俟聽宣
旨。於九月十二日在嘉峪關外得遇達賴喇嘛使
者車齊克他賴堪布隨遣人名羅卜臧滾卜
阿拉卜灘至。語之故。亦約會於東大山北。羅
卜臧滾卜阿拉卜灘曰。蒙
皇上弘恩賜我等地方。當即偕諸大人往赴約會之

地。但我姊阿奴乃噶爾丹之妻。聞率兵千人。
聲言往謁達賴喇嘛。從此而過。或中懷詭計
襲我。亦未可定。不得不盡力待之。請即於此
地宣
旨可乎。臣等隨同車齊克他賴堪布宣
旨訖。羅卜臧滾卜阿拉卜灘同奏曰。
聖上俯念臣祖鄂齊爾圖汗。使臣兄弟完聚。給以土

地。臣不勝欣忭。即當遷至濟農所居一同遊
牧。但正值冬月。屬下人民散處。使之遷移。貧
人牲畜少者。難以度冬。請俟來年草青時遷
之。本月二十三日。臣等至東大山北令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聽宣
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奏云。臣等係亡國流裔。
蒙

皇上矜憐。給以牧地。俾令得所。
高厚之恩。愧弗克當。當即叩頭謝
恩。臣等又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曰。爾所請喀爾
占布爾古忒空郭爾俄堆巴顏努魯鴉布賴
噶爾拜瀚海等地方。給汝遊牧外。自寧夏所
屬玉泉營以西。羅薩喀喇山嘴後。至賀蘭山
陰一帶布爾哈蘇台之口。又自西寧所屬倭

波嶺塞口以北。奴渾努魯山後。甘州所屬鎮番塞口以北。沿陶闌泰薩喇春濟雷渾希里等地。西向至厄濟納河。俱以離邊六十里爲界。隨與巴圖爾濟農屬下達爾漢噶卜楚喇嘛波克寨桑及提督孫思克標下遊擊李本善等畫地爲界而記之。臣等又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定議罰例。蒙古如殺邊內之民。不

論幾人俱斬。其妻子牲畜入官。偷盜民人牲畜者。爲首二人絞。仍將妻子牲畜入官。餘者罰以三九牲畜。仍鞭一百。其不爲盜而私入邊遊牧者。台吉則罰以三九牲畜。寨桑等罰以一九牲畜。平人則鞭五十。外仍將所騎馬匹盡行入官。其攜帶家口牲畜。入邊遊牧者。不論幾戶。俱入官。至民人往邊外伐木刈草。

蒙古有奪其食物者。不論幾人。將所乘馬匹盡行給還民人。仍鞭三十。其屬下每犯一次并罰濟農五九牲畜。俟羅卜臧滾卜阿拉卜灘來會之時。將此項情節亦明告於彼。其額爾德尼和碩齊亦須嚴禁。勿使妄行盜竊。又厄魯特諾顏庫圖克圖之子噶爾亶多爾濟者。亦係鄂齊爾圖汗之嫡孫。應令與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等附牧奏入。

上曰。噶爾亶多爾濟既係鄂齊爾圖汗之孫。應令其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一同遊牧。其拉都虎等所定地界。并嚴禁盜竊之例。理藩院其移文督撫提鎮通行曉諭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
七旗濟農諾顏台吉等合疏請上
尊號。土謝圖汗等疏曰。喀爾喀兩汗率領七旗貝
勒等謹奏
至聖皇帝睿覽。蒙
皇上鑒照時事。欲安輯遠方。往
諭達賴喇嘛。遣使并差大臣會同七旗大喇嘛折
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召集汗濟農諾顏台吉
等。宣讀
訓旨。我等欽遵
聖諭不敢有違。普濟衆生。得大安樂道。既蕩平。法亦
恢布。
聖王弘恩無計酬報。口不能悉。敢竭悃忱。請上

尊號。伏祈
仁慈憐而受之。疏入。
諭曰。喀爾喀諸汗貝勒等戴朕向來仁恩。恪恭敬
順。請上尊號。具悉悃忱。但衆汗貝勒等宜仰體
朕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至意。謹識朕諭和之旨。
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
於上朕尊號也。況前者內外諸王貝勒大臣等。
請上尊號。未經允行。此所奏請亦不准行。著理
藩院將此情由行文曉諭之。
乙巳。土謝圖汗奏請
勅印。土謝圖汗奏言。我喀爾喀國從來聘享貢獻
服教承
恩。得以安居樂業。間有微愆。亦蒙
聖訓悉與湔洗。國中向無佛教。是以愚迷。自我曾祖

往謁達賴喇嘛得蒙優禮加以瓦察喇賽音
汗之號於是我地佛法炳如日星延及我身
往謁達賴喇嘛蒙其俯恤授以道法弘訓錫
以名號印劄又蒙
皇帝寵眷厚加恩賚俾得暢遂茲特懇者敢祈與遐
荒萬國君長中分別優異之
錫以金章寶券俾世世子孫恪恭固守奏至

上曰喀爾喀爾巽授受屬裔之事未結未便遽與印
章可將原疏發還口傳旨諭之
二月丙子
命以車臣汗長子伊爾登阿拉卜灘襲汗號時車
臣汗歿其長子伊爾登阿拉卜灘遣使奏
聞
上曰喀爾喀七旗誓和未久車臣汗之位不便久懸

其勑諭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扎薩
克圖汗等將車臣汗長子伊爾登阿拉卜灘速
襲爲汗仍遣勑曉諭達賴喇嘛知之
賜土謝圖汗等勑曰朕惟自古帝王統御寰區遐
邇一體其歷年久遠職貢恭順竭盡誠心者益
加眷顧爾等累世悃誠遣使入貢恭順有年
正在嘉賞忽聞車臣汗身故朕殊震悼特遣大

臣遣之賻贈近念爾喀爾喀內自交惡朕特遣
大臣諭令和睦未久車臣汗之位不可久虛爾
喀爾喀例以長子承襲伊爾登阿拉卜灘台吉
旣係長子且聞其人亦可著嗣立爲汗爾等其
遵諭速行
賜達賴喇嘛勑亦如之
四月甲寅噶爾丹遣使入奏噶爾丹疏曰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滾布額爾德尼和
碩齊之事。前遣內大臣巳向我等言之矣。今
聞又以伊等之事聞之達賴喇嘛。信有之乎。
四厄魯特與漢人貿易之事。如仍復舊例。則
事皆歸好矣。又一書遺尚書阿爾尼等曰。喀
爾喀七旗之事。達賴喇嘛雖曾遣扎爾布柰
往盟。七旗不能從其言。今

聖主欲使大衆安樂。遣使於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遣
西勒圖與
天使偕往會盟七旗。是役也。折卜尊丹巴與西勒
圖相見之禮。殊屬未當。此係得之傳聞者。如
果眞。則萬無是理也。前內大臣來時。據云
聖主之意。以爲法門者黃帽法門。喇嘛者達賴喇嘛
也。諸使臣當視有裨於黃帽法門者而行之。

我等乃黃帽之施主。故以所聞之言致書於
諸大臣。大約道法以何者爲善。其明白致覆。
奏下所司議。理藩院議以貿易之事巳有定
例。喀爾喀七旗會盟。其事巳畢。所奏應無庸
議。
上是之。
五月辛卯。

命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爲總管京城喇嘛班
第扎薩克大喇嘛。
丁酉。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奏報噶爾丹貽
書詰責情事。折卜尊丹巴奏言。噶爾丹遺書
於我。內云枯冷白爾齊爾之盟。爾與西勒圖
抗禮踞坐。大爲非理。達賴喇嘛道法徧及十
方。西勒圖者係宗喀巴座上之喇嘛。特遣以

主盟議事者也。若竟行鈞敵之禮。於理順乎。
奏至。下所司議。理藩院議以去年盟會西勒
圖與折卜尊丹巴議定而後相見。已往之事
應無庸議。

上是之。

六月甲戌。土謝圖汗奏報扎薩克圖汗與噶
爾丹會盟情事。土謝圖汗奏言。噶爾丹以枯

冷白爾齊爾之盟。折卜尊丹巴與西勒圖敵
禮相見。甚屬非理。貽書詰責。近聞噶爾丹遣
伊屬車臣吳巴什者令右翼會盟。卽盟所讀
其誓書。畧曰。汝右翼人等毋得違扎薩克圖
汗號令。違者卽爲叛敎。以羅卜臧袞音台吉
爲例。又聞噶爾丹移營前來。由阿爾台山陽
進三黑格爾之地。扎薩克圖汗亦移營前往
會之。又噶爾丹不許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
來歸左翼。令其移營前往。且令右翼諸諾顏
等隨扎薩克圖汗環繞安營。噶爾丹前書之
詞旣甚兇狠。今偵得復欲加兵於我。倘或不
備則坐受攻伐。如欲備之。恐蹈先舉之愆。謹
以此情事奏明。奏至。

上曰。扎薩克圖汗受朕恩最深。此言或係下人虛傳
疑間。其檄知土謝圖汗當以目前誓和爲重。永

歸於好。

九月庚子。

勅諭厄魯特喀爾喀罷兵。時土謝圖汗帶青諾顏
墨爾根台吉遣使奏言。噶爾丹書至。我等曾
遣使致覆。彼言我乃黃帽大施主。心不釋然
終必在此何察等語。我喀爾喀之在彼國者。

及厄魯特向與我等通好者。俱言噶爾丹分
南北兩路來伐是實。我喀爾喀右翼人等除
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帶青台吉之外。餘
者俱言與兵是實。我界上人等驚惶。屢促我
等赴彼。是以率兵起行。伏乞
聖鑒。去年盟誓時扎薩克圖汗之情形非特尚書見
之。他人亦盡知之。彼現今與厄魯特杜噶爾

阿拉卜灘台吉。一處遊牧。詳視噶爾丹之狀。
大有爭執禮體是非之意。爲此馳奏。奏至。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安親王素諳蒙古事
宜亦令集議。議曰。厄魯特喀爾喀俱係
本朝職貢之國。應遣
敕令其罷兵。同歸於好。仍
敕達賴喇嘛。令其遣使諭令罷兵。其土謝圖汗

敕書。即發來使布延圖綽克圖寨桑等賫去。噶爾
丹
敕書。即交來使陶賴哈什哈等乘驛賫去。達賴喇
嘛處
敕書。發與喇嘛商南多爾濟郎中布顏圖賫去。
上從之。
賜噶爾丹敕曰。據喀爾喀土謝圖汗奏稱厄魯特

內向遊牧。兩路來攻。我界上人等屢請赴彼。故
出兵迎之等語。朕統御宇內。無分中外。爾厄魯
特喀爾喀兩部落若果互相殘害。朕心大不忍
焉。曾於康熙十六年。檄諭爾等務期共相和好。
爾覆奏云。厄魯特蒙古之道。伏達賴喇嘛福庇
得以鞏固。聖諭誠是等語。爾噶爾丹博碩克圖
汗。累世恭順。職貢有年。如果舉此大事。無不奏

聞於朕者因路遠地遙真偽難明朕尚未之深
信或不逞之徒兩地搆煽亦未可定爾兩部如
果與兵必有一方至於敗亾不但重負朕向來
一視同仁之至意羣黎之死亾離散朕心深為
憫惻勑書到日即為息爭修好則爾恭順之心
朕實嘉之亦已勑諭土謝圖汗令其罷兵矣為
此特令爾使臣賴哈什哈等賫勑往諭

賜土謝圖汗達賴喇嘛勑畧同
十月己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自請往援土
謝圖汗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移文於理藩院
曰伏思前讐急欲往援土謝圖汗但身屬
朝廷不敢專擅乞轉奏
聖明俯鑒允許所慮貧苦屬裔欲多往則途路遙遠
艱於馬匹少往則救援勢寡又乏器械至欲

奏報所聞緊急大事若由舊路而往則遠若
自鄂爾多斯而往未冰之時又難以渡河自
寧夏前往路雖近而不許擅行此等情由祈
即示知理藩院以
聞
命滿洲大學士及兵部理藩院集議議曰頃者土
謝圖汗奏

聞發兵
皇上軫念喀爾喀厄魯特累世恪共職貢特頒
聖諭令其和好又
勑達賴喇嘛遣使諭兩部落息兵罷戰則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所請之事應無庸議至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倘欲奏聞緊急重情遇冰凍時
經鄂爾多斯者貝勒朱拉卜派人引路送至

京城若氷消時從寧夏入口。寧夏總兵官派
人引路送出横城口。至鄂爾多斯貝勒朱拉
上仍派人引路送至京城。其遣奏緊急重情。
不許過三四人。若常貢遣使。仍照前行。議入。
上從之。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丙子。
命尚書阿爾尼以遣使俄羅斯集議事曉諭喀爾

喀。時俄羅斯察罕汗遣使費岳多羅等至色
稜格地方。來期我使至彼集議定界。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國舅佟國綱及尚書阿
爾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拉等往。至其
議。并率八旗前鋒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
二百。偕往。理藩院侍郎溫達。自殺虎口起設站。
至喀倫。歸化城副都統阿玉璽。自歸化城撥車

載米一千石運至喀爾喀地方接濟大軍。又我
軍經過喀爾喀。或致震驚。阿爾尼其往諭折卜
尊丹巴庫圖克圖。令其曉諭喀爾喀等照常安
居貿易。
四月甲寅。
遣內閣學士拜里往諭噶爾丹。時喇嘛商南多爾
濟郎中布顏圖等擕達賴喇嘛疏至。其畧云。

皇上撫視人民中外一體。聞厄魯特喀爾喀兩國相
殘。即遣人賚
勅諭和。令遵
聖諭。又遣卜克岡喇嘛去矣。仍祈
皇上睿鑒。或頒
勅諭。或再遣人。示以去殘之道。理藩院以
聞。

上遣內閣學士拜里喇嘛阿齊圖綽爾濟往諭噶爾丹。

六月癸丑。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遣使告急。

折卜尊丹巴遣使告曰。去年聞噶爾丹率兵三萬餘。分道而來。誘我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達爾馬西里諾顏等叛去。我土謝圖汗以為前年七旗業已誓和。今若

輩叛者何也。乃領兵將此三人拘回。又聞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滾占滾卜等領兵來掠右翼班第帶青台吉巴爾丹台吉卜圖克森庫圖克圖等之人畜而去。土謝圖汗因追殺多爾濟扎卜。其所掠卜圖克森庫圖克圖巴爾丹台吉等五人。不知所在。其餘台吉及屬裔盡行收回。又聞噶爾丹領兵三路而來。

土謝圖汗與西海羅卜臧滾布領兵至噶爾丹所駐喀喇厄爾其克察汗厄爾其克之地。遇達賴喇嘛使者所遣人言

皇上及達賴喇嘛使汝與厄魯特和好。宜各領兵而退。土謝圖汗不敢違。已率兵退駐楚克獨斯諾爾地方。以候盟會。今噶爾丹自杭愛山後掠取右翼衛徵哈灘巴圖爾車臣諾顏伊爾

登台吉左翼昆都倫博碩克圖等至武木爾地方。土謝圖汗之子噶爾旦台吉與戰陣亡幾及百人。噶爾旦台吉及厄爾奇木帶青等八人僅免。又聞丹津溫卜丹濟喇。杜噶爾阿拉卜灘等率兵來取厄爾德尼沼之地。其地距我所駐祗二日程。情事緊急。不及繕疏。一面奏聞

聖上。一面發兵前往。念我喀爾喀向蒙
聖主大恩。安居樂業。今事在危急。仰祈
睿鑒速爲救濟理藩院以
聞。
上勅諭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曰。爾喀爾喀與厄魯
特向在本朝往來進貢。爾等內自交惡。故遣
人諭和。今汝等果不得已來歸。當收而養之。因
汝誠心奏請故特賜汝信帕一幅並恩賞來使

又
諭檄知設站侍郎溫達傳示各汛設防哨探。
庚申。尚書阿爾尼奏報厄魯特敗喀爾喀兵
阿爾尼奏言。臣至喀爾喀境。已將我軍赴俄
羅斯議界取道之故諭知沿途居住墨爾根
諾顏及車臣汗旗分台吉令其照常安居貿
易。勿得驚擾。未至折卜尊丹巴所。距七八日
程。聞噶爾丹兵。已至厄爾德尼招。臣不之信。
一面遣臣偕來內閣侍讀海三代乘驛赴折
卜尊丹巴所詳察情形。臣亦一面探聽。聞噶
爾丹兵擊敗衛徵哈灘巴圖爾昆都倫博碩
克圖。又收服達爾馬西里諾顏台吉兵衆。向
厄爾德尼招而來。土謝圖汗子噶爾旦台吉

逆擊之。爲所敗。不能與其妻子會。僅收集所
屬二三百人。駐於齊其爾台之地。噶爾丹兵
盡掠厄爾德尼招居民。直抵喀喇卓爾渾之
地。距折卜尊丹巴所僅一日程。折卜尊丹
巴攜土謝圖汗妻與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共
三百餘人夜遁。喀爾喀通國各棄其廬帳器
物馬駝牛羊等紛紛南竄。晝夜不絕。土謝圖

汗不知存亡。或言此厄魯特軍中噶爾丹在焉。兵萬許。分數路而來。又言噶爾丹未嘗親來。乃杜噶爾阿拉卜灘等率六七千兵。由杭愛山陰而來。其殺掠喀爾喀收降台吉焚燒寺廟毀壞經典佛像俱實。臣 因據形勢之地以待之。俟海三代歸日另有情形再奏外。謹此具狀以

聞。奏至。

上諭曰。喀爾喀厄魯特交戰。當防守我邊界。其令兩翁牛特兩巴林克西克騰四子部落阿祿科爾沁喀喇沁等八旗。共派兵二千五百。每旗擇幹練善於約束之台吉各一員。或都統或副都統各一員。叅領各二員。佐領各四員。於蘇尼特喀倫一帶暫駐防守。

七月壬申。

命議安置入邊喀爾喀事。先是車臣汗伊爾登阿拉卜灘病歿。

上遣侍衛阿南達員外郎克什式致賻。至是阿南達等從車臣汗處歸。奏曰。臣等於五月二十五日。抵車臣汗所。探知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領兵四百前來哨探。土謝圖汗子噶爾旦

台吉擊殺之。是以噶爾丹領兵前來。取額爾濟根衛徵哈灘巴圖爾之軍。焚厄爾德尼沼取土謝圖汗之居。土謝圖汗奔赴翁音。折卜翁丹巴攜其妻孥遯至車臣汗旗下額古穆爾地方。本欲募兵往援。因車臣汗部衆亦各奔竄。恐為厄魯特追及。舍克魯倫河而南。向我蘇尼特喀倫而來。詳視喀爾喀舉國震驚。

見一影響隨以爲敵至無一人敢北向相拒
者臣於六月十九日至蘇濟地方見折卜尊
丹巴營中紛紜擾亂驅逐馬駝又車臣汗屬
下四阿霸哈納爾等部人衆俱各奔入我喀
倫似此驚擾我喀倫左側之人未必不爲震
動又侍郎溫達報曰喀爾喀人衆屯聚於蘇
尼特兩喀倫地方內有台吉數人率其屬衆

負裝闖入守邊將弁驅之不出彼言我地被
兵不得已而始進邊汛
皇上聞之亦必憐憫逐之不去又折卜尊丹巴亦率
衆來至近邊駐劄距設站之地僅半日程理
藩院以
聞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都統蘇爾達侍郎額爾黑

圖侍衛阿南達等曰現今窘迫來奔之喀爾喀
等應否令其出我邊汛將彼汛哨稍展對伊等
所居之地另爲設哨防守此事關係重大其令
議政王貝勒大臣詳議議曰喀爾喀人等窘迫
來奔不便即令出邊若久留之又恐牧地殘
毀姑俟一月以內探得實音將來奔之喀爾
喀作何措置再行確議

上從之
甲戌
遣侍衛阿南達等賫
勅諭噶爾丹時侍讀海三代往折卜尊丹巴處途
遇厄魯特回擕噶爾丹疏歸內言折卜尊丹
巴土謝圖汗違達賴喇嘛之教不尊禮西勒
圖我告之以禮法歸好爲是而彼反以爲非

竟與兵而來。我於此仗達賴喇嘛之靈。來毀
其居。彼兩人者。不爲衆所許。殆無所往。卽往
亦不納也。且微有所聞。及他言。具在侍讀海
三代口中。海三代口奏噶爾丹之言曰。倘折
卜尊丹巴往投
皇上。或拒而不納。或擒之界我。乞以此爲我代奏。隨
下議政王貝勒大臣等集議。議曰。

皇帝俯視天下萬國爲一體。其職貢之國。凡有困迫
來投者。無不受而養之。折卜尊丹巴以敗奔
入我喀倫。並未來投。豈有擒而畀之之理。此
等情節。應撰
勅遣使往諭。議入。
上是之。遣一等侍衛阿南達。喇嘛商南多爾濟。戶部
郎中西拉。工部員外郎穆朱呼賚

勅往諭。
勅曰。朕統御宇內。胞與爲懷。願率土共享太平。無
戰爭離散之苦。彼此協和。各得其所。前聞爾厄
魯特與喀爾喀交惡興兵。朕思爾等向皆和好。
恐致滅亡。以達賴喇嘛。愛育衆生。令同遣使諭
和。達賴喇嘛欣然遣齊納克他賴堪布。朕亦遣
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里前往諭和。又前此遣

爾貢使陶賴哈什哈等賫勅馳驛前去。未知到
否。亦曾以此勅諭喀爾喀土謝圖汗矣。今海三
代歸奏。始知汝至喀爾喀之地。海三代非朕所
遣。乃奉差於俄羅斯議好定界尙書阿爾尼所
遣。故海三代歸奏不甚明悉。且不曾與爾面見。
爾厄魯特喀爾喀俱遵行達賴喇嘛道法。達賴
喇嘛。向來利濟衆生。欲使同歸和睦。不致敗亡。

是以皆特遣使人往諭。道路遙遠。汝等交惡之
故。所聞未明。茲特遣使賫勅詰問情由。其仍遵
朕旨與達賴喇嘛之教議和。或別有行止。明白
具本。交此使來奏。

命安親王岳樂簡親王雅布駐防蘇尼特喀倫。時
噶爾丹肆掠喀爾喀逼近喀倫。
上命安親王簡親王各率包衣兵五百名。赴蘇尼特
喀倫駐防。

丁丑。

命大臣官員等調蒙古兵偵探設哨。時巴林王納
木達克台吉阿拉卜灘等報稱喀爾喀兵敗
於厄魯特。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遁走。其屬
下台吉等入內奔竄來投者甚多。

上命內大臣津進郎中帕海等速赴烏朱穆秦巴林
駐喀倫地方。偵探情形。侍讀學士馬拉赴科爾
沁等亦駐喀倫偵探。侍衛關保赴喀倫大臣駐
劄之處。傳諭侍郎溫達令其往會阿霸哈納爾
班第帶青車陵帶青。公同派發兩帶青之兵。於
折卜尊丹巴所居之地設哨防護。其諭噶爾丹
勅及海三代攜來噶爾丹奏疏。俱令與折卜尊
丹巴視之。巴林王所奏。令與我喀倫駐劄大臣
視之。伊等意中以爲應何如行事。着即議奏。尙
書阿爾尼遣人諭喀爾喀墨爾根諾顏。令其凡
事探實來奏。尋津進奏言。臣等於初八日自京
起程。十三日到蒿齊忒旗下吳納黑特地方。
見巴林阿祿科爾沁之兵尚未過此地。隨遣
人促彼速行。兩旗兵到之後。臣即往會巴林
多羅郡王納木達克阿祿科爾沁固山額駙

巴忒馬什等告以前來之故。一同奮力疾行。
十八日至烏朱穆秦中察汗鄂波之綽諾果
兒河相視形勝之地。率二旗兵爲兩營。臣又
遣人約蒿齊忒達爾馬吉里第王及烏朱穆
秦和碩車臣親王蘇達尼曰。喀爾喀所入地
方與汝等旗分相近。汝等各宜發兵五百。親
率之至哨汛綽諾果兒地方見我。與之期日

而遣之。

甲申。

命尚書吉爾他布等率科爾沁及
盛京兵。備噶爾丹。喀爾喀洪俄爾帶青台吉奏
言。聞噶爾丹來掠達賴台吉我等震驚。挈裝
而行。進吳兒會河。度噶爾丹已至枯倫貝爾
地方。爲此遣西拉卜格楚爾馳報。

上諭和碩裕親王福全等曰。厄魯特已至枯倫貝爾
地方。去我喀倫僅七八日程。宜預爲備禦。令科
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派所
屬十旗兵一萬。量委才能都統副都統參領等
管領。令盛京將軍副都統等派彼處兵一千。自
協領以下章京選賢能者派出。俱齎兩月糧至
喀爾喀河備禦。所派盛京兵。令副都統穆泰率

往科爾沁地方。於所指之地備禦。尚書吉爾他
布。都統巴海。護軍統領章保等自京城往科爾
沁地方前去。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
第。扎薩克圖郡王鄂齊禮。公安達西禮。台吉巴
忒馬什務令必去。其餘王以下台吉以上。量留
數人於家。餘著盡去。參領品級章京巴扎爾侍
讀學士馬拉速會同科爾沁王等點派出征官

兵。
壬辰。侍衛關保攜侍郎溫達疏至。覆
命。溫達疏曰。七月十六日。侍衛關保到喀倫。臣即
欽遵
諭旨。往折卜尊丹巴所。召集阿霸哈納爾班第帶
青及車陵帶青等至。即當折卜尊丹巴前。宣
傳

上諭。帶青等答言。
聖上俯念折卜尊丹巴。降斯
天語。即當欽遵
諭旨。派兵一千五百。以二百防守折卜尊丹巴。以
一千三百往戍瀚海前後。又車卜登額爾克
台吉索諾楚揚寨桑願以二十人。前往躡蹤
設哨。臣因諭令晝則登高瞭望。夜勿舉火。如

不見影響。則躡探其蹤。精細行事。諭噶爾丹
勅書及其奏疏。示折卜尊丹巴。折卜尊丹巴奏言。
聖上向來恤我。感刻五內。我亦仗
天朝以自存。今又蒙如此洪恩。何能酬報。惟有旦
夕頌祝而已。次日。臣即公同帶青等監閱派
發分遣訖。關保攜歸奏
聞。

丙申。
命撤回內大臣索額圖等兵。先是以喀爾喀厄魯
特搆兵。前所遣大臣官員。與俄羅斯使人定
議立界事。不便前往。遣侍衛夸色關保。馳驛
追索額圖等率兵回駐喀倫。至是以尚書阿
爾尼奉調至
行在。

上諭之曰。索額圖等所帶往官兵。駐彼無用。著撤回。
索額圖佟國綱馬喇仍著留駐。
內大臣津進奏報噶爾丹招誘車臣汗屬衆
情形。津進奏言。有達顏寨桑者車臣汗所屬
也。其子阿拉卜灘。於二十二日來至喀倫告
曰。我等原居克魯倫之南。六月初八日厄魯
特前軍數百人猝至。我等接戰。子女牲畜多
被俘掠。後見噶爾丹親率兵一支。過河下流
而去。遣人來召我父。至彼軍中。且給以印文
誓不戕害。我父不得已挺身前往。追至第四
日。地名對諾克及之。召入謂之曰。土謝圖汗
折卜尊丹巴吾讐也。故追彼至此。與汝等無
涉。懼擾汝等。故給汝印文。令汝安居。且我已
遣奏

皇上。此二人來投。拒而勿納。否則執以畀我。汝等及
其餘喀爾喀。皆應屬於我矣。汝等其降我。能
降則來秋遣使。否則不必。因給以人畜而歸
我父令我報聞。并以印文繳送。臣等閱視之。
其詞曰。噶爾丹秉教博碩克圖汗。檄授車臣
汗大小衆台吉。前者我兩家通使不絕。緣折
卜尊丹巴土謝圖汗事。興兵來追此兩人。以
致身涉汝地。今思圖復好。特召達顏寨桑來
告之以意。并發此檄。汝等若以吾言為是。當
照此檄而行。津進遣郎中賽任等奏
聞。
八月乙巳。土謝圖汗請兵助討噶爾丹。土謝
圖汗奏言。臣 自昔誠心職貢。以為或遇勍敵
至於危急。希得救援。今噶爾丹興兵攻我。事

勢危急。我兵雖少。且與噶爾丹一戰決之。恐
不能禦。伏乞
天朝發兵救援。奏入。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等集議。議曰。厄魯特。喀爾喀
向皆恭順職貢有年。今厄魯特謂喀爾喀為
曲。喀爾喀亦謂厄魯特為非。土謝圖汗雖為
厄魯特所欺。請救

本朝。似不便遣兵相助。向使土謝圖汗早如四十
九旗歸於
本朝。噶爾丹必不敢侵犯。即使侵犯。
本朝必不忍坐視。況噶爾丹前破鄂齊爾圖汗。獻
所俘獲。
聖上猶以彼自相屠害。不忍受之。則從來未嘗異視。
彰彰明矣。設土謝圖汗率衆來歸。或仍存其

汗號。為之安插。出自
聖主恩綸。俟
命下之日。該部明白檄行可也。
上從之。
臣謹按喀爾喀與厄魯特向皆效順之國
往來通貢。久歷年所。其與我起釁。亦互有
曲直。我

皇上一視同仁。初無厚薄。故於厄魯特之獻俘也。旣
却而未受。於喀爾喀之乞師也。亦拒而不
許。即其搆怨已深。自相屠藝。猶加勸諭。令
歸和好。存此心以撫馭遠邇。誠所謂至仁
如天者與。若後此之一懲安民。則又仁者之
無敵矣。
巳酉。

命撒科爾沁兵侍衛阿南達等移咨理藩院曰職
等於七月二十七日行至克魯倫河迤北喀
喇烏素之地探知噶爾丹因達賴喇嘛使人
至由克魯倫河託爾會之地退回疾行又聞
噶爾丹向達賴喇嘛使人言我若與土謝圖
汗和則吾弟多爾濟扎卜之命其誰償之我
盡力征討五六年必滅喀爾喀必擒折卜尊
丹巴也今噶爾丹退回既過土喇征索土謝
圖汗職當相機追征於交戰之前以
勅書授之理藩院以
聞。
上諭尚書阿爾尼撒科爾沁十旗所調之兵其綽諾
果兒河所駐之兵應於阿南達未到之前暫留
癸亥。

上宴喀爾喀洪俄爾帶青等於紅川時
上巡視口外駐蹕紅川適喀爾喀車臣汗族人洪俄
爾帶青台吉率所屬台吉寨桑等至叩請
聖安。
上召入御幄
諭之曰爾喀爾喀厄魯特世世進貢朕心寵眷恩
賚疊加從無偏庇朕遣使往尼布潮地方爾毋
達賴達吉納預備餼糧牛羊以待爾先衆人報
厄魯特橫肆情形又先衆人請安進貢甚爲可
嘉乃取所帶珊瑚數珠
賜之復
諭曰此以示朕優眷之意洪俄爾帶青謝
恩出少退
上御黃幄扈從諸王內大臣侍衛八旗文武官員以

至兵丁。及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他
布囊等。照兩翼坐。喀爾喀洪俄爾帶青台吉
等坐於右次。大張筵宴。
上親賜敖漢部落郡王扎木蘇額駙齊倫巴圖魯台
吉安達阿玉璽翁牛特部落郡王畢禮滾達
賴貝勒額爾德卜鄂齊爾。土默特部落貝勒
額爾德木圖貝子滾濟斯扎卜。喀爾喀部落

貝勒羅卜藏扎魯特部落貝勒扎穆。阿霸垓
部落貝子車林董羅卜。巴林部落台吉格勒
爾圖等飲。衆台吉他布囊等。俱就坐
賜飲。喀爾喀台吉洪俄爾帶青阿拉卜灘圖巴玖
哲四人亦
親賜上鐏。并令隨來額爾德尼寨桑等七十餘員。至
案前跪飲。

丁卯。
命派八旗及蒙古兵嚴守邊汛。時土謝圖汗與噶
爾丹於八月初三四等日相遇於鄂羅會諾
爾之地。鏖戰三日。厄魯特兵夜襲善巴額爾
克帶青之營。破之。喀爾喀屬下諸台吉星散。
土謝圖汗獨身力弱。乃越瀚海奔至折卜尊
丹巴所。理藩院據溫達阿南達所報以

聞。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內大臣費揚古。明珠尚書
阿爾尼等曰。今喀爾喀厄魯特交惡作亂。境上
急宜防守。其令現隨八旗驍騎兵丁。及下五旗
護軍前鋒。以其半往駐張家口外形勢之地。以
聽調遣。兩蘇尼特四子部落三旗派兵二千。以
郡王薩木扎額駙將之。貝勒博木卜等副之。喀

爾喀達爾漢親王毛明安三吳喇忒五旗派兵二千。以達爾漢親王諾內將之。於四旗扎薩克內選賢能善於約束者一人。於三旗協理台吉內每旗派出一人副之。鄂爾多斯旗分派兵二千。以貝勒宋拉卜將之。貝勒顧祿什希卜台吉阿爾賽等副之。此所撥兵俱令環我邊汛駐備形勢之地。再令歸化城兩旗備兵一千。都統阿

拉納副都統阿迪等將之。於彼兩旗撥人才雄健善於約束官員。即令屯駐歸化城內。以備緊急調遣。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四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五

九月庚午朔。

命派京師大兵。及大同宣府等兵。備噶爾丹。時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遣使報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途劫掠。約會於我邊哨愛必汗喀喇鄂博之地。侍郎溫達以

聞。

上諭尚書阿爾尼等曰。喀爾喀所告之言。雖未審虛實。而我邊塞不可不為之防禦。應派京師八旗護軍每佐領七名。驍騎每佐領二名。前鋒二百名。火器營兵一千。子母礮八門。限五日內起程。再令大同宣府總兵官飽敬藍理各選精兵一千親率而來。我軍俱應在歸化城駐備。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議曰。邊疆事關重大。應遵

上諭而行。此所派京師大兵。每翼應派都統二員。副
都統四員。前鋒叅領一員。侍衛一員。每旗護
軍叅領二員。驍騎叅領各一員。又總統火器
營之都統。以及前鋒統領。現在隨
駕。應請
皇上簡用。此所派大兵。令何人總統督率而來。應用
何項將軍印。伏候

睿裁。議入。
諭曰。此係備兵。不必用將軍印。每翼置都統一員。
右翼著公蘇努率之。左翼著公華善率之。卽以
蘇努為統帥。左翼著副都統邁圖納泰查木揚
楊代來。右翼著副都統希禪阿爾法牛鈕達爾
泰來。

壬申。

命都統公諾敏彭春等。赴安親王岳樂軍前。京師
及各路大兵。暫停起行。
上諭兵部曰。前者侍郎溫達。奏言噶爾丹分兵三路
追土謝圖汗。將近我喀倫。朕以邊疆事關重大。
故頒諭旨。派京師大兵以備之。今聞噶爾丹於
我朝所遣使臣。待之有加禮。殊為恭順。且又聞
其遣使與我阿齊圖拜里等。偕來請安。應將京

城大兵。暫且停其起程。仍令各為預備候旨。大
同宣府總兵官之兵。亦暫停起行。令其候旨。行
在所有之兵。每佐領派護軍二名。前鋒派二百
名。火器營兵全派。令赴安親王軍前。其存留官
兵。檢選肥壯馬匹。給發前去之兵。將靑城運來
之米。計口授之。此去之兵著都統諾敏彭春護
軍統領托倫揮蘭。副都統康喀拉。尚圖。酌量派

發章京鋭率前往。
丁丑。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率所
屬請降。先是巴林烏朱穆秦蒿齊忒克西克
騰科爾沁阿霸哈納爾蘇尼特阿霸垓扎魯
特歸化城土默特之各旗蒙古王台吉等節
次奏報喀爾喀額爾克吳巴什碩壘帶青額
爾德尼阿海聰都台吉額爾克伊爾登達爾

漢台吉車卜登台吉伊達木扎卜台吉達賴
台吉賓他海台吉丹津台吉達爾漢台吉色
卜騰台吉帶青台吉額爾克綽克圖台吉沙
克都爾台吉氷梯克額爾克帶青台吉班第
帶青親達摩尼帶青台吉巴忒馬巴圖爾台
吉勞章巴圖爾台吉他爾占達爾漢台吉襲
格台吉阿南達台吉吳巴第台吉朝罕台吉

拉卜灘台吉車林達什台吉音扎納台吉折
卜尊丹巴弟子西拉卜達什喇嘛文墨爾根
帶青伊爾登卓力克圖台吉扎卜青台吉等
爲首。各率屬下人衆奔入喀倫請降。陸續具
報。
上遣官往
諭。准令來降之喀爾喀在喀倫以內遊牧。不許妄

行盗竊。仍嚴飭內地蒙古各禁止屬下。不許
侵凌盗竊。至是土謝圖汗率其弟西地西里
巴圖魯台吉等奏言。謹奏
皇帝睿覽。諸凡情事。曾兩次遣人入奏。俱蒙
俞旨鑒納。不勝懽忭。謹率自古以來歷世所轄左
翼及相附之右翼諾顏等同請歸依
皇上大廈。伏乞大沛

弘恩勅救。臣等朔日吉旦遣奏。又設站侍郎溫達
報曰。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遣使來告曰。向
蒙
皇上鴻恩。勵以勤修功德。欽遵
諭旨。禮誦靡懈。不意厄魯特來。焚燬廟宇。棄擲經
典。今未知再能仰副
皇上聖旨否。久欲入覲

天朝。自念生於荒徼。言詞粗陋。恐不能奏對。是以
未果。我諸弟子衆多。願依
皇上神聖太平之治。以副夙望。仰乞
聖恩俯恤。賜以水草善地。且望重建前廟。又左右兩
翼諸台吉皆奉我為師。吉庫圖克圖欲入。則
我等願從。又沿喀倫一帶阿霸哈納爾諸台
吉亦欲從入。因謂之曰。我倚

皇恩深重。我意已確然不移。汝等果欲誠心歸附。各
隨汝等之意。我不便為汝等代奏也。理藩院
據報以
聞。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厄魯特。喀爾喀
向來歸化。職貢有年。今交惡相攻。喀爾喀國
破。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等仰瞻

皇上萬邦一體。向在覆育。誠心請降。應受而養之。為
之安插。俾其得所。即令尚書阿爾尼前往喀
倫。面見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等。
備宣
諭旨。覆奏之日。再請
上裁。得
旨。如所議。阿爾尼頒行。

上諭之曰。喀爾喀等雜處我邊汛內外。應嚴禁屬下。
不許劫奪。盜竊爲亂。如有違犯。照內地律例正
法。至放火小偷。亦照我例從重治罪。其令喀爾
喀該管屬下。嚴加曉諭。
甲申。學士拜里等擕噶爾丹疏歸覆
命。拜里阿齊圖等奉使至噶爾丹所。噶爾丹遇之
殊爲恭順。以入邊貿易事。託阿齊圖等奏言。

頃奉
明旨。限貿易人。毋得過二百名。我兄弟台吉等不
知其故。以爲出自我意。不容彼貿易。皆與我
不和。乞爲代奏。照常進貢貿易。并遣使根敦
哈什哈等。與阿齊圖偕來。請
安入貢。疏曰。頃接到使臣賚來
勅諭禮物。不勝懽忭。喀爾喀土謝圖汗折卜尊丹

巴兩人。違達賴喇嘛之言。降斥西勒圖坐位。
又違
旨。侵擾我四厄魯特。橫行如此。實係恣肆無道之
人也。彼既悖道蔑法而行。則我之理直矣。倘
欲
勅諭大衆歸於寧平和好。此地亦當竭力圖之。罔
識忌諱。特疏陳奏。別有所言。敬煩兩使代請。

奏至。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噶爾丹向我使
拜里阿齊圖等。自陳理直。訴其始終誠心敬
上之意。又虔恭貢獻。請准諸台吉貿易。即應遣使往
諭。但目今喀爾喀俱各敗奔入我喀倫。
皇上詳諭尚書阿爾尼。遣使往議安插。俾令得所。應
俟阿爾尼前往喀倫查明後。噶爾丹作何遣

使賚
勑往諭之處另行奏請。議入。
上是之。
十月庚子朔。
諭撤安親王岳樂軍。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安親王軍及諾敏彭
春等所率之軍。今漸寒冷。馬或疲瘦。且軍士乘

暑而往。恐冬衣未備。應將是軍撤回。又侍衛阿
南達去日已久。馬匹糗糧。或至窘乏。尚書阿爾
尼侍郎溫達等俱在喀倫。其令阿爾尼等作速
酌量備辦馬匹糗糧往迎阿南達。毋致遲悞。
乙巳。
命尚書阿爾尼等安插來降喀爾喀。阿爾尼奏言。
臣等於九月二十九日至喀爾喀。問土謝圖

汗折卜尊丹巴曰。汝等入喀倫而居之意何
也。今又將何往。告曰。我等為厄魯特所敗。奔
進喀倫。求歸
聖主。乞救餘生。作何安插。一惟
上裁。又曰。我等敗遁。盡棄部落牲畜而來。雖少有所
攜。難以自存。伏祈
聖上俯賜弘恩。臣等遂令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等

將彼從降台吉等名字。及喇嘛班第部落人
口數目查送。計開現在偕來台吉三十餘人。
喇嘛班第六百餘人。戶二千。人口二萬。在後
未到者尚多。俟到時另將數目開送。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土謝圖汗折卜尊
丹巴等累世恭順。職貢有年。今為厄魯特所
敗。其國殘破。素仰

天朝覆庇萬邦養育庶類來請歸命伏惟
皇上從來興滅繼絕中外一體寛仁恩育宜准土謝
圖汗折卜尊丹巴之降俾令得所
命尚書阿爾尼侍郎溫達查明現在不能度日人
等將副都統阿玉璽所運歸化城米糧均散
賑濟土謝圖汗等本宜仰體
聖慈即議給以名爵但各路請降喀爾喀首領甚多

應俟到日再議
上從之
臣謹按方喀爾喀之內自相亂外挑強鄰
皇上早灼知其必至敗亡不憚多方以告戒之及土
謝圖汗等違我節制首起兵端以至敗衄
時聞凶荒洊告又復宥其罪愆存其汗號
且示之可生之路賚以牲畜助以糗糧內

之近邊示之法度使起待斃之衆相安相
聚不至於流離凡所以養欲而給求者委
曲周詳始終弗替我
皇上之撫恤要荒興滅繼絕眞可謂與覆載齊量恬
侍同仁者歟
十一月甲申
遣官往諭土謝圖汗等侍衛阿南達喇嘛商南多

爾濟等歸奏言噶爾丹謂七旗喀爾喀非吾
讐也但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兩人乃壞宗
喀巴教之人
中華皇帝欲彼安集反負
恩違
旨殺扎薩克圖汗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盡俘其
國我靜處於此而忽來侵掠我境殺我弟多

爾濟扎卜壞教搆難誠無地可容之人也今
若滅此想
中華皇帝與達賴喇嘛之心亦得安矣若輩仍存必
又違
旨不自靖也噶爾丹又問折卜尊丹巴所居何地
臣等答以在邊汛之外及衆喀爾喀亦塡居
邊上噶爾丹言不放彼入邊彼將何往

中華皇帝之意旨行事與我脗合我不勝欣悅臣等
又令商南多爾濟滾楚克達爾漢囊素轉說
之噶爾丹曰汝等諭我以禮法我甚喜悅我
並無自外於
中華皇帝達賴喇嘛禮法之意但厄魯特行事粗鄙
恐不相合耳噶爾丹又以貿易事遣滾楚克
達爾漢囊素來告曰厄魯特從來進貢貿易

各自分行今槩不得往來我國之人殊為憂
苦今或用印文或不用印文照常行走俟
旨定奪遵行乞以此轉奏奏至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
皇上軫念兩國原無異視今土謝圖汗等背棄盟誓
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又
先犯厄魯特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實

係伊等之過應遣
勅於達賴喇嘛令遣一有名大喇嘛同
本朝所遣大臣前往召集噶爾丹土謝圖汗等令
土謝圖汗等自陳其過大集會盟永議和好
於未遣
勅之前以此等情節先曉諭土謝圖汗等如皆允
服順行則約期於來年會閱如別有推辭俟

到日再議。噶爾丹奏請貿易之事。應俟遣使
大臣時再議。
上從之。
十二月丁卯。
命以車臣汗之子吳默赫台吉承襲汗號。時已故
車臣汗之妻。及其子吳默赫率其屬裔來降。
奏言昔當治化隆平之日。臣祖車臣汗歿。仰

蒙……
聖鑒。
勅諭左右兩翼汗立臣父爲汗。旋又歿。曾以情節
上奏。想因兩汗交惡。稽遲未蒙見答。爲此具
由謹奏。
上諭曰。吳默赫准襲爲車臣汗。其車卜登車臣濟農
達賴台吉布達扎卜額爾德尼台吉在已故車

臣汗爲祖輩。車卜登車臣濟農應授爲扎薩克。
其達賴台吉布達扎卜台吉授爲濟農。并授爲
扎薩克。其已故車臣汗之叔達里伊爾登台吉
已故車臣汗之弟盆楚克伊爾登台吉納木扎
爾額爾德尼台吉。俱授爲濟農。吳默赫年幼。國
事著伊親叔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台吉協理。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丁亥。
遣使賫

勅諭達賴喇嘛。時土謝圖汗以親往會閱爲難。具
疏自陳。
上諭議政王等曰。朕統御天下。凡窮者救之。絕者繼
之。離散者使之聚。交惡與戎者必使之和協。一
切生靈無不欲其咸底於安樂也。土謝圖汗折
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等背棄盟誓。殺扎薩克圖

汗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又加兵厄魯特殺噶
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今爲厄魯特所敗奔入
我喀倫請降朕念土謝圖汗向來職貢惟謹久
在屬國之列是以受而納之留於邊境矜其困
窮給以米粟車臣汗之子亦准其承襲但兩國
相攻生民不得乂安兵戎無日休息今土謝圖
汗折卜尊丹巴等又難於會閱其以朕收養伊

等中外一體不忍令人失所之德意併將土謝
圖汗等背盟興戎之過一一申明遣使賫勅宣
諭噶爾丹達賴喇嘛令達賴喇嘛亦遣使於噶
爾丹如此則案可速結矣其達賴喇嘛處著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他巴克去噶
爾丹處應遣之人俟草青時奏請
賜達賴喇嘛勅曰朕統御寰區惟願中外息征戰

之勞無敗亡之禍率土共享昇平前聞喀爾喀
兩翼部落內自作亂兄弟人民互相吞并日後
必成戰爭之禍特勅諭爾喇嘛同遣使人諭和
爾喇嘛亦謂朕鑒恤衆生心如父母誠至善也
遣西勒圖來朕特使台吉巴忒馬什尚書阿爾
尼等與西勒圖偕往召集七旗喀爾喀會閱誓
和意謂從此兄弟相親可永享安樂後土謝圖

汗奏言聞厄魯特興兵兩路來伐臣是以出兵
往迎朕軫念厄魯特喀爾喀兩國相攻必有一
傷復遣書於爾喇嘛息其干戈仍勅諭喀爾喀
土謝圖汗以爲厄魯特噶爾丹職貢恭順往來
有年果似此大舉諒必奏聞於朕朕心猶未深
信未必非不良之徒從中離間爾等慎毋先啟
兵端務體朕不忍生民死亡之至意爾喇嘛亦

遣齊綽克他賴堪布偕朕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里往厄魯特諭和朕與爾反覆行事原不忍視喀爾喀厄魯特至於塗炭欲其相睦衆生得安之意也乃喀爾喀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等自取滅亡違旨與我首先起兵殺扎薩克圖汗又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噶爾丹遂起兵破喀爾喀此喀爾喀先尋召釁之過

朕不以之責噶爾丹也朕之初念本欲率土之民皆獲生成原無樂他人之敗亡以爲巳利之意今喀爾喀敗汗及濟農諾顏台吉等率其通國決計歸降於朕朕爲天下主來歸之人不爲收養其誰收養之爰納其降安插於喀倫之外發粟賑濟仍存其汗濟農諾顏台吉之號嗣立車臣汗之子爲汗朕興滅繼絕之心非特於喀爾喀如是巳也諸國有窮迫來歸者朕之愛養皆與之同不但朕之所行如此喀爾喀等如往歸爾喇嘛決不忍其死亡亦必如此愛養之也征戰非美事互相報復無有巳時亦豈能保其常勝乎朕意欲使厄魯特喀爾喀盡釋前怨仍前協和各守地方休兵罷戰特遣使賫勅往諭噶爾丹噶爾丹向遵奉爾喇嘛道法爾喇嘛若

遣使往諭務令兩國嗣後永息兵戎則朕與爾解紛郵難之本心亦可以慰矣爾喇嘛可卽遣使與朕所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理藩院司員他巴克同往

四月巳卯

命尚書阿爾尼等賫

勅諭噶爾丹理藩院以遣使厄魯特之大臣官員

喇嘛等上請。
諭曰。此事關係重大。著尚書阿爾尼散秩內大臣
吳巴什。歸化城扎薩克大喇嘛阿齊圖綽爾濟
一等侍衛阿南達等前往。阿爾尼等入請
訓旨。
上諭曰。噶爾丹必問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事最
為緊要。爾等但述丑年四月之約。並言達賴喇
嘛向雖遣齊稱克他賴堪布至西海之地。及我
使者定議。令羅卜臧滚布阿拉卜灘與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等同居一處。至今尚未同居。且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雖在我地駐扎。並未受彼歸
順分為旗隊。況厄魯特喀爾喀交惡之後。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請曰。乘此機會欲復我讐。但我
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賜我等兵器。亦曾諭而遣

之曰。厄魯特喀爾喀向俱誠心朝請職貢。朕並
未嘗與覩。但欲使兩國罷兵安生而已。豈肯給
爾兵器使爾與戎耶。其以是答之。將此等案卷。
俱錄之以往。爾等閱論時。當以已意語吉爾噶
郎寨桑曰。噶爾丹倘不奉詔。則絕爾等每年進
貢貿易之路。厄魯特人衆必大失利矣。阿爾尼
等又奏言。噶爾丹有請
安進貢貿易等使。欲與臣等偕發。臣等應令其同
來。
上是之。
賜噶爾丹勅曰。朕統御宇內。率土生民。皆朕赤子。
一夫失所。朕心憫焉。雖窮鄉異域之民。亦必撫
養。俾以安和。各得其所。前聞喀爾喀右翼扎薩
克內自作亂。兄弟屬裔多歸左翼。其左翼扎薩

克兄弟屬裔亦有歸右翼者喀爾喀兩翼七旗汗濟農諾顏台吉等皆累世職貢與本朝通好令彼兄弟互相吞噬異日必至交攻作亂特勅達賴喇嘛約同遣使諭令和好共享安樂達賴喇嘛謂朕垂憐衆生同於父母意甚善也故遣噶爾丹西勒圖與朕所遣台吉巴忒馬什尚書阿爾尼等偕往使七旗喀爾喀會閱令其兄弟

立誓此乃朕欲喀爾喀汗濟農諾顏台吉等式好無尤同享安樂之意也其後土謝圖汗奏至云聞厄魯特兩路來攻因而興兵迎敵朕念厄魯特喀爾喀皆累世職貢不絕並無異視若果交惡有一殘毀朕心殊為不忍故勅所司傳檄於爾復諭喀爾喀土謝圖汗曰厄魯特噶爾丹恭順職貢有年果舉此大事豈有不奏聞於朕

者或係不逞之徒從中交搆離間若厄魯特未動而爾等先舉則此亂自爾始矣達賴喇嘛亦遣其齊緝克他賴堪布與爾解紛朕又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里前往此朕待厄魯特喀爾喀一體無異之至意也乃喀爾喀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等自作弗靖違旨興戎又先發兵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

海又殺爾弟多爾濟扎卜是自取滅亡耳爾因彼先舉遂興兵破喀爾喀其過在喀爾喀不在爾也爾本敬奉佛教之人雖焚喀爾喀地方廟宇毀其佛像朕亦不深責爾今喀爾喀為爾所敗其汗濟農諾顏台吉等率舉國之人前來歸朕朕矜其流離窮困雖向非屬國而隨屬國之列誠心職貢且追念彼為元之苗裔窮而來歸

即以所屬待之。朕統御天下。來歸之人。若不收撫。誰撫之乎。故受而安插於喀倫之外。其窮困人民。賑以米糧。而嚴責其與我之罪。復其汗濟農諾顏台吉之號。以車臣汗之子仍襲爲汗。朕興滅繼絕之念。非特於喀爾喀已也。諸國有窮迫來歸者。朕皆一體撫養。不但朕所行如此。即達賴喇嘛養育衆生之洪仁。亦與朕同。伊若歸

達賴喇嘛。亦必如是撫之。戰爭非美事。展轉報復。將無已時。讐敵愈多。亦不能保其常勝。是以朕欲爾等解釋前讐。互市交易。安居輯睦。永息戰爭。特遣使賫旨前來。汝果遵朕持正執中令歸同好之旨。自今以後。各守其地。不興兵戎。既不失輯睦之道。與爾兩國人民。亦免塗炭。爾豈不欲爾屬人民。安生樂業乎。朕普恤羣生。俯念

爾素不違旨。特遣尚書阿爾尼等諭意。又令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等。與達賴喇嘛使人同往。

甲午。

遣侍衛吳大禪等監運張家口倉糧賑喀爾喀。先是土謝圖汗等以
恩賜米糧。將盡續到二萬餘人。不能贍給。奏請賑

濟。
上命內大臣費揚古明珠侍郎阿山學士拜里等賫銀兩茶布前往散給。至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朕聞喀爾喀之食有至餓死者。深爲軫念。頃雖令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賫茶布銀兩採買牲畜。賑其乏絕。但採買尚須時日。今若不速發糧以拯之。則死者愈多矣。折

卜魯丹巴庫圖克圖。現有貿易駱駝百餘在張家口。費揚古明珠等同往大臣官員所有駱駝。亦令其量捐。並內廄及太僕寺駱駝。共發一百。將張家口倉米星速運到散給。計支一兩月間。而費揚古明珠等所買牲畜已繼之矣。如此。則喀爾喀可活也。其令侍衛吳大禪侍讀學士西拉牧廄侍衛太僕寺堂官戶部賢能司官各一員。經理其事。明日即馳驛速往。

五月壬戌。

命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暫統羅卜臧滾布部落。時提督孫思克報稱厄魯特羅卜臧滾布病故。其妻與寨桑等以噶爾亶多爾濟係車臣汗嫡孫。年約十歲。乃羅卜臧滾布叔伯之子。爲兄弟行。欲遣人往召。令其統領部衆。理藩院以

聞。

上曰。羅卜臧滾布率所屬來歸。恪守法度。誠心職貢。可遣官致賻。羅卜臧滾布既亡。部落人民無所統屬。其弟噶爾亶多爾濟召之恐未能即到。聞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意欲先往。令馬廸傳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與之同去。噶爾亶多爾濟未到之先。令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暫爲約束人民。俟其到日。仍歸本地。毋得以噶爾亶多爾濟年幼欺凌謀占。務期同心一意共相扶掖。馬廸等仍遣人往召噶爾丹多爾濟。

癸亥。

命各旗蒙古並察哈爾等備兵。理藩院奏言。去年八月內因喀爾喀厄魯特於邊境搆兵。

上命蘇尼特。四子部落。毛明安。吳喇忒。鄂爾多斯等旗。共派兵六千。俱令環繞邊汛。駐備形勝之地。又令歸化城兩旗派兵一千。屯駐城內。以備緊急調遣。今既傳聞厄魯特發兵二支。一支從阿爾泰之後攻昆都倫。一支從達爾漢親王旗分之北前進。應較去歲所發之兵量減其半。仍令前所派領兵王貝勒台吉等照常備之。八旗遊牧之地。所有察哈爾兵內。不論護軍驍騎。選人材健壯者一千備之。得
旨。著各在家預備。以候調遣。

九月庚申。尚書吉爾他布等歸奏喀爾喀駐牧邊境情形。時吉爾他布等奉
命至顧爾班格得爾古之地。分遣理藩院員外郎常壽。戶部郎中畢力克。兵部郎中巴扎爾等往查喀倫內蘇尼特等地方所駐喀爾喀汗濟農諾顏台吉等遊牧處。水草俱善。內地蒙古水草。亦不至匱乏。偷竊小盜。或時有之。吉爾他布等。具疏奏
聞。
上以盜竊時有。皆本管人員怠玩所致。著兵部嚴行禁約。

十月辛未。
命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等。以法度訓諭喀爾喀諸部。
上諭議政王等曰。喀爾喀入降者。饑困已極。自相劫掠。若不速置扎薩克。遣賢能蒙古王台吉等。曉示法度。收集離散。將益至涣散。爾等其確議以
聞。議曰。喀爾喀敗散之後。陸續來歸。

皇上俯視中外一體。給以米糧牲畜。俾得其生。誠
如天之仁也。復以喀爾喀散亡之餘。若無法度。任
意妄行。必益至離散。預爲籌度
聖諭周詳。皆宜欽遵而行。喀爾喀扎薩克內。有已至
者。有未至者。除左翼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
墨爾根濟農。羅卜臧台吉等。分編旗隊之處
暫置不議外。左翼車臣汗。協理納木扎爾額

爾德尼濟農。盆楚克伊爾登濟農。車臣伊爾
登濟農。洪俄爾帶青台吉。車卜登額爾克台
吉。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所屬。敖巴額爾克
阿海台吉。右翼白蘇特察罕巴爾諾顏。車臣
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等。皆大台
吉也。俱宜授爲扎薩克。仍存其喀爾喀名號。
又陸續來降喀爾喀沙布隆庫圖克圖所屬

阿爾達兒諾爾卜等扎薩克。俱未到。各隨彼
所願歸旗分收附。俟扎薩克到日再議。至土
謝圖汗所屬齊巴克台吉之夥伴等。皆令併
與土謝圖汗及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其車
臣汗之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等。俱照四十
九旗編爲旗隊。於陰山後各旗蒙古賢能都
統副都統長史叅領之中。每一扎薩克選二

人。與派出之蒙古王等帶去。令其駐扎彼地。
以來年草青時爲期。指示法禁。如四十九旗
一例施行。喀爾喀所居遥隔。應以車臣汗爲
兩路。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爲一路。敖巴額
爾克阿海台吉察罕巴爾諾顏爲一路。車臣
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爲一路。遣
行。此所遣蒙古王台吉等與理藩院大臣官

員職名。伏候
上裁。其黜出之大臣台吉官員等。至彼處明諭扎薩
克等。限來秋各將散失之人。盡行收集。若過
期。即給與收養之旗分。倘仍有應授扎薩克
者。即會同扎薩克等授為扎薩克。列名奏
聞。該衙門注冊。其車臣汗之信順額爾克帶青諾
顏等。向係扎薩克。伊等所屬後授小扎薩克。
如有大事。仍令稟聞完結。右翼扎薩克察罕
巴爾諾顏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車臣台吉
等。其舊扎薩克未到。伊等事件即令伊等自
行完結。議入。
諭曰。車臣汗之兩路者為一路。遣土謝圖親王沙
津台吉阿拉卜灘台吉巴忒馬什侍郎溫達去。
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敖巴額爾克阿海台吉

為一路。遣達爾漢親王諾內。台吉畢力克圖台
吉德木楚克。郎中布顏圖馬廸去。察罕巴爾諾
顏車臣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為一
路。遣台吉多爾濟思希卜。台吉吳爾圖納蘇圖。
副都統馬什。侍讀學士達虎。郎中巴扎爾去。
賜喀爾喀勅曰。朕統御宇內。撫育萬邦。率土人民
皆我赤子。倘一夫失所。朕心惻焉。雖窮荒異域
之民。亦必撫養。使之各得和樂。此朕本意也。前
聞爾喀爾喀兩翼之汗濟農諾顏台吉等。互吞
屬裔。不相親睦。恐兄弟不和。異日必致有侵凌
之禍。特遣尚書阿爾尼台吉巴忒馬什等會盟
令爾兄弟誓和。後果以不和之故。與厄魯特噶
爾丹交惡相攻。爾為所敗。棄其妻子土地屬裔
牲畜。迫而來歸。朕念爾歷世誠心職貢。不忍爾

之散亡。安插於喀倫內外。賑其窮餓。令爾汗濟
農諾顏台吉等安集如故。以車臣汗之子襲其
汗號。朕暫留爾等收集散亡。俟厄魯特事定之
日。仍歸故地駐牧。今見爾等並無法度。不能約
束。以強凌弱。自相刦奪。倘不速行曉諭。定法督
察。則汝現在人民。益至離散矣。是以將車臣汗。
旗下納木扎爾厄爾得尼濟農盆楚克伊爾登

車臣伊爾登濟農洪俄爾帶青台吉車卜登額
爾克台吉信順厄爾克帶青諾顏旗下敖巴厄
爾克阿海台吉右翼白蘇特查漢巴爾諾顏車
臣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等增設扎
薩克。收集離散之衆。分為旗隊。以便督察。禁止
盜賊妄行。教以法度。特令土謝圖親王沙津。達
爾漢親王諾內。台吉多爾濟思希卜等賫勅諭

扎薩克王等旗下都統副都統長史等官。每扎
薩克著二員駐至來年草青之時。示以規模。安
插前去。爾等自今以後。果能欽遵朕旨。謹守法
度。寇盜不興。禍亂不作。爾等遺民漸次得所。庶
不負朕撫育歸降愛養羣生之至意。
乙酉。尚書阿爾尼自厄魯特歸覆
命。阿爾尼奏言。臣等八月初七日抵厄魯特噶爾

丹之地。頒
勅書賞物畢。臣等與噶爾丹行抱見禮。既坐。問臣
阿爾尼曰。公即來盟喀爾喀七旗之尚書耶。
曰。然。又問云。聞爾去歲往色稜格地方。以何
事而去。亦有兵否。臣答曰。俄羅斯察罕汗奏
請東方邊境之事。當何地會議。
聖上遣我往諭以色稜格地方會議。所攜兵僅及二

干而已中途值汝厄魯特與喀爾喀之亂
聖上聞之念厄魯特喀爾喀交戰我等經行汝等必
各疑為援兵故令駐境上今年復遣議此事
語畢乃饗臣等本月十八日噶爾丹招臣等
入其廬屏人言曰
聖上洪仁悉育羣生欲使協和共享昇平我亦與其
中也我身安樂之策孰者為善伏祈

聖上指示願得遵行但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等首
作禍亂無故起兵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
黑墨爾根阿海遂
聖上之旨意前此再三陳奏為此兩人耳臣等答之
曰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等窮迫亡命來歸
我
皇上為統馭天下中國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

生全之者乎至爾屢次章奏
聖上明鑒久已晰彼之曲諒爾之直如降
勅書諭止戰爭仍歸和好爾又何必屢以此事為
言耶二十二日噶爾丹遣丹濟喇及格壘古
英以覆奏疏授臣臣等詰之曰達賴喇嘛使
人及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等亦為此事將
至亦此語覆之抑或有他語乎丹濟喇以其
汗之言來覆曰達賴喇嘛所言之事若與

聖上勅諭相同我自無他說也二十四日噶爾丹西
向遊牧臣等越宿於次日起行而歸得
旨厄魯特喀爾喀皆職貢之國頃者兩國交惡相
攻朕不忍見伊等無知爭殺不得安生特遣大
臣開導曉諭仍前和好今噶爾丹稱聖上洪仁
悉育衆生欲使協和共享昇平我亦與其中聖

上指示。願得遵行。已具悉矣。所司知之。
十一月丙辰。
命厄魯特額林臣台吉與韓都台吉同居。時額林
臣奏言。我父楚呼爾吳巴什乃厄魯特胡他
蓋圖哈爾呼喇諾顏第三子也。楚呼爾吳巴
什生子五人。長子班第爲噶爾丹所殺。次子
阿南達。三子羅卜藏庫圖克圖。四子勞章俱

歿。五子額林臣。即我也。來投
皇上。我親兄班第長子多爾濟塞卜騰在噶爾丹所。
次子乃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同居之韓都
台吉是也。康熙十五年。噶爾丹伐我父楚呼
爾吳巴什。執之。殺我親兄班第。分散我屬衆。
監守我父子。去歲厄魯特喀爾喀作亂交戰。
守我之人。乃我屬下舊人。爲所分散者。皆背

噶爾丹而向我。我得間而攜我子弟台吉十
餘人。弓箭手五百餘人。計一千餘口。來投
皇上。我父不能得脫。現在噶爾丹所。我來至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額爾德尼和碩齊地方。與我兄
子韓都台吉同居。安插何地。作何措置。伏候
皇上垂憐加恩。
上曰。額林臣台吉。爲噶爾丹所禁。今逃出歸降。其令

與韓都台吉等暫且同居。并令約束其下。毋致
盜竊生事。現令理藩院郎中桑格往審番人情
事。即將此事交與桑格。
十二月辛未。
遣使賚
勅諭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遣使善巴陵堪卜。來
貢請

安。且容奏言。我起行時。往達賴喇嘛所。未見諦巴。
出語我曰。達賴喇嘛令奏
聖上。但擒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畀噶爾
丹。則有利於生靈。此兩人身命。我當保全之。
奏
聞。
上遣班雜爾拉木扎木巴額木齊格隆等賚

勅諭達賴喇嘛。
勅曰。朕恭膺
天命。統御率土人民。無分中外。皆欲使之罷征息戰。
各享安樂。以免散亡。諸處之民。有困窮來歸者。
必使之得所。初無異視。爾喇嘛承奉釋教。濟度
衆生。朕與爾同一意也。厄魯特喀爾喀向于朕
爲職貢之國。亦供奉爾喇嘛爲施主。聞兩國交

惡相攻。朕與爾會同諭其罷兵。使相和睦。發勅
遣使不啻再三。此朕與爾念厄魯特喀爾喀相
攻。必有一家敗亡失所。而欲止其戰爭。同歸于
好。原非有偏徇一家之意也。後厄魯特喀爾喀
不從朕與爾之旨。竟至交戰。喀爾喀敗窮極來
歸。朕受之安插邊塞內外。給米糧牲畜。以濟其
困。若等如往歸爾喇嘛。想喇嘛亦必如是以養
之也。今爾喇嘛所遣使人善巴陵堪卜奏稱爾

之言曰。當擒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
畀噶爾丹。伊等身命。我當保之。凡作君作師者
濟窮繼絕。乃不易之常經。今如擒土謝圖汗折
卜尊丹巴庫圖克圖而畀噶爾丹。是偏于一家
矣。朕與爾向來欲厄魯特喀爾喀相與和好之
意安在乎。朕與爾向來之意。舉無所偏庇。是以

屢屢遣使往諭。即今亦仍冀其和好也。目下朕遣尚書阿爾尼。使于噶爾丹。據其所奏言噶爾丹敗于策旺拉卜灘。下人散亡略盡。又極饑窘。至以人肉為食。喇嘛使人亦曾到彼。想亦聞之耶。倘噶爾丹甚不得已而來歸朕。朕亦當受而養之。使得其所。有執之以畀其仇者乎。朕無視萬邦有如一體。意無偏狥者如此。爾喇嘛行事

利濟衆生。想善巴陵堪卜所奏。未必為喇嘛之言。如果喇嘛之言。何以不具疏來奏乎。朕心疑之。特撰勅遣詢。著將此項原由。明白具本回奏。

丙子。

命厄魯特噶爾亶多爾濟為諾顏。噶爾亶多爾濟

奏言。蒙

聖明軫念鄂齊爾圖汗。賜羅卜臧滾布遊牧之地。正將還移。聞喀爾喀厄魯特交亂與戎。因率兵前往。未能全徒。出征還。羅卜臧滾布身故。蒙

聖上遣官二員。賜羅卜臧滾布浩蕩之恩。又恐人民散亡。授我為諾顏。

聖主恩綸下頒。如日重升。不勝懽忭。但地方遠隔。且去年遭遇旱災。牲畜倒斃。人民困苦。難以還移。伏祈

皇上鑒恤。理藩院議。以噶爾亶多爾濟。止令統轄卜臧滾布之衆。並未授為諾顏。乃奏內自稱諾顏。不合。其貧民。應遣官往查。再議。得旨。噶爾亶多爾濟著授為諾顏。遣達虎前往傳旨。併查看貧民。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五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六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庚申。

遣官賑喀爾喀。時土謝圖汗以所部六千餘人乏食請賑。部議不許。

上特命給以獨石倉粟戸四斗。遣理藩院及戸部司官各一員會同土謝圖汗監視散給。自後車臣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等之食來告者前後千萬計。

上皆命按口量給之。

辛酉。

遣侍郎溫達覘噶爾丹情形。時因噶爾丹肆掠喀爾喀。

上命理藩院侍郎溫達至喀爾喀畢爾根濟農所確覘噶爾丹情形。

三月癸巳。

命定大閱日期。

上諭尚書阿爾尼等曰。今喀爾喀汗等率衆來降。應令四十九旗與之會同大閱。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

皇上聲教遠被。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諾濟農諸顔等。皆傾心來歸。應出臨大閱。末使奠定。其四十九旗會閱之事。今歲暫停。俟來年照例與喀爾喀大台吉等會閱。奏入。得

旨。著於七月舉行。餘如所議。

庚子。

命尚書阿爾尼等往探厄魯特所向。先是喀爾喀掩多額爾德尼台吉。與厄魯特戰敗時。有達爾濟者。爲厄魯特所執。至是逃出。詣軍前來

歸。言厄魯特掠拖多額爾德尼時雖獲其牛羊。不敷軍食。頃聞噶爾丹率兵萬餘將至。或言留其孥於額德爾地方。又曰。噶爾丹令奈冲鄂木布卜行師不吉。因居巴顏烏闌誦經三日。沿克魯倫河下流而去。侍郎溫達以

聞。

上命阿爾尼吉爾他布前往偵厄魯特情形。如彼尾追喀爾喀而來。即調所備之兵以防之。一面飛速奏聞。

壬寅。

命給發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等行糧。伊拉古克三等奏言。臣等去年九月自肅州起行。十一月初三日。至通欽腦兒。遣噶卜楚等前偵噶爾丹所在。行十五日見噶爾丹告以故。噶爾丹曰。我軍已起行。但曠野不能會也。其約見於他米爾地方。且遣使鄉導。臣等遂輕裝疾馳。十二月初五日至他米爾之北齊勞圖河。噶爾丹不至。遣人至額德爾河偵探之。河之兩岸俱有噶爾丹兵馬行踪。臣與濟隆庫圖克圖尾之前往。令商南多爾濟攜疏歸奏。且請運糧以繼之。

上命給太僕寺駱駝三十頭。運殺虎口倉米三十石。隨商南多爾濟往。塞內交綠旗兵。塞外交蒙古兵護送。

癸卯。

命調外藩官兵。併設驛站。先是理藩院以大閱事奏遣司官二員。乘驛赴阿南達溫達所。預調俄僟土喇等處駐扎之喀爾喀諸顏台吉集

兵設站以待至商南多爾濟歸奏知噶爾丹

情形。

上因諭尚書阿爾尼曰爾院昨議遣司官二員今命一員至鄂爾多斯發兵一千五百以貝勒宋拉卜率之一員至歸化城發兵五百喀爾喀達爾漢親王及四子部落共發兵一千以達爾漢親王諾內率之而檄侍郎溫達令預發喀爾喀畢

爾根濟農敦巴額爾克阿海蘇泰伊爾登台吉之兵共三千名以待以蘇泰伊爾登拖多額爾德尼率之偕調兵司官往溫達所賫三月糧隨溫達赴土喇河仍自京遣大臣一員與溫達阿南達偕統其軍爾同吉爾他布速赴阿南達所在之地先檄阿南達來京再諭溫達所自屯軍之地至喀倫酌派喀爾喀人等安設驛站。

命都統額黑訥護軍統領馬喇前鋒統領碩鼐等

出征額黑訥等瀕行。

上召至

乾清宮。

諭之曰朕已遣侍郎溫達往調喀爾喀親王諾內等兵共三千爾等至歸化城與溫達卽率其兵赴土喇與阿爾尼吉爾他布等會爾等習於兵

事機宜無俟朕言其就水草善地放養馬駝一路前進仍各賜內廄馬駝以行。

丙午。

授喇嘛商南多爾濟應對噶爾丹之詞商南多爾濟將行。

上諭曰汝往偵實速馳報聞汝見噶爾丹如問溫達等至土喇之故則曰往迎濟隆庫圖克圖等耳。

且因塞外多岐。不知歸自何路。似此在在遣廵
吾烏得而知之。彼如問兵來之故。則曰。非兵也
乃往勘展界耳。如噶爾丹敗竄。則諭之歸降。如
其勢尚强歸故巢。則往說之。若問其使人。則曰。
汝古英寨桑等在京。俟草長始遣之也。此兵事
機宜。汝宜書之以往。
庚戌。侍衛阿南達奏報噶爾丹情形。阿南達

奏言。臣於二月二十日至車臣汗納木扎爾
額爾德尼濟農所。宜
上諭曰。近已遣使與噶爾丹約信而歸。今其奏使尚
在京師。興兵之事。必傳聞不實。然噶爾丹狡不
可信。倘沿克魯倫河而來。至車臣汗之地。則令
車臣汗土謝圖汗墨爾根濟農等協力相機行
事。其車臣汗之兵。令納木扎爾額爾德尼濟農

領之。洪俄爾帶青副之。宜
諭畢。皆稽首言曰。我等藉
聖上威靈。何畏於噶爾丹。彼兵果來。我等協力捍禦
當分十二扎薩克之兵一萬備之。臣復至車
卜登台吉所。遣筆帖式色稜敦住等前往偵
探。噶爾丹已於正月十六日親率兵從吳達
漢嶺而東。遣阿拉卜灘滚占罕都等率兵從

木代喀拉色古爾山陰。俱會於烏爾扎河。往
掠昆都倫博碩克圖。復回劫車臣汗部衆。乃
歸。杜爾伯特之鄂勒台吉率兵千餘。過拖諾
向克魯倫河下流而去。色稜敦住歸報。臣即
檄遣車臣汗納木扎爾額爾德尼濟農等集
兵衆徙輜重於近邊古爾班哈達土之地。而
身率四阿霸哈納爾兵四千往會之。

甲寅。侍讀學士達虎奏報噶爾丹情形。時達
虎奏
命取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臧額林沁韓都台吉等口供。聞達賴喇嘛使人他賴堪卜自噶爾丹處歸至嘉峪關外。駐大草灘。因往見問其情事。他賴堪卜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及達賴喇嘛使人濟隆庫圖

克圖等於十二月初三日。已見噶爾丹。初五日噶爾丹遣使偕我赴達賴喇嘛所。汝使臣我等已見之。我等往達賴喇嘛處復來。汝使臣方歸也。又問曰。然則噶爾丹今在何處。見我使臣於何地。今留我使而遣汝於達賴喇嘛何也。我使臣有書附汝乎。曰。噶爾丹在和卜多。選兵征喀爾喀。至扎卜喀之地。見汝使

臣。其情事具噶爾丹書內。我不得而知也。汝使臣並無書附我。又密問其隨行人喀爾喀等。言噶爾丹原向洪郭羅而進。因聞阿奴可敦策旺喇卜灘等漸徙入其故巢。遂往入和卜多地方。寇盜滋生。饑斃甚衆。他賴堪卜等於十二月初五日自和卜多起行。後聞噶爾丹分其部貧人。令丹津鄂木卜率之居守。而

身與丹濟喇格爾古英泰冲鄂木卜等收兵。自和卜多東向。往征喀爾喀等部。其所云已見使臣之說妄也。又問噶爾丹兵力强弱如何。曰。其屬雖有兵數千。然馬甚少。且聞其下多有逃歸策旺喇卜灘者。其往征喀爾喀。有所掠猶可。不則將自內亂矣。達虎具疏奏
聞。

上命儆尚書阿爾尼知之。
四月甲子。
命調察哈爾兵從征。阿南達至。入
見面奏畢。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據阿南達奏言。厄魯
特與拖多厄爾德尼戰。頗被殺傷。其襲西布推
哈灘巴圖爾時。兩人共一騎。有斬木為兵者。且

聞來侵昆都倫博碩克圖而至。今未到。想巳狼
狽。必有退回俄儸之勢。阿南達欲帶行礮併禁
軍前往。相機征勦。朕非不知禁軍足以克敵。但
路遠艱於糧運。朕前率察哈爾兵行獵。見其人
材壯健。皆思効力。可選精銳六百。左翼令阿要
率之。右翼令博爾和代率之。馬駝牛羊於八旗
大場內派出。兵各攜五月糧。再於漢軍每旗選

章京一員。領行礮八門。及礮手前往。儆阿爾尼
額黑訥知之。
勅諭策旺拉卜灘及阿奴。與噶爾丹交惡情由。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比聞厄魯特策旺拉
卜灘阿奴與噶爾丹交惡情事未悉。應頒勅書
詢其故。幷量加恩賞。前達虎出使尚在嘉峪關。
即令達虎前往宣諭。因

賜策旺拉卜灘及阿奴勅曰。朕撫育萬邦。率土之
人。皆欲其協和安輯。今聞爾等與噶爾丹不和。
致啟爭端。爾厄魯特向修職貢。恭順惟謹。今乃
內自交惡。必有其因。朕甚憐之。遠聞之言。虛實
難據。特遣侍讀學士達虎齎御用各色緞二十
疋賜策旺拉卜灘阿奴。其以爾等交惡之由。明
告使臣毋隱。

己巳。

命副都統李林隆賫礮與侍衛阿南達同赴土喇。

漢軍都統副都統會議。火礮實軍中利器。每旗各發一具。尚少。請倍之。每礮令將領一員。軍校礮手二名與俱。於臣等內遣一二人率之前赴土喇。奏入。得

旨。李林隆人才雄偉。練習軍務。著總管火礮。與阿南達偕往。尋又令都統楊文魁副都統伊畢率漢軍二百名繼之行。

甲戌。喀爾喀請購辦軍器。先是喀爾喀尼魯特不得購辦軍器。至是理藩院奏喀爾喀濟克巴台吉等請市軍器以備噶爾丹。

上許之。

乙亥。

命侍衛阿南達率兵赴都統額黑訥軍。先是阿南達奏言。臣所率兵。請與阿爾尼兵合為一勢方壯。

上曰。兵事重大。其令阿爾尼等各陳所見。至是阿爾尼吉爾他布奏曰。臣等竊思額黑訥等若沿邊來。時候非宜。恐跋涉艱苦。況

廟謨已定。應遵前

諭。赴所指之地以行。至阿南達所領察哈爾兵及行礮。令前赴臣軍。其諸部落兵。期會於綽嫩河。今車臣汗已抵綽嫩河西北洮瀨河矣。臣等亦驛召所謂扎薩克兵。來會於洮瀨河。至噶爾丹來從何路。及昆都倫博碩克圖在何處。訪問未的。俟所調到。即遣人偵探。事當急行。則臣奏

聞即發綏則請
旨後行。奏至。
上諭曰。阿爾尼吉爾他布仍往前所指示之地。額黑
訥等既往西路。止帶諸扎薩克及喀爾喀兵。恐
力寡不敵。阿南達速領軍往額黑訥所策應。仍
遵前諭行。
五月乙未。

命歸化城副都統阿玉璽輸運軍糧。時都統額黑
訥等率兵前進。需用軍糧。
上令歸化城副都統阿玉璽取殺虎口倉粟二百石。
負以太僕寺駱駝隨軍輸運。
辛丑。扎薩克圖汗子額爾克阿海巴郎具疏
請襲汗號。額爾克阿海巴郎奏言。臣父扎薩
克圖汗喀爾喀七旗之長君也。爲左翼土謝
圖汗所殺。屬裔分散。我身又爲厄魯特所收。
棲我於阿爾泰山之南。今乘間得出來投
皇上。伏乞
聖恩賑恤恩養。俾得繼立。其所屬諾顏達爾馬什里
亦以此情事具疏奏
聞。事下議政王貝勒大臣議。議曰。扎薩克圖汗歷
世恭順。職貢有年。似應繼立。查今年衆喀爾
喀來降。已定期會閱而永奠之。其所請應於

盟地定奪。
上是之。
癸丑。
命外藩王等率兵同禁軍赴尚書阿爾尼軍。先是
阿爾尼遣蒿齊忒都統勞章等與郎中馬迪
訪昆都倫博碩克圖所在。至是歸報曰。渡克

魯倫河邉昆都倫博碩克圖。言我於正月自
俄儂遊牧。思近邊依我
皇上威靈。而聞厄魯特漸近。邊之至烏爾呼訥河。今
厄魯特不知其何在。我兵微不敵。兩尚書駐
軍兆瀕河。今將至軍前聽調遣。馬廸促其前
進。仍遣勞章等偵噶爾丹。至博爾濟河。有馬
濟者。折卜尊丹巴屬下人。自厄魯特逃歸。問

之。曰。噶爾丹於五月初三日。率兵渡烏爾扎
河。將襲昆都倫博碩克圖車臣汗及土謝圖
汗。其兵四營。號四萬。實不過三萬耳。又將請
兵於俄羅斯。會攻喀爾喀。阿爾尼以
聞。
上曰。似此則阿爾尼兵弱。宜發科爾沁十旗預備之
兵二千。及禁軍每佐領護軍一名前往。其令議

政王貝勒大臣議。議曰。兵宜速發。應令理藩院
遣官乘驛前往科爾沁。於前所謂預備兵內。
選發二千。及台吉都統副都統各二員。佐領
驍騎校各八員。實四月糧。速赴阿爾尼軍前。
其統轄是軍者。惟
上特簡。其八旗滿洲蒙古前鋒二百名。每佐領護軍
一名。每翼副都統一員。前鋒叅領一員。前鋒

侍衛署叅領一員。前鋒校署侍衛二員。每旗
護軍叅領一員。護軍校署叅領七員。其每翼
所派副都統一員。亦惟
上特簡。奏入。得
旨。科爾沁兵。令土謝圖親王沙津率之。左翼四旗
居遠難待。令沙津王儘所有兵。率之先往。其四
旗兵隨後進發。再令喀喇沁杜稜郡王扎錫旗

分發兵五百。以扎錫率之。兩翁牛特旗分發兵四百。以杜稜郡王畢力滾達賴率之。兩巴林旗分發兵四百。以額駙阿喇卜灘率之。俱赴阿爾尼軍前。其禁軍令副都統噶爾馬老滿色率之。每翼漢軍兵一百名帶前礮去。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出駱駝一頭運糧。

命內大臣索額圖諭俄羅斯使人。

上既聞噶爾丹將借兵俄羅斯。其使人吉里古里伊法尼齊等時在京。

諭內大臣索額圖曰。爾曾至泥卜潮俄羅斯人識汝。汝可諭其使人。言噶爾丹迫於內亂。食盡無歸。內向行劫。今乃揚言會汝國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倘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汝等可疾遣善馳者二人。歸告泥卜潮頭目伊凡。遍諭俄羅斯之衆。索額圖即日宣諭。令俄羅斯充什力齊克滿馳驛先往。越三日。遣吉里古里伊法尼齊等歸。

乙卯。發官兵護送軍糧。兵部奏言。護糧官兵。應於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派將領八員。軍校八人。每駝押兵一名。出口外交蒙古遞運。幷以駱駝數目及起行日期上

聞。

上命於大兵起行後四五日遣發。取太僕寺駱駝十二。以足一千二百之數。

己未。

命諸路兵速赴尚書阿爾尼軍。阿爾尼等奏言。郎中馬迪報稱自烏爾扎河前踰一日程。有厄魯特列營狀。乞

勅額黑訥阿南達兩軍。速赴臣營。并以礮來會。

上諭曰。八旗兵及礮。即擇日啟行。阿南達不必待額黑訥。即載礮以往。其額黑訥及科爾沁巴林翁牛特兵。俱著星馳赴阿爾尼軍。

六月壬戌。

遣侍郎阿山古北口監發軍糧。戶部侍郎賽必漢阿山入奏。軍行需兩月糧。請以古北口倉粟支給。臣部遣司官二員往同霸昌道監發。

上諭曰。兵糧力能帶者給以兩月。不能者減。不則或鬻之。或棄之。可慮也。爾阿山前往監發。

恩賜出征軍士。戶部請預給出征官秋季俸。兵四月錢糧。

上曰。兵丁倉卒出行。其各賜銀十兩。修整器械。仍給一月錢糧。

丁卯。喀喇沁杜稜郡王扎錫奏請率所部從軍。先是

上諭扎錫率兵護餉。不必隨征。至是遣其子垂扎木素奏曰。

恩命令臣輸運軍糧。所以體恤臣者甚至。但臣雖不材。久蒙

恩養。苟可自効。敢不報稱。臣先奏請備兵九百為國先驅。今願以臣所屬他布囊巴圖爾等率兵五百護餉。臣身率兵四百効力軍前。

上許之。

壬申。

諭趣外藩兵及禁軍速發。喇嘛商南多爾濟於五月初四日至達漢德爾。遇伊拉古克三。及濟隆以米餉之。見厄魯特與俄羅斯使人同行。

厄魯特自言已請兵二萬於俄羅斯矣。俄羅斯使曰。請則有之。允發則未也。濟隆遂偕厄魯特使偵噶爾丹。沿烏爾扎河下流而往。商南多爾濟偕伊拉古克三。沿克魯倫河下流行。二十九日。至河南岸。詢知噶爾丹前一日駐此。糧盡殺馬爲食。僅有兵萬餘。商南多爾濟奏至。

上諭議政王等曰。頃聞厄魯特窮困。沿克魯倫河下流而來。其遣人諭科爾沁。巴林。翁牛特兵。速赴阿爾尼所。遣員外鐵圖。往諭兩烏朱穆秦。兩蒿齊特。兩阿霸垓。兩蘇尼特。八旗除前所發外。自王以下有願効力者速赴阿爾尼所。令鐵圖視其啟行。令學士布顏圖催督全軍駐邊。不時至軍前探聽我禁軍及火礮俱速令前往。再發八旗前鋒二百名。每佐領護軍二名。預備以待。噶爾丹來市易者。有阿卜都喇額爾克寨桑等尚在歸化城。理藩院其遣官往諭。言噶爾丹且至。爾等毋妄動。行且有所差遣。其集人畜以待。

癸酉。

命宗室公都統蘇努總領預備軍。兵部遵旨。議發八旗滿洲蒙古前鋒二百名。每佐領護軍

二名。每翼派前鋒叅領一員。前鋒侍衛署叅領一員。前鋒校署侍衛二員。每旗委前鋒校二員。派護軍叅領二員。護軍校署叅領六員。每叅領委護軍校三員。其統領全軍大臣伏候

特簡。

上命宗室公都統蘇努統領全軍。鑲黃旗副都統覺

羅海都領左翼鑲紅旗副都統牛鈕領右翼即
日又令議政王貝勒大臣以克魯倫等處地名
及程途遠近詢問新來喀爾喀

戊寅

命增派禁軍及外藩兵特尚書阿爾尼等奏言臣
等聞厄魯特兵駐扎克魯倫之阿爾灘額邏
爾地方欲待

欽調大兵而行恐厄魯特兵進躡昆都倫博碩克
圖沿烏爾順河至喀爾喀河地方不得不急
往防護於六月初五日向波衣爾進發至博
洛達上素地方又恐厄魯特兵前進先往據
波衣爾於是遣軍校諾爾布探視並無踪影
遇一喀爾喀自厄魯特所逃來執而訊之曰
厄魯特兵是月初六日已渡烏爾順河其兵
號稱四萬近日至烏爾扎河內見俄羅斯布
敦諾顏使者率百許人至噶爾丹所即急歸
去矣不知其故又

皇上使臣及達賴喇嘛使人庫圖克圖等追及噶爾
丹與之議和不得見庫圖克圖等仍隨厄魯
特而行臣等聞昆都倫博碩克圖前來將至
喀爾喀河遣人諭令移其子女入喀倫而身

率兵速至臣所所遣人猶未歸不知昆都倫
博碩克圖所在烏爾順河距喀爾喀河甚近
喀爾喀河距喀倫僅一日程臣軍若仍往波
衣爾之地慮反出其後以此竟赴波衣爾之
南他奔他什海以禦之若厄魯特兵或追襲
昆都倫博碩克圖之後或至邊汛近地臣等
相機而行并遣人曉諭附近邊汛科爾沁右

翼烏朱穆秦諸旗。各令防守。奏至。
上諭曰。噶爾丹踰枯倫波衣爾深入。事關緊要。理宜
豫備。王沙津如未起行。令率所調科爾沁兵往
前年吉爾他布駐防之地備之。若沙津已起行。
著達爾漢親王班第率兵往備之。其敖漢柰曼
貝勒額爾德木圖公敖忒巴喇等旗兵之未調
者。令往備達爾腦兒。前所派出每佐領禁兵二
名作速遣行。再於每佐領下應派護軍驍騎各
五名。預備以待。其以阿爾尼奏速撤額黑訥知
之。議政王貝勒大臣共集議。議曰。應如
勅諭令理藩院遣官馳驛前往。如沙津王已起行。
著於科爾沁十旗派兵一萬。令達爾漢親王
班第率赴前年駐防之地。其管兵台吉都統
以下官員俱著班第酌選帶往。其統領大臣

伏候
特簡。至敖漢柰曼貝勒額爾德木圖貝子滾濟思
扎卜公敖忒巴喇五旗選發兵三千。其管兵
台吉他布囊都統以下官員亦俱選擇派出。
其總率是軍者於王貝勒貝子公內。伏候
特簡。理藩院速遣司官一員乘驛往派。令至達爾
腦兒備之。兵行俱攜三月糧。又前所撥備兵
前鋒二百名。每佐領護軍二名。令來月初旬
起行。其起行之日。領兵大臣具奏請
旨。現今備兵八旗前鋒四百。每佐領各護軍三名。
驍騎二名。每叅領下各小校三名。此所撥前
鋒護軍小校驍騎俱選擇派出。每翼撥前鋒
叅領一員。侍衛署叅領二員。前鋒校署侍衛
二員。每旗前鋒校各以四人署之。護軍每旗

撥叅領二員。護軍校署叅領六員。每叅領護
軍校各以五人署之。驍騎每旗撥實授叅領
一員。每叅領署叅領一員。散騎校一員。驍騎
校一員。此所撥前鋒叅領前鋒侍衛護軍叅
領驍騎叅領委署夸蘭大俱著各旗都統前
鋒統領護軍統領引
見用。其署叅領散騎校俱著各旗都統護軍統領
會同兵部派出。是軍每翼撥都統一員。副都
統二員。該部奏請。其總統前往者伏候
特簡。又漢軍火器營兵亦應派發。其官兵作何撥
出。應令總管火器營都統請
旨。奏入。
上諭曰。蒙古兵令攜兩月行糧。其敖漢奈曼科爾沁
土默特兵。令貝勒額爾德木圖公敖武巴喇統

之。其率科爾沁兵往吉爾他布駐防之地。令內
大臣蘇爾達率前次將校乘驛前往。其再發之
軍每佐領撥護軍五名。驍騎三名。府兵亦照此
派發。令都統宗室喇克達彭冲護軍統領苗齊
納楊代副都統扎木素海瀾色黑康喀喇統之。
其副都統邁圖署爲前鋒統領前去。再派出漢
軍都統國舅佟國綱都統諾邁凡派發火器營
兵之事。令彼請旨。是役也。亦將諸王從征。軍行
日期交欽天監選擇。令前所撥兵輕裝於初旬
速行。其輜重令每翼留官校押往。餘如所議。尋
命康親王傑淑恪慎郡王岳希從征。
巳卯。都統額黑訥等奏報率兵往赴尚書阿
爾尼軍。時侍衛阿南達副都統李林隆率察
哈爾兵并砍至伊黑嚇扎爾之地。與額黑訥

軍遇。聞往會阿爾尼軍之
命。阿南達先率兵北渡瀚海。額黑訥等俟諸部兵
喀爾喀兵至。選三千餘起行。就水草善地養
馬。向克魯倫河南往會阿爾尼軍。額黑訥等
具狀以
聞。
科爾沁上謝圖親王沙津奏報噶爾丹情形。
沙津奏言。臣親率兵於是月十三日起行。至
敦達見喀爾喀之衆倉惶奔來。問之。言濟農
阿難大賚我隣也。聞為厄魯特所掠。我懼故
遷徙來奔。臣遣人偵之。遇烏朱穆秦之人名
壘爾根者。言十四日。厄魯特自烏爾會河東
北兩路而來。兵有二千許。我台吉巴郎沖諾
和等各率所屬百許人。甲而迎之。厄魯特曰。

初以汝為喀爾喀。及至此乃知
中華皇帝兵也。我等同一部落。何甲而待我乎。惟喀
爾喀我仇也。當示我所在耳。我王答曰。喀爾
喀已南徙。不知所往。厄魯特曰。吾與汝友也。
吾不汝害。請以刀戟指日立誓。又曰。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在我所。如或不信。爾可隨我
行。遂挾我台吉及護衛額克濟兒而去。次日。
又執我台吉妻子及部人六十餘。我逃入深
草中得奔而來。恰遇所遣偵者。因得至此。又
言率兵者。非噶爾丹。乃噶爾丹弟也。
庚辰。
命調盛京兵赴達爾漢親王班第軍。班第奏言。科
爾沁台吉畢力滾達賴領兵至朱路木之地
遇喀爾喀人。自厄魯特逃來。言厄魯特追之

已至蒿爾河矣。臣據報親率本旗每佐領披
甲各十人。台吉八員。副都統一員。叅領二員。
佐領六員。於六月二十日起行往禦。奏至。
上諭曰。前遣敖漢奈曼諸部落兵。備達爾腦兒者。今
不必前赴。令其追及蘇爾達與之同往。如先於
蘇爾達。則速赴科爾沁達爾漢親王軍前。兵部
選材能司官。四日馳至盛京。發兵二三千。令將

軍副都統領之。速赴達爾漢親王班第軍前。兵
部承
旨遣郎中恩丕馳至
盛京將軍綽克托副都統博定隨發
盛京及開原興京東京遼陽廣寧錦州易州六
城兵共三千。率之以行。
辛巳。定諸軍起行日期。

上諭兵部曰。噶爾丹追喀爾喀已進喀倫。出征諸王
出喜峰口。公蘇努等所領之軍。隨朕行。令諸王
先朕進發。先檄知尚書阿爾尼等。理藩院遣司
官星馳以往。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
諸王軍七月初四日起行。其從征之兵。每翼
遣副都統一員。
鑾發日期。初六日為宜。奏入。

諭曰。前所發每佐領護軍二名。初一日先發。諸王
率每佐領驍騎一名。於初四日繼發。朕於初六
日啟行。方農時邊內不必列營。海都牛鈕。才優
從諸王行。扎木素康喀喇同蘇努行。所發驍騎
署叅領與王偕行。其中著有勞績人材雄健者。
詢該都統委為叅領。其所遣叅領事散騎校
署之。

癸未。
命增發官兵及火器。烏朱穆秦額爾德尼貝勒博
木布奏言。六月十四日厄魯特至烏爾會河
東烏闌之地。臣屬人民多被劫掠。臣遣護衛
額克濟爾往視。見噶爾丹之弟韓都台吉。送
之至噶爾丹所。謂曰。我攻我仇喀爾喀耳。不
敢犯中華界。聞尚書阿爾尼發兵而北。何故
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車臣汗皆在何地。額
克濟爾以不知對。奏至。
上諭曰。噶爾丹已至烏爾會河。軍宜速出。其軍中無
火器者與禁軍前所發兵及盛京兵。俱應增發。
令議政王貝勒大臣速行詳議。議曰。應於馬場
催取馬匹。公蘇努之兵。仍於初一日起行。前
所發之先鋒護軍。攜現馬於初二日發。後派

之前鋒護軍驍騎於初三日俱發。令各都統
一員。護軍統領一員。副都統一員率之。至邊
外水草寬衍之地駐候。諸王軍於初四日起
行。直隸巡撫天津鎮三屯營協標下火器兵
再發一千。併宣府鎮標兵一千。藤牌兵一千。
俱令宣府總兵官許盛率之。與諸王同發。京
城兵。每佐領應增派護軍二名。每旗護軍參
領一員。每參領護軍校署參領一員。每翼副
都統一員。八旗火器營兵。增發一千。所增發
護軍及火器營官兵。俱護
駕而行。至
盛京兵增發二千。令將軍若副都統統之。紀林
烏喇兵二千。將軍親率之。俱令赴科爾沁達
爾漢親王軍前。與前所發

盛京兵會遣兵部官乘驛往。再取巡捕三營馬
八百給與軍士。
京城大兵陸續遣發。
皇上親統大軍相繼而行。理藩院檄諭四十九旗。令
各備兵分汛哨探。并檄阿爾尼額黑訥阿南
達等軍知之。奏入。

上諭曰。後所發護軍各二名。令都統阿錫坦副都統
納秦希禪率之。俟朕啟行後續發。至副都統疇
爾馬等所領兵并礮。令內大臣阿密達往統之。
不時偵探奏報。以候朕至。總兵官許盛既帶操
練籐牌軍一千名。其標兵可選六百出張家口。
令前鋒參領索柱巴圖魯引之。由偏陰達巴漢
之路。往赴阿密達軍前。其直隸巡撫天津鎮標
兵一千。令三屯營副將師帝賓率之。隨諸王而

行。俱攜兩月糧。巡捕營馬八百疋給火器營兵。
比聞驛站廢弛。令直隸巡撫于成龍整理。其綠
旗候選軍官武進士舉人及林與珠等革職官
員有願効力者。令與火器營兵同行。如有勞績
酌量擢用。其曉諭之。都統彭沖護軍統領楊代
副都統色黑於初二日起行。都統喇克達護軍
統領苗齊納副都統海瀾於初三日起行。未幾

許盛已行。復令回宣府聽調。
甲申。遣使賚
勅諭噶爾丹。
上將出軍。先遣理藩院員外郎阿爾必特祜達賴齎
勅書往諭噶爾丹。
命之曰。爾至噶爾丹所語之曰。汝昔職貢往來。未
嘗失禮。今乃闌入邊汛。掠我屬國。是何意耶。皇

上特遣使者詰汝。其竭誠以對。又念汝向來恭順。令塞外諸部。且未興兵擊汝。尚可改圖。我使臣久留汝地而不令歸。何也。彼如遣喇嘛等歸則擒之而來。不遣則已。務婉言相慰。羈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也。如彼欲辨釋。則擒彼要人來面奏。如問汝中國發兵乎。則曰。聞汝無故闌入發兵以備邊也。如彼問聖駕及諸王來。則曰。不

得而知。如彼不遣使來。則汝等一人星馳來奏。一人率筆帖式馳赴諸軍。密諭之曰。上遣我等羈遲其前行。大兵不日至矣。其各集兵增備。姑勿與戰以待。而每夜輒張兩翼嚴巡儆防其夜襲。如噶爾丹見勅諭而退兵。則止之令勿退。其或不止。則令諸軍疾發擊之。如或奔潰。務必窮追。

賜噶爾丹勅曰。朕統御宇內。懷柔萬邦。惟願率土生民。咸得其所。相與協和。無分中外。夫兵凶器戰危事。互相仇怨。無有已時。非計也。故遣尚書阿爾尼。散秩大臣吳巴什。扎薩克大喇嘛阿齊圖綽爾濟。一等侍衛阿南達。傳諭令罷兵息戰。爾同奏云。聖主施仁撫育。令共相協和。以享康泰。我亦與焉。伏願指示安樂之策。聞聖上將盡

驅出喀爾喀之人。不勝懽忭。不敢以殺我弟多爾濟扎卜為憾。所奏甚明。今乃聞爾復興兵伐喀爾喀。故遣尚書阿爾尼防境內之不靖者。今烏朱穆秦遣使至爾所。爾言中華與我一道同軌。我不敢犯界內地方。而又闌入邊汛。掠烏朱穆秦人畜。是背前言而棄舊好也。且我前所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等。至今不歸。爾誠何意

耶。今遣員外郎阿爾必特祜達賴賚勅諭爾。爾
尚可以敗圖爾既入邊。我諸部王及貝勒台吉
行。且與兵擊爾。故亦遣來使止之。郎爾至矣。其
速給還所掠。歸我使人。爾其明白回奏。是日即
以
遣使諭噶爾丹事。檄知諸軍。
丁亥。

授尚書阿爾尼等進兵機宜。時噶爾丹沿喀爾喀
河而進。追及昆都倫博碩克圖。昆都倫不能
禦。僅以身免。所有牛羊。盡爲所掳。阿爾尼聞
噶爾丹駐兵索約爾濟河。連夜率兵往襲之
至則噶爾丹已從濟達齊牢之東。向烏爾會
河去矣。喀爾喀偵者報稱厄魯特兵二萬餘
往追車臣汗。土謝圖汗。挾使臣伊拉古克三

商南多爾濟而行問
盛京與歸化城所在。阿爾尼等率軍前進。遣人
檄諸軍速發。其疏以
聞。
上命阿爾尼等仍躡厄魯特後。偵其所至。奏報。額黑
訥等軍到。且勿與戰。俟達爾漢親王班第兵盛
京烏喇滿洲兵齊集。同夾擊之。如噶爾丹潰敗

令阿爾尼等。引兵窮追。便宜行事。檄諸軍量馬
力疾行。齊會形勝之地。以俟禁軍。
戊子。
命康親王傑淑恪慎郡王岳希率禁軍駐歸化城
西安將軍尼雅漢等。率西安兵駐寧夏。
上諭議政王等曰。康親王。恪慎郡王。副都統海都牛
鈕。率前所發驍騎每佐領各一名。於初二日起

行。出張家口。屯歸化城。如大同兵可用。聽王等
隨宜調遣。其厄魯特貿易人馬匹。託言乘用。盡
收之。直隸巡撫率兵一千。駐遵化。西安將軍尼
雅漢副都統巴賽柏天郁率滿洲兵二千。漢軍
兵一千。屯寧夏。其寧夏綠旗兵亦令預備。
尚書阿爾尼等。奏報與厄魯特戰於烏爾會
河地方。厄魯特兵二萬餘掠烏朱穆秦男女

牲畜輜重。徐行遡水上流遊牧。阿爾尼偵之。
分兵二隊。乘夜往襲。二十一日昧爽。於烏爾
會河地方。及其營。令所選蒙古勇士二百餘
攻之。令喀爾喀兵五百。驅其所掠。未及戰。諸
部落及喀爾喀兵。爭取其子女牲畜。陣動不
能止。遂退。厄魯特分兩翼陣而立。我軍次隊
繼進。厄魯特發烏鎗。軍退。前隊兵及喀爾喀

兵復進。喀爾喀投其烏鎗先卻。諸部落兵力
薄亦退。厄魯特增兵從山上繞出我左右。我
軍不能進。遂斂兵歸。是役也。厄魯特多火器。
而我火器營未至。是以不得前進。乃駐軍烏
朱穆秦之鄂爾折伊圖。以俟諸軍。阿爾尼等
具狀以
聞。

上以示議政王貝勒大臣。尋兵部議。阿爾尼吉爾他
布等違
命輕戰。以致敗績。俱應革職。同往官員亦俱革職
得
旨。阿爾尼吉爾他布革去議政。降四級調用。吉爾
他布仍留佐領。餘如所議。
遣使申諭噶爾丹。時噶爾丹歸我使商南多爾濟

以其情陳奏。
上起滿丕為理藩院郎中。鄂齊爾為員外郎往諭噶
爾丹。
命之曰。爾等往語噶爾丹。據商南多爾濟來奏。言
尚書阿爾尼等與汝交戰。阿爾尼不請旨而即
擊汝。非本朝意也。阿爾尼本奉命率諸部兵防
守地方。汝闌入邊汛。肆行劫掠。職守所關。不得

不戰。假有他部入汝界。汝防邊者能默默已乎。
皇上聞汝在邊。恐諸部擊汝。前已遣使諭止之。
今聞交戰。故又遣我等來諭噶爾丹若問曰。商
南多爾濟議驅逐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
克圖此言已上聞否。則答曰。不知也。若問中國
有兵來乎。則告之曰。來。如又問何人率之而來。
則曰。我來急不知也。再語之曰。商南多爾濟奏

汝言與中華一道同軌。我但索土謝圖汗折卜
尊丹巴而已。至邊境之內。不敢纖芥犯。方議遣
使。而我尚書阿爾尼等。遽加以兵。甚為過當。商
南多爾濟亦以阿爾尼之舉為非。其以此曉諭
之。倘阿爾必特祜等未到。汝等攜之偕行。
己丑。調察哈爾兵防護馬場。
上以厄魯特兵入喀倫。馬場急宜防護。乃

遣副都統馬什。調察哈爾兵。往駐形勝之地以備
之。
設邊外驛站。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額爾克阿
海等率千餘人作亂。縛驛吏。劫馬匹弓矢而
去。學士布顏圖以
聞。
上諭發察哈爾兵備之。遣軍校檄阿爾尼。令與額黑

訥阿南達兵會。毋以前戰未捷遂懷退怯。其收集兵馬嚴行警門。如各部之兵不足恃。皆令內移。喀爾喀有橫行者禁輯之。自古北口至十八里臺。令兵部遣坐驛筆帖式設站。自十八里臺至阿爾尼所。令蒙古設站。學士布顏圖設站畢。撤張家口驛其坐驛筆帖式軍校赴伊處酌用兵部侍郎薩木哈前往安驛直至布顏圖所。令

巡撫于成龍星速來京。整理近京驛站。其標下所調之兵。及天津鎮標兵。俱選賢能將弁率云遵化。兵部遣官疾馳往諭。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六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七

七月庚寅朔。

命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俟諸路軍至齊發。沙津遣署副都統蘇爾米二等護衛根都等往偵噶爾丹。至察克墩登高望之。見噶爾丹前哨次第屯列。且望見其營壘甚近。沙津即率所備兵前進。其奏以

聞。

上諭曰。大兵陸續前進。朕亦親征。姑勿與戰。以待各路軍至齊發。毋致失利。其檄王沙津知之。

辛卯。

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和碩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時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

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授以印。皇長子胤禔副之。出古北口。和碩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授以印。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峯口。內大臣國舅佟國綱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努拉克達彭冲阿錫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楊代前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俱參贊軍務。諸軍前

發。惟佟國維索額圖明珠留京。俟大將軍將至陰山馳往會之。

頒發軍令。

上諭兵部曰。本朝自

列聖以來。戰必勝。攻必克。所向無敵者。皆以賞罰明。法制嚴。兵卒精銳。器械堅利。人思報國。殫心奮勇之所致也。今軍行。其令各該都統以下察核軍實。凡甲胄弓矢諸器械。務令犀利堅好。其盔甲俱繫號帶。馬騣尾書旗分佐領姓名。其行也。觀大纛整隊齊發。有零星前後錯行及醉酒者。該管官立拏懲責。其止也。各按旗分隊伍。分列屯扎。有前後錯亂者。罪及該管大臣。馬無印當無名者。罰以銀給拏獲者。竊取鞍轡什物馬匹者。視其多寡治罪。失火者亦從重究懲。官兵厮役

所過百姓蒙古地方。毋騷擾。毋搶掠。毋踐踏。有擅離營伍入村落山谷奪人財物者。軍法從事。罪及本主及該管官。軍士厮役逃亡。在喀倫內立行察拏治罪。如出喀倫外。該管大臣即遣官兵窮追。務獲立斬以狗。如不能獲。則將往追將卒從重治罪。其逃人之主及該管官。一併嚴行察懲。既出我境。哨探斥候。務期嚴密。如曠野交

兵對陣見敵。王貝勒貝子公大臣不按次序擅越前進及見賊兵寡弱不復請令冒昧前進者。有功不敘。仍治以罪。其進也。須齊列緩轡按隊前行。如自離其隊而附人後。或自棄其伍而入別行。或他人已入而獨留不進。身死家沒。及重責革罰分別治罪。如整齊而進。擊敗賊兵。厥功維均。勿以畧分先後致生爭競。至彼不抗我軍

而奔潰。則選精兵良馬逐之。列隊躡蹤而進。如前忽遇伏。或賊兵有旁抄者。則後隊接戰。夫兵者所以討逆而安順也。領軍大臣果能嚴束其下。不使良民受害。朕不靳厚賞。否則罰亦無赦。凱旋之日。有以兵器私售蒙古者。本人治罪并及該管官。馬乃大軍急需。須視水草善地小心護養。起行時則留將卒察收遺失之馬。視鬃尾所繫字樣交還原主。如係疲馬則開明馬色數目。交所在官司人民蒙古善行牧養。報知兵部。如有匿而騎用及殺之棄之者治以罪。其遺馬疲馬之人亦開明馬色報兵部存案。恐官兵未能遍知。爾部其刋布曉諭之。

臣謹按我

國家兵制至善。軍法至嚴。亘古所不及。

皇上智勇天錫。以守成兼開創。嗣位以來。平三藩。收

海壖。定察哈爾之亂。

天戈所指。捷如雷霆。蠢茲噶爾丹無知逆命。

皇上震電憑怒。乃遣將出師。申嚴教誡。才百餘言耳。而坐作進止之方。奇正勦禦之法。莫不燭照數計。纖悉靡遺。不待秉鉞揮旄。而早已決勝萬里之外矣。抑又聞之。兵者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以除暴安民而已。故曰桓文
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仁義者所由制
勝無敵之資也。今誕告有衆。所諄諄征復
者惟以禁侵掠安良善爲至計。故師行所
至。民不知兵。市不改廛。野無失業。其眞所
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與。
命發大同綠旗官兵。兵部奏言。大將軍裕親王等

奏殺虎口客通歸化城。請撥大同綠旗兵前
赴。以聽調遣。應如王等所請。於大同鎮標選
馬兵六百。步兵內或籐牌或火器。一千四百。
令將領率之。於七月初十日內。至殺虎口。其
總兵官王璧尙未受事。或徑赴大軍。或仍留
大同。應候
旨行。

上曰。此所撥兵。係鮑敬舊轄。卽令率之前往聽調。王
璧莅任後。仍留防守地方。
命隨大軍設站。
上諭理藩院曰。大將軍裕親王率大兵出古北口。其
令侍郎薩木哈學士布顏圖。自阿爾尼設站分
路之處。酌撥附近旗分人馬。尾隨大軍。設立驛
站。

壬辰。
命內大臣阿密達軍暫駐岡阿。副都統碼爾馬率
兵往會阿爾尼等。六月二十七日。至阿霸垓。
聞前軍已與噶爾丹交鋒。乃遣人探兩尙書
所在往會之。以兵力單弱。便宜於附近調察
哈爾左翼四旗兵。每旗百名以行。越二日。與
阿密達軍會於岡阿。具疏以

聞得
旨前已調發察哈爾兵八百左翼兵無庸再調令
撫遠大將軍將出塞應令阿密達等暫駐岡阿
偵明蘇努軍行實信與之齊赴克勒以俟大將
軍至如聞厄魯特內向即回與大軍合其檄知
之
命奏報軍情許大將軍等閱視大將軍裕親王等

奏言臣等既身率重兵其切近噶爾丹處奏
報機宜似宜備文令臣等知之
上曰軍機於爾等豈有所秘哉但另文則未免煩瀆
且恐遲延自後奏報軍機皆令馳赴軍前爾等
接視封進有所見即附奏以
聞
諭尚書阿爾尼等遣人迎都統額黑訥軍

上諭理藩院曰額黑訥軍從某邊汛達阿爾尼所較
為捷近其諭阿爾尼等遣能員速往迎之兵力
薄恐突遇敵兵也阿爾尼所駐地如有可虞漸
移入內謹防斥堠又聞喀爾喀行劫驛馬其曉
諭嚴禁之
癸巳
命侍衛阿南達等往會尚書阿爾尼等軍阿南達

等奏言臣等六月初十日自伊黑噶扎爾起
行至布喇漢布喇克尚書阿爾尼檄令臣等
率察哈爾兵并徵至他奔他什海臣因選兵
五百前赴至岡阿則阿爾尼等已回就大軍
臣乃疾行至阿錫垓聞阿爾尼在西喇西巴
爾臺集兵噶爾丹已東走矣臣等道遠馬疲
以羊為糧羊亦瘠乏僅以歸化城副都統阿

玉璽所運來米一百石散給士卒。何餘米百
駝。阿玉璽護之與臣等同行。迎就大軍。奏至。
上曰。阿南達等。與阿爾尼噶爾馬兩軍。就其近者往
會之。額黑訥兵。恐亦糧盡勢迫。其檄阿南達速
往迎之入邊。副都統阿玉璽所解米百駝。量給
阿南達兵。餘留以給額黑訥軍。令阿南達酌行。
命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率兵往會大軍。恭親王奏

言。臣既出喜峯口。當由何道而進。
上曰。視其道之近者往與大軍會。其出古北口之兵
糧儲多。爾等未會之際。糧宜節省。出邊後有助
糗糧者聽助。籍其姓名以聞。所助牛羊。俱收畜
及時以散給之。炎暑軍行。恐人馬勞苦。其令晝
止夜行。
遣使往檄噶爾丹。

上諭理藩院曰。前使諭噶爾丹者。音耗久絕。爾衙門
其遣筆帖式一人。擬什庫一人。乘驛往偵之。乃
奏請以擬什庫巴扎爾爲筆帖式。往檄噶爾
丹。檄曰。前者差本院員外郞阿爾必特祜達
賴等使汝。嗣又差郞中滿丕員外鄂齊爾等
使汝。至今未歸。是以又遣筆帖式巴扎爾前
來。如前使未經遣回。其速遣之。

乙未。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帥師啟行。裕親王
將行。
上御太和門。大學士伊桑阿捧
勅。大學士阿蘭泰捧印。授王。
勅曰。喀爾喀厄魯特原屬同修職貢之國。因伊等
交惡搆兵。朕不忍民生塗炭。曾遣使與達賴喇
嘛使人偕往厄魯特。諭令仍尋舊好。乃厄魯特

噶爾丹賜順隂進。反使擾我屬部。掠奪烏朱穆
秦四佐領。𢎞因遣發大兵聲罪致討。特命爾和
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禔爲
副。與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
阿密達公蘇努都統國舅佟國綱公彭冲都統
諾邁護軍統領楊代。前鋒統領邁圖等統領官
兵前往征討。行間諸事爾與皇長子及諸大臣
等籌畫善策。協議舉行。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
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强而輕視逆寇。
嚴偵遠探。罔或疎虞。其統領蒙古兵丁前來王
貝勒扎薩克台吉等。亦與共相商確。酌量而行。
所調盛京烏喇官兵到時。爾一併統率調遣。有
能擒斬噶爾丹來歸者。分别陞賞。爾須約束將
士。申嚴紀律。凡經過地方。毋得騷擾百姓。歸順

良民加意撫綏。務體朕定亂懷遠至意。其行間
將領功績及重罪俱察實紀名彙奏。各官有犯
小過者當即處分。至於驍騎校護軍校以下。無
論大小罪過俱商酌徑行處治。務將厄魯特殲
勦廓清。安靜邊圉。斯稱委任。爾等宜殫竭心力。
蚤奏膚功。欽哉。王跪受畢。
上出東直門。
親送諸王起行。
丙申。
命內大臣阿密達等軍俟大軍於克勒。阿密達等
奏言。噶爾馬等所遣使偵阿爾尼軍者。七月
初二日還報。言阿爾尼吉爾他布與翁牛特
杜稜王巴林阿拉卜灘俱率兵駐葫蘆谷爾
河。噶爾丹離舊戰地五日程。至厄勒冷矣。臣

等因與扎錫王共率兵於次日起行。赴阿爾
尼所奏至。
上諭曰。阿寄達等既與阿爾尼等會。仍當偵明蘇努
軍行所至。率兵與阿爾尼阿南達巴林翁牛特
等軍。齊至克勒。俟裕親王大軍。

命阿霸垓等旗嚴備喀爾喀。并供應往來驛站糗
糧。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京城大軍。絡繹出邊。
阿霸垓阿霸哈納爾蘇尼特蒿齊忒等兵。無所
調用。令不必赴尚書阿爾尼軍前。著於各旗形
勝之地駐扎。嚴防喀爾喀新來之衆妄行。並供
應往來差遣人員驛站糗糧。毋悞。
命內大臣蘇爾達約大軍齊發。罷大將軍恭親王
常寧兵。蘇爾達奏言。臣於六月三十日。至科

爾沁。見達爾漢親王班第。距其舊居六日程。
駐圖思噶爾圖山。兵到者僅半。喀喇沁阿霸
垓奈曼兩土默特兵亦未到。臣俱移文。及檄
盛京兵。促其前來。俟到日整飭軍伍進發。奏至。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其恭親王兵。應否停止。
一并議奏。議曰。蘇爾達去時。
勑諭甚悉。其恭親王兵。且勿出。但令預備。前已檄

王沙津等。姑勿與厄魯特戰。以俟大兵。今蘇
爾達等。亦應俟諸軍齊集。遣人約大將軍兵。
協力以進。
上曰。恭親王兵可勿備。餘如所議。其令裕親王及參
贊大臣等知之。

戊戌。
命內大臣索額圖。統兵前進。相機撲勦。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朕夜來思及一事。方欲傳諭。適諾木齊岱來奏蘇爾達之語。與朕意相符。朕觀噶爾丹退回二宿之地。似欲潛逃。如俟京城大兵至始追之。恐不及。聞盛京烏喇兵俱已起行。十日內即到矣。其令阿密達全軍及公蘇努軍中。視有壯馬者選出。即簡出征大臣一員統領而往。沿途擇水草善地。刻期到彼。如

噶爾丹欲逃。即行追勦。無失機會。若彼來迎敵則我軍切勿急行。以待大兵。姑遣使往諭之曰。汝闌入我邊汛。尚書阿爾尼等。不得不迎戰。汝向與天朝修貢通好。此來追喀爾喀耳。今喀爾喀劫奪我外藩。肆行悖亂。亦與我朝相失。聖上特遣和碩裕親王。及皇長子來。與汝申明禮法。自茲以往。永定盟好。汝不聞前者我朝出兵至

俄羅斯。以禮和好。不戰而歸乎。汝其謹俟王及皇長子之至。如此往復遣使以羈留之。大兵可俟。阿爾尼等所有扎薩克兵及阿南達兵。其馬既不堪用。著阿南達親押火器速往。與盛京烏喇科爾沁兵會。阿南達等所留之兵。著一人管轄。駐於現居之地。不時探報。蘇努等所餘之兵尾此軍後。聯絡坐臺哨探。其令議政王貝勒大

臣集議。議曰。

上諭已極周詳。其統領此軍之大臣。及管轄阿南達所留兵之人員。恭候

特簡。

上曰。着索額圖統領。偕阿密達先往。令阿密達及蘇爾達參酌而行。索額圖阿密達前去。則攜前鋒參領石圖與俱。併量選前鋒兵帶往。至則視其

情形。如彼能待。則俟大兵而行。不能待則遣人羈縻之。必不得則明諭之曰。聖上遣皇兄皇子與汝相見。非惡意也。汝乃不俟而去。非汝之不執乎。雖聖上戒勿戰。我不汝貸也。往復數四。度盛京烏喇諸部落兵且至。力足以勝。即便宜行事。如彼奔逃已遠。不便往追。則速奏以便撤兵。蘇努及阿密達之軍。俱令蘇努率之而往。除阿

南達等押礮及馬壯者前去外。其馬不堪者。酌留。令副都統扎木素噶爾馬領之。駐阿爾尼等原駐之地。探噶爾丹聲息。及額鼎訥軍情。不時報聞。并防禦就近地方作惡肆行之人。其扎努喀朱爾蘇亦酌量帶往調用。索額圖取阜長子厩馬百匹。乘以前去。

命隨大軍運糧。時大軍已起行。理藩院奏言。軍行餉不可緩。請遣戶部司官一員。及看守米石

臣部員外郎蒙古兒。以駝一千二百五十頭運米一千五百石。往克勒。俟大軍至。道行散給。後令喀喇沁多羅郡王扎錫。仍照數撥給官兵押駝隨臣部及戶部司官。同赴坡賴村。再運往迎大軍。奏入。

上曰。大軍已賚兩月糧。又有一千五百石隨行。吳巴

什又運一千餘駝而往。若此米至克勒。即行給發。則軍行未久。恐難攜帶。反至糜費。其令賚運者隨撫遠大將軍後。不拘何地。當給方給之。俟畢。令吳巴什蒙古兒等。仍率察喀爾喀喇沁官兵。驅回坡賴村。將運到之米。馱載。前赴大軍。其坡賴村米。令戶部司官同翰昌道監發。

辛丑。內大臣索額圖請趣

盛京烏喇等兵速赴軍前。索額圖奏言。臣 近聞
阿爾尼疏言。噶爾丹今在烏朱穆秦旗分奇
爾薩布喇克之地。如遵前
旨赴蘇爾達所。則似迂曲。臣 已選蘇 努軍中馬壯
者。往與阿密達軍會。伏乞
勅諭趣盛京烏喇兵科爾沁等旗兵速赴 臣 軍。
上從之。

壬寅。
勅諭噶爾丹。時噶爾丹遣其使達爾漢格隆奏言。
喀爾喀吾讐也。因追彼闌入邊汛。向在
中華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
上因賜來使筵宴賞賚。令賚
勅歸諭之。
勅曰。據爾使人達爾漢格隆陳奏。具見敬順悃誠

朕統御天下。重信義而賤欺詐。前以七旗喀爾
喀彼此搆怨。與達賴喇嘛共議遣大臣諭和。不
意左翼興兵妄動。朕弗之直也。後喀爾喀為爾
所敗。匍匐來歸。朕念普濟衆生之意。賜以米糧
牲畜。所全活者無算。喀爾喀何利於朕。而施恩
若是。皆朕不忍生民之顛沛故耳。是年出盟。方
分別七旗曲直。昭雪扎薩克圖汗之事。欲仍前

設立右翼。議未及定。爾兵已至。乘虛驟入。褫守
汛者衣服。出言不遜。朕亦不深責。六月二十五
日。遣員外郎阿爾必特祜等問故。而阿爾尼等
在邊。以爾公然闌入邊汛。守邊責重。不能容忍
遂與爾戰。朕甚非之。六月二十九日。復遣郎中
滿丕賚勅諭爾。及商南多爾濟歸取行糧而已。
豈有正事尚未議定。即可言執土謝圖汗折卜

尊丹巴以畀汝乎。此皆使臣設計脫身而爲此
言也。汝謂與達賴喇嘛道法爲一。則當憐念衆
生。同心以安喀爾喀。令七旗同享安樂。以仰副
朕意。乃反肆殺戮。拆人妻子。離人骨肉。侵滛邊
地。掠及四佐領之人。揆之道法。可若是行乎。恐
達賴喇嘛未必使汝爲此也。西寧報至。聞策旺
拉卜灘以汝罪告之達賴喇嘛。將興兵伐汝。夫

興戎非美事也。朕且將與達賴喇嘛共議調和
而聞汝已駐兵爲爾會河。故朕遣和碩裕親王
皇長子及大臣整發滿兵而往。非討汝也。欲定
議耳。本朝前者遣大臣往俄羅斯議事。亦發兵
往議畢而回。汝所夙知也。爲汝計。其聽達賴喇
嘛言。罷兵息戰。各享安樂。旣合衆心。亦易舉事。
如仍以前事爲辭。妄行劫掠。則辱敗名教。自汝

始矣。又
諭理藩院曰。索額圖等行與蘇爾達會。爾衙門郎
遣司官一員偕噶爾丹使人達爾漢格隆等從
喜峯口至索額圖等軍前。如索額圖等以使人
爲可遣歸則遣之。如不可則留之。
命諸路兵齊集巴林。大將軍裕親王等奏言。厄魯
特今至奇爾薩布喇克之地。於

盛京烏喇科爾沁調兵之處不相涉。蓋稍在內
矣。索額圖等若仍赴蘇爾達所。似覺迂曲。然
已近巴林。臣等欲使索額圖等勿赴科爾沁
而駐軍巴林以待。臣臣等當選馬疾行尾隨
索額圖而進。尚書阿爾尼等奏言。噶爾丹距
臣軍所駐西喇西巴爾臺僅一日程。又侍衛
阿南達率察哈爾兵五百及運米土默特兵

二百。已至臣所。并巴林。翁牛特兵八百。共一
千五百名。臣等率之。已與內大臣阿密達軍
會。兩軍止三千餘耳。勢力單薄。請且駐朱爾
亨布喇克等處。整兵以待禁軍。奏入。
上諭曰。速檄索額圖。至巴林。俟裕親王。王等亦不必
選馬疾行。率全軍赴巴林。并令人追蘇努兵之
分行者。齊赴巴林。其阿密達阿爾尼等兵。速令

內向。至我大軍去路以待。又前所發五旗每佐
領護軍二名。令恭親王領之。踰二日起行。王其
約束軍士。所過毋踐禾稼。

癸卯。
車駕發京師。
上諭都統瓦代等曰。據關保奏。噶爾丹於六月二十
七日。遣發其使人。及我擦什庫。次日潛師退去。

班第。蘇爾達等。遣人覘視之。噶爾丹兵。果已北
去。朕之欲幸此軍者。以躬近行間。便指示也。今
噶爾丹雖退。而喀爾喀方且橫行。劫掠驛遞。及
諸扎薩克馬畜衣服。乘此大兵集會。朕乃親往
視師。以靖喀爾喀之肆。俾知所畏忌。事可一舉
而定也。是日。
上詣

皇太后宮請
安。遂啟行。
甲辰。

命暫放員外郎阿爾必特祜等罪。令隨軍効力。時
學士西拉奏。員外郎阿爾必特祜達賴奉
使噶爾丹歸。言我等至科爾沁王沙津所。沙津云。
我已遣二百人。往視噶爾丹所在。我等隨取

鄉導馬匹追躡之。行二日。遇諸途問之。據云
噶爾丹已退去矣。又向北行三宿。視之漫不
見蹤跡。我等思所攜糗糧且盡。道途多劫。既
不獲見噶爾丹。徒毀及
勅書賜幣無益。是以歸來。臣 思阿爾必特祜達賴。
皆係重囚。
皇上宥其死罪。復其原職而遣之。不思效力酬

恩。不終使事。擅自來歸。不誅無以示後。應立正軍
法。
上可其奏。隨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阿爾必特祜達賴罪本應誅
今暫免其死。與巴扎爾俱帶之前去。出口後。或
有差遣之處。亦未可定。若能効力。則貸其罪。否
則殺之。前遣筆帖式巴扎爾。亦未見噶爾丹而

歸故
上諭並及之。
命以太僕寺馬一千五百匹。給大將軍裕親王軍。
丙午。
命內大臣蘇爾達等軍赴巴林以會大軍。蘇爾達
等奏言。臣等所領兵至烏爾會河者。祇二千
三百有餘。及土默特兵二百八十。其敖漢等

四旗兵及
盛京兵俱未到。而阿爾尼等報稱噶爾丹七月
初七日至奇爾薩布喇克。其地近於陰山。臣
等所駐反過之。恐厄魯特出陰山乘虛而進
臣 乃移駐阿魯昆都倫。以待後軍。奏至。
上諭曰。諸台吉軍中馬瘦糧少者。著留於阿魯昆都
倫之地。擇善約束之台吉統領駐防。其已到之

土默特兵令蘇爾達沙津班第等率之。俟盛京烏喇兵到。全赴巴林。以會大軍。其敖漢等四旗兵之未到者。速遣諭之。不必赴科爾沁。亦往巴林。并檄撫遠大將軍及參贊大臣知之。如有所見。具奏以聞。

丁未。

命內大臣阿密達尚書阿爾尼等會內大臣索額

圖軍。索額圖奏言。十一日。臣遣察哈爾佐領鄂爾哲喀喇沁佐領恩克等往偵。十四日歸報。知厄魯特兵駐扎和爾洪河上流。距我軍所駐濟爾河。有二日程。臣等即於十五日起行赴巴林。奏至。

上諭曰。頃者令裕親王等領全軍赴巴林。索額圖在巴林候大軍。已有諭旨。其檄諭阿密達阿爾尼等速來會。

命康親王傑淑等率兵往會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軍。裕親王等奏言。臣等偵得噶爾丹於是月十一日。在音扎哈河上流。十二日。至和爾洪河。十三日。沿河而下幾百里。往岳洛岩覘其所向。將往達爾腦兒之地。距岳洛岩約六日程。臣等尾追不及。今沿拜察河。徑由正藍旗

遊牧之地往禦之。遣人乘驛。令我牧地蒙古及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各驅牲畜。入近邊遊牧。且速檄知康親王。奏至。

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蘇努阿密達軍。應令會集。速行檄康親王等駐形勝之地探聽。亦檄蘇爾達等知之。至牧地蒙古。若俱令內徙。恐悞驛遞。宜諭止之。仍令於舊地遊牧。議入。得

旨。康親王速率兵會大將軍。檄知蘇爾達等。餘如
所議。
內大臣阿密達奏遣郎中哈爾吉布等使於
噶爾丹。阿密達奏言。是月十五日。濟隆庫圖
克圖之拉木扎木巴。同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之尼隆格隆等來至臣所。告曰。噶爾丹言
我自入邊。秋毫無犯。

皇帝亦惠我幣帛
勅書。甚大德也。今乃聞侍衛阿南達率兵。及諸路
軍雲集。又聞有內大臣且至。土謝圖汗之子
噶爾旦台吉亦在軍中。夫執鼠之尾。尙噬其
手。今雖臨以十萬衆。亦何懼之有。臣等答之
曰。奉
命防邊。

上意勿與厄魯特戰也。我寧敢違
旨乎。阿南達等。久已赴京。噶爾旦台吉。不知所往。
拉木扎木巴又曰。噶爾丹博碩克圖汗言。兩
庫圖克圖。及商南多爾濟來。事已定議。將於
次日遣奏。而是夜兩尙書來襲我。入我兄子
營。殺及子女。不戰者如是乎。臣等答之曰。彼
闌入邊汛。掠我烏朱穆秦兩尙書不得已與
之戰。今

聖上特遣皇兄皇子。來與噶爾丹定議。我等亦將內
徙矣。臣因遣郎中哈爾吉卜。少卿巴圖。與其
使人偕行。臣又聞其從者曰。十五日噶爾丹
引兵內進。屯於西喇西巴爾臺矣。奏至。
上命示議政大臣。
戊申。

命恭親王常寧率師會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軍。
上諭兵部曰。恭親王令統兵自𢿘匠屯。取道興州趨
正藍旗遊牧之地。徑會大將軍裕親王軍。
諭康親王傑淑等。仍駐軍歸化城。
上諭兵部曰。康親王兵不必前來。仍令回駐歸化城。
至調四子部落。三吳喇忒毛明安。喀爾喀達爾
漢親王六鄂爾多斯歸化城之兵。應否留於康

親王處。議政大臣等集議。議曰。歸化城永宜留
兵防守。應遣人迎康親王回。其外藩兵應調
其半。至康親王所。歸化城兵亦檄知少詹厄
爾賽。令其預備。又前所擬宣府鎮標兵一千。
幷籐牌手一百。候調遣者。令許盛率之。大同
兵二千。備殺虎口者。令鮑敬率之。俱速赴歸
化城康親王軍前。

上從之。
己酉。
命簡親王雅布赴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軍。時簡親
王隨
駕至青城。請往軍前効力。
上令簡親王趨赴裕親王軍前。參贊軍務。
內大臣阿密達奏報噶爾丹及濟隆庫圖克

圖。使人至軍前。阿密達奏言。臣等率兵將赴
巴林。卽遣人偵探噶爾丹。聞已至和爾洪。欲
往巴林。恐反在其後。故臣等駐軍木西峽。及
噶爾達蘇台兩河界。已檄知蘇努軍。後聞噶
爾丹又前進至和爾圖。臣前所遣郎中哈爾
吉卜等歸。告臣等曰。我等至和爾圖。噶爾丹
所屯也。語拉木札木巴等曰。爾其以我來之

故。聞之兩庫圖克圖。且使我等一見噶爾丹
乎。頃之。拉木札木巴等來告曰。汝言皆轉達
庫圖克圖矣。濟隆庫圖克圖言。此來甚善。
皇帝與博碩克圖汗通好。乃大幸也。博碩克圖汗。並
無所言。汝等少坐。即與相見。語畢而去。待之
良久。喇嘛扎卜等來謂曰。汝等前來之故。我
汗皆知之。我汗言兩庫圖克圖。亦不必見也。

汝且歸。我將導汝出境。是以我等歸來。未幾。
濟隆。遣衛徵格隆。噶爾丹遣尊多伊格蘇爾
爲使。見臣等於前鋒營。述噶爾丹之言曰。
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我與中華。一道同軌。雖入邊
汛。索吾讐而已。弗敢毫犯也。乃令關使侍衛
阿南達。率兵來至葫蘆谷爾河。與兩尚書會。
阿南達奏

命使於我者數矣。我亦常饗之。今講信修好。宜遣
之來議。否則亦當遣尊於阿南達等者。奏至。
上命示議政大臣。
遣侍郎額爾黑圖整飭驛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驛站奏報軍機。關係重大。
其令侍郎額爾黑圖自此至裕親王軍。自王軍
至阿密達軍。整飭驛站。其兵部侍郎薩木哈。檄

之令回。
庚戌。
命內大臣伯費揚古等往會大將軍裕親王福全
軍。時費揚古及都統班達爾沙等奏
命赴科爾沁。至布爾哈蘇圖地方。與科爾沁軍會。
費揚古具奏以
聞。

上諭曰。費揚古等不必與科爾沁兵齊來。令速赴裕
親王軍。并檄蘇爾達等知之。

辛亥。

諭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時報大軍進止。并噶爾
丹情形。

上諭裕親王等曰。爾軍進止。與哨探噶爾丹所在。宜
不時報聞。今朕與爾相距僅三百里。而往來之

信常遲。非軍機所宜也。其不時儆飭。王等奏言
前者遣石圖率前鋒哨探。今阿密達報稱厄
魯特十八日。至敖布喇克。越二日。前徙於布
立圖扎營。視其情形。將往達爾腦兒。臣等議
若彼乘間過克一 奔口。則難追及。已檄蘇努
阿密達等兵速來。二十四五兩日內可與臣
軍會。噶爾丹若至克一 奔口。則二十六七。必

與相遇。臣等謹設斥堠。整兵前進。石圖還。有
聞當別奏。

壬子。

命恭親王常寧率兵赴土爾埂伊扎爾之地。

上諭都統喀代等曰。今裕親王軍。既在土爾埂伊扎
爾。其諭恭親王。不必赴拜察。令往會裕親王。

甲寅。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奏報遣書噶爾

丹給之牛羊。先是

上諭裕親王等曰。今兵漸與敵近。斥堠宜嚴明。噶爾
丹處應作何羈縻。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之兵。
王等其遣之牛羊。以老其銳氣。疑其士卒。商南
多爾濟。諳悉情形。可與商也。至是裕親王等奏
言。據噶爾馬等報厄魯特兵駐彌勞口。濟隆
庫圖克圖所遣使人顧魯格。噶爾丹所遣使

人哈難和碩齊至臣軍中。顧魯格告曰、我庫
圖克圖曾遣使於阿密達大人軍言達賴喇
嘛諭噶爾丹曰。爾向與
中華皇帝和好。今追索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不已、
倘因此有隙、必至貽患衆生。不獲寧所、噶爾
丹祇遵其諭。故令我等往告中華大人。臣愚
大兵既出。彼必知之。臣等今往克一奔。而噶
爾丹又駐弼勞口。欲回趨拜察以禦之。又恐
彼向西而往。噶爾丹狡詐多端、蹤跡難定。大
兵迂回、猝難調遣。不若暫駐哈卜他海海他
哈地方。再定所向。臣又遣濟隆庫圖克圖。及
噶爾丹之使。偕驍騎校克什圖原任員外郎
達賴。遺以羊百頭。牛二十頭。持臣及皇長子
書語之曰、我與汝道法相協。和好有年。今汝

追喀爾喀人我邊汛。
聖上特命我等。諭決此事。永久和好。今汝使人言我
汗巳敬遵達賴喇嘛之諭。夫講信修禮。所關
重大。此役既就。則一切皆宜矣。今將於何地
會議、務定一所。以決大事。因遣書之便。敬以
牛羊爲餽。臣等不知諸軍至何地。可待則待
之。如不可待。則量力而進耳。
命定領軍諸大臣迎戰行列。大將軍裕親王奏言。
蘇努阿密達等兵。俱已來會。噶爾丹聲息漸
近。臣等今分大軍爲三。首隊每佐領護軍五
名。次隊每佐領護軍二名。驍騎一名。兩翼每
佐領護軍驍騎各一名。前鋒各二百名。夸蘭
大及將領等員。臣等酌量分派。餘前鋒四百
名。留臣等左右。以備策應。至三隊大帥重任。

也。自參贊大臣以下。副都統以上。在行間者。
皆奮欲前驅。惟
皇上所命。奏入。
上諭曰。火器營大帥。不必易。首隊令前鋒統領邁圖
護軍統領楊代。副都統查木素色黑老鑾色海
蘭尚書吉爾他布阿爾尼率之。次隊令都統楊
文魁副都統康喀喇伊勒慕格音率之。兩翼令

公蘇努彭沖率之。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內大臣
索額圖明珠阿密達與王等。親督指揮。視何處
當應援。親率兵赴之。扎努喀朱爾蘇居皇長子
左右。其恭親王軍到。聽大將軍調用。至噶爾丹
使人。速遣之。
丙辰。
上自鷹莊回鑾。時

鑾出塞外。被暑。是月十六日至鞍匠屯。
御體違和。仍力疾前進。二十日至青城。次日扈從諸
臣奏曰。時當炎熱。行幄薰蒸。敢請
聖駕回至佳善之地。暫為游息調攝
聖躬。二十三日。
上乃回鑾。二十四日至鷹莊駐蹕。扈從諸臣。又再三
叩請

御駕回京調理。二十七日
上於是緩轡徐還京師。
戊午。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奏報遣使遣書
於濟隆庫圖克圖。裕親王等奏言。濟隆庫圖
克圖噶爾丹遣使人齎濟隆書。偕克什圖來。
內言前者我偕
皇上使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和好之議。幾成。而

尚書遽爾用兵。遂至敗議。思
聖上與博碩克圖汗之意。原無不協也。是以余與博
碩克圖汗。俱遣人至京陳奏。今博碩克圖汗。
確知其讐所在。追躡至此。余恐厄魯特喀爾
喀彼此致有損敗。謹以修好之利。爲彼陳之。
亦期有裨於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以副
皇上之意而已。其作何修好。幸明示之等語。問之克

什圖。言至彼時。噶爾丹之弟丹濟喇取書以
去。不使我等見濟隆及噶爾丹也。臣等欽遵
諭旨。以遣使羈縻爲務。仍令前使持書往答曰。尙
書阿爾尼等。倉卒進兵。以至交惡。久經奏
聞。今因博碩克圖汗。索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之
故。
聖上特遣我等來議。永定和好。博碩克圖汗。旣近我
地。乞延至烏闌布通。應以土謝圖汗。折卜尊
丹巴畀汝與否。各遣貴顯大臣定議。博碩克
圖汗。屢以未嘗犯我國爲辭。今乃掠我屬界。
執其部長。不幾背前言乎。今以濟隆言。定議
修好。是以遣使奉書等語。但噶爾丹素行狡
詐。未必不於克什圖歸來之前進兵。臣等當
併力禦敵。務期不失機會。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七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八

八月庚申。内大臣索額圖奏報員外郎阿爾必特祜歸自噶爾丹。先是上遣阿爾必特祜等赴索額圖軍前。使於噶爾丹。至是索額圖奏言。阿爾必特祜等歸偕濟隆庫圖克圖使人拉木扎木巴噶爾丹使人鼐對格蘇爾至營。問其情由。阿爾必特祜等述噶

爾丹之言曰。所有情事。已同滿丕等遣使上奏。不復具疏。但以書問王與皇長子内大臣安。請遵商南多爾濟所傳明旨。以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速去畀我。述濟隆之言曰。達賴喇嘛所以遣我者。爲聖上與噶爾丹向來和好。且皆我施主。無分内外。但急欲定此大事。以早復命耳。此事非王及皇長子内大臣親身就我。或我親身來面議。不能定也。又覘來人形狀。甚覺倉皇。有窺探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瀾滾地方。負山林深塹。倚險結營。又聞其祭旗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

辛酉。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奏報擊敗噶爾丹於烏闌布通。裕親王等奏言。七月二十九

日。臣等聞厄魯特屯於烏闌布通。即整列隊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進。日中見敵。設鹿角鎗礮。列兵徐進。未時臨敵。發鎗礮擊之。至山下。見厄魯特於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橫卧駱駝。以爲障蔽。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左翼由山腰捲入。大敗之。斬殺甚多。右翼進擊。爲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處而立。本欲盡滅餘賊

但昏夜地險。收兵徐退。其噶爾丹死於亂兵
與否。俟後查明另奏外。事關大敗賊衆。謹以
奏
聞。得
旨。覽王等所奏統領大軍。進討厄魯特至烏蘭布
通大敗賊衆。斬殺甚多。王等調度有方。官兵奮
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著議敘具奏。

命撤回寧夏駐防兵。
上諭議政大臣曰。前於西安發滿兵二千。漢軍一千。
往寧夏駐防。今已大敗厄魯特。此所備兵著撤
回西安。其綠旗兵亦令各回本汛。速檄康親王
等偵探厄魯特敗兵奔潰者。卽發兵堵剿。并檄
知四十九旗各部長。
趣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速進兵追剿。
上諭裕親王及參贊王大臣曰。卿等奏報大敗噶爾
丹疏。初三日已到。此皆
上天鑒臨。
祖宗默祐。諸王大臣盡心。官兵効力之所致也。朕聞之。
焚香謝
天不勝欣悅。此後當何以窮其根株。平其餘黨。熟籌始
末。一舉永清。勿留遺孽。其詳議以聞。裕親王等

疏奏言。八月初一日擊敗噶爾丹。薄暮收軍。
次日卽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所據險惡。
堅壁拒抗。故使我將士暫息。而噶爾丹適遣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來復理前說。請以土
謝圖汗折卜尊丹巴畀之。且云一二日內濟
隆庫圖克圖卽來講禮修好。臣等悉遵
聖諭數噶爾丹前後逆惡而譴之矣。初四日濟隆果

率其弟子七十餘人來。臣等營外設幕。迎入
幄中。臣及皇長子叅贊王大臣。授之信帕。就
坐。濟隆言博碩克圖汗信伊拉古克三及商
南多爾濟之言。深入邊內。部下無知。搶掠人
畜。皆大非理。
聖上乃一統宇宙之主。博碩克圖汗不過小部頭目。
何敢妄行。但索其仇土謝圖汗及折卜尊丹

巴。致有此誤。彼今亦無索土謝圖汗之意。但
祈
聖上俯允。以折卜尊丹巴。遣送其師達賴喇嘛。榮光
莫大矣。余曾語噶爾丹。汝旣求以禮修好。不
當逼處。宜遠駐以待。故使同就水草之地相
候。臣等謂之曰。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卽有
罪愆。

聖上自加罪責。豈有因噶爾丹之言。遂遣送達賴喇
嘛之理。因待汝來。稽我行事。我今卽前進矣。
濟隆言余歸當力說噶爾丹。勿索折卜尊丹
巴而出邊外。臣等詰之曰。汝往來行說。能保
噶爾丹不乘閒奔逸。掠我境內人民乎。濟隆
言主及諸大臣仰體
聖上仁心。休征罷戰。彼焉敢行劫。斷不遠去。必待我

也。臣等謂之曰。汝雖保噶爾丹不敢妄行。但
我各路兵分行進勦。伊等不知汝來講好。齊
進亦未可定。濟隆惶迫曰。如此事敗矣。將奈
何。臣等謂之曰。我軍遇厄魯特卽行掩擊。必
然之勢也。我等仰體
皇上好生。許汝所請。當各發印文一道。與各路領軍
諸王大臣。汝執此往。不論遇何路軍兵。卽令

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擊也。因付以檄康
親王。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內大臣蘇爾
達都統額黑訥副都統馬席等印文各一道。
濟隆大喜。又臣等欽遵
前旨。給濟隆黃蟒袍一領。緞九端。白金百兩。又給
濟隆前所遣三弟子袍緞。濟隆先遣兩弟子
馳報噶爾丹。臣等思噶爾丹乃狡詐之人。雖

不可全信。但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
臣等欲即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且
聖諭屢行誡飭。務期兵卒不致太勞。計一舉滅之。假
其往來講解之間。俟
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之至。齊行夾擊。滅此狡
冦。如有可除之機。斷不誤也。
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大將軍王等既大敗厄魯

特。乃不即行剿滅。明知濟隆行詐以誤我軍。
而故聽之。豈不坐失事機。請
勅大將軍王等作速追剿可也。得
旨。出征諸王大臣當同心効力。大將軍王與皇子
失誤機宜。衆大臣不正言抗阻。軍律甚明。歸時
斷不姑宥。此役所關甚鉅。今科爾沁烏喇盛京
之兵。初四五間可至達爾腦兒矣。若又失機會。
不進逼之。王與大臣此行何所事事耶。

臣謹按帝王統馭區宇。必攘外而後能安
內。噶爾丹一日不滅則邊境一日不寧。中
國之徵兵籌餉。一日不息。
皇上命將出師。授以方略。聲罪致討。敗敵之後。又嚴
促進剿。意在盡絕根株。無使滋蔓。真師有
成律算無遺謀者矣。向使諸王大臣同心

協力稟承
諭旨。奮迅窮追。何難剋期掃蕩。以成一勞永逸之
功。而乃誤失機宜。致使逋寇稽誅。復煩
聖主數年之宵旰。臣編纂至此。益以知
睿慮周詳。
廟謨深遠。非諸王大臣所能及其萬一者也。
乙丑。

車駕還京師。
丙寅。
命都統希福馳驛赴大將軍裕親王軍前參贊。
命兵部監牧八旗馬匹。
上諭議政大臣曰。軍需以馬政為急。其令每佐領馬
各以十匹。交兵部。委官監視牧養肥壯。以待有
事之用。如本兵有所差遣。仍取原馬騎用。至不
用之時。仍各繳還兵部。令馬主記明顏色。
辛未。
命皇長子胤禔還京師。內大臣公福善等奏曰。向
者遣
皇長子以有攻戰之事。使親率士卒而行也。今
厄魯特噶爾丹已敗歸矣。所有不過會議事
件。並無攻戰之事。應令
皇長子酌帶隨從人等。乘驛先回。其餘大臣侍
衛執事人役各乘其馬。量馬之力從容而行。

上從之。
癸酉。噶爾丹以誓書乞和。先是大將軍裕親
王等奏言。噶爾丹迫於追襲。自什拉磨楞河
載水。橫度大磧山。連夜遁走剛阿腦兒。臣等
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恐噶爾丹去遠。因

與濟隆庫圖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
定禮好。遣侍衛吳丹護軍參領色爾濟等偕
濟隆往諭之。如
盛京烏喇諸部落兵俱集。噶爾丹在近則協力
進勦。乃前所遣各路趣兵筆帖式來福回云。
初九日於噶爾達秦河。遇
盛京烏喇科爾沁諸部落兵。距大軍有百餘里。

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內大臣
蘇爾達。
盛京將軍綽克託烏喇將軍薩卜素言厄魯特
已往達爾腦兒河去矣。我軍如赴格勒弼勢。
則在厄魯特後。今當往敖布喇克邀擊之。若
議好。則姑待大將軍王等語。至是裕親王等
又奏言。吳丹色爾濟與濟隆帶噶爾丹使人

達爾漢格隆西達額爾克寨桑持書至。告曰。
噶爾丹跪於威靈佛前稽首誓曰。若違此書。
惟佛鑒之。其書詞云。達賴喇嘛明鑒。遣濟隆
○額爾德尼來責以禮法。今倘蒙
皇帝惠好。則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謹以印文為驗云。
臣等閱書未載誓詞。仍遣濟隆等歸開諭噶
爾丹增書誓詞。臣等竊思噶爾丹見

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形勢。不由原路抄出西
北希林河而奔逃。亦未可定。若沿途擄掠諸
部落。則我民被其害。聞是月初九日。掠克西
克騰三佐領。擄去羊二萬餘。牛馬一千餘。前
噶爾丹與吳丹色爾濟約。自立誓以後。不少
犯矣。今若果從伊拉古克三濟隆之言。輸誠
向化。將書備載誓詞。臣等請給以印文。許其

歸奸。奏至。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人以立誓為辭。今劫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誓好不可深信。蘇爾達等軍已到。應立行剿滅。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應從所奏。令噶爾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率大軍駐彼。探噶爾丹出邊遠去實音。令蘇爾

達等軍照常防守。
上從之。

乙亥。

諭量撤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曰。今噶爾丹敗遁漸遠。應將無馬兵丁。酌量撤回。再將隨軍二次駱駝所負之米。分給無糧兵丁。以此駱駝將運到拔賴村之米。裝

載以迎大兵至。逃來部落蒙古內。有出首與噶爾丹潛通往來者。彼此仇扳誣陷。亦未可定。其一併議之。議曰。
上諭極當。應一一欽遵。至出首與噶爾丹潛通往來者。或借端誣陷。應俱免其察議。俟
命下之日。檄大將軍裕親王等傳諭可也。
上從之。

丙子。噶爾丹上書請罪。大將軍裕親王等奏言。十一日遣伊拉古克三赴噶爾丹。十五日賫噶爾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照鑒下情。昔使安全。正在懽忭。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來。諭以禮法事。永圖至信理所宜然。未知如何。可以贊襄
王事。伏冀

至仁皇帝鑒察。謹上書爲永遠不絕之信誓云。又伊
拉古克三云。噶爾丹頂佛像設誓曰。我自恃
理直。追索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而深入邊
汛。置佛天於前。而不以己之罪爲罪。可乎。佛
天以仁恕爲心。
聖上即佛天也。乞鑒宥我罪。凡有
諭旨謹遵行之。今在界上。視水草善地無人之處

駐扎候
旨。尋又據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
言曰。我蒙王及皇長子大臣見憐。我正懼怵。
伊拉古克三來諭以永遠歸好之意。我思倚
皇上以爲生。今往界外駐候
聖旨。臣等思噶爾丹軍敗力窮。觀其語不敢抗拒
皇上天威。籲請寬宥。有倚我求生之意。雖不可深信

旣恭順奏請。伏祈
睿裁。奏至。
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噶爾丹不敢抗拒
天威。設誓請罪。旣獻誓書。適符
皇上好生之心。請准其所誓。令出邊候
旨。再檄裕親王內大臣蘇爾達等仍俟噶爾丹出
邊另行請

旨撤兵。議入。
上許之。隨遣侍郎額爾赫圖等同伊拉古克三賫
勅往諭噶爾丹。
勅曰。朕統御宇內。率土人民。皆欲使得其所。雖窮
壤異域之民。亦必撫育各享安樂。此本願也。前
者喀爾喀爲爾所敗來歸於朕。朕以天下之人
皆在朕覆育之中。拔衰濟困。乃元后當行之事。

故受而育之。並非利七旗喀爾喀之土地。況朕興滅繼絶之意。非啻喀爾喀爲然。諸窮困來歸者。一體撫而養之。是亦諭爾勅中所有也。爾厄魯特喀爾喀兩相搆怨。何所底止。必至塗炭。朕與達賴喇嘛仁愛爲心。特欲使爾兩國和好罷戰。共享安樂。達賴喇嘛遣濟隆庫圖克圖。朕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往赴爾所。

爾乃違達賴喇嘛之教及朕之旨。以追喀爾喀爲名。率兵入我邊汛。行劫烏朱穆秦。朕雖聞之。尚未深信。我朝用兵。越險阻。踰山海。以闢疆土。抗拒者誅之而已。無有他人入犯我境者。爾噶爾丹博碩克圖豈不知之。後聞汝深入騷擾。朕仍念爾向來職貢通好。是以遣和碩裕親王及皇長子等授之以兵。與汝其議。非令討汝也。爾衆先動。我兵始舉。是戰之後。王及大臣奏請再戰。而朕止之。盛京烏喇科爾沁軍又請與戰。朕又以待爾回奏而止之。今爾以誓書來請罪求和。王及大臣體達賴喇嘛及朕好生之素心。按兵不行追殺。爾今率爾兵出塞而居。不得擅犯我屬下部落喀爾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與衆部落往來通使。爾倘有窘迫奏聞於朕。朕

必如前旨撫養。斷不念爾舊惡。若再違誓言。妄行劫奪生事。朕厲兵秣馬。現俱整備。必務窮討。斷不終止。

丁丑。

命預備官兵防噶爾丹背盟。

上諭議政大臣曰。噶爾丹雖認罪立誓。上書請降。但人殊狡詐。難以深信。我大兵撤後。背盟妄行。亦

未可定。且諭噶爾丹勅內。有厲兵秣馬。現俱整
備之語。仍宜發兵預備。萬一有悖亂之信。則夕
聞朝發。即可撲滅。若待有變而後發兵。緩不及
事矣。現在各佐領有喂肥馬匹。著每佐領派護
軍七名。甲兵五名六名。整頓備之。其即會議議
曰。
諭旨甚當。俱宜欽遵而行。此所備兵。應派每佐領

護軍各七名。每旗護軍參領五員內。以一員
署為夸蘭大。以護軍校二員署參領。每參領
派實授護軍校一員。驍騎兵各五名。每旗應
派實授參領一員。署夸蘭大。每參領派署參
領一員。散騎郎一員。驍騎校一員。又此所備
兵。亦應派出前鋒及火器兵綠旗兵。現在每
佐領派前鋒一名。每旗前鋒參領一員。侍衛

一員。無前鋒參領之旗分。則以前鋒侍衛署
參領。火器營派兵二千。以何項大臣率之。而
征將弁作何派出。著火器營副都統具奏請
旨。又現備於歸化城之宣府綠旗兵一千。籐牌手
一百。大同備兵二千。內撤回一千。各於其地
備之。此兵仍著許盛鮑敬等率之。遵化備兵
一千。仍著師帝賓率之。以備遵化。此所派發

前鋒參領前鋒侍衛護軍參領實授驍騎參
領署夸蘭大。俱著各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
統領親驗奏派。署參領散騎郎。俱著各旗都
統統領派出。此軍每翼應派都統一員。護軍
統領一員。副都統二員。前鋒統領一員。此所
派大臣該部具奏。其總統是軍者。伏候
上裁。奏入。

上諭曰。左翼軍令都統死代華善護軍統領洪海副
都統方格領之。右翼軍令都統喀代護軍統領
輝蘭副都統陶賴馬齊領之。以陶賴署前鋒統
領。據議每翼派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今裁去
副都統一員。其左翼特多派都統華善。此軍非
爲出征而派也。以噶爾丹雖降。而人殊狡猾不
可深信。萬一叵測。所以派出備之。其以此故曉
諭官兵知之。

癸未。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奏報撤回官兵。
裕親王等奏言。臣等議每旗參蘭大一員。每
參領章京一員。前鋒參領每翼二員。侍衛二
員。其馬稍可者每佐領護軍二名。前鋒二百。
火器營兵四百。帶子母礮三門。鐵心礮五門
留後。其餘護軍驍騎包衣兵。領都統額黑訥
班達爾沙。護軍統領馬喇。侍郎溫達。副都統
查木素噶爾馬老鑾色。康喀喇。塞格音。張朝
午。領之。於本月二十二日起行而回。
盛京烏喇兵。二十日已會大軍。亦令撤回。臣所
統大軍。俟吳丹覩噶爾丹出邊回報。另奏請
旨。

九月戊子朔。

諭免扣盛京出征官兵預借俸糧。戶部奏言。公綽
克託。侍郎阿喇密等。借給
盛京出征官兵次年二月俸糧。又違例借給五
月錢糧。應交部察議。其借給錢糧應扣除補
項。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盛京兵丁。惟恃田禾月糧
爲生。去歲米穀不登。貧兵艱食。故以屯糧散給。

近有戎事。差一等侍衛齊蘭布調盛京之兵。諭以無馬者給以廠馬。無糧者給之屯糧。念官兵急遽啟行。造次整頓器械。借支俸糧。因而星速啟行。雖未嘗接戰。伊等銳意滅敵。殊為可嘉。今若扣除。貧苦兵丁艱於度日。朕心甚為矜念。其預給次年二月俸糧及五月錢糧。免其抵扣。以示朕優恤勞苦之意。其借給大臣亦從寬免交

部察議。

丁酉。

諭操練禁軍。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我軍近與厄魯特戰。排列太密。為賊人亂鎗所中。且進退併不鳴笳。此皆不習戰陣之故也。自古兵法。無不預加訓練。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獵。即訓練武備之意。但校獵恐疲兵丁之馬。今既停止校獵。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於曠濶之地。布陣鳴笳。教演步伐。

十月戊午朔。

命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駐兵留後。裕親王等奏言。員外郎蒙古兒等原解米一千五百石。支給大軍外。給留後之兵。扣至十月初十日止。

但伊拉古克三侍郎額爾黑圖自八月起程月餘不歸。以此觀之。噶爾丹似出邊遠遁矣駐軍以待。糗糧不足。欲往駝運。則堪用駱駝僅四百餘頭。請檄喀喇沁王以車運致。

上曰。前王等疏言。俟伊拉古克三等歸。再請旨撤兵。今聞大兵前來哈嘛爾嶺以內。此乃朕圍獵最熟之地。距有米之處纔二百餘里。離喀喇沁既

遠。而欲動其兵馬。以車運米。此說甚謬。議政大
臣其集議之。議曰。大將軍等不行請
旨。擅率大軍內徙。俟歸日一併察議。今伊拉古克
三。額爾黑圖等。尚未歸。應以前鋒護軍共四
百名。留大將軍處。其餘兵卒及火器營兵俱
令撤回。以車運米之請。無庸置議。應將披頼
村之糧。酌量足留後兵之用。所餘駱駝運往
得
旨。著裕親王。索額圖。明珠。費揚古。阿密達。留後。其
餘俱令還京。餘如所議。
癸亥。
命分駐官兵於宜大等處。以備調遣。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噶爾丹雖立盟而去。其人
狡詐。不可深信。著於陝西各營步兵內。選素習

征戰。人材壯健。善於步行。能用大刀連節棍者
二千人。戍守大同宣府。以備明春有事時調遣。
再需善用籐牌大刀福建人數百。駐於石硤。以
備調用。古北口石硤之軍。應設總兵官。即令與
該部會同選擇。此駐防之兵。張家口亦選步兵
一千名駐扎。即令宣府總兵官統之。此兩處新
設兵糧。應較步兵錢糧增給。議政王貝勒大臣
其集議之。議曰。欽遵
上諭。應檄川陝總督。以陝西各營步兵內。素經戰陣
人材雄健。善於步行。能用大刀連節棍兵二
千。其副將參遊以下等官。量兵派出。著總督
巡撫提督總兵官親選。自延綏等處。就近撥
發。以一千戍守大同。一千戍守宣府。此官兵
行糧及家口坐糧。該督撫照例給發。期於十

二月到汛俟來年夏月無事撤回古北口張家口各添設善用籐牌大刀兵一千檄山東山西河南巡撫以開黎福建人內或能用籐牌或能用大刀善於步行者每省挑選三百名於十二月送到該部亦於京城酌量招募與各省兵共足一千以六百駐古北口四百駐石峽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一員遊擊二員

守備四員千總八員把總十六員令總兵官駐古北口副將駐石峽遊擊以下等官各以其半分駐仍皆總兵官統之召募兵到該部會同總兵官選擇其設於張家口之兵著於直隸各營步兵內有人材壯健善於步行能用籐牌大刀者著巡撫總兵官親選一千送往張家口所設統領官員亦照古北口石峽

例令宣府總兵官統之此所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恭候

皇上簡授遊擊以下官員著總兵官選擇具奏此兩處兵皆每月給以銀二兩米照常支給奏入

得

旨此兵務足額數朕當親閱古北口創設籐牌軍統轄之總兵官務選習於戰陣材技優長之人

授之使不時操練襄陽總兵官蔡元諳練戎事著有勞績著調授古北口等處地方總兵官龍泉營參將王廷標著陞爲副將其張家口副將員缺著兵部推補

丙寅

命撤康親王傑淑等兵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康親王之軍今已無事王

等及八旗滿軍綠旗兵俱撤回馬錫等兵亦撤
回。至左翼四旗察哈爾旗下管旗參領等官。各
身率該旗兵。駐於正藍鑲白二旗之末。防守勿
離。有警速報。
甲申。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侍郎額爾黑圖。
擒噶爾丹奏疏還。時噶爾丹敗遁出邊。伊拉
古克三額爾黑圖等。賫

敕追及之。噶爾丹具疏以謝。疏曰。向以一道同軌
通使請
安。貿易往來。間因喀爾喀變亂。使人失詞。遂生小
釁。兩庫圖克圖來。宣布
諭旨。使歸於好。
神聖垂慈。不勝懽忭。嗣以遠來。糧畜匱乏。妄行獲戾
而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傳

旨使全禮法。仍歸和好。既已加
恩。又許陳情。心甚喜悅。惟有欽遵
諭旨。奉行不違而已。
命撤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等兵。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大將軍裕親王兵著撤回。
及防守遵化州綠旗兵。亦著各歸本汛。
十一月戊子朔。

諭車臣汗喀爾喀內徙以避噶爾丹劫掠。
上諭理藩院曰。馬第至奏噶爾丹已向俄儸斯去。或
襲車臣汗劫其餱糧。亦未可定。應令附近彼處
之喀爾喀遊牧內徙。其以此檄知阿南達。
壬寅。達賴喇嘛使人濟隆庫圖克圖請
陛見。先是大將軍裕親王等奏稱濟隆庫圖克圖
及其諸弟子與青海眾台吉使人來告臣。前

赴
京師。請加
聖主尊號。至是濟隆到
京。進達賴喇嘛及厄魯特諸台吉奏章。求面
聖請安。
上諭曰。朕與達賴喇嘛。向皆念切生成。以濟衆爲務。厄魯特喀爾喀交惡相攻。朕遣使於達賴喇嘛。欲同定兩國之好。達賴喇嘛甚喜而遣汝。朕亦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往說之。如爾等能和兩國。止其攻戰。朕尚思加達賴喇嘛以嘉號。爾等追及噶爾丹於克魯倫。曾不宣諭止之。反與同行。殺掠喀爾喀。而入邊汛。劫奪烏朱穆秦克西克騰諸部落人畜。朕稍出兵。詗其情事。爾在噶爾丹營中。坐觀其戰。使厄魯特先動。我軍不

得已而擊之。此皆爾等不能仰體達賴喇嘛與
朕好生之心。以致喀爾喀破壞失所。厄魯特敗亡甚衆。職此之故。朕甚羞見汝等。復何請覲爲也。

甲辰。達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爾丹等具疏請上
尊號。達賴喇嘛等疏曰。虔誠望闕拈香散花上奏
奉
天承運宇宙至聖
皇帝麾覽。伏以十乘諸菩薩。爲生靈下降。出家則成
佛。在家則轉輪。光現三十二種各妙相。總持
四大部洲諸福輪。威儀畢具。在世小紀之理。
不下八萬歲。而況論大紀則無量無涯也。欽
惟

皇帝陛下。闢空門而無倚。現七寶以轉鈞。奉神力於
壽天。自九重而錫福。位正金獅之座。恩澤覃
敷。文垂龍袞之衣。祥光普照。是以率邊境之
君長。向蓮跗而長跪。仰見威行天討。剪此兇
頑。
仁慈懷柔。覃於衆庶。謹上尊號曰。
大慈普度息爭錫福至聖上乘文殊皇帝。虔修貢

賀。伏乞
天開淨日。
輪發金光。江水長流。源源垂照。歲在己巳。月建星
紀。除日吉旦謹奏。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欽惟
皇上聲教所及。遍於方隅。
恩威所加。極於覆載。率土臣民。莫不歸命矣。今土

伯特厄魯特等蒙古諸國君長會集西海衆
台吉。以達賴喇嘛爲首。請上
皇上尊號。此感恩懷德之衆。出於至誠極敬之心。自
古以來藩國景從愛戴。未有如今日者也。臣
等愚昧以爲
皇上宜體諸藩誠請之心。允受尊號。納其貢物。伏乞
睿鑒。

上諭曰。朕統御宇內。冀中外人民咸無戕賊。共享昇
平。是以前聞喀爾喀七旗兄弟不睦。特遣使於
達賴喇嘛。欲使歸好。達賴喇嘛遣噶爾旦西勒
圖。朕遣尚書阿爾尼前往。而伊等所行不能仰
體朕心。及達賴喇嘛之意。雖已和喀爾喀七旗
而喀爾喀與厄魯特相仇之故實從此起。後聞
交惡興戎。即遣使於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遣齊

綽克他賴堪布。朕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里等止彼相攻。乃伊等不行宣諭止之。聽其縱戰。喀爾喀遂爲所敗。朕不忍坐視。復遣使達賴喇嘛相與同定兩國之好。達賴喇嘛遣濟隆庫圖克圖。朕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往說之。詎意兩人見噶爾丹不行諭止。與之偕行。闌入邊汛。搶奪人畜。朕出兵問罪。而兩人又不爲諭止。立

視其戰。我軍不得已而擊之。致厄魯特大敗。遠遁請罪。朕與達賴喇嘛期於撫育衆生。而使臣故違意旨。遂至於此。如能使兩國和好。朕尚欲加達賴喇嘛嘉號。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及達賴喇嘛之意。或以貪得其和不成。是以喀爾喀殘破。厄魯特喪敗。朕心甚爲隱痛。有何可賀而受尊號乎。其以是曉諭達賴喇嘛諸汗

衆台吉來使貢賀禮物。共併發還。

優陞克西克騰四等台吉莫倫等爲一等台吉。

理藩院奏言。克西克騰四等台吉莫倫噶爾必哨探斥堠著有勞績。俱應陞一級。

諭曰。莫倫噶爾必哨探斥堠効力甚多。俱著優陞爲一等台吉。其以此曉諭諸部落。

己酉。

治烏闌布通交戰諸王大臣罪。叙火器營左翼官兵功。先是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參贊諸王大臣率兵還

京師。

上命王及大臣止宿城外聽勘。至是信郡王俄扎等取供議罪奏言。

皇上深慮噶爾丹奸狡。此役不行勦除。必貽後患。多

派精兵盡發火器以裕親王福全為大將軍
王大臣為叅贊指授方略務期盡滅根株乃
福全等調度乖方既經戰勝不能乘機勦滅
收兵又不鳴笳賊敢不行追殺反行文禁止
蘇爾達等進兵以致窮寇遁逃殊誤軍機且
未經請
旨率兵擅回哈嗎爾嶺內應將裕親王福全恭親

王常寧簡親王雅布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
三佐領國舅內大臣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
明珠阿密達俱革職都統公彭冲前鋒統領
班達爾沙護軍統領楊代苗齊納俱解任都
統宗室蘇努喇克達都統阿錫坦諾邁不准
敘功內大臣蘇爾達費揚古都統希福副都
統色黑老鑾色俱罰俸一年散職大臣扎努

喀華職奏入得
旨噶爾丹於烏闌布通為我軍擊敗逃走而領兵
諸王大臣不復追殺反信濟隆庫圖克圖議好
之誑詞遣人語內大臣蘇爾達等令盛京烏喇
諸路兵勿與之戰是以噶爾丹奔竄過盛京烏
喇科爾沁軍營竟不邀擊縱之使去其時蘇爾
達欲羈縻噶爾丹與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

親王班第等公同商議遣差公主之子阿喇善
下人俄齊爾及郭爾羅斯台吉吳爾圖納蘇圖
旗下佐領祈他邁往令噶爾丹且止將與之會
語噶爾丹不少留倉皇宵遁如使蘇爾達等邀
擊之則噶爾丹可以就擒矣伊等不戰乃大誤
也福全等俱應依議治罪但此舉已擊敗厄魯
特兵噶爾丹遠遁諸王大臣槩從寬免革福全

常寧罷議政。與雅布俱罰俸三年。福全撤去三
佐領。佟國維索額圖明珠蘇努喇克達阿錫坦。
諾邁俱罷議政。與阿密達彭冲班達爾沙楊岱
苗齊納各降四級留任。蘇爾達費揚古希福俱
免罰俸。色黑老黴色俱罰俸一年。扎努喀著革
職。火器營左翼戰功。照常議叙。嗣兵部議敘以
火器營官兵及左翼交戰將士。爲頭等軍功。

十二月己未。
命賜噶爾丹白金千兩。噶爾丹奏言。自喀爾喀變
亂以來。貿易不行。籲請
恩賜白金。以育衆庶。理藩院及議政諸王大臣議
以厄魯特汗諾顏台吉。無賜白金之例。
上曰。噶爾丹籲請懇切。著賜白金千兩。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八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九

康熙三十年正月癸巳。
諭儆備噶爾丹。時噶爾丹奏言。其下人如狼。有一
二妄行者。祈勿介意。奏至。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閱噶爾丹所奏。不可謂無
作亂之事。今噶爾丹所屯。自俄儸向喀爾喀墨
爾根濟農而來。火器重物。難以應時即至。應令
八旗漢軍都統。選舉能員。預運大礟。前至大同
宣府駐劄。山中有木。隨便採取。豫備鹿角。應運
礟幾門。如何運致。造鹿角幾何。八旗漢軍都統
議奏。又前曾令各佐領秣馬十五匹。後減去五
匹。今仍令如數秣養。所養馬數。令兵部記冊。又
聞此番出征厄魯特兵丁甲冑。既不相稱。又不
堅固。今傳令好爲配合。整頓堅固。有欲製護心

綿甲者隨便製造。出征大小官員將所有丁壯。
抽取護身。致戰陣之上反無丁壯。大小官員親
隨甲士。各有家人以後軍中抽取。應令停止。亦
令兵部議奏。此番兵丁。原令帶兩月米。間有帶
有二十日。亦令嚴飭。以後照數攜帶。
戊申。
命戒會閱之期。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喀爾喀案件。宜速斷理。擬
於清明前後青草發萌時。出臨會閱。其集議之
議三月青草發萌時。應出臨會閱。其隨從大
臣官員兵丁。及會閱應行事宜。令各部院請
旨。啓行日期恭候
上裁。奏入。
上從之。

封阿魯科爾沁貝勒垂。為多羅郡王。先是貝勒垂
於烏爾揮地方。與厄魯特戰。衆皆奔潰。垂獨
止力戰。致受重創。被執不屈。
上嘉之。至是封為多羅郡王。其在事陣亡。阿魯科爾
沁等部落十二旗台吉官員。理藩院分別議
叙具奏。
上曰。扎魯特四等台吉滾楚克塞爾濟。額爾德尼及

阿魯科爾沁二等台吉董約特。勞績顯著。歿於
戰陣。其優賜為一等台吉。賜達爾漢之號。令其
子承襲。全給身價。餘俱全給身價。
命都統彭春代。郎坦往備大同張家口。先是噶爾丹
認罪立誓。上書請降。
上以噶爾丹人殊狡詐。宜發兵預備。著每佐領派護
軍七名。驍騎五名。前鋒一名。火器營兵二千。整

頓備之。至是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噶爾丹來至克魯倫。又劫
掠喀爾喀。今或乘雪前來為寇。亦未可知。所發
備兵。宜前往張家口。獨石口等地方備之。著議
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
統集議。議曰。前派兵每佐領護軍七名。驍騎五
名。前鋒一名。火器營兵二千。今以此軍分遣

張家口。獨石口。則張家口。應遣每佐領護軍
四名。驍騎二名。前鋒兩佐領合一名。火器營
兵一千。獨石口。應遣每佐領護軍三名。驍騎
三名。前鋒兩佐領合一名。火器營兵一千。奏
入。得
旨。赴張家口軍。令在大同。赴獨石口軍。令往張家
口。其張家口一路。都統瓦代總領之。與都統喀

代。王承譽。護軍統領洪海。副都統方格。柯爾對。
喻維邦偕往。大同一路。都統郎坦總領之。與都
統公宗室華善。都統李正宗。護軍統領宗室惠
蘭。署前鋒統領副都統碩鼐。副都統馬齊。田象
坤。郎化麟偕往。此二路。俱授將軍印。自漢軍副
都統以上。俱令參贊。餘如議。隨授瓦代定北將
軍印。郎坦安北將軍印。

辛亥。
命派發會閱官兵。兵部奏言。
車駕出閱。應撥前鋒營。則前鋒統領一員。每翼參
領各一員。侍衛各一員。每旗前鋒校各二員。
前鋒兵三十名。護軍營。則每翼護軍統領各
二員。每旗護軍參領各七員。每參領護軍校
各五員。每佐領護軍各五名。驍騎營。則每翼

都統各二員。副都統各四員。滿洲蒙古每旗
參領各一員。每參領賢能將領各二員。驍騎
校各二員。小校各四名。驍騎每佐領各三名。
其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惟
上簡命。其八旗每旗礮位火器。攜帶幾何。大臣官員
兵丁。撥發幾何。俱聽火器營都統副都統等
具奏請

旨。護軍每旗帶纛一桿。驍騎每參領帶纛各一桿。
除上三旗護軍守衛
御營外。其五旗護軍八旗驍騎火器營兵。每旗各
扎一營。以為行止奏入。
上從之。隨命都統莽吉祿喇克達諾敏希福蘇努前
鋒統領穆圖護軍統領四哥托倫馬喇苗齊納
副都統馬思喀沙納海碩代伊勒慎趙山努滿

寧牛鈕葉楚赫等隨赴會閱。
壬子。
命西安將軍尼雅漢等往備寧夏。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聞噶爾丹劫掠墨爾根濟
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西海而去。著將陝西
西安兵酌留守城外。其餘兵丁。命將軍親率之。
其川陝督標綠旗兵。命總督親率之。寧夏鎮標

兵。命總兵官親率之。俱於寧夏備噶爾丹。趙良
棟現在寧夏。熟習軍務。令與將軍總督指揮商
略而行。時勇略將軍趙良棟解任見任寧夏。故
有是
命。
諭給賞宣府大同兵。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宣府大同兵雖未嘗攻戰

而兩次出邊。修整器械。亦已勞矣。今又令將軍等。於有事時便宜率之而行。宜加恩賚。每一兵賞銀四兩。交大同宣府總兵官頒給。

二月戊午。策旺喇卜灘及阿奴等。覆奏與噶爾丹交惡情事。策旺喇卜灘疏曰。侍讀學士達虎。頒到

勅書恩賞。不勝欣幸。我國內自交惡。因奈冲鄂木

卜。擅權妄殺我弟。與我亦不睦。我國人民交惡離散。職此之故。阿奴疏曰。我等奉達賴喇嘛之令分出。博碩克圖汗違達賴喇嘛教。多爲不義。殺索諾木喇卜灘。又與策旺喇卜灘及我。亦皆反顏。是以各自分散。嗣後

大君凡有

諭旨。俱願遵行。理藩院以

聞。

上命厚加恩賜而遣之。并令郎中桑格護其行。其使人起行之前。令見噶爾丹來使。告以故

丁卯。遣使賫

勅諭噶爾丹。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齊班第等曰。侍

衛阿南達來奏言。適獲一噶爾丹營中同行喀爾喀問之。言噶爾丹去年敗走以來。日以北徙人畜屢斃。劫掠無所獲。近者噶爾丹。親率兵來劫喀爾喀。至阿爾哈賴地方。又無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極。今應於現在此地噶爾丹使人內。撥發數人。令巴扎爾賫勅乘驛。與之同往噶爾丹所。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墨爾根濟農善

巴額爾克帶青處。各遣官一員。令伊等皆內徙遠置哨探。再諭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令明告此去噶爾丹使人云。汝輩厄魯特之人。從噶爾丹而行。失其生計。主上憐之。故遣汝等傳諭噶爾丹若降。當厚加恩養。若上果念汝等厄魯特前惡。則不令策旺喇卜灘使人見汝等矣。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遣二郎保往。畢爾根濟農善巴

額爾克帶青者。與阿南達議。亦遣向日往來相識之人往。

賜噶爾丹勅曰。朕為天下一統之主。務使四海之內。人民咸獲其所。以享太平。雖向與本朝抗拒之國。如窮迫來歸。必拯而養之。無不使得其所者。喀爾喀向曾與本朝交戰。窮而來歸。朕並不念前罪。受而撫養之。朕濟困繼絕之心。不但於喀

爾喀為然也。諸國有窮迫來歸者。朕之撫養皆與此同。前已有旨諭汝矣。今聞喀爾喀逃來人等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為食。極其窮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繼。朕重念天下率土人民之命。聞此困敝。有不惻然軫念者乎。況前已致諭於達賴喇嘛。言噶爾丹如不得已而來歸。朕亦受而養之。使之得所。今果窮困無食。不能歸故

土。其移近邊汛。朕當厚加恩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斷不辱汝。此朕俯視率土人民。一體之實心。勿貳勿疑。汝亦曾誓不侵擾喀爾喀。況我軍已在在設備矣。若朕果有感汝困窮之事。則不使策旺喇卜灘使人。見汝之人。如此情事。汝使亦皆知之。自此以後。汝之人無所劫奪。不能歸故土。眾庶益至死亡。雖悔莫及。汝當熟籌

之特遣員外郎巴扎爾偕汝使内七人往諭汝其定計具本來奏

臣謹按帝王之量至於兼容并包故雖遐荒負固自外於聲教之倫未嘗不閔其昏迷而冀其覺悟思引掖以歸大化此至仁者之用心也我

皇上於噶爾丹欲令保境息爭前此屢遣使臣申以

勅命不憚再三至其入犯邊陲既以逆我

顏行

天戈所指人切同仇而

帝德好生猶望其親見用兵之害庶幾窮蹙來歸故

重宣使命開以自新於其屬下人等亦徧

示招徠以定反側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毫無芥蔕於夙嫌者也

聖度如天因噶爾丹之冥頑不悟而益顯矣

乙亥將軍郎坦等請帶綠旗官兵前進兵部奏將軍郎坦等咨稱本路兵於二月十三日至大同與參贊諸大臣及總兵官王弼等同議地方綠旗兵共一萬五千餘人陝西撥來綠旗兵一千人如行軍之時宜發陝西調來兵一千大同兵四千共五千人前往其管領

將弁亦量兵數派出又訓練大同綠旗兵礮火遣有入旗漢軍將校各一員礮手各一名教習今猶未盡嫻熟倘有行軍之事亦併帶往應准該將軍所請奏入得

旨此所請帶往之兵過多如有事著帶陝西調來兵一千大同鎮標兵二千前往餘如議

丁丑

命增設西安八旗火器兵將軍尼雅漢奏言。目下
將西安所有漢軍二千內擇一千。官員亦分
半。教習鳥鎗。實大有裨於地方戰守。但陝省
遼濶。境土皆切近外藩。三面交界。不同他省。
如有軍機之事。各處調度。必將此一千火器
兵分用。力分則不全矣。火器者所以攻堅陷
陣之急需也。必多而整。始大有濟。今擬將西

安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丁壯。及家人廝役內。
不論旗分。擇其人材雄偉者。創增一千人。專
管教習。滿洲官亦創令增設。共以兵二千為
全數。設立火器營。遵
欽定之式。用心訓練。於七千兵內。撥滿兵一千。漢
軍一千。連家口安插蘭州城附近邊寨。倘有
軍務。連綿絡繹。不悞軍機。而兵威震耀於內

外。
皇上似可少紓西顧之憂矣。奏至。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曰。應照該將軍所奏
將西安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之丁壯。及家人
廝役內。創增一千。教習鳥鎗。西安之滿洲。蒙
古八旗。每旗有協領各一員。佐領各七員。拖
沙喇哈番等官各七員。驍騎校各七員。不必

創增專管官。即於其內撥每翼協領各一員。
佐領各二員。拖沙喇哈番等官各二員。驍騎
校各二員。附於現在火器兵。專管教習。令滿
洲將軍副都統漢軍副都統。總理之。
上從之。
已卯。都統公蘇努等率八旗將士謝
恩。時

上大發帑金厚賞八旗官兵盡償其積負於是將士
懽忭頂感叩懇蘇努等代陳謝
恩蘇努等轉奏曰八旗叅領佐領驍騎校等率軍
士口稱我衆父子兄弟蒙
皇上數十年豢養給之田舍月糧近因小旱又蒙
皇上軫念發倉粟賑濟又
俯憐窮兵增加餉銀用是我衆畜養家口從容間

暇得以習學武藝
聖恩高厚有如天地至我等家口漸增衣食用度不
敷以至稱貸皆我衆人之私也何敢上瀆
聖聽今
皇帝洞見纖微軫念貧苦大發
帑金盡償積負又均平分給困者皆蘇貧者皆
足如甘霖之霈萬物皆生我衆蒙

皇帝山海洪恩願加勉勵効力戎行乞代衆恭謝
天恩臣等伏覩數天胥慶溥海同歡兵士無憂彌
增壯志
禁旅强而本根永固四海靖而率土安寧皆
皇上聖德仁恩溥被之所致也臣等幸際
隆時得逢
大發仁恩周於

禁近忭舞遍於九衢大小臣工歡呼
階陛內外文武歌頌
聖仁臣等無任感激代達輿情謹具奏以
聞即率八旗將士在
午門前謝
恩
臣謹按國家之設兵豢畜之於平日而驅

策之於一時。安其身則心可得而用也。安其心則力可得而用也。我

朝承平日久。士飽馬騰。人思自効。近者狡寇犯順。

皇上聲罪致討。八旗擐甲執戈之士。莫不踴躍爭先。以不與戎行為耻。誰復以室家為念者。而

皇上猶曲加軫恤。大施浩蕩之仁。發帑金數百萬。俾共私貸。恩何渥也。夫無事有坐食之安。而

徵發邀破格之賞。宜其感激思奮。期於滅此而後朝食矣。用兵之道。有未見敵而先勝者。其此之謂歟。

三月丁酉。

諭詳視寧夏黃河船運事宜。將軍郎坦等奏言。臣等自京起行時。曾經奏請駐軍大同養馬。俟青草出邊。環歸化城駐防。探噶爾丹聲息。今反復詳視地圖。黃河之流。自蘭州城東北而行。過寧夏出邊。近瀚海又折而南行入邊。今收眾喀爾喀內向。噶爾丹不如率兵來襲。一無所過。無從擄掠。則其返也。人馬困乏。勢必沿河套之外。西越賀蘭山金塔寺而去。大軍自歸化城往追。亦一時難及。應於黃河北套灣之地。或黃河交界喀喇穆冷河地。令大兵

駐備。南有黃河。北有瀚海。勢與關隘等。既可以俯護墨爾根濟農等之眾。喀爾喀。而敵人亦不得踰越矣。至噶爾丹或不當黃河北灣而行。自克魯倫土喇前繞杭愛阿爾泰山。趨嘉峪關來。其時有用大兵之處。則前踰寧夏往甘肅之地。亦可相援也。如駐黃河套內要地。而猶不獲噶爾丹實信。則大兵駐久。需餉

爲急請將蘭州北所備浮橋之船及寧夏所
有渡船酌量修葺裝載大軍糧餉順流而下
於事有裨奏至
命議政諸臣集議議曰大兵如駐黃河交界喀喇
穆冷等處則距蘭州既遠而寧夏皆係小船
裝載糧餉數不能敷致之亦甚難且近以西
安滿兵陝督及寧夏延綏兩鎮兵令將軍總

督總兵官親率之往備寧夏又令畢爾根濟
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入內遊牧設立哨
汛則將軍郎坦等所奏無庸置議仍令於草
青時率兵出邊環歸化城駐防以時偵探如
有可乘之機別令奏
聞奏入
上令郎坦乘此閒暇於偕行大臣官員中擇賢能者

自寧夏以內至於黃河閱視可否以船運糧來
奏餘如議尋郎坦遣署前鋒統領副都統碩鼐
等閱視還言自寧夏以內泛舟由黃河而下
無有阻礙據以奏
聞
戊戌山西大同總兵官王弼請率兵從大軍
進勦王弼奏言臣備兵二千以待調遣前兵

部檄臣操練放礮每礮用礮手三名礮四十
門應共選礮手一百二十名臣與各旗員選
擇操練俱已習熟現皆可用臣又遵檄撥舉
鹿角兵每架四名至解礮及火藥等物出邊
俱當以兵護送邊外所用車馬爲要營將向
無管車馬之職理合奏請伏乞
俯念微臣愚忠出邊之時准臣仰率臣標下官兵

同大兵而行。則可以少効犬馬之力。奏至。
上從之。
庚子。
命詳定會閱事宜。理藩院奏言。臣等與內大臣阿
爾廸等議。應於上都河額爾屯河兩間七溪
之地會閱。俟
車駕到彼。戒期之後。遣人調集左翼喀爾喀部落

諸王。前至上都土爾根伊扎爾交界之地。右
翼喀爾喀部落諸王。前至上都黑棚交界之
地以待。奏至。得
旨。命大學士與兵部大臣集議。議曰。喀爾喀等在兩
處會集。遣大臣分道先往。先往大臣。伏候
欽定。其理藩院以會閱應議事宜。分遣先往大臣。
各令所在地方蒙古。駐於會閱七溪百里以

外議事。
駕至之前。檄令前來。至從閱官兵。若隨
駕往。覺其繁雜。僅以前鋒全隊。每佐領護軍二名
隨
駕外。其每佐領護軍三名。驍騎三名。及火器營兵。
俱出獨石口。擬於
駕至七溪之時來會。至大閱應備器物。理當先發。

俱令各該部院奏請前遣。其喀爾喀等。已傳
諭於四月十五日。來會於朔約之地。問之度
地內大臣等。俱言四月十五日前後。青草可
得。欽天監擇日。亦擬四月十二日起行吉。
駕發日期。并請於
命下之日。諭衆知之。奏入。得
旨。四月十二日啓行。前行大臣。如何差遣。喀爾喀

等如何分別何地安插喀爾喀作何坐次又前
有噶爾丹之誓備發之兵頗多今噶爾丹遠去
其兵應減爾等會同滿洲九卿詹事科道定議
議喀爾喀遇亂離散先後來降
皇上不忍坐視伊等滅亡安插邊汛內外賑給米穀
牲畜各令得所又念喀爾喀離散之國若無
法度撿束益至散亡已將車臣汗人等編列

旗隊矣喀爾喀瞻仰
皇上請降者有之請附者有之願入効力者有之前
俱准其會閱集議在案今出臨會閱應一併
酌定前遣兩路議事大臣伏候
簡用如安插伊等於內地則土喇俄儸克魯倫等
地空虛如即遣屯於此等之地則厄魯特事
尚未定俟會閱既畢指授喀爾喀人等現在

遊牧所在後再遣大臣官員查核人丁數目
令此去大臣視喀倫四周暫令遊牧厄魯特
事定後仍遣往土喇俄儸等處安插至喀爾
喀人等零星散失或有未經親來報部未曾
投入者亦未可定倘後有接踵來投者該部
請
旨裁奪今噶爾丹遠去此一會閱也應將前所發

八旗兵減去每佐領護軍四名前鋒全隊
漢軍火器營兵而往其每佐領護軍一名驍
騎三名俱不必帶往滿洲火器營護軍正當
操練亦不必帶往帶往之兵上三旗則隨
駕而行下五旗則出獨石口往赴
御營除三旗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副都統隨
駕外下五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亦同兵士齊

出獨石口。至張家口所備兵。應俟
駕發之後。令將軍瓦代等。率滿洲官兵。漢軍火器
營官兵。支兩月糧。馬駄輕礮。出張家口。往正
白鑲白察哈爾遊牧之地。隨其水草。在彼游
牧。綠旗操練大礮鹿角及綠旗兵。不必帶往
會閱之地。全軍建營置哨及蒙古作何屯扎
之事。令兵部理藩院與鄉導大臣官員同議

具奏。會閱既畢。將軍瓦代等之兵。如何措置
該部請
旨。至會閱之地。應先遣備器物。俱令各該部院奏
遣前行。奏入得
旨如議。左翼著馬齊布顔圖額爾黑圖西喇吉爾
他布往。右翼著班第索諾和溫達達虎阿爾
尼往。尋兵部理藩院及鄉導大臣議奏。

御駕出閱定議喀爾喀集候。今將會閱之地。全軍
布營設哨。衆扎薩克蒙古喀爾喀屯扎之事。
酌量編次。
御營內令三旗護軍共爲一營。居中屯扎。其八旗
前鋒爲二營。五旗護軍爲十營。火器營兵爲
四營。共十六營。環
御營屯扎。八旗前鋒爲四哨。八旗護軍爲二十四

哨。繞營酌量遠設汛哨。如有不足。另行添設。
往哨人等。令帶廬帳而往。兵丁馬匹。俱放哨
內。四十九旗諸王台吉及喀爾喀人等。目前
俱令屯會閱之地百里以外。
駕到之後。令前附
御營五十里屯扎。不得入哨內。如有會集營中之
事。理藩院官員筆帖式帶來放入。四十九旗

蒙古前來貿易問明旗號名字放入任營外
互易其哨地於都統副都統內遣每翼二員
及每旗護軍叅領一員不時巡察牧馬之地
應遣出官兵監視奏入
上曰汛哨令都統副都統兩兩分班巡察餘如議
辛丑
授林興珠等官秩有差兵部奏兼管火器營都統

諾邁咨送去年出兵帶往林興珠楊懋烈楊
天樞等交部議敘應酌量將林興珠楊懋烈
以火器營拖沙喇哈番用楊天樞以驍騎校
用奏入得
旨林興珠從征俄羅斯厄魯特屢著勞績著授三
品官餘如議
甲辰總兵官許盛奏請預備解礮車馬許盛

奏言所解礮俱到宣府但前裝車解來俱自
驛中換馬牽挽若出邊而行遼道必須倍加
馬匹更迭牽挽共需馬四百五十二匹作何
措辦及礮位火藥砲子等物所需車一百二
十輛伏乞
勅下該地方官豫備奏至
上諭所需車直隸巡撫偕賢能官量支現存庫銀照

數堅固製造交該總兵官其所需馬四百五十
二匹現買則難得肥馬而目下預行備買喂養
糜費錢糧應於有事之時在該鎮標下兵丁馬
內照數取用
諭停運米豆
上諭戶部曰目前青草發生之時駐扎大同宣府大
兵不久出邊應支米豆恐小民不能挽輸至於

困苦。令停其運解。將現在米豆。於出邊之前。節
省支給。
戊申。
命總兵官許盛率標兵從大軍前行。許盛奏言。臣
撥臣標右營遊擊耿如倫專管大礮。左營遊
擊吳良駿專管鹿角二百架。以備調遣。伏乞
准臣酌率臣標下官員馬步兵。及藤牌手。隨

大軍前行効力。
上從之。
四月壬戌。御史沈愷曾奏請暫緩
行邊。愷曾奏言。執要不煩者。聖主之常經。慮事
不遑者。人臣之大義。近聞本月十二日。
皇上有巡行邊外之舉。臣雖愚昧無知。仰體
皇上此行。無非為蒙古諸臣。定賞罰。編戶口。安插新

附諸人。此誠
皇上如天之仁。欲使百萬生靈。無一夫不獲之意。但
邇來京師。膏雨未足。
睿慮焦勞。兼之
聖躬遠出。間關崎嶇之地。為臣子者。何以為心。且臣
聞其地未雨先寒。未暑先熱。與內地迥不相
同。值此夏令初交。寒暑不均之候。

皇上服食起居。亦未必與時順適。
乘輿勞頓於外。羣臣偃息於家。揆之於心。有愁然
不自安者。近令已
命部院大臣。先行料理。止須令其逐一奏
聞。於記功錄過之中。寓慶賞刑威之意。仍與
皇上親臨無異。且
皇上宸謨。雖遠隔萬里。有如指掌。豈區區藩服。有不

在坐照之內者乎。叩乞傳
旨。暫緩此行。庶
聖躬得以稍節。而臣心遂各安矣。奏入。得
旨。喀爾喀向來雖經進貢。但伊汗從未嘗輸誠來
朝。而喀爾喀諸汗親率所屬數十萬衆傾心歸
附。一切行賞定罰。安插撫綏。關繫甚大。所以朕
躬親在巡狩。沈愷曾所奏已悉。所司知之。

丙寅。
命副都統蘇黑等齎噶爾丹使人起行。先是命蘇
黑等送噶爾丹使人。由歸化城出格德勒古
口。至噶爾丹舊牧之地。至是
上諭理藩院曰。厄魯特使人。應分爲三隊發行。孰
當先發。孰當後發。其問明議奏。議巴圖爾寨桑
阿哈奈乃噶爾丹之使。應第一隊起行。滾楚
克乃台吉之使。應第二隊起行。達爾漢寨桑
愛齊率回子而來。應第三隊起行。令伊等自
京城一齊起行。到歸化城後。併合察罕古英
寨桑阿卜都喇額爾克寨桑等。分爲三隊。仍
令前所派副都統蘇黑。員外郎二郎保等帶
往。督視遣行。至應否仍令蘇黑。二郎保送此
使至噶爾丹所在。伏候

上裁。奏入。得
旨。令蘇黑。二郎保帶伊等至歸化城。督視第一隊
人起行。查明伊等人數及駝馬牛羊糗糧器用
數目。逐部具奏。其兩隊暫止勿遣。俟朕還日。再
奏遣發。不必令蘇黑。二郎保送此使至噶爾丹
所在。俟後兩隊起行之後。方令伊等回京。
丁卯。

車駕發京師。安輯來降喀爾喀。

甲申。

命尚書馬齊等詳定賞喀爾喀次第。

上諭馬齊等曰。爾等其將喀爾喀詳定次第。分別條

列。行文部院。馬齊等遵

旨分別喀爾喀汗濟農台吉次序。請以折卜尊丹

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扎薩克圖汗之弟策

旺扎卜。車臣汗。爲第一等。扎薩克墨爾根濟

農顧祿什希等六人。爲第二等。扎薩克額爾

德尼濟農布達扎卜等八人。爲第三等。扎薩

克台吉車木楚克納木扎爾等十四人。爲第

四等。土謝圖汗親弟。台吉羅卜臧多爾濟等

三十四人。爲第五等。扎薩克台吉西地西里

之孫班旺多爾濟等七十五人。爲第六等。扎

薩克台吉色稜阿海族中台吉杜默等四百

二十人。爲第七等。土謝圖汗之衛寨桑顧什

等十七人。爲第八等。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

土謝圖汗扎薩克圖汗之弟策旺扎卜車臣

汗新舊扎薩克之隨從寨桑護衛寮屬等爲

第九等。咨理藩院奏

覽得

旨。此叙賞事宜。令內大臣明珠。內務府總管費揚

古。戶部侍郎阿山。禮部侍郎席爾達。會同頒賞

內台吉車卜登。曾從我大軍効力。令於此叙賞

中。照會閱大臣。一體條上。賞時舉出台吉車卜

登奏聞。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九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

五月丙戌朔。定喀爾喀坐位次第。理藩院奏
言。奉
旨酌定喀爾喀坐位次序。如照給賞之例班列每
行人數多寡不同。應令折卜尊丹巴庫圖克
圖土謝圖汗扎薩克圖汗翁策旺扎卜車臣
汗坐第一行。扎薩克墨爾根濟農顧祿什希
等十四人。令坐第二行。扎薩克衛徵諾顏呵
玉什等三十六人。令坐第三行。扎薩克台吉
西地西里之親子丹準多爾濟等七十九人。
令坐第四行。扎薩克色稜阿海族弟都默伊
爾登台吉等一百四十人。令坐第五行。土謝
圖汗同族台吉尼爾喀等一百四十人令坐
第六行。車臣汗之察哈爾台吉莽吉代等一

百四十人。令坐第七行。其寨桑護衛俱在後
環列以坐。
上從之。尋允伊等所請與四十九旗同列。
定喀爾喀引見宴會禮儀。先是理藩院遵
旨。議定於五月初二日。召見喀爾喀等。令三跪九
叩頭。排設大宴。內外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
俱列坐於左。喀爾喀等俱列坐於右。初三日
頒
賞宣
訓旨。是日衣錦垂纓作樂。至是
諭行在禮部曰。蒙古人員引見時。立進坐次。著與
領侍衛內大臣集議。議曰。請旦召喀爾喀集於
前鋒營前序立。排案畢。使步行而進。立於儀
仗末。引進喀爾喀後。奏

聞。
駕出。前坐大臣照常坐。地方窄狹。後坐大臣應停
止。
上曰。在前鋒營外下馬序立。步行而進。如有年老不
能行者各令其子弟扶掖之。又總管內務府等
衙門奏言。初二日宴喀爾喀。
宸幄設於網城南門前。安

御床。取武備院行帳。每旁各設兩架。當前設帳置
案。排金器。照常列儀仗。
上出入奏樂。其宴各預設於班次。宴既備。衆集奏
聞。
駕出乘馬臨帳。升
座。理藩院及鴻臚寺大臣官員引導排班。聽鳴
贊傳呼行三跪九叩頭禮。行禮時奏樂。畢。理

藩院大臣官員指示各於其位叩頭坐。進
御宴。奏樂。衆皆起立。宴既進。樂止。繼進茶。
上飲茶。令喀爾喀齊叩頭。飲茶畢。撤具。繼進酒。及酒
鐥。獻飲大臣跪。奏樂。獻酒畢。樂止。衆皆起。隨
獻飲大臣各於其位跪叩頭。執事者以金盃
酌酒。立授獻飲大臣。大臣跪受。叩頭而飲。衆
不叩頭。畢。各齊立於其位。叩頭坐。
上舉宴。次第演劇奏樂。

賜飲小案待
旨而進。喀爾喀等朝見進宴飲酒。俱奏鑾儀衛細
樂。其樂設於帳前兩旁。宴畢。
御筵撤。外藩諸王以下台吉他布囊以上及喀爾
喀聽理藩院大臣鴻臚寺官員引導鳴贊官
不傳呼。行一跪三叩頭禮。謝

恩叩頭後。按翼排列而立。禮部大臣奏宴畢。
上還行宮。衆俱散。奏入。得
旨。朕出入各蒙古行禮。奏鑾儀衛樂。進筵飲酒。奏
內監樂。餘如所議。禮部奏。大賚喀爾喀宜
訓諭後。令喀爾喀等在網城南門前。聽鴻臚寺鳴
贊傳呼。行三跪九叩頭禮。
上不必出臨。其喀爾喀召集引班之事。交理藩院鴻

臚寺。
上是之。次日。土謝圖汗。扎薩克圖汗之弟策旺扎卜
車臣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衆諾顏台吉
寨桑等齊集。
上御行宮前黃幄陞座。喀爾喀汗諾顏台吉等率衆
前進。行三跪九叩禮。按次序坐。奏樂演劇。衆
技畢陳。大設筵宴。其喀爾喀汗諾顏大台吉

等俱令近
御座前。
上親賜酒。其餘台吉等皆令侍衛等於坐處送酒。
丁亥。以宥土謝圖汗罪。封扎薩克圖汗之弟
曉諭衆喀爾喀。
上欲平息兩翼喀爾喀之事。遣內大臣索額圖。一等
侍衛吳達禪。先傳

旨諭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曰。是盟也。
朕躬與蒙古諸王貝勒貝子公七旗喀爾喀會
集。爾等可將殺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之事。及
在喀爾喀非爲之事。於朕未到之前。自陳具奏
請罪。如不預行奏請。倘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
之子。及衆喀爾喀訐告汝等之罪。朕爲天下主。
可曲宥汝乎。宣諭畢。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

謝圖汗等奏言

皇上乃統御宇內之元后憐恤臣等欲免其罪常欽

遵

諭旨而行隨具疏請罪其詞曰扎薩克圖汗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二人與我衆喀爾喀乖異往投噶爾丹因彼欲侵取我等土地因而興兵執此二人殺之從此起釁擾害生靈實臣

等之罪爲此自陳伏乞

皇上睿鑒恩宥至是

上於盟所

諭車臣汗等曰爾七旗喀爾喀皆係兄弟而不相睦互呑人民其勢不爲仇敵不止朕灼知之特遣大臣會閱將所掠人民皆令歸還定誓土謝圖汗違誓又稱討厄魯特而興兵執扎薩克圖

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殺之自此喀爾喀衆志不協國破家亡雖困窮已極尚能憶朕舊恩來歸皆已一體撫養之矣今土謝圖汗等陳奏諸凡大過請罪茲於大閱之地按法究處朕心固所不忍而爾等七旗輿情亦復何面目乎若以輕罪處之自前皆失生業俱賴朕惠養無可復問是以責其大過而原其情至扎薩克圖

汗亦誠心職貢往來有年無故爲土謝圖汗所害殊爲可矜如巴郎額爾克阿海在即當封之今扎薩克圖汗親弟來朝似宜即封之以示優恤爾衆云何喀爾喀汗諾顏大小諸台吉同奏言土謝圖汗等既知其非而陳情請罪已蒙

聖鑒則亦幸矣如果治罪非特

皇上不忍我衆復何顏至扎薩克圖汗人民流散軫

恤其遺裔。欲令策旺扎卜襲封。誠非常之舉
也。我衆其何說之辭。但不勝感戴仰天祝頌
而已。

臣謹按孔子有曰。知幾其神。又曰。事豫則
立。葢未事之前。灼見於幾先而豫圖之者。
誠非至聖至明未易能也。如七旗喀爾喀
兄弟不和。匪朝伊夕。迨土謝圖汗搆兵攻

殺扎薩克圖汗等。而其讐寖深。益不可解。
我
皇上仁無不覆。明無不照。稔知喀爾喀交惡之原委
情事之曲直。使不早爲之所。至會盟時。必
至紛爭。既至紛爭。則難乎其兩全矣。故特
遣大臣。曉
諭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使自陳請罪。

而後集衆會盟。渙汗
大號。赦過宥愆。免土謝圖汗之罪。興滅繼絕。授策
旺扎卜之封。於是右翼喀爾喀同聲稱慶。
左翼喀爾喀感戴彌殷。預燭乎事機使之
晏然寧息。
至聖至明。誠夐絕乎古今也。
戊子

駕臨七溪大閱。錫喀爾喀名爵。是日。
上令八旗滿洲及漢軍火器營總兵官蔡元標下綠
旗官兵排列礮火。皆
上親自指示。
上躬御甲冑。大閱軍容畢。
御黃幄。
賜諸王大臣及衆喀爾喀等茶。令侍衛等射。有曾

力者角觝。礮火之聲。響震山谷。將士進退赫奕威嚴。行伍布列。整齊壯麗。衆喀爾喀等皆畏懼。無不駭愕讚美。復

勅諭喀爾喀汗濟農諾顏台吉等曰。朕奉承天命。統御萬邦。欲使率土人民。咸獲其所。中外並無異視。前以爾七旗喀爾喀人等。俱係兄弟。互行侵奪。吞占人民。不相和睦。朕特遣大臣會盟。諭和。而土謝圖汗背棄誓言。不從盟議。輒自興戎。遂爲厄魯特噶爾丹所敗。以致國亡。汗諾顏台吉不能收輯其人民。人民不能保有其妻子。各自奔潰。投入我邊塞。若乘汝等此時窮困之際令我諸部落分行收取。爾喀爾喀亦早滅矣。朕心本好生。不忍坐視汝等滅亡。給地安插。屢賜米糧牲畜以活之。仍留汗諾顏台吉名號。使車

臣汗襲位。又因汝等下人。互相偷盜。各增設扎薩克管轄。以便督察。以汝等向無法度。須行一定律例。自古以來。未有如此之始終覆育者也。朕既活汝。欲使倍加長養。朕親降諭旨。大賚加恩。出臨大閱。視汝等感戴之情甚爲誠切。是以待汝等如四十九旗。其名號亦皆如四十九旗例。以示朕一視同仁之意。土謝圖汗車臣汗皆留其汗號如故。扎薩克圖汗被害。實屬冤抑。而人民離散困窮已極。甚爲可矜。是以授其親弟策旺扎卜爲和碩親王。扎薩克墨爾根濟農碩祿什希扎薩克昆都倫博碩克圖袞布扎薩克信順額爾克帶青諾顏善巴扎薩克台吉色稜阿海扎薩克額爾德尼濟農盆楚克喇卜灘伊等原係舊扎薩克改濟農諾顏等號。俱授爲多

羅郡王。台吉噶爾旦。乃土謝圖汗之長子。且自枯倫白爾齊爾盟後。不時請安。是以授為多羅郡王。車臣汗叔父扎薩克額爾德尼濟農納木扎爾。雖係新扎薩克。而勸車臣汗率十萬眾來降。其身率先奏請願與四十九旗同列。殊為可嘉。是以照舊扎薩克例改濟農名號。亦授為多羅郡王。車臣汗族叔扎薩克額爾克台吉車卜

登。効力哨探厄魯特。捐助私馬。不悞軍務。是以授為多羅貝勒。台吉西地西里。乃土謝圖汗之親弟。屬裔頗多。偕土謝圖汗來降。是以授為多羅貝勒。車臣汗之叔祖車臣濟農車卜登達賴濟農阿南達額爾德尼濟農布達扎卜。伊爾登諾顏達里。車臣汗叔父伊爾登濟農盆楚克伊等俱係車臣汗之叔祖叔父。授為濟農者。是以

改濟農名號。俱授為固山貝子。白蘇特之察罕巴爾諾顏博貝布扎。雖係新扎薩克。而在喀爾喀時預奏喀爾喀基業不保。其後必壞。壞則來歸皇上。後喀爾喀基業既壞。即踐前言來降。殊為可嘉。是以亦授為固山貝子。洪俄爾帶青旗分協理旗務台吉韓都先眾來降。効力被創。是以授為鎮國公。土謝圖汗族中台吉蘇泰伊爾

登額爾克帶青諾顏善巴族中台吉托多額爾德尼等誠心歸順。効力行間。是以亦授此兩人為鎮國公。土謝圖汗之扎薩克台吉車木楚克納木扎爾。及扎薩克台吉班珠兒多爾濟扎薩克達爾漢台吉巴郎車臣汗之扎薩克額爾德尼阿海車稜達什扎薩克台吉額爾克色稜達什扎薩克台吉顧祿扎卜額爾克帶青諾顏善

巴之扎薩克衛徵諾顏阿玉什扎薩克台吉丹津額爾德尼額爾濟根之扎薩克台吉吳爾占扎薩克壘爾根濟農索諾木伊思扎卜伊等俱授為一等台吉此外有事台吉及其他諸台吉應授品級皆諭該部逐一甄叙自茲以後爾等其仰副愛養之恩各守法度敬順遵行則汝等生計漸滋福流子孫世世蒙恩矣若違法作亂

則汝等生計敗壞國法具存凡事必皆照所犯依律處治其各於所屬通行曉諭嗣

頒賜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扎薩克圖汗弟策旺扎卜車臣汗銀各一千兩及銀器蟒緞綵緞布疋袍帽等物其濟農台吉寨桑等亦按伊等品級從優

頒賜銀兩緞疋等物按伊等品級授其子弟台吉其四十九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亦按伊等品級

頒賜袍帽銀兩有差

諭恩賜親王策旺扎卜坐車臣汗上時

上賜策旺扎卜駝四頭馬十匹羊五十隻又念策旺扎卜年幼且所屬人民俱已離散恐致失所令歸化城都統副都統等加意護視撫養又

諭尚書班第等曰策旺扎卜雖授為親王而其祖及父素有功績其令策旺扎卜坐車臣汗上

己丑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等率四十九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他布囊等請上

尊號沙津等奏言伏惟我

太祖

太宗開創以來臣等普蒙

異數悉叨尊顯過伏
聖上威靈身際隆平人人皆得遂其生矣而七旗喀
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人等自古以來尚在
化外
皇上威福丕加稽顙來歸誠爲希有之事且厄魯特
噶爾丹不自知分量干犯
天兵仰藉

皇威大克其衆誅斬甚多噶爾丹潰亂恐懼立誓而
奔以此觀之不日亦如喀爾喀之來降矣更
將焉往乎又俄羅斯國之察罕汗亦以一道
同軌欽承
上旨屢恩此等
殊獻實臣等中心所大快也誠惶誠恐請上
聖主尊號曰德威廣被率土賓服道法光明不可思

議上治至聖皇帝以大慰中外之望伏乞
睿鑒臣等不勝願望
上曰吳三桂既平之後諸王大臣請上尊號未肯准
行此人主所當爲之事也前既不允今可許乎
其以此諭王等知之
辛卯
命將軍瓦代等率兵赴土喇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馬齊曰土喇地方應酌量
遣兵探聽厄魯特人等有不能前去又不能內
附者收之而來著領侍衛內大臣及內大臣明
珠護軍統領馬喇與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定北
將軍都統瓦代等一路護軍內應選擇兵士
每佐領各派出一名及前鋒全隊四百名其
管領之參蘭大以下官員令統領大臣量派

往土喇偵探厄魯特聲息。如彼困窮人等不能前往。又不能來者。皆收之而來。此所發官兵。著於獨石口。攜帶兩月糧以行。兵士瘦馬將所留兵肥馬易去。務使人俱得肥馬五匹。毋致行路稽遲。其統率是軍者。著定北將軍都統瓦代。護軍統領馬喇。副都統碩代。噶爾馬往。伊等不諳路徑。著帶噶爾根濟農郡王

顧祿什希。信順善巴郡王之人前往。奏入。得
旨。瓦代等所有火器營兵。派發六百名。及總管大臣以行。并著瓦代。攜將軍印去。

指授護軍統領馬喇等前往土喇事宜。時將軍瓦代在察哈爾游牧地方。馬喇等隨
駕入請
訓旨。

上諭曰。聞噶爾丹敗遁。時有俄里肯之台吉三百許人困極。留住土喇河。伊等如欲內附。或憚喀爾喀攔阻。或力不能來。而在彼俱未可定。爾等到土喇。伊等如在。可遣人問故。如欲內附。爾等收之而來。如欲前去。則聽之去。既不內附。又不前去。則視其力。若遜於爾等。爾等相機行事。其力大倍於爾等。難以舉動。則勿輕挑之。彼於我有

信誓。爾等亦以好言曉之。非必欲爾等勇於行事也。務思其大。以圖全美。至爾等行路。須嚴設哨探。小心防範。斷勿懈弛失備。其哨卒俱執千里鏡。登高而望。少懈。恐為彼所先窺。夜間勿燃火。勿喧呼。凡所宜禁事件。俱務嚴明。勿優柔縱法。至遇喀爾喀跳脫之人。爾等隨力收來。各發該王。爾等所歷地方。詳視記取而行。又

諭曰。聞布庫他必圖兄弟在克魯倫左近西布退
哈灘巴圖爾地方。爾等若遇之。可諭西布退哈
灘巴圖爾送他必圖兄弟來。

命定北將軍瓦代。餘兵在安北將軍那坦軍前。先
是令瓦代等兵出張家口。駐正白鑲白察哈
爾遊牧之地。至是兵部奏言。會閱事畢。除瓦
代等所率兵外。其他兵士。應駐何地。得

旨。除瓦代所率兵外。其他兵士。俱發往那坦所。
壬辰。會閱事畢。
上回鑾。是日。
上遣尚書馬齊等。料理會閱事畢來京。又
遣侍郎溫達等往編喀爾喀旗分佐領。指授
遊牧地方。
癸卯。

車駕還京師。
乙巳。
遣官趣噶爾丹使人起行。先是遣副都統蘇黑等
携噶爾丹使人巴圖爾寨桑諸人。往歸化城
與察罕古英寨桑會。分為三隊。使之起行。至
是蘇黑等報言。阿卜都喇寨桑諸人。以馬駝
羸瘦為辭。察罕古英寨桑等言。噶爾丹遣我

等率諸回子而來。諸回子不去。我亦無所往。
請待尼爾巴噶卜楚而行。至京城帶來巴圖
爾寨桑分為頭隊。催令起行。伊等言諸回子
不與我等同往。我等何以見噶爾丹。理藩院
奏
聞。
上命大學士集議。議前遣巴扎爾時有俟草青遣還

之
旨。若留厄魯特回子。皆待尼爾巴嗎卜楚恐致遲
久。應令理藩院遣官一員乘驛而往。將巴爾
爾寨桑達爾漢寨桑滾楚克等。合爲一隊。令
與副都統蘇黑等。曉諭遞逐之使行。至衆回
子。言馬駝羸瘦。請俟尼爾巴嗎卜楚等到日
同去。應將察罕古英寨桑阿卜都喇額爾克

寨桑等偕來諸回子。仍交蘇黑等暫留於後。
俟巴扎爾等到時再遣之。奏入。得
旨。令員外保柱往。餘如議。
壬子。大學士伊桑阿等率九卿詹事科道等
官請上
尊號。伊桑阿等奏言。喀爾喀襲在蒙古。素稱不馴。
雖貢獻之使不絕於道。而彼諸汗恃其七旗

數十萬衆。未嘗躬修臣節。今仰戴
天威。感懷
帝德。咸傾心臣服。願列屬藩。
皇上又念喀爾喀素無統紀。罔知禮法。其間安輯事
宜。賞罰次第。非
車駕親臨裁決。不能盡善。於是
六龍時邁。刻期會同。喀爾喀土謝圖汗扎薩克圖

汗之弟。及車臣汗。率諸濟農諾顏。並台吉等。
皆伏地迎謁。會朝如儀。
皇上察其誠懇。錫宴頒賚。極其優渥。爰編立旗分。與
我四十九旗等。惟土謝圖汗車臣汗名號。暫
令如舊。餘則或易王爵。或畀貝勒貝子公台
吉名銜。量功受秩。各有差等。其他悉照所司
分別區處。禮成。又特降

諭旨。重申訓誡。明示以守法謹度。則福及子孫。悖
道恣行。則身罹禁網。既恤其困窮。復謀其生
計。既使之樂育。復令其保終。興滅繼絕。懷柔
遠人之道。至斯極矣。允宜誕膺
尊號。垂示萬禩。
上曰。喀爾喀原係入貢之國。伊等不和。知其必敗。曾
特遣大臣諭令和好。後乃渝好。與厄魯特搆戰。

窘迫來歸。屢失生業。窮困已極。朕以好生之心。
撫綏養育。曲盡周詳。因此懇切抒誠。願同四十
九旗一例。益理所必然。且比年來旱澇頻仍。民
生猶未蘇息。風俗猶未醇厚。奢靡猶未盡止。朋
黨猶未悉除。彼此援引陷害猶未屏絕。理應日
益圖新。時加黽勉。君臣殫心竭力。尚恐不逮。靦
顏以為至治。遽受尊號。斷乎不可。茲所奏已知

之矣。
六月乙卯朔。
遣使賚
勅諭達賴喇嘛。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喀爾喀厄魯特諭和
之舉。朕與達賴喇嘛同行之。今已安插喀爾喀。
使之得所矣。應遣使賚勅於達賴喇嘛。使人所

關緊要。爾商南多爾濟既病。著丹巴色爾濟去。
諭達賴喇嘛勅曰。朕統御寰區。澄清海宇。以仁育
為本。撫養是先。雖末陲異域之民。有困窮而歸
命者。必受而養之。使各得其所。爾喇嘛奉行佛
法。廣度眾生。而救苦難。其心亦猶是也。前以七
旗喀爾喀兄弟內訌侵奪。外與厄魯特交兵。朕
與爾喇嘛諭令罷兵歸好。後噶爾丹又追侵土

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殺奪喀爾喀之
人。朕遣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爾喇嘛遣濟隆
庫圖克圖。往諭噶爾丹。朕與爾使人。不能仰副
朕與爾之心。噶爾丹。挾濟隆。伊拉古克三而行。
稱兵大舉。擄其妻子。殺掠喀爾喀而來。深入我
邊汛之內。劫奪部落人民。朕稍發兵。以問其故。
反與我兵拒戰。至於大敗。乘夜遠遁。此彼來犯

我。非朕往伐之也。彼所行。違朕與爾好生善念。
自求窮困而已。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諾濟
農諾顏台吉。決志入內。奏請効力者有之。奏請
與四十九旗同列者亦有之。呼籲頻仍不已。朕
既已受而養之矣。若不自始至終。永使得所。措
置安定。必致散亡。是以刻日於本年四月。朕親
出大閱。喀爾喀之汗。濟農諾顏台吉等。皆執臣

禮。跪而稽顙。尋請與四十九旗同列。朕設大宴
厚賜之。照四十九旗編爲旗隊。給地安插。土謝
圖汗。以其妄舉與我陳情請罪。朕發衆喀爾喀
議之。皆言加彼之罪。則於我衆無光。朕是以宥
免其罪。仍留土謝圖汗車臣汗之號。又念扎薩
克圖汗被殺冤痛。屬下裔民散亡可矜。授其親
弟策旺扎卜爲和碩親王。其餘各分等級。授以

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之銜。明其法度。昭其典
章矣。爾喇嘛普濟生靈。向以喀爾喀國破爲憂。
今已安措喀爾喀。使得其所。遣致爾喇嘛知之。
爾喇嘛聞此。必大歡喜也。其左翼之喀爾喀無
復可議。至右翼扎薩克圖汗旗下人等。被擄散
亡。有在爾喇嘛所者。亦有在他處者。伊等略無
罪惡而被擄散亡。殊爲可矜。爾喇嘛普濟生靈。

必能查明發歸原主也。今厄魯特人等屢有歸
降。聞噶爾丹窮困已極。無食而饑。於此可見。噶
爾丹之獲罪於天矣。未必不往歸爾喇嘛。若果
往歸。作何措置。唯爾喇嘛裁之。噶爾丹遁去之
時曾立誓而去。倘違誓而稍犯我喀爾喀降人。
朕必發大兵分路前進。務期勦滅之。其時地方
遥遠不及遣人賚勅於爾喇嘛。亦未可定。是以

預遣教習唐古特文喇嘛丹巴色爾濟諭爾知
之。

命徙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安插四十九旗地方。先
是喀爾喀扎薩克丹津額爾德尼台吉屢奏
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劫其屬裔馬畜
等物。且殺人得
旨。發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前

被噶爾丹劫掠。靡所棲息。窮迫來歸。我
皇上加恩。給地安插。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思圖
報
皇上覆載之恩。反要劫降人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
人畜什物。且復殺人。大負
皇上厚恩。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仍留安插舊居
地方。亂必不已。宜遷至四十九旗地方安插

兵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往發寧夏所備西
安滿兵全軍。令將軍尼雅漢率之。并令總兵
官一員酌率綠旗官兵。會同前往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所。將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等被
劫人畜什物。俱照數追還。尼雅漢等率兵押
送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至歸化城。交將軍郎
坦押護內送。其起行日期。卽令前去部員。一

而遣文報部。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不還
所奪人畜什物。不肯內徙安插。即令尼雅漢
等率大兵勦而滅之。奏入。
上從之。隨遣兵部郎中格什理藩院員外郎二郎保
前往。
辛未。
頒賜噶爾丹白金。先是差員外郎巴扎爾賚

勅諭噶爾丹徙近邊塞。加賞以活之。如竟入降益
從優恩養。至是噶爾丹奏言。伏蒙遣使降
勅加恩。不勝懽忭。僻壤諸情。總在洞鑒。敢直陳之。
前遇大疫今已愈矣。馬騎糗糧前曾訴於伊
拉古克三為之轉奏。不及候
旨。退歸荒土。今使臣賚
勅而來。又蒙加

恩。益深感激。雖未能大為報効。請竭力勉圖之。奏
入。得
旨噶爾丹請恩誠切。著賜白金五百兩。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一

七月甲申朔。郎中格什等奏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逃走。格什等奏言。臣等至寧夏。會同將軍尼雅漢等率領西安滿兵全軍。總兵官一員。酌帶綠旗官兵四千。因途徑窄隘。恐難並羅。定議將軍尼雅漢親率兵四千。由汝吉口。往覓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副都統栢天郁

總兵官馮德昌等率兵四千。出大城口。阻截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住居西北。及到口駐扎之日。守口兵報稱口外附近居住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人內。有四人來見拆邊牆。即兜馬飛馳而去。臣等隨星夜前追及之於阿里渾烏素之地。令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跪宣
聖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言我為噶爾丹所敗。來歸
皇上。給臣以賀蘭山陰之地安插。皆沐
皇恩。得以聊生。今將置我等於察哈爾之地。値此盜寇交作之時。難以遷徙。聞大兵來拆邊牆。恐將討我。是以逃避。臣等諭之曰。大兵之來。非討汝也。因遷移汝等。恐途中喀爾喀侵擾兼有盜賊。故率兵而來。乃欲送至歸化城也。汝等妄動。豈不悖哉。雖經委曲勸諭。而伊等竟

不遵
旨。臣等隨遣人報將軍。將軍親率前鋒及頭隊兵來。彼一聞聲息。即乘馬逃去。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又遣其蘭木扎木巴寨桑鄂木布至將軍所。言我等居此遊牧已久。復徙至察哈爾地方。實為未便。我今往西喇布里圖水上。以待將軍。明日再請相見也。將軍隨遣來使蘭

令札木巴桑秦鄂木布及筆帖式牛圖等追
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告之曰。我率兵來非
征討也。因汝等在徙，恐途中喀爾喀搶害，又
有盜賊，將送至歸化城也。濟農言我來已遠
不便回去。請在前有水之地候見。語畢。即飛
馳而去。年圖歸告將軍。將軍即分兵爲三隊
追之。追至西喇布里圖。日暮將宿。臣等言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不從
聖旨不肯遷移而逃。當乘夜追及誅之。今宿此地，次
日往追，則難及矣。將軍不聽。次日。追三十餘
里，仍回至西喇布里圖而宿。臣等言。如此進
追，何以能及。當選人馬星馳電掣，庶克有濟。
將軍復不聽。至第三日，踰西喇布里圖以外
百餘里，至庫克布里圖。度不能及。遂率兵還

將軍查交。臣等數月所獲厄魯特百餘人，俘
獲一百二十八人。馬一百八十匹。駱駝四十
二頭，除兵丁所食牛羊外。現存牛一百五十
八頭，羊一萬五千。餘隻降人噶爾旦多爾濟
所屬納木喀班爾爾木扎木巴五十餘戶。又
有喀爾喀之白蘇忒察罕巴爾族弟伊爾登
和碩齊格孳兄弟四人。率百餘戶來降。言前
者土謝圖汗往征噶爾丹。我等投入土謝圖
汗與噶爾丹戰敗逃來。察罕巴爾等舍我等
而先來歸

皇上。欲至賀蘭山捕獵。延遲覓糧度日。居巴圖爾濟
農所。今濟農違
聖旨不肯遷移棄之而走。我等何故從彼去乎。是以
我等留此。求歸

皇上。莫與我兄弟爲敵之罪。爾根濟農索諾木扎卜。
完聚一處安插。臣等視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所走蓋望西而去矣。據此臣格什往甘州等
處地方。臣二郎保往涼州等處地方。探視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駐牧之地。奏入。得
旨。議政大臣集議。議將安插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原由及遣
旨奔逋情事。着理藩院檄嘉峪關坐探員外郎本付。
曉諭西海諾台吉。郎中格什。員外郎二郎保
既往甘州涼州等處探視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蹤跡。應俟探明時另行議奏。伊爾登和碩
齊等應着理藩院差官。令其內徙。歸併墨爾
根濟農索諾木扎卜。其納木喀班爾等。亦令暫
住歸化城附近地方。聽該部酌議安插。所俘

一百二十八人作何安置。亦聽該部議奏。所
獲馬駝牛羊。令交還移伊爾登和碩齊人員
均勻給還原被劫之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
等。至遷移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事。前經奉
旨會議檄論將軍尼雅漢者甚明。乃漫不經心。延
捱時日。直至十六日方始起行。後格什等又
遣人促尼雅漢等作速進兵。而不急往窮追。
遂爾退回。應令兵刑二部各差官一員。往訊
尼雅漢等延捱時日失機等情。取供到日再
議。奏入。奉
旨。此議太輕。爲將軍者俱如此遲悞指授可乎。即
遣大臣鞫審。嗣令刑部侍郎邁圖。取口供奏至。
得
旨。下該部議。兵部議曰。將軍尼雅漢於部檄到日。

不即星夜馳赴。怯懦稽滯。大失軍機。應將尼
雅漢革去將軍。並拖沙喇哈番。不准折贖鞭
一百。副都統栢天郁稽遲怯懦。大失軍機。應
將栢天郁革去副都統。郎中格什。員外郎二
郎保與將軍尼雅漢。不能使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不致逃遁。未克濟事。至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逸迸。欲脫其罪。推諉將軍尼雅漢。深爲

不合。應將格什。二郎保俱革職。副都統党古
禮病篤不曾往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應無
庸議。總督格思特係封疆重臣。部檄到日。應
即會同將軍尼雅漢等。公議使巴圖爾額爾
克濟農斷不逃遁。或擒或殺。始爲勝任。乃於
事無濟。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逸迸。遣大臣
往訊。始云曾諫將軍尼雅漢。巧飾具奏。殊爲

不合。應將格思特所加之級不准抵銷。降二
級調用。奏入。
上曰。栢天郁格思特各降五級留任。逮將軍尼雅漢
至京擬絞監候。格什。二郎保革職。尼雅漢等率
往官兵。令總督格思特暫轄。陞扎寧夏護軍統
領馬喇補授西安將軍。
甲午。

命喀爾喀新降之衆。暫仍其俗。理藩院奏。喀爾喀
人等既與四十九旗同列。則眾扎薩克自親
王以下。驍騎校以上。凡請
安進貢奏事。或遣使。或親來。俱應照四十九旗
例。土謝圖汗車臣汗旗內。自王以下。驍騎校
以上。凡行事。亦應與四十九旗同。土謝圖汗
車臣汗。其身僅存汗號。應令進九白之貢。伊

等使人。乃令照前例。至折卜尊丹巴庫圖克
圖亦照前例。奏入。得
旨。喀爾喀人等初降。新行安插。俟三年後依此議
行。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亦令貢九白。
己亥。
命撤歸化城預備兵。
上諭兵部曰。歸化城兵無事。當撤。今值馬肥無事之

際。著都統郎坦副都統碩鼐於在彼大臣內酌
帶一員。沿邊直至寧夏延綏西寧。在勦大軍可
行可止之地。至於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前者來
歸。給地安插而養之。助喀爾喀征厄魯特。竟
不爲效力。且劫奪喀爾喀之事甚多。灼知其必
不能改。故今遷徙居察哈爾之地。奈彼素藏禍
心。是以違道。彼雖遁去。朕以向加養育。初無困

之殺之之意。欲姑何地惟其所擇。但不得擾害
邊塞地方。可令達虎齎此原由遣人往諭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著一併議奏。議曰。今歸化城兵
無事。應撤。但留在歸化城之厄魯特。尚未去。
應每佐領撥護軍二名。火器營兵四百名。照
兵數派官。在歸化城週圍暫駐。餘俱撤回。此
所留兵。俟歸化城所有頭隊厄魯特起程後

即回。其陝西調到大同宣府綠旗官兵。亦令
各回汛地。前解大同宣府之礮。仍留大同宣
府外。其現在輕礮。俱令帶回。暫留大臣。伏候
上命。應著達虎抄齎
勅諭。遣發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俟彼作何回覆。即
令奏報。得
旨。着都統喀代李正宗副都統田象坤郎化麟留

後。將亓印文與畧代。翁領諾爾孫達米納本色
蘇丹古爾哈亦着與耶坦偕往。着乘驛去勘視
地方。既畢。着耶坦等。一二緊要之人。乘驛先來
入奏。後耶坦等勘同復奏言。
皇上所指諸地。大軍行止。無不允當。
壬寅。將軍死代。奏報同軍。死代等奏。至克魯
倫。過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托音。伊

等俱願來投。鄂理肯等遍訪無踪。哨探噶爾
丹信息。遁去已久。遂於本月初四日回軍。十
八日進翁俄羅喀倫。將入獨石口。
丙午。土謝圖汗請給腴田耕種。土謝圖汗奏
崇
皇上仁恩。臣與子。及所屬人民。不勝懽忭。今思得一
膏腴種植之地。使我人民一二十戶。出力相

助耕耘以養朝夕。伏乞
鑒恤。
上曰。來年春理藩院遣官一員。指授膏腴之地。令其
種植。
閏七月丙辰。總督格思特奏報總兵官柯彩
出邊勦殺厄魯特。格思特奏言。甘肅總兵官
柯彩呈稱。副將陳祚昌等奉差哨探。至昌寧

湖。見廬帳有五百餘。不知蒙古人數。職即詢
集官兵。出邊征勦。濟農之弟傅吉遣格隆等
數人來見。言我傅吉乃善人。並不敢背負
皇恩。欲假道以詣南山。如一不遵程。請在昌寧湖牧馬
職言汝既云不負
皇恩。當遵
聖旨。護送汝等至歸化城。答以我牲畜皆疲。決不能

往戩查奸夥博吉借名牧馬。窺我軍機。密通
西海諸蒙古以相救援。今欲往西海。其情顯
然矣。若不勦除。終為後患。一面將來差格隆
監禁。一面報臣。又據總兵官報。博吉所屯昌
寧湖乃邊外野地。離邊一百二十餘里。甚為
遼濶。且林木茂密。易於藏匿。必四路進勦。乃
可滅此狡寇。隨遣提標前營遊擊李士達等

率官兵一千。從南方路入。本標左營遊擊常
應龍等率官兵八百。從東南方路入。本標後
營遊擊杜思順等率官兵八百。從西北方路
入。鎮番參將張文焯等率官兵四百。從東北
方路入。職與
欽差員外郎二郎保。居中督勦。分頭前進。蒙古放
鎗迎敵。我官兵奮勇力戰。大敗蒙古。殺五百

餘。殺傷者甚多。生擒蒙古十五人。博吉入林
遁走。又隨遣官兵。躡踪撲殺。追百餘里。天曉
昏黑。不可深入。收兵回營。所獲蒙古牲畜器
械。查明另報。其前盜禁蒙古額林辰索諾木
者。乃博吉之親弟。親子。格隆者。乃親信之喇
嘛。是以併生擒蒙古。俱行斬訖。旋報到臣。臣
查博吉乃齊農之弟。在賀蘭山三百里中衛

邊外牧馬。濟農逃遁時。未及同去。即在昌寧
湖。見我官兵有備。自揣難脫。是以遣其子弟
格隆。窺我軍機。以冀潛逃。雖總兵官柯彩率
兵出邊征勦蒙古貫黏
皇上神威遠播。官兵奮勇之所致也。奏至。得
旨。總兵官柯彩。出邊籌畫。遣發官兵。分頭前進。勦
殺厄魯特人衆。可嘉。在事人員。著議敘以聞。

已未嚴打箭爐貿易之禁。達賴喇嘛疏言。竊
思博碩克圖汗往追折卜尊丹巴。恐有乖
皇化。乞遣同折卜尊丹巴土謝圖兩人。不使及於惡
前此所言。非善巴陵堪布所私奏也。實仰體
聖主之心。自厄魯特喀爾喀以及衆生。俱令之共享
昇平也。如有不合。祈
睿鑒勿責。至我打箭爐以外。和占昌珠爾等處。前

達法興兵。大爲擾害。恐不當
聖心。故不遣此地蒙古。其打箭爐兩閒之地。雖奉有
着照前行之
旨。字係蒙古文。漢人不識。祈以漢文降
勅。奏入。下所司議。理藩院議。康熙二十八年十二
月。達賴喇嘛使人善巴陵堪布來。言。奏伊等
起行之前。曾在達賴喇嘛所。不令面見。使立

於達賴喇嘛所居戶外諭巴出謂伊等曰。達
賴喇嘛令汝奏
聖上。乞諭喀爾喀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
授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庶於生靈有益。
若此兩人之命。我當保之。其奏詞奉
旨存案。今達賴喇嘛奏乞遣同折卜尊丹巴土謝
圖兩人。勿及於惡等語。非善巴陵堪布之所
私奏。應無庸議。前者康熙二十九年。達賴喇

嘛因大兵威力。勦滅逆賊吳三桂。衆皆歸化
爲良民。請於打箭爐地方互市。曾許以地方
平定之後。照常貿易。今達賴喇嘛以蒙古文
漢人不識。請以漢文降
勅。諭令照前行事。應檄該省督撫提鎮。打箭爐貿
易勿得生事擾亂。併檄諭達賴喇嘛嚴禁其

所遣貿易人等勿得妄行生事。
上從之。
命定火器營賞例。兵部以八旗火器營兵丁。擊敗
噶爾丹之功。議叙具奏。
命議政大臣大學士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
都統集議。議曰。火器營兵排齊鹿角而戰。不得
與騎兵相同。在本旗之前先進者有上等次

等三等之別。若臨陣放鎗之衆兵丁。向無一
概議叙之例。然不議叙。又無以鼓勵軍士。是
以將列陣形勢問之總管火器營都統諸邁
等。俱言齊排鹿角。每架擺什庫一人。身帶小
旗立於前。其餘兵丁。一一調進。擺什庫指示
放鎗接戰。次執大纛兵丁亦立而不動。此兩
種人最為緊要。至鳥鎗手。一齊接戰。似應一

概議賞。查火器營帶小旗之擺什庫及執纛
之人。既屬緊要。則此次戰擺什庫等應各賞
銀二十兩。執纛之人。賞銀十兩。向無兵丁一
概議賞之例。則概行給賞之處。無庸置議。嗣
後如仍排鹿角攻戰。其戰功若以上上等議
叙。則帶小旗之擺什庫各賞銀三十兩。執纛
之人。各賞銀二十兩。若照此番軍功上等議

叙。則帶小旗之擺什庫各賞銀二十兩。執纛
之人。賞銀十兩。以軍功次等議叙。則帶小旗
之擺什庫賞銀十兩。執纛之人。賞銀五兩。以
軍功三等四等五等議叙。則一概不算。若不
用鹿角。八旗騎兵與火器齊列。擊敗對陣敵
人。則與騎兵相同。在本旗大纛之前先進三
入。俟將軍大臣開册送部。照前進之例議叙

又二議以爲火器營兵一齊接戰。
聖諭之所洞鑒似應將鎗礮兵丁酌量一概議賞此
番火器營放礮放鎗之人執纛之人帶小旗
之撥什庫押礮披甲共二千九百七十七人
應交戸部給賞又挽車步甲一百一人綿甲
五十八人擡鹿角僕人五百七十九人共七
百三十八人皆原文未開相應停給得

旨放鎗礮之人着一概賞銀二兩著爲令挽車步
甲綿甲擡鹿角僕人俱賞銀一兩
九月丙辰。
遣官督視噶爾丹使人啓行噶爾丹使人阿卜都
喇寨桑察罕古英寨桑等訴稱前鄂尼喇巴
噶卜楚以九月到其時令我等同歸今尼喇
巴噶卜楚或已亡故或竟不來我等豈能久

待理藩院據以奏
聞。
上諭員外郎鐵圖乘驛往歸化城會副都統阿迪督
視啓行。
丁卯。達賴喇嘛陳情請罪。先是以噶爾丹敗
遁之後懼我各路大兵堵禦請罪盟誓情節
遣伊什格隆賫

勑往諭達賴喇嘛至是達賴喇嘛疏言前者欽遵
諭旨曾遣噶爾亶西勒圖往和喀爾喀厄魯特值
生靈有災之時至於敗亂不當
皇上之心不能遂我初願凡諸
諭旨皆是愛養喀爾喀離散之人誠
聖天子之洪仁也噶爾丹作亂追索折卜尊丹巴諸
人而濟隆不能諫止實爲非是濟隆報文言

已竭力諭和。兩家聽從立誓矣。及見
皇上有噶爾丹敗遁。俯念衆生。止勿窮追噶爾丹認
罪立誓之
旨。始知其實。厄魯特不聽訓飭。是以至此。此地所
遣人員。有無知無識之處。伏乞
寬宥。又使人德木本爾囊素巡達賴喇嘛口奏之
言云。喀爾喀厄魯特交戰之前。土謝圖汗噶

爾丹等遣使於西海台吉。各請助兵。達賴台
吉來告於我。我謂喀爾喀厄魯特皆我護法
施主。爾等和睦。我則喜悅。不得有所偏助也。
時於四川所屬打箭爐等地方。令西海扎什
巴圖爾台吉領兵駐防。非有異念也。其戍兵
已早撤歸矣。奏入。
上以達賴喇嘛。向來恭順。噶爾丹事差員及近侍通

同蒙薇。非達賴喇嘛意也。應賜勅諭之。
勅曰。頃奏噶爾丹作亂。追索折卜尊丹巴等諸人。
而濟隆庫圖克圖不能諭止。實爲非是。濟隆報
文言已竭力論和。兩家聽從立誓矣。及見皇上
有噶爾丹敗遁。俯念衆生。止勿窮追噶爾丹認
罪立誓之旨。始知其實。厄魯特不聽訓飭。是以
至此。此地所遣諸人。有無知無識之處。伏乞寬

宥。朕統御宇內。以愛育黎庶爲本。務使萬邦共
享安樂。前聞喀爾喀厄魯特交惡相攻。屢遣使
於爾喇嘛以和兩國。爾喇嘛從來奉命不違。敬
順而行。亦屢遣喇嘛說和。奉差喇嘛諸人。若能
仰體朕與爾好生之意。盡心行事。則使喀爾喀
厄魯特和好。早息戰爭。皆不至滅亡矣。但爾近
侍與濟隆庫圖克圖等皆有私意。不體朕與爾

之心。濟隆庫圖克圖。身在噶爾丹營中。並不說
和。噶爾丹藉追喀爾喀爲名。闌入邊汛。劫掠烏
朱穆秦諸地。又不勸阻。且噶爾丹與我軍交戰。
濟隆張蓋於山頂觀之。況濟隆並未說和。而報
爾以爲竭力說和。聽從立誓。濟隆之去。朕面諭
以告爾喇嘛之旨。亦不行傳諭。以前項事情揆
之。未必濟隆一人之意。如此行事也。爾近侍之
人。通同貪利。而欺蔽汝。徇庇噶爾丹之所致也。
爾豈有如是之心乎。朕灼見於爾喇嘛無涉。是
以朕不責汝。朕與爾之心向來合一。故將若輩
行事違朕與爾之意。遣勅使爾知之。至噶爾丹
乞兵於達賴台吉而不許。駐防四川屬下打箭
爐之兵盡撤。已具悉所奏矣。此勅交與來使德
木本爾囊素賫去。

辛巳。
授土謝圖汗養子濟克巴等爲四等台吉。時土謝
圖汗以伊養子濟克巴乳母之子多爾濟扎
卜。阿必達伊妻乳母之子車陵蚌。乞授職銜。
理藩院議以非例不准。
上曰。土謝圖汗懇請誠切。授濟克巴多爾濟扎卜。阿
必達車陵蚌。俱著爲四等台吉。勿爲例。
十月乙酉。
命發鄂爾多斯諸旗兵預備。
上諭侍衛阿南達曰。朕思黃河氷凍之時。恐有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等流兵至我西邊喀爾喀地方。
應令鄂爾多斯吳喇忒喀爾喀之壘爾根濟農
郡王額祿什希額爾克帶青郡王善巴。公訥多
額爾德尼人等於氷解以前備之。且以探信着

理藩院諸臣會同詳議具奏。議鄂爾多斯六旗
一百七十二佐領內。應令撥兵三千。吳喇忒
三旗。三十佐領內。應令撥兵五百。扎薩克信
順郡王善巴扎薩克公託多額爾德尼。扎薩
克合吉圖巴丹津額爾德尼此四旗四十二
佐領內。撥兵五百。又扎薩克墨爾根濟農郡
王顧祿什希扎薩克公蘇泰伊爾登。扎薩克

台吉墨爾根帶青車陵此三旗二十四佐領
內。撥兵五百。令所撥兵各備於其地。台吉、都
統副都統等管轄人員。俱量兵數選擇材幹
善約束者派出。其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扎
薩克信順郡王善巴扎薩克墨爾根濟農郡
王顧祿什希此三路每處撥官二員。駐於適
中之地探信。其管兵人員。即令前去部員閱

發。有事則一面報部。一面酌量調兵應援。其
總統三路兵之大臣。伏候
上裁。得
旨。所議發兵甚善。著阿爾尼吉爾他布詳木齊代
瑪廸達賴英吉巴扎爾與雅思呼朗等去。仍令
阿爾尼吉爾他布主之。伊等前去。一切俱便宜
行事。

丁未。提督孫思克奏報區處阿齊羅卜藏等
劫奪之案。先是遣侍讀學士達虎齎
勅頒賞策旺喇卜灘阿奴等。偵探噶爾丹與彼等
交惡情節。歸至嘉峪關外。被阿齊羅卜藏等
劫奪。兵部檄令孫思克遣人諭羅卜藏等查
劫侍讀學士達虎及殺傷官兵之蒙古。應正
法者正法。應償還者償還。如仍抗拒。即行勦

藏至是孫思克奏言阿齊羅卜藏者乃西海
蒙古同族之人臣撥發官遍各遣人於西海
善圖墨爾根台吉等頭目令阿齊羅卜藏追
取原劫牲畜等物不意阿齊羅卜藏遠逃催
追不獲衆蒙古頭目無一各認請待草青再行
追取臣思阿齊羅卜藏未必從衆台吉之言
臣酌議於勦滅噶爾丹之後視阿齊羅卜藏

遊牧之遠近再請
旨勅議奉
旨依議令西海善圖墨爾根台吉等差人解還阿齊
羅卜藏所奪
欽差官牲畜器械問之來差蒙古答曰阿齊羅卜
藏劫
欽差官員一案我衆台吉奉

聖旨各差齋桑追取阿齊羅卜藏牲畜我等追得阿
齊羅卜藏馬三十二匹駱駝二十八頭盔甲
十四副鳥鎗八桿撒袋十三副刀十六口弓
二十張故衆台吉差我等解來竊思阿齊羅
卜藏乃兇惡無知之人去年狂妄橫行忽劫
欽差官員逆天之罪法所宜誅但臣前者撥發官
兵殺彼部四百餘騎獲馬駝牛羊千數以示

國法情罪亦略相當所劫馬駝盔甲等物理合
照數追取臣奉部文遣官遍於西海蒙古頭
目衆台吉宣布
國威陳說利害令伊等徑追西海衆台吉遣人
於阿齊羅卜藏遊牧之地追取馬駝器械等
物雖不及原數但西海蒙古衆頭目差人言
阿齊羅卜藏自劫

欽差官員以役人逃牲斃。貧苦已極。儘其所有。追
取解來。先所劫牲畜物件。俱已費盡。其餘實
不能追。又再三求臣代奏
皇上請免。此特設懇
恩出
天威。求免日後之嚴查也。
皇上。非臣所敢擅議。至所劫營馬。先以茶馬補給兵

丁。所劫盔甲。以臣標裁兵所剩盔甲撥發。令
蒙古解還馬三十二匹。留臣標營內喂養。待
有倒斃馬缺補給。追來盔甲十四副亦貯臣
標營內。待兵丁缺甲撥發。至追來鳥鎗弓箭
等物乃兵丁自置之物。仍給肅州營兵外。其
賠解駱駝二十八頭。已非原物。皆老而瘦小。
先是達虎等出邊帶去馬駝。乃勤支官庫採

買者。應將蒙古賠解駱駝。交與地方官估價
貨庫。亦於原項有小補也。得
旨。孫思克此事處處極當。一切邊務。盡心籌畫効
力。殊爲可嘉。本內事俱如議。
十一月庚午。
授札薩克圖汗之子克色克爲輔國公。札薩克圖
汗之妻布尼達喇奏言

皇上出臨會閱。我與我子巴郎二人。望塵赴會。欲訴
先祖父名爵及我汗身命被害兩大事。而巴
郎倏爾身故。續欲率其弟功格台吉以往。而
又病歿。屢遭變故。不獲赴會。今因札薩克圖
汗身命被害。及名爵之事。追欲叩陳。攜六歲
之克色克台吉而來。寡婦孤兒。惟
聖上鑒恤。此外他無所望。奏入。得

旨下所司議。理藩院奏言。今年會閱。折卜尊丹巴
庫圖克圖。土謝圖汗等。攻殺扎薩克圖汗德
克德黑墨爾根阿海之事。已降
勑寬宥其罪。扎薩克圖汗之位。已封其弟策旺扎
卜為親王矣。且克色克年幼。未及應授封之
時。所奏扎薩克圖汗身命被害及名爵之處
俱無庸議。奏入。

上曰。扎薩克圖汗被殺。殊為冤抑。所存止此一子。克
色克從優授為輔國公。
癸亥。
命西安官兵移駐寧夏。
上諭兵部曰。陝西西安鳳翔所屬。今年米穀無收。特
遣學士布喀往勘。今據回奏。米價騰貴。供應駐
防官兵糧料。採買累民。聞甘肅巡撫所屬地方

米穀有收。應將西安官兵。於收麥以前。暫行移
駐寧夏。則西安供應有餘。亦於民有益。爾部會
同戶部。核議具奏。議西安滿兵漢軍內。應撥四
千兵往駐寧夏。官測量兵遣發。着該將軍總
督相視寧夏等處。指出何地有糧。暫於收麥
之前駐守。此兵原係調往。應將常給馬匹草
料。三分中減去一分。此所移駐官兵僕從口

糧馬匹草料。既在現任地方支給。則西安應
停支給。僅於所存人口。給以口糧。至所餘住
居西安之官兵馬匹。應支草料。亦應減半支
給。俟收穀時。照常給發。如此則採買糧料。實
為有益。至統率此兵前往者。於將軍副都統
內請
旨點定。得

旨。令將軍馬喇帶去。
丁卯。
命定從征逃失人等給身價例。先是西安披甲額
卜特大小子因覓馬逃失。兵部將署參領葉
黑布等擬罪具奏。得
旨。嗣後出兵逃失者作何給與身價。併議定例具
奏。至是兵部奏言。葉黑布格美皆管兵夸蘭大

參領。而甲兵額卜特大小子遺失馬匹。往覓
不歸。不即稟知大臣。發官兵追尋。越五日始
言。於理不合。應將佐領署參領葉黑布降二
級調用。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佐領署夸蘭大
格美降一級調用。但格美有拜他喇布勒哈
番之職。無級可降。應罰俸年半。免其調用。甲
兵額卜特大小子逃失不獲其尸。應照陣亡

例給與身價。葉黑布格美怠玩已甚。應將額
卜特大小子身價銀兩。於葉黑布格美名下
追給。驍騎校署散騎校充爾達係管馬之兵
丁。遇額卜特大小子既不收留。又不遣人送
回本軍。應將充爾達罰俸一年。嗣後行軍之
地。兵丁有逃失者。治罪及追給身價俱照此
例編入條例遵行。

命下之日。遵行八旗包衣佐領及官兵駐防奉天
等處。奏入。
上從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一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二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卯。西安副都統馬自
德請赴寧夏軍前自德疏言。臣 幼特印蒙
皇上豢養之恩。歷有年所。今新任滿洲副都統阿蘭
奏傳
諭滿洲副都統西爾哈達速赴將軍軍前。竊思臣
身現在陝省且寧夏亦有漢軍官兵理宜往

赴寧夏。請
命前往。庶得馳驅邊塞。少効微勞矣。
上許之。
乙丑。侍衛阿南達奏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降。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等曰。頃有喀爾喀杜稜
逃來言彼向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濟

所。博濟經我兵掩殺。徒步逃出。至伊巴顏之地
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屬下祁齊克合吉等。博
濟取彼馬及糧糗。往覓其兄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食盡困極。自相竊食。現在厄濟內地方。厄濟
內之地。距嘉峪關四日程云。目下西安大兵。正
往戍寧夏。可令侍衛阿南達務杜稜至寧夏。會
同將軍馬喇提督孫思克及總兵官等詳議。確

探聲息。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彼所居果近嘉
峪關。二郎保格什現在彼地。可即遣伊等前往
招撫。如抗拒不降。即選派滿洲綠旗兵勦除之。
至是侍衛阿南達等奏報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降。
上諭議政大臣蘇爾達等曰。覽侍衛阿南達等奏報。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已降。將遣其子來朝。但其

人未可深信或時序不宜馬匹羸瘦不得已而
降令其子來朝往返之際馬匹休息又復逃遁
亦未可定將軍馬喇提督孫思克等既身與邊
近目擊情形宜乘此機會其部徙入內地之策
斷不可縱使復逃尋馬喇等奏至言濟農下人
共二千二百餘口今雖絕糧窮困已極然臣
等揆其情狀亦不爲此誠以

皇上鴻恩浩蕩不敢背棄即醜類色稜扎木素等亦
禁戢其下未嘗使竊邊塞兩次遣人陳情雖
不能上達仍望
皇上降旨收納是以臣等招撫之文甫到即不疑而
來降以此觀之不可謂之不向
聖化者也又查其弟姪博濟等諸台吉及屬下離散
之人俱在西海地方今所存不過六七百人

且復受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降關繫遠人
視聽
皇上懷柔遠人仁聲遐播不得不議所以保全之是
以曉諭地方官各隨宜捐助糧米給食至寧
夏其步行人千餘內有不能行者四百人撥
內地驛車遞送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本身
將其下色目五十餘人與臣馬喇親從口內

同帶往寧夏必不使之再逃既至寧夏亦不
問其願否即令渡黃河彼亦無可如何矣但
困窮已極倘不給之糧騎實不能至歸化城
伏乞
勅部遣官至黃河之寧夏渡口按人給騎計口授
糧令鄂爾多斯遞送即可至歸化城如此則
寧夏地方不必撥官兵押送矣奏入

命理藩院遣官一員至寧夏使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少攜僕從乘驛而來沿途酌撥綠旗兵遞送
俟朝見後遣歸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卒其子
雲木春台吉至京
朝見
優賚而遣之
丙寅
命加提督孫思克太子少保並賜拜他喇布勒哈
番
上諭兵部曰國家簡用武臣委任封疆重寄專期軍
民輯睦邊境乂安其實有宣力累年茂樹偉伐
則旌庸之典必加渥焉甘肅提督孫思克久歷
邊塞熟諳機宜當秦省用兵之時素著勞績自
任提督以來益殫謀猷實心幹濟惠愛洽於士

卒威望讋乎外彝特霈殊恩用昭寵獎著加太
子少保給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以示朕展勳酬
勞至意
癸酉
命原任郎中格什等仍留哨探侍衛阿南達等疏
言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既降諸事已畢請
撤回郎中格什等得
旨格什偵探日久著回京命格什二郎保代彼駐扎
偵探
五月癸酉
頒喀爾喀眾扎薩克印理藩院奏喀爾喀既與四
十九旗同列應照四十九旗例給與印信請
將土謝圖汗車臣汗及親王策旺扎卜三部
落分為三路土謝圖汗部落為北路喀爾喀

車臣汗部落。爲東路喀爾喀。親王策旺扎卜部落。爲西路喀爾喀。以土謝圖汗管北路中軍事。扎薩克墨爾根濟農郡王顧祿什希管北路左翼中軍事。扎薩克信順郡王善巴管北路右翼中軍事。昆都倫博碩克圖郡王滾布管北路中左軍事。扎薩克貝勒西第西壘管北路中右軍事。扎薩克公蘇泰伊爾登管北路中前軍事。扎薩克公托多額爾德尼管北路中後軍事。扎薩克公汪舒克管北路左翼左軍事。扎薩克台吉車木楚克納木扎爾。管北路右翼左軍事。扎薩克台吉丹津額爾德尼管北路左翼右軍事。扎薩克台吉班珠兒多爾濟管北路右翼右軍事。扎薩克達爾漢台吉巴郎管北路左翼前軍事。扎薩克台

吉衛徵諾顏阿玉璽管北路右翼前軍事。扎薩克台吉李塔爾管北路左翼後軍事。扎薩克台吉薩木濟忒管北路右翼後軍事。扎薩克台吉墨爾根帶青車陵管北路左翼下軍事。扎薩克台吉土巴管北路右翼下軍事。以車臣汗管東路中軍事。扎薩克額爾德尼濟農郡王納木扎爾管東路左翼中軍事。扎薩克額爾克貝勒車卜登管東路右翼中軍事。扎薩克額爾德尼濟農貝子布達扎卜管東路中左軍事。扎薩克伊爾登濟農貝子彭蘇克管東路中右軍事。扎薩克達賴濟農貝子阿南達管東路中前軍事。扎薩克車臣濟農貝子車卜登管東路中後軍事。扎薩克伊爾登濟農貝子達里管東路中下軍事。管理洪

郭爾帶青旗務公憨都管東路左翼前軍事。扎薩克額爾德尼阿海合吉車林苑什管東路左翼後軍事。扎薩克額爾克合吉塞稜達什管東路右翼後軍事。以親王策旺扎卜管西路中軍事。扎薩克郡王巴稜阿海管西路左翼左軍事。扎薩克額爾德尼濟農郡王彭楚克喇卜灘管西路右翼左軍事。扎薩克察

罕巴爾諾顏貝子博貝管西路右翼右軍事。扎薩克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滾占管西路左翼前軍事。扎薩克車臣台吉吳爾占管西路右翼前軍事。扎薩克墨爾根濟農合吉索諾木伊思扎卜管西路左翼後軍事。扎薩克台吉額爾德尼滾布管西路右翼後軍事。俱各授之印信。奏入得

旨。土謝圖汗車臣汗暫停給印。餘如議。

六月己丑

命遷喀爾喀羅卜臧袞音台吉暫駐歸化城周圍地方。先是

上諭侍讀學士達虎曰。聞羅卜臧袞音台吉在西寧欲來而不能來。此乃歸降於我之人。殊爲可憫。著交與所司。理藩院議羅卜臧袞音台吉。不能

前來。臣衙門差官二員。乘驛而往。將西海諸台吉。所有羅卜臧袞音台吉子女人畜。盡行收來。使之完聚。目前時序未宜。令暫查明造册賫送。如無食。則支寧夏倉所貯之米。每口給米五倉斗。如無馬匹。難以遷移。則轉檄甘肅巡撫扣數給與馬匹。酌量授地。暫行安插目前交與寧夏總兵及地方官照料。至來年

亨青特應於何地安插另行請
旨。
命下之日。臣衙門檄知甘肅巡撫寧夏總兵官可
也。隨遣內閣侍讀海三保。送羅卜臧賽音合
吉暫駐寧夏邊外。至是理藩院奏據海三保
報稱羅卜臧賽音合吉已安插寧夏邊外。每
口給倉米五斗矣。復稱羅卜臧賽音合吉牲
畜已盡。無力前來。應臣衙門遣官一員。將羅
卜臧賽音合吉及其子女屬裔給驛自寧夏
送至鄂爾多斯。自鄂爾多斯驛送歸化城附
近安插。俟羅卜臧賽音合吉到日再議授職
上從之。
癸卯。
免厄魯特台吉祁齊克等死。令與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完聚。提督孫思克疏言。據總兵官潘育
龍報稱台吉慈都既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一同來降。又與羅卜臧額林臣祁齊克等潛
謀逃亡。欲赴策旺阿喇布灘所。已發官兵追
勦之矣。臣按慈都等蒙古狼子野心。叛服靡
常。潛謀逃遁。今官兵追至庫勒圖地方。慈都
雖遠遁。已殺其部落四十餘人。擒其男婦大
小一百二十人。獲其馬駝一百二十餘匹。足
以振
國威而儆諸彝矣。但祁齊克一人自稱台吉。同
謀逃遁。理合正法。至陣擒四十三人。隨祁齊
克之九人。亦應正法。然此輩俱係奴僕。其主
欲逃。不得不從之而去。罪雖當死。情似可原
應否寬宥。及蒙古妻子。應否解京處置。所獲

馬駝牛器械等物應否賞給有功官役請奏
以
聞部議祁齊克宜正法若其從人妻子解京其駝
馬等物賞給有功將士奏入
上寬祁齊克死免妻子解京令與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完聚餘如議
七月壬戌筆帖式常壽等報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逃遁先是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請
自察罕托會遷其父與巴什及弟子往居朱
拉布貝勒地方
上不許令遷歸化城尋伊拉古克三以其父病故奏
請安葬
上立限期遣理藩院筆帖式常壽偕往遷其弟子至
是常壽報云五月初八日同伊拉古克三至

察罕托會地方問伊拉古克三曰爾弟子何
日發往歸化城對云我以父殁奏
上蒙給三月假來時須一月往時須一月歸時須一
月今未及二十日行期如何可定至一月後
復促其速遣諸弟子起行伊拉古克三曰今
欲從鄂爾多斯而往則自此渡黃河必需十
日行路需半月及渡歸化城黃河渡口又需

三四日且既渡黃河鄂爾多斯之地又無水
草故不便從鄂爾多斯而行我等若渡黃河
岔則兩三日內可以畢渡沿黃河涯而去水
草又佳一月內可抵歸化城我將率弟子於
是月十二日起行常壽覩視伊拉古克三及
其弟子渡黃河岔畢謂之曰取我些馬來與
爾偕行伊拉古克三曰不便同往此路無蒙

古部落雖有喀爾喀而無驛站我弟子亦無
餘騎汝自從鄂爾多斯而往可也七月初十
間當與我會於歸化城常壽再四索馬竟不
之與又不便擅取馬於鄂爾多斯而與伊拉
古克三偕行不得已來至鄂爾多斯六月二
十六日到歸化城欲於七月初十日往迎伊
拉古克三初九日有賚喀爾喀善巴王印文

而來者乃伊拉古克三弟子吳巴什也據言
伊拉古克三身率諸弟子北去我則逃回常
壽即赴善巴王所探其虛實又據王善巴報
文云伊拉古克三奔走之人吳巴什六月二
十九日來此隨已遣行外仍急遣章京多爾
濟諭察罕托會之鄂爾多斯白蘇特喀喇城
諾顏博貝等云此事果實爾等當隨踪往追

如往投噶爾丹則我等當從古爾班賽罕往
覓其踪吾身亦起行往追之矣理藩院據報
入奏得
旨常壽著速問伊拉古克三弟子及屬下人留之
無益可令查其徒衆隨彼去踪遣之著大學士
等會議具奏隨議筆帖式常壽乃特遣與伊拉
古克三同往同來者也見彼屢次推辭不來

之狀不即以情形報部目覩其渡河而自回
歸化城應將常壽革去筆帖式交刑部從重
議處至伊拉古克三。
皇上授以總領喇嘛班第之職眷養已深理宜効力
圖報而竟逃歸大干法紀或逃往達賴喇嘛
處或逃往西海處俱未可定應檄甘肅提督
孫思克詳探如遇彼逃去即行拏解如或抗

拒。即行勦殺。併西海諸台吉亦應遣文諭之。至伊拉古克三既逃。京城有從厄魯特攜來格隆五人。班第五人。平人四人。幼童二人。婦女一人。俱應隨伊去踪遣出境外。再遣官一員。往查歸化城中有從厄魯特攜來格隆班第平人。亦照此例遣出境外。伊拉古克三所收

京城歸化城旗下人。及喀爾喀人等。為格隆班第者。俱交墨爾根綽爾濟安插寺廟。平人各歸原主。

京城及歸化城中所有伊拉古克三家產牲畜什物。入官。交內務府。

上從之。後筆帖式常壽擬絞監候。

已巳。

命喀爾喀格楚兒喀屯附於鑲黃蒙古旗下。格楚兒喀屯以屬裔來歸

上曰。格楚兒喀屯既有屬裔佐領者居口外。應附何旗安插。兵部議奏。隨議查上三旗遊牧地方。察哈爾內鑲黃旗蒙古。人丁缺額。應將格楚兒喀屯及其兩孫並屬裔一佐領。附於鑲黃蒙古旗下。臣部遣官往選。俟到日交該旗安插。

至格楚兒喀屯屬裔有佐領官阿南達驍騎校扎木巴拉。另戶蒙古壯丁八十六名。家下蒙古壯丁四十三名。應將一百二十九丁編為一佐領。此佐領內。已有舊管官員。不必再設。其護軍校前鋒護軍驍騎。俱照察哈爾例補充。

上從之。

八月戊戌。以江寧將軍博濟調補西安將軍。特西安將軍馬拉病歿。故有是
命。
九月戊申。提督孫思克奏報員外郎馬廸等爲噶爾丹屬下蒙古所害。孫思克疏言。
欽差員外郎馬廸。既至甘州。言廸奉
命往使於策旺阿拉卜灘。如提鎭標下守備千把等官。有願隨行者。許廸攜之而往。其兵丁亦令酌量帶去。臣即與馬廸議撥臣標兵十名。肅州鎭標及各路兵二十名。臣與肅州總兵官潘育龍遊守千把等官共捐助每人馬各二匹。駝各一頭。并給食物。其願隨行者有臣標中營守備高天福。肅州總兵官標下右營千總馬惟恒。撥隨馬廸。出嘉峪關而去。今據

肅州總兵官潘育龍呈稱。鄉導蒙古巴素隨馬廸前去。今歸報云。馬廸諸人行至哈密地方。距城五六里許駐劄。有噶爾丹屬下蒙古五百。忽擁營。殺馬廸及筆帖式諸人。盡刼馬駝行李而去。執原任郎中格什守備高天福千總馬惟恒。併受傷未受傷兵共二十四人。到哈密城。未知存亡。據報以
聞。
辛酉。
命遣兵備大同。先是撥每佐領鎗手護軍各一名。前鋒親軍護軍各十名。漢軍火器營兵二千。給與修整器械銀各十兩。左翼撥都統阿什坦。宗室公華善。護軍統領噶爾馬。副都統噶爾璧。碩代。納親。方格。火器營撥都統鄂倫代。

副都統孫徵灝石巽撥都統巴渾德希福護
軍統領蘇丹副都統鄂克濟哈趙山達寧阿
龍什庫火器營撥都統諾邁副都統李林隆
前鋒撥統領碩鼐在京預備至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等曰著將現備兵內每
佐領撥護軍七名前鋒四百名火器營一半於
十月下旬遣往大同養馬整備應遣大臣兵部

奏聞除隨駕護軍一名及京城備兵之事亦著
議奏議曰遣往大同預備之兵除前所撥預備
兵內隨
駕從圖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所餘護軍七名俱令遣
往每旗應遣護軍參領五員每參領下遣護
軍校五員前鋒四百每旗或前鋒參領或前
鋒侍衛各一員前鋒校各三員火器營兵一

千每翼或協領或參領各二員每旗章京各
三員驍騎校各三員此軍於十月下旬發行
起行日期交欽天監選擇此軍係在口內養
馬駐備其行糧草料交戶部照例給發至京
城所備現剩前鋒四百名每佐領下撥親軍
各一名鎗手護軍各一名驍騎各二名火器
營一千名於此再增撥每佐領下護軍各二

名預備此項增發護軍人等亦照賞銀十兩
所備之礮及因礮所撥都統副都統官兵包
衣官兵依舊預備既增發護軍各二名則每
旗應增撥護軍參領各一員每參領下撥護
軍校各二員所備大臣內應遣何人在備大
同應撥何人預備京城伏候
上裁得

旨著都統希福向什坦護軍統領蘇丹副都統碩
爾霍郭克濟哈趙山方格火器營都統諾邁副
都統孫徵灝去以希福爲將軍授之勅印以護
軍統領噶爾馬爲前鋒統領道之前去留前鋒
統領碩鼐於預備軍中餘如議等兵部以遣往
大同兵丁所撥大臣內應以何人爲叅贊奏請
上命都統諾邁護軍統領噶爾馬蘇丹爲叅贊

乙丑
命酌減備兵時噶爾丹遣使額爾德尼綽爾濟等
奉表請
安入貢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等曰覽噶爾丹奏詞語
恭順並無不軌之意詢諸來使亦無他故今備
兵而無所用似乎徒勞士卒然噶爾丹非可信
之人如不之備萬一有事又貽後悔應備與否
爾等與議政諸臣會議具奏議噶爾丹斷乎不
來然備兵不過多費錢糧並無所勞苦也如
有警息自此出兵較自大同前行甚便且所
備之兵俱已賞給銀兩此軍似仍預備大同
爲宜至目下並無實音則京城前所預備之
兵仍應預備從增撥護軍二名應請停止奏

入得
旨遣備大同每佐領護軍七名內減去一名留於
京城預備兵內從增撥護軍二名著停止
戊辰
勅諭噶爾丹及達賴喇嘛時噶爾丹疏言前爲哲
卜尊丹巴土謝圖汗之故陳奏三言乞以一
言爲定初意即欲往請

弘仁。發回七旗於故土。止因地方既遠。糧騎不足。
且我未歸之前。凡所留輜重。俱被策旺阿喇
卜灘劫去。諸物無存。今惟恃達賴喇嘛之恩。
得以安集。謹將我從前遲久之處。遣使陳奏
請
勅裁斷奏至。
賜噶爾丹達賴喇嘛勅。

勅諭噶爾丹曰。朕撫馭天下。惟欲率土無事。各享
安樂。原不欲興戎耀武。荼毒生民。今爾疏稱為
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之故。上奏三言。乞以一
言為定。併請發回七旗於故土。前者爾喀爾喀
厄魯特交惡相攻。朕念兩國皆奉貢之邦。不忍
坐視黎民塗炭。遣使於達賴喇嘛。令屢諭爾等
和好。爾不奉朕旨。及達賴喇嘛之言。戕伐喀爾

喀七旗。喀爾喀人等紛紛離散。各無衣食。皆來
歸朕求生。然爾違朕之旨。朕並未嘗以介意。乃
爾復以追喀爾喀為名。深入我邊徼。直至烏闌
布通地方。及發兵問故。爾兵輒先擾害我軍。始
與之戰。爾大敗窘迫。跪於威靈佛前。誓不犯中
華皇帝屬下喀爾喀。以及衆民。印文誓書現在。
且濟隆庫圖克圖亦在。及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在爾處。爾頂禮達賴喇嘛所遣佛像而設誓
曰。我斷不違旨矣。前者深入邊境。已自知罪。佛
在此而敢不以我罪為罪乎。聖上即佛天也。乞
姑宥我。所奏亦甚明。朕以爾言為信。遂止各路
軍馬。不使窮追。此亦爾所灼知也。喀爾喀人等
窘迫來歸。若不收養。則皆至死地。是以朕親出
閱。安插近邊。給糧米畜產以活之。今尚窮困未

甦死亡殆盡或一旗僅存數人喀爾喀並無根
沓如遣回故土誰養之乎且喀爾喀人等皆明
知饑餓而歸死乎前以養喀爾喀之故曾勅達
賴喇嘛遣諭爾等達賴喇嘛亦甚喜奏言喀爾
喀如此窮餓博施恩養與佛慈悲同行聞之不
勝懽忭博碩克圖原當從濟隆之言而竟不從
大君宜責而誅之乃俯憐衆生有如赤子復垂

恩宥今以其疏發汝汝其視之若達賴喇嘛致
書於爾或有異言爾亦陳奏可也前聞策旺喇
卜灘與汝不睦流言未審虛實是以遣學士達
虎等往問策旺喇卜灘請朕加恩故遣員外馬
廸等往須恩賜並不欲取汝事而遣之也所差
馬廸旣爲爾之人所害勅書現在爾所爾視之
自不謬也今嘉峪關報稱馬廸同行之人名巴

素者歸告曰我等八月十一日行至哈密有厄
魯特噶爾丹屬下圖克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顏
額爾克兩人爲首率兵五百許奪去員外馬廸
等馬駝行李戕害員外郎馬廸及筆帖式擺什
庫等其他兵卒亦有被掠者亦有留於哈密者
從來爭戰之國無害往來使人之理爲爾布通
地方爾雖與我軍拒戰然前所遣使人察罕古

英寨桑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等千有餘人俱
遣大臣送出境外歸還於汝果宜加害則爾目
下所遣使人朕即不許歸何不可乎爾前所奏
言朕許以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畀汝此小人
欲自脫其身而有此言耳果有此旨豈不早諭
汝乎況執來降之人以畀讐人有是理乎前亦
嘗以此諭汝矣今爾背棄誓言索我降人喀爾

喀害我奉差策旺喇卜灘之使臣馬廸諸人以
此觀之是爾陽奉達賴喇嘛之言而陰逆達賴
喇嘛之命全棄誓言生事起釁彰彰明矣達賴
喇嘛曾令汝犯我使臣案我降人乎况喀爾喀
人等朕已養之數年方且俟其生聚將擇可居
之地安插之爾如此背誓生事本應不納爾使
逐之歸去但念爾使皆係小人必至困迫是以

放入仍使貢獻市易今將爾背誓及爾人害我
使臣之事詳開勅中發爾使沙哈孫巴克綽爾
般下賞在其餘俟市易畢遣歸其即查明害我
使臣之事及汝欲陳之言具疏與現在羈留之
人一併奏遣朕當熟籌一策焉以上將事已頒
諭達賴喇嘛矣
勅諭達賴喇嘛曰朕奉承

天命統馭萬邦惟以人民得所爲至願是以率土有邦
無不恪恭來享亦無不遵朕詔旨爾喇嘛領奉
佛法濟度衆生西域蒙古亦尊奉爾喇嘛之教
朕與爾道法本一心志亦同是以喀爾喀厄魯
特之事朕多與爾喇嘛商畫前聞厄魯特喀爾
喀交惡相攻朕遣使於爾喇嘛欲與汝共息其
爭使相和好爾即欣然發使同往噶爾丹所不

啻三四矣噶爾丹竟不遵我諭和之旨而破喀
爾喀以致喀爾喀窮極流亡無衣無食匍匐歸
朕以求活然朕猶未嘗因拒命之故有惡於噶
爾丹其後噶爾丹復借追喀爾喀爲名深入我
邊境直至烏蘭布通及發兵問故噶爾丹兵又
先犯我顏行我軍始與之戰噶爾丹大敗不得
已跪誓於威靈佛前謂永不犯中華皇帝屬下

喀爾喀。以及衆民誓書印文具在。見訥濟隆庫
圖克圖亦在。道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前往。噶
爾丹頂禮爾喇嘛所遺佛像而誓曰。我斷不復
違旨矣。深入邊界。實我之罪。佛在此。敢不自服
乎。聖上卽佛天也乙。終若我所奏甚明。朕以噶
爾丹誓言爲信。止各路軍馬。不使窮追。此亦噶
爾丹之所明知也。以勅諭爾喇嘛不啻數次矣。

喀爾喀人等困極來歸。若不收養。則皆死亡。是
以朕親出關安插近邊。給糧畜以養之。今尙窮
困未甦。僅有七旗之名。死亡殆盡。有一旗僅存
數人者。喀爾喀並無芻無糧。倘遣歸故土。其誰
養之。豈有明知饑餓而肯就死地者乎。前以賑
濟喀爾喀之故。曾勅諭爾喇嘛。亦遣諭噶爾丹。
爾喇嘛亦甚喜。言喀爾喀如彼窮餓。全而活之。

眞佛之慈悲也。爾之不勝懽忭。博碩克圖原應
從濟隆之言。而竟不從。大君宜責而誅之。乃俯
恤衆生。有如赤子。仍加恩宥。汝奏尙在。今噶爾
丹違棄誓言。云爲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之故
上奏。三言乙。以一言爲定。發同七旗於故土。又
前聞策旺喇卜灘與噶爾丹不睦。流傳之言。未
審虛實。故遣學士達虎等往問其故。策旺喇卜

灘請朕加恩勿絕。乃遣員外馬廸等往頒恩賜。
並非欲敗噶爾丹之事也。今嘉峪關報有員外
郎馬廸同行之人名巴索者歸告曰。我等八月
十一日。至哈密有厄魯特噶爾丹屬下圖克齊
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兩人爲首。率兵五
百許。奪員外郎馬廸之馬駝行李器械。戕害員
外郎馬廸及筆帖式撥什庫等其他人等。亦有

被擒者，亦有留於哈密者，從來戰爭之國，無害往來使人之理。爲爾布通地方，噶爾丹雖與我軍拒戰，而噶爾丹所遣使人察罕古英寨桑、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等千有餘人，俱命大臣送之出境，遣歸噶爾丹。且將爾屬人等，朕方欲養之數年，待其生聚，擇可居之地安插之。噶爾丹背棄誓言，奏索我措置已畢之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又將遣往策旺喇卜灘之使臣戕害，以此觀之，誠反覆奸頑之徒也。已將彼罪備開勅內，付其貢使賚往，令彼覆奏。噶爾丹陽奉爾言，肆爲欺罔，陰則不從爾言，不奉爾教，生事妄行，彰彰明甚，不知爾意以爲何如。今以噶爾丹生事，朕秣馬厲兵，治具已畢，俟噶爾丹回奏，以決一策，特以此故，命伊什格隆賚勅諭汝知之。

十月辛卯

諭大同暫停備兵。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近欲發兵備大同，但天時寒冷，若竟無事，則士卒徒勞，倘不加預備，萬一有警，又恐不及。朕意欲暫停發兵至大同，以現在京城餵養之馬駝，驅往大同飼秣，如有當行之事，立發京城所備之兵，星馳而往，即乘所飼之馬，似於事無悞。爾等可集議具奏。隨議奏言：

上諭極當，應暫停發兵往備大同，查大同現有積貯之糧，請以每佐領所喂騾駝一頭、馬六匹，再增馬四匹，共得一萬二千有餘，但在大同一處牧養，恐不能容，查宣府亦有米糧，應將馬駝分五旗於大同，分三旗於宣府，交直撫晉撫擇賢能道府，分附近州縣喂養，勿致瘦斃。

如豆不足以米代之其解送此馬駝者每佐
領下派撥什庫驍騎每參領下派章京每旗
派參領按旗起程解往更撥戶兵工三部司官
將馬駝面交地方官喂養此馬駝於途中每
站支草一束喂之凡喂此馬駝者照京城
喂養之法自初喂日起每馬駝給料八倉升
草七觔兩月滿後減二升再喂一月後又減

二升至來年三月再奏請
旨奏入
上是其議著將每佐領現養駱駝一頭馬六匹發往
宣府大同喂養所增兩四匹令於京城喂養暫
停發兵往備大同
乙未
命罷備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兵先是以備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之故撥郭爾多斯六旗吳喇
忒三旗喀爾喀七旗共四千五百名兵各在
本地預備至是理藩院奏言今巴圖爾額爾
克濟農業已歸誠向所備兵伏乞罷之
上曰可罷備兵令吉爾他布等遠展哨汛以探聲息
十一月丁卯發
敕諭噶爾丹時噶爾丹之使額爾德尼綽爾濟已

卜登額爾克白等挾噶爾丹書劄散布內屬
蒙古
上聞之乃發
敕諭噶爾丹
勅曰朕統御萬邦惟願天下之民共享昇平無生
事無作亂兼容并包誠心撫恤殘刻之事素所
不爲諸國遠人誠能恭順職貢不改其常朕益

加愛惜。施恩不絕。若陽奉陰違。狡詐百出者。朕
未嘗不知。亦不究竟。毎從寬教戒。冀其改悔自
新。是以中外之人。無不歸誠向化。雖在隱密之
事。必來奏聞。無敢欺蔽。今爾所遣奏貢使人。持
爾書來與朕。屬下蒙古。告以爾語。皆以奏聞於
朕。朕盡知之矣。此等譎詐。祇自欺取禍而已。何
能欺人。且朕屬下蒙古。皆世受豢養厚恩。豈能

負朕而墮汝計乎。據爾書云。爲宗喀巴之法而
行。朕不得不將護持宗喀巴之法。爲之宣布。本
朝龍興之際。與達賴喇嘛道一風同。延召達賴
喇嘛至京。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康熙八年。達賴
喇嘛疏稱前蒙皇上惠賜臣勅印。使一統大君
之仁慈。平治土伯特國三部落。而紅帽帕克木
取兩族之人而去。請將伊等還歸於噶爾馬。朕

即降旨。特遣官取紅帽帕克木發還。康熙十三
年。達賴喇嘛疏稱。巴忒馬三寶瓦巴克什之經。
請勅諭中國僧俗。勿得誦習。朕即降旨禁止僧
俗。概不許誦習。康熙十八年。達賴喇嘛疏稱自
聖主三朝以來。道一風同。謹將平治漢人土伯
特蒙古之要略。奏請睿覽。其奏尙在。累代以來。
宗喀巴之法。達賴喇嘛之教。與朕相符。是以朕

此地所行。皆宗喀巴之法。達賴喇嘛之教。喇嘛
班第所服皆黃帽。所誦皆達賴喇嘛之經。朕之
敬禮若是。爾喀爾喀厄魯特未必如朕之敬禮
宗喀巴之法。與達賴喇嘛之教也。且達賴喇嘛
洞見朕護持宗喀巴黃帽之法。而深加信服。故
凡事直陳無隱。朕亦以蒙古諸事與之共決。歷
年通使不絕。於此可以知朕與達賴喇嘛道法

合一久矣。爾喀爾喀厄魯特之人。陽則誑言爲
宗喀巴之法。達賴喇嘛之教而行。陰則違之。率
土皆知。爾前者敗於烏闌布通之時。屬下人。
皆驚懼而謗汝。俱請朕。朕素無離間害人之
意。是以准爾誓書。訓爾等以依常安處。勿懷異
心。此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深知也。至於策
旺喇卜灘。雖聞與汝不協。朕但恤其貧苦。加之

以恩而已。未有使與汝惡之意。此皆至實之情。
朕思爾斷無此等譎詐之事。必爾下人。及爾使
人欺爾而離間之耳。然若輩如此行事。豈使汝
善全之意乎。爾當熟計之。朕凡有所聞見。即與
宣說。向無隱諱。特開給末降敕諭爾知之。此
敕交與來使賫往。
戊辰。烏喇佐領畢立克圖。以噶爾丹使人所

授書出首。先是噶爾丹於烏闌布通之地。爲
我軍所擊走。內大臣蘇爾達。與土謝圖親王
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等。共商遣喇嘛善下
人俄齊爾等。令止噶爾丹。於是衆皆疑科爾
沁以爲已附噶爾丹矣。將軍薩卜素。傳郭爾
羅斯與爾圖納蘇圖台吉之言。亦疑科爾沁
密奏其有異心。

上以科爾沁臣服已久。斷無此意。略不之疑。至是烏
喇佐領畢立克圖。往厄魯特館中。遇噶爾丹
使人濟爾哈郎格隆。見之。問爾爲誰。畢立克
圖曰。吾乃科爾沁台吉。濟爾哈郎格隆又問
曰。爾識土謝圖王否。畢立克圖曰。我係土謝
圖王親信之人。濟爾哈郎格隆遂延畢立克
圖入其廬。飲之酒。使誓於佛前。出書一封授

之令致土謝圖汗復貽畢立克圖貂皮一張
氆氌一件畢立克圖以其事密首
上取其書留中不令宣露
甲戌
授提督孫思克振武將軍時孫思克以軍政自陳
上曰孫思克自簡用提督以來克副委任和輯兵民
殫心籌畫久鎮嚴疆勞績懋著深爲可嘉著加

授將軍彈壓地方以示朕獎勵勞臣之意尋授
振武將軍
十二月壬寅發官兵駐防右衛
上以西北有警前命戶部尚書馬齊兵部尚書索諾
和往勘歸化城駐兵之地至是馬齊等奏言臣
等往歸化城時恭請
訓旨奉

命將內外地方加意詳勘臣等欽遵至大同見所
屬右衛地方離殺虎口十七里殺虎口離歸
化城一百八十里右衛與歸化城相近移右
衛人民出城外令住郭內城中蓋造房屋可
以駐兵口外邊北五十里東西五十里內所
有熟荒地畝近者給兵遠者給大臣官員歸
化城小地荒田畝難以耕種歸化城西南三

十四里外則爲渾津村村南十里外有渾津
巴兒哈孫舊城基址城北有大土爾根河向
西而流四圍三里餘宜展此城將北面從河
邊向南二十丈爲城北址一面三里築土爲
城造房駐劄官兵城之四圍所有田地可取
以給官兵耕種奏入
命議政諸臣議議曰歸化城之渾津巴兒哈孫無

城。右衛現有城。且近歸化城。大宜駐兵。其往駐時。應撥每佐領護軍三名。驍騎三名。漢軍火器營兵一千。駐劄。撥發時有父子兄弟爲親軍前鋒情願往駐者。則令本佐領內護軍驍騎更代遣往。統以將軍一員。每翼護軍統領各一員。滿洲副都統各一員。漢軍副都統各一員。每旗協領各一員。佐領各七員。拖沙喇哈番等官各七員。驍騎校各七員。其協領以實授叅領遣往。護軍每旗以實授護軍叅領各四員。護軍校各七員。漢軍一千名。以每翼協領各一員。每旗佐領各二員。拖沙喇哈番等官各二員。驍騎校各二員。令其約束。每佐領撥撥什庫六名。護軍撥什庫。驍騎仍照

京城例給以錢糧。駐兵既發之後。按缺補足。

其喀爾喀阿爾薩喇帯青等人丁共二千八百九十七名。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九百六十五名。以五十名爲一佐領。共計編成十九佐領。蒿齊忒郡王達爾馬吉里第旗下兵丁四百六十一名。亦以三丁合披一甲。共甲一百五十四名。編爲三佐領。所餘人丁。作爲附丁。此所編佐領中。選擇材幹善於約束之台吉頭目。授以佐領驍騎校。附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在歸化城四周遊牧。再撥綠旗馬兵一千。步兵二千駐劄。設總兵官一員。標下立爲五營。每營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其總兵官缺

上簡授。遊擊以下官員聽總兵官選品缺相當者具

奏。兵丁於本地召募。此綠旗兵駐劄之地。衙

署房屋器械糧餉草料等項俟滿兵往駐之
日再議如有事當行此新設總兵官及宣大
兩鎮標下官兵俱聽將軍調遣將軍以下佐
領以上大小官員口糧及馬之草料一槩停
給以口外五十里以內荒地給之自力開墾
至護軍校驍騎校及兵丁俱給以田或僕從
鮮少難以力耕則護軍校驍騎校兵丁停給

給以口糧草料夏秋停給草料令在口外牧
放至所給拖沙喇哈番等官之田撥遣大臣
官員至殺虎口外開墾耕種右衛城內所有
民房俱給價購買以插官兵其房屋不足令
該撫擇賢能官於城內照數增造給之所需
錢糧俱動支正項造房工畢再發官兵往駐

奏入

上曰城內居民若令移於郭外必致困苦可勿令遷
移照常居住若造官兵房屋城內難容即於城
外建造此軍有事即行不必授田大臣官員亦
宜給與口糧馬給草料若動支錢糧建造官兵
房屋必致累民亦不得速竣應照湖灘河朔運
米例捐造者再議隨議此項駐劄官兵應給以
口糧及馬匹冬春二季草料夏秋停給草料

令其牧放其口糧草料一半折給一半本色
但大同府一年所徵本色米撥給本地綠旗
兵所餘無幾應停徵地丁銀改徵本色米豆
草束以給官兵一半之本色官兵所住房屋
間數應視荊州例給之城內民居不必遷移
官兵住房城內不敷則於城外建造綠旗官
兵住房亦令建造此項建造房屋俱令捐助

餘如前議。

上曰右衛駐劄滿兵原為遇有機會即時調發故滿兵務使勢力有餘至於綠旗官兵遇[illegible]用則宜大綠旗兵在近調發[illegible]便停其添設其缺以滿洲官兵增駐可也所發護軍之缺應即補足代充驍騎火器營兵之缺應行停止官兵住房止交捐助者蓋造斷不堅固宜仍撥在駐大臣官員監修仍著覆議議應停增設綠旗官兵其缺於前發每佐領護軍三名再增護軍三名驍騎三名再增驍騎一名計每佐領兵為十名。使之在駐其護軍、每旗發實授護軍參領七員內以一員為翼長大設護軍校十四員以領之駐兵既撥之後其護軍之缺補足驍騎火器營兵之缺不必補足造房之時撥工部

堂官一員駐防大臣內每翼一員每旗護軍參領一員滿洲蒙古章京各一員每翼漢軍章京各一員監造得

旨每佐領減去護軍一名驍騎一名餘如議隨授都統希福為建威將軍噶爾馬為左翼護軍統領四格為右翼護軍統領方格為左翼副都統馬七為右翼副都統張素義為左翼漢軍副都統吳興祚為右翼漢軍副都統令駐右衛。

甲辰以犁疑科爾沁密奏情事開誠

面諭時各部落諸王台吉以元旦來朝。

上召集科爾沁諸王台吉。

諭土謝圖親王沙津等曰昔烏闌布通之役內大臣蘇爾達及爾等共商遣爾屬下人俄齊爾等

於噶爾丹。衆皆疑爾等已附噶爾丹矣。將軍薩
布素等亦皆疑之。曾密奏以爲爾等有異心。後
又有烏喇佐領畢立克圖以噶爾丹遣爾等之
書。密首。朕思爾科爾沁自
太祖
太宗時歸附。世世職貢。相爲婣親。歷有年所。爾等斷無
此意。朕略無所疑。果有可疑。亦不如是顯然宣
諭爾等矣。

明諭之頃。沙津免冠叩首奏曰。衆皆疑我科爾沁
有異心。既有密奏。而畢立克圖又舉首噶爾
丹之書。
皇上仁恕。略不疑我科爾沁。反顯然
明諭。臣亦何所措詞。但效死以圖報
聖恩之高厚而已。且內大臣蘇爾達原欲差臣之人

於噶爾丹。臣不之從。蘇爾達遂與達爾漢親
王班第。及臣公同商議。差阿喇善之人。俄齊
爾。臣等世蒙
聖上寵遇優隆。臣等豈有。叛此意之理。其科爾沁衆
台吉亦皆歡忭。叩首奏曰。謂科爾沁俱附噶
爾丹。則臣等亦皆在其中矣。若非
聖上洞鑒此情。則臣等寃抑何能自白。臣等實無此
意。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二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三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丙子。
命遷扎薩克圖汗之妻扎爾穆與其子完聚扎薩
克圖汗之妻扎爾穆疏言。聞
聖上封臣妾之幼子爲親王。不勝懽忭。臣妾等爲西
海之厄魯特所掠。欲歸
皇上。既無騎乘。亦無飲食。又不知厄魯特放遣與否。

伏望
皇上矜念。使我母子完聚。疏至。
上曰。商南多爾濟等。今在西海。可着搬扎薩克圖汗
之妻扎爾穆來與策旺扎卜完聚。
丁丑。
諭以大同鎮標兵殺虎口協鎮兵俱克騎兵。
上諭兵部曰。大同右衛駐扎大兵。有事則大同總兵
官偕行。其鎮標及殺虎口協鎮步兵。俱當充爲
騎兵。爾部其議之。議曰。大同鎮標步兵一千四
百四十四名。殺虎口協鎮步兵八百名。俱請
改爲騎兵。需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應動支
本省朋扣銀兩。令本鎮買給。
上從之。
辛巳。

命喇嘛商南多爾濟等。遣喀爾喀台吉阿海帶青
班第。理藩院奏。喀爾喀台吉阿海帶青班第
呈稱。我於寅年。隨察罕巴爾諾顏來貢請
安。遭喀爾喀變亂。妻子並爲厄魯特羅卜藏額林
辰所掠。欲歸
聖上。力不能達。故在西海之達賴巴圖爾所。遂得領
達賴喇嘛之文來歸

皇上。我妻子人民百有餘口。皆在西海薩楚墨爾根
台吉所。查台吉阿海帶青班第乃貝子寶貝
親弟。應撒喇麻商南多爾濟員外木什使之
還來。若本人有馬。即令乘用。如或不足。令地
方官扣數給車。
上從之。
壬午。發
勅諭策旺喇卜灘。理藩院奏員外馬廸等。中途爲
噶爾丹人所害。策旺喇卜灘立遣沙克海喇
圖來奏。殊爲可嘉。應降
勅獎之。
上可其奏。賜策旺喇卜灘。
勅曰。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果能終始
效順。則寵賚頻加。爾策旺喇卜灘僻處窮荒。立

心誠懇。貢獻方物。問安之使。不絕於道。是以屢
遣達虎馬廸等。加爾恩賜。馬廸等。中途被害。爾
即遣使奏聞。朕深嘉之。今全受爾所貢物。因爾
使沙克海喇圖等歸。賜爾以御用彩緞十端。爾
所密奏諸情事。朕已悉之矣。
命查歸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離散人民。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以前因逃遁人民失散。奏請查歸
得
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失散之人。可令所司查歸
之。
丁亥。
封喀爾喀羅卜藏奏音台吉爲輔國公。時羅卜藏
奏音台吉。赴闕請
安。

上曰。羅卜藏袞音台吉。舊係扎薩克。可即封為輔國公。

戊子。

命增撥官兵。駐防甘肅。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馬齊等曰。噶爾丹乏糧。至哈密覓食。哈密逼近邊塞。如不預防。則乘虛有警。其時不及備矣。今甘肅雖有滿洲綠旗兵。

其力尚薄。當於京城每佐領下撥護軍二名。從邊外往至寧夏。赴提督孫思克處備之。更撥陝西督標火器兵二千。騎兵一千。亦遣往孫思克處備之。爾等與議政諸臣會同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郎坦。副都統阿南達議奏。議曰。京城應撥每佐領下護軍二名。鎗手護軍四百名。驍騎四百名。前鋒四百名。由邊外至寧夏。赴提督孫思克所駐防。再檄陝西總督佛倫。選擇本標火器兵二千。騎卒一千。擇賢能官領至孫思克所預備。併檄孫思克整飭本標官兵。俱遵前

旨。不時遠探。如有機會。勿致失悞。奏入。

上曰。增兵甚善。應如所議。軍中大臣不必多也。領侍衛內大臣郎坦。既嘗跡勘地方。即授為將軍。遣

行。副都統阿南達。曾經周行偵探。亦應派出。既發前鋒。則前鋒統領碩鼐。亦應派出。其餘大臣官員。皆朕所簡授。自酌量需用。不得妄請從軍。是軍發現備之兵。不可遲久。限三月望內起行。此地備兵。亦關緊要。可即撥兵。以補所發之缺。尋授郎坦。昭武將軍印。以將軍博濟。孫思克為參贊。駐防右衛。護軍統領伯四哥。管轄護

平。
己丑。
遣使賚
勅往諭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疏至。言彭素克格
隆達木吞爾囊素等賚到
恩賜不勝懽忭。
上諭之意。臣已明曉。屢欲使喀爾喀厄魯特修好。而

生靈合有災眚。弗能和協。濟隆庫圖克圖。不
克盡力。雖有小愆。仍求
大君寬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倘許安插於西海。可
以保無盜賊。而教之遵行法度。
皇上各項差員。遇舊時駐牧之人。忽生亂端。皆難辨
晰。伏祈
鑒宥。蒙遣濟隆庫圖克圖於博碩克圖。諭彼遵誓。

但厄魯特大半附策旺喇卜灘。雖諭以修好。
若厄魯特不從而生亂端。則西海大小土伯
特力有不支。伏祈不棄。
鑒而察之。至打箭爐等處地方。在漢人與土伯特
之間。一如吳三桂時居住。奉
皇上勅旨云。土伯特行商者無用徒生亂耳。其止之。
是以土伯特照前例行。漢人地方雖有不執

之事。如蒙古前往。恐不當
聖心。是以未經遣發尼馬唐喇嘛呼必爾漢勸令起
行。其餘似乎不願。以上情事。俱已口陳於彭
素克喇嘛。乞仍前
頒賜温諭。奏至。
勅諭達賴喇嘛曰。朕統御宇內。撫綏萬邦。好惡不
偏。凡出令行政。務本公誠。以爲懲勸。爾喇嘛亦

護持佛法利濟生靈。所勸所懲。與朕同揆。是以
前者濟隆庫圖克圖違旨僨事。已發勅諭爾喇
嘛知之。今爾喇嘛疏言。濟隆庫圖克圖不能盡
力。雖有小愆。仍望大君寬宥。向爲喀爾喀厄魯
特之事。爾喇嘛節次遣使。皆不能體爾喇嘛之
意。後又遣濟隆庫圖克圖亦不體爾喇嘛之意。
反與噶爾丹偕行。殺掠喀爾喀。入塞刼取牲畜。

所行兇悖。以致厄魯特喀爾喀殘破。人多死亡。
凡奉使行人。不悖旨而成事。則賞以勸之。違旨
而敗事。則罰以懲之。國家一定之大法也。如或
不然。則善人何以爲勸。惡人何以爲懲乎。至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前以困窮而來歸朕。朕優恤
之。使居賀蘭山。俾得其所。乃忘朕豢養之恩。逆
生猜貳。四處奔竄。今窮而復歸朕。又宥其前愆。

安插之矣。並無欲得其利欲用其力之心也。今
爾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安插西海。卽可以無
盜賊。亦可教之遵行法度。爾喇嘛何不卽撥人
夫乘傳遞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種類盡至西海
安插之乎。爾喇嘛疏又言皇上各項差員。遇舊
時駐牧之人。忽生亂端。皆難辨晰。伏乞睿宥。又
言厄魯特大半附策旺喇卜灘。雖諭以修好。若

厄魯特不從而生亂端。則西海大小土伯特。力
有不支。伏祈不棄鑒而察之。朕遣使於爾喇嘛
往來不絕。途中無一舛錯。爾喇嘛屬下人。近邊
而居。歷年已久。亦從未嘗敢擾生事。況策旺喇
卜灘。目下並無妄爲之事。何所見而懸擬之乎。
苟有此等事端。其時自有從公裁度之處。爾喇
嘛又奏打箭爐交市之事。殆欲屯戍之意也。今

天下太平。並無一事。爾喇嘛與朕一道同風。歷
年已久。何嫌何疑。爾喇嘛如設立駐防。我內地
必量增戍守。兩家俱勞。況我內地兵丁。約束甚
嚴。非奉朕旨。何敢私出邊境。爾喇嘛但須嚴禁
屬下。不使妄行。有何釁之可開。戍兵之設。似無
用也。因尼麻唐喇嘛呼必爾漢能治病。故召之。
尼麻唐呼必爾漢何敢違爾喇嘛之語。惟爾喇
嘛即以朕意諭之。遣之使來。朕留彼數年。當復
遣歸也。特此遣大喇嘛垂喇克格隆根敦林辰
格隆往諭。

三月庚申。

命給大同鎮標殺虎口協鎮兵甲冑。兵部奏山西
大同總兵官康調元呈稱。本標左右兩營。及
殺虎口協鎮。步兵俱改騎兵。向無甲冑。乞依

例製盔甲頒給。應如所請。
上從之。

庚午。

命趙良棟暫管寧夏總兵官事。兵部奏言。寧夏鎮
標騎兵二千四百。步卒一千六百。防守地方。
所關甚要。今總兵馮德昌。與將軍郎坦。同赴
甘州軍中。則其標兵。當酌量留守。應帶何兵
隨往。總兵官印務。應畀才能者代理。令與總
督將軍提督商確奏
聞。
上曰。甘州有孫思克兵。可令馮德昌獨往。其寧夏鎮
兵。趙良棟身係舊臣。可暫行管領。

四月丙戌。

命賞喀爾喀台吉車陵扎卜。理藩院奏言。喀爾喀

台吉車陵扎卜呈稱我父毯什台吉本土謝圖汗六扎薩克中之一扎薩克也我向與族中弟姪六人及土謝圖汗叔父帶青諾顏之孫尭察拉怛喇庫圖克圖之弟滾濟扎卜遇噶爾丹之亂俱在投俄羅斯今謹集衆來歸査台吉車陵扎卜等遇噶爾丹之亂在投俄羅斯今集其族類歸附我

皇上應視喀爾喀初來之例賞以袍服布幣其姪台吉齊克巴他爾等應視屬下台吉例賞以布幣又車陵扎卜言我等願得與西卜退哈雛巴圖爾同在克魯倫巴顏烏闌遊牧應如所請臣部遣官驗明伊等所有丁數俟其到日應否編設佐領授爲扎薩克之處再議奏

聞

上從之

五月庚戌朔以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爲安北將軍駐歸化城兵部奏言歸化城乃總要之地增戍之兵甚多應專設將軍一員總管歸化城都統副都統訓練官兵凡有當行事務協同右衛將軍而行其設立將軍按定例開列八旗滿洲蒙古副都統職名具奏恭

候

皇上簡授奏入

上曰歸化城初設將軍總管官兵整飭訓練關係甚重可令費揚古往尋給安北將軍印

丁巳發

勅往

諭噶爾丹先是以戕殺員外郎馬廸事降

勅詰問噶爾丹。至是噶爾丹遣使賫奏陳情。
上命發勅。令彼使人賫回。
勅曰。朕躬膺
天命。撫綏萬邦。凡恭順之國。無不加恩。以示獎勸。其有
未孚者。亦必曲加優容。以匡正其非。使歸於善。
前者朕遣員外郞馬廸於策旺喇卜灘。爲爾屬
下土克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所害。勅
汝查奏。今爾疏言。非但皇帝之使臣。不宜爾也。
向來小國使臣。亦無殺害之事。勅使因過羅卜
臧林辰懇都。渡布扎卜。是以見殺。其名土克齊
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之人。雖在其內。但
原遣與哈密通問。非自我教之行劫也。害使臣
者。乃羅卜臧林辰等。現在塔爾納齊納爾地方。
伊等情由。想皇上早已洞鑒之矣。諸凡大小罪

過。總祈皇帝如天之度。兼容并包。爾於朕勅未
到之前。發遣使臣同行之格什等。至嘉峪關奏
其情事。朕甚嘉許。但爾既已立盟修好。則害我
使臣之土克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等。
當卽擒拿治罪。以戒後來橫行之人。爾疏又言。
與爾揮地方。兩尚書擊我。倘伊等有成。原欲置
我等於不堪。我等亦知非皇帝之旨。其時已籲
奏矣。爾前者借追喀爾喀爲名。犯我邊塞。掠我
人民。尚書阿爾尼等。因巡邊遇之。彼秉遵國法
率邊上蒙古兵與戰。並非內地所遣之兵。然此
乃爾未誓以前事。爾既誓以後。不得復執此以
爲言。又前者爾於烏闌布通地方。首頂達賴喇
嘛之佛。誓不再違聖旨。又跪於威靈佛之前。誓
不再犯中華皇帝屬下之喀爾喀。以及衆民。爾

令毋言。昔當濟隆庫圖克圖、內大臣與丹巴爾濟之前。毋告曰。請將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兩人於所奏三言中。以一言為定。遂出七旗歸於故土。則皇帝覆育之蒙古。再不為非矣。今亦不敢異於從前。有所旋奏。爾誓書印文猶在。並無此等語。爾奏此言。與誓書原辭。自相悖謬。且朕安集喀爾喀之事。已檄知達賴喇嘛。併勅諭爾矣。達賴喇嘛甚喜。奏喀爾喀如彼饑困。全加愛養。同佛慈悲。聞之不勝懽忭。誠撫恤衆生如赤子也。其疏前已示爾。爾亦當詳觀之矣。日者達賴喇嘛因與喀爾喀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車臣汗。諸台吉。俱相隔數年。未遣使通問。今特遣其弟子。綽木巴喀巴、額木齊往問朕。恐行路羈遲。特給驛傳送往。以此觀之。達賴喇

嘛以喀爾喀等。向為護法主。加惠之意。彰彰明矣。爾今違誓。仍索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等。豈合達賴喇嘛之意乎。況近今達賴喇嘛奏言。倘厄魯特不從。復生亂端。西海大小土伯特。力有不支。伏祈不棄鑒而察之。達賴喇嘛與我一道同風。多歷年所。西海諸台吉不違朕旨。恭順奉貢。若厄魯特人等。稍犯達賴喇嘛地方。及西海地方。朕即立加征討。與實不爽也。前者爾敗於烏闌布通。歸時人畜多死。極其窘迫沿途委棄器械而去。朕巡邊大臣。直躡爾後。皆目擊之。今聞爾地乏食。窮困已極。爾鄰近國土皆與爾為讎。策旺喇卜灘。又與爾不睦。從來諸國之人。窮迫歸朕者。養育皆如一體。如汝窮迫來降。前勅諭中。已許活汝。可即從至近邊。當加

以恩撫綏毋疑毋畏至喀爾喀扎木巴拉臧布庫圖克圖乃此地敗壞釋教之罪人逃在爾所如果有用則留之不爾可即發回今頒緞十疋付爾使沙哈孫白克綽爾奔下賫往

六月辛丑

命給土謝圖汗人驛馬糗糧令往送達賴喇嘛使者先是達賴喇嘛以與喀爾喀折卜尊丹巴

土謝圖汗車臣汗衆台吉俱間隔數年不及聘問遣其弟子綽木巴喀巴額木齊問訊同使臣箸巴陵堪布至京

上遣喇嘛彭蘇克郎中關任乘驛攜使者往會喀爾喀諸部落至是土謝圖汗疏言達賴喇嘛所遣使人蒙

皇上撥喇嘛及部員率之偕來周行喀爾喀衆部落遂至臣所今遣使往答若非

勅書天使不能前行欲遣人護送則糧騎難得若不遣使又恐未能達臣書之意伏乞

皇上睿鑒奏至

上曰土謝圖汗之人若不給與糗糧難以到彼著給驛馬糗糧令送達賴喇嘛使人至西寧遣之前去

八月丁亥

命以殺虎口綠旗兵六百五十人爲藤牌軍將軍費揚古疏言臣向歸化城而來見張家口所有宣府鎮標綠旗兵一千俱有藤牌殺虎口綠旗兵一千俱無藤牌歸化城與殺虎口相距二百里許倘有調遣則其兵先到軍中有藤牌爲利奏至

命所司議奏。議曰。張家口協標所有步兵一千。已
製藤牌六百五十。劈刀六百五十給之矣。向
者殺虎口額設騎兵二百。步兵八百。邇來奉
命俱改騎兵。應全留一千騎兵之馬。以此內六百
五十人為藤牌手。其藤牌六百五十面。檄浙
閩總督火速造解。劈刀六百五十把。令工部
製給。

上從之。
九月己酉。將軍耶坦。奏請來春進兵。耶坦疏
言。臣意將馬秣肥。來春深入。直臨和卜多索
其同哈密國人。戕害使臣之土克齊哈什哈
哈爾海達顏額爾克等。彼既起釁。當乘機而
行。噶爾丹如不迎敵。遁入深林。則窮追之。即
不獲其身。而散其族屬。惧其農田。大兵回經

哈密。殺散噶爾丹伙賊之回子。刈其禾苗。毀
噶爾丹所恃以為常產者。彼自困窮矣。奏至。
命議政諸王貝勒大臣會議。議曰。前噶爾丹戰於
烏闌布通。遁回之時。誓不復擾我邊境。近以
欽差頒賞員外郎馬迪被害。噶爾丹不及與知。乃
其種類所為。已遣使請罪。蒙
上寬宥。

賜以勑書。目下噶爾丹並無逼近邊塞之釁。將軍
耶坦所奏。皆不必議。又耶坦疏言。臣請選兵
親臨額濟內布耶吉爾等處。隨機行事。務探
實音。如在額濟內等處偵探。不辨是否噶爾
丹之人。妄行擒拿。互有舉動。以致開釁。亦未
可定。應檄將軍耶坦孫思克。但遣材能者遠
行偵探。如獲噶爾丹實音。具奏請

肯。其現擒哈密八人。令將軍給以糗糧遣歸。奏入。
上曰。此事所關甚大。郎坦等身在行間。必有所見。進
則易於奏功。亦未可定。倘有可乘之便。此機亦
不可失。茲軍行之期尚早。當遣護軍統領蘇丹、
侍郎西爾達。會同總督佛倫。往與郎坦、博濟、孫
思克等。將可進不可進。與當進當守之事。詳議
回奏。今時炎熱。俟立秋後。減從乘驛而往可也。

追後蘇丹等疏言。昭武將軍郎坦等。請行之
意。謂噶爾丹聞大軍仍駐甘州。彼必不來哈
密以內之地。且問所擒哈密國人。則曰噶爾
丹之屬裔。牛羊已盡。牲畜全無。貧者甚多。皆
捕魚為生。遣人至哈密載糧三次。今在烏郎
塢耕種。不聞動作之信。夫噶爾丹等。向賴畜
牧為生。今以其耕種觀之。乃畜產盡而始耕

種也。倘耕種年久。食漸豐足。牲畜蕃滋。根基
完固。恐不能安靜。為邊境蒙古之患。其乏糧
情狀。既與前所聞相符。應將我官兵口糧。於
年內運至嘉峪關邊上。來春大軍出邊。趨哈
密城地方。以收回子。從嘉峪關以外。不動民
夫。酌用綠旗兵。籌次擺站。固其營壘。以兵夫
護送米駝。陸續運致哈密。於運米之際。遣人

於策旺喇卜灘。加恩以結之。探明噶爾丹果
在和卜多。烏郎塢耕種之地。伏處不動。則酌
量留兵於哈密。絕其與西海諸台吉、達賴喇
嘛往來之路。其進和卜多、烏郎塢時。除官兵
攜帶之米外。須駱駝一千負米。以兵護行。此
駱駝。即於年內。在寧夏喂養。將近進兵之時。
解付甘州。預備如此。長驅直入。如噶爾丹不

拒先奔。則除其種類。蹂其田禾。如噶爾丹探事人在哈密城。聞大兵進發。馳告噶爾丹。噶爾丹親援哈密。則仰仗
皇上威靈。即當行事。大兵回經哈密。殺散回子。除其田苗而平其城。則噶爾丹補救之計絶。勢難復振矣。如大兵不進。仍在甘州防守。恐達賴喇嘛使人往來不絶。令噶爾丹叔姪歸好。雖

策旺喇卜灘不願與和。其下衆人皆以和爲請。獨策旺喇卜灘一人。亦無可如何也。至取哈密。則西海之博碩克圖濟農與噶爾丹和親之事。亦可破矣。來春進兵之意。蓋如此。臣等議以爲聞噶爾丹有已離和卜多之信。且目下噶爾丹。人力單薄。馬畜鮮少。漸不與大兵抗拒。今率兵征剿。糧餉關係重大。噶爾丹

遊牧爲生。無一定之巢穴。所請來春直臨和卜多之奏。宜罷之。哈密回子。向來納賦於噶爾丹等蒙古。歷有年所。非自今創始也。蓋此等蒙古。多有納賦之番人。今以納賦於噶爾丹之故。遽興兵擊散。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至仁也。且策旺喇卜灘。聘問往來。未嘗違悞。旣議罷征噶爾丹。則所稱殺散哈

密回子。刈其禾苗之語。當不必議。但將噶爾丹之事。付將軍孫思克。遣綠旗材幹人員。不時遠探辟息。其回子八人。禁在甘州。哈密者。乃諸使之通衢也。宜令放歸。併將
皇上好生至德。大書告示。付此回子持往。諭其頭目。
仍給此回子等糧騎。奏入。
上從之。

丙辰。

命移甘涼官兵。駐寧夏蘭州。護軍統領蘇丹等疏言。臣等看得甘州涼州在西北陲。一年一種所植之苗。惟麥黍豌豆而已。其外更無他穀甘州所屬。雖略種稻。而不甚多。民居稀少。間有種植。難比內地。大兵到甘州後。糧草不足。遠自臨洮鞏昌各府屬州縣。協運糧草供應。

每一州縣。或相距一千四五百里。甚至二千里。且山嶺路多。平坦路少。難以車運。故不能到。雖駝人負。所運不過米數斗。草數束而已。除本身所食。併牲口之料外。所餘無幾。雖有捐助之小麥。而無豌豆稻穀。大兵不便單給小麥。邊塞所在綠旗官兵。支給本色。皆出本地。今大兵於甘州涼州。多住一日。則地方之糧多耗一日。倘或久住。則綠旗兵馬之糧草似甚艱窘。乞令自京撥駐甘涼之大兵。暫駐寧夏。駐扎蘭州之西安兵。暫駐蘭州。其西安調至督標官兵。發回省城。西安官兵。既皆在蘭州。則西安將軍博濟。應遣往蘭州。奏至。

上從之。

庚午。

命選到蒙古兵附駐右衛。將軍伯費揚古疏言。散秩大臣杜思噶爾。尚書班第。選來堪披甲蒙古。共三千六十五人。共九千四百八十五口。俱到歸化城。分為三十佐領。伊等錢糧未到之前。以大臣等自耕米穀給之。又益以歸化城之貯倉舊米。俟收割後。令土默特官兵。撥人夫車輛。往殺虎口取米。如數補倉。散秩大

臣杜思噶爾等。遇到蒙古。俱堪披甲伏乞
皇上睿鑒。附於內地滿兵。一二年間。即如旗下舊兵
矣。奏至得
旨。此項蒙古兵勿安插歸化城。令駐扎右衛。其減
往駐右衛滿洲護軍驍騎。其官員。仍照前所撥
遣往訓練。此項蒙古兵。則一二年內。可比旗下
舊軍矣。議政諸王貝勒大臣集議以聞。議曰。在

駐右衛軍中。每佐領下。應減去護軍二名。驍
騎一名。將此三十佐領官兵。充爲八旗蒙古
驍騎。任劄右衛伊等既給口糧草料。則兵丁
應每月給餉銀一兩。官員給半俸。至滿官不
減。照前所撥遣往訓練蒙古兵將所減護軍
驍騎之住房。撥給安插。軍器諸物。俱照滿兵
例撥給。未遷以前。不必給餉銀。仍照前計口

給米豢人。
上從之。
十月辛未朔。授厄魯特降人鄂欣等職銜。理
藩院奏言。副都統吉爾他布報稱。自厄魯特
噶爾丹處逃來者。有阿兒迭爾哈什哈鄂欣
楚揚和碩齊多爾濟色稜。併其弟博托。及鄂
欣之婦人二口。童男一人。馬二十一匹。來告

曰。我等皆噶爾丹之人。噶爾丹在和卜多之
源。其地名索和克薩里。我等與之同居。因不
能自存。來投
聖上。疏奏。
上命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理藩院會議以聞。議。以
鄂欣等。宜附入
上三旗缺丁旗分。鄂欣授爲五品官。多爾濟色稜博

托授六品官。其房田奴僕衣食器用。俱令該
部撥給。其妻子馬匹。在吾巴王所者。往取遣
之奏入。
上許之。
巳卯。
諭納泰和碩齊諸回子。俟噶爾丹使人到日遣歸
先是留寓歸化城者。有奏必定額爾克白克
及沙和卓納泰和碩齊俗寓張家口者。有莫
洛等。原議與沙哈孫額爾克白克。一同遣歸
至是理藩院奏。臣衙門主事法材報稱納泰
和碩齊等四十戶。一百三十口。莫洛等十一
戶。四十口。召至沙哈孫額爾克白克等之前。
諭之遣還。俱言居此年久。又無牲騎。願死於
此地。斷不去也。沙哈孫額爾克白克等。言伊

等既無牲騎。我亦不能携歸。是以令伊等仍
任原地。其奏必定額爾克白克。併沙和卓。共
二百口。自歸化城遣行。出四子部落邊汛濟
魯克俄博地方。同沙哈孫額爾克白克等歸
去矣。據報納泰和碩齊莫洛等。皆不願去。應
暫留歸化城奏入。得
旨。納泰和碩齊等。著將軍等防護。俟噶爾丹使至
遣歸。
十一月戊辰。
命撤西安分戍蘭州兵。時
駕出謁
陵。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西安地方。今年大豐。西安分
戍蘭州兵。宜撤回西安。設有噶爾丹之警。西安

亦近。調之不久可到。爾等進京之日。與議政諸
臣會議之。嗣會議等寧夏。既有京城大兵駐防。應
撤駐防蘭州西安官兵。令將軍博濟等。率之
回西安。奏入。
上曰。所有京城兵於來年草青時亦撤回。餘如議。
十二月辛酉。
諭給諦巴敕印。達賴喇嘛疏言。為喀爾喀厄魯特

事。奉到
敕旨。併伊什格隆所傳口
諭。聞之不勝懽忭。諸凡蒙古。皆奉貢
天朝之國。而厄魯特不聽訓誡近害
敕使。又博碩克圖汗。以三事陳奏。其見責於
聖明極當。但臣巳年邁。國事大半。諦巴主之。巳在
睿照中。卽諦巴向亦仰體

聖意。實心行事。目前現遵
旨而行。倘臣意有所未及。力有所未到。伏祈時頒
訓諭。又達賴喇嘛令伊什格隆口奏云。吾國之事。
皆諦巴為主。乞
皇上給印封之。以為光寵。又諦巴令口奏云。乞換我
玉印。給之金印。得
旨。此事頗大。著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及原任

領侍衛內大臣覺羅塔達。蒙古內大臣阿爾迪。
杜思噶爾散秩大臣博第集議以聞。議曰。達賴
喇嘛。自頒給
冊印受封以來。恭順職貢有年。今達賴喇嘛。又以
其身巳老。國事皆諦巴主之。乞封諦巴。授之
印信。以光寵之。為之懇請。而諦巴又戴
皇上恩榮。誠心乞請金印。應准所請。但印作何字。

勅擬何文發內閣擬定進呈
御覽。又按此玉印。乃明朝給闖化王之印。今諦巴既
已繳還。應付所司。交入。
上從之。
辛巳。
命賜陣傷人員身價銀兩。兵部奏言。准都統阿靈
阿等。咨送出征厄魯特。陣傷廢疾人兵。請給

身價一年銀兩。開具齊格等六十一人到部。
以其傷勒數。撫遠大將軍裕親王冊內。俱各
相符。應交戶部。給之銀兩。
上從之。
己丑。
諭賞會閱官兵。先是為閱布通之役將士未奏膚
功。故

車駕親臨指授。每歲兩季會閱操練。至是
上諭兵部曰。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勇壯。遇寇必
克。所向無敵。曩於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並
不仰副朕意。即行勦除。致失機會。大功未奏。朕
心實為之不懌。是以比年以來。兩季操練官兵。
朕皆親臨指授。近觀會閱時。士卒行陳整肅。隊
伍精嚴。進退純熟。絕不喧譁。稟遵紀律。官員約

束。極其嚴明。此皆官兵同心協意。各自奮勵之
所致也。朕心深用嘉悅。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
驍騎。通賞一月餉銀。無職掌官。賞如護軍例。有
職掌官。通賞內庫緞疋。至所賞緞疋。著戶部會
同內務府。集議以聞。此番會閱。官員內有降級
罰俸者。俱令開復。以昭朕撫恤官兵。申明賞罰
之至意。

庚寅。

命檄諭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先是

上諭理藩院曰。聞喀爾喀公西布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兒陀音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向爾薩蘭衛寨桑等。自克魯倫前徙。已至俄爾渾圖喇矣。其和托輝特之根敦帶青。不與衆喀爾喀同來。在色稜格地方。今厄魯特未必不動。而若輩不知

遊行牧放。恐猝遇厄魯特。當遣能言材幹之人往說根敦帶青。併西布退哈灘巴圖爾等。俱令內移。不得越克魯倫巴顏烏蘭遊牧。爾部議奏

隨議宜遣

諭行。臣衙門遣材能官二員。乘驛而往。自歸化城以前。途中所需驛糧。及護送人夫。著土默特兩旗備給。

命下之日。開應差官員職名。伏候

上裁奏入。

命尚書班第往。至是班第奏曰。臣原奏十五日起程。今根敦帶青使至。臣請俟之偕行。

上曰。根敦帶青。不知在何地。又聞西布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兒陀音扎薩克阿里雅台吉向爾薩蘭衛寨桑。外向遊牧。故特遣爾往。漸收入內。今

既有使來。應發檄付來使。俾歸爾衙門共議以聞。議喀爾喀和托輝特根敦帶青疏言。未年。扎爾布奈扎薩克圖汗等。使臣繼臣伯之缺。置之右翼。寅年。噶爾旦西勒圖哲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尚書喀爾喀兩汗諸諾顏。授臣為扎薩克。卯年。與濟喇克衛徵哈什哈交戰。敗之。巳年。與車臣諾顏交戰。敗之。往禦噶爾丹。雖

不之伯、脅殺察罕台吉以及衆兵。與厄爾坤
交戰。擊斬之。諾木齊台吉等叛。擊取其千丹
津陀音之子、扎耶阿伊爾扎海台吉等孥、復
擊還而取之。其他族類。及我屬裔、併衆俄人。
俱已收集我部落叛入俄羅斯者。亦掠取以
歸。緣歷年征伐。是以有悞請
安。查庫倫白爾齊爾之地、尚書阿爾尼。前此會閱。

會授根敦帶青爲扎薩克。今根敦帶青未來。
其扎薩克之處。姑不議。俟彼親至。應授何秩
安插何地。另議奏聞。來使達爾漢諾顏他布
嚢。言根敦帶青在杭愛。今既誠心。遣使請
安進貢。當移文諭之。其文略曰。前者衆喀爾喀窮
困來降。
皇帝受之。俱依品級加封。編爲旗分佐領。撥給地方。

使各得其所矣。惟爾根敦帶青。獨而在後。
聖上聞之。常念爾近厄魯特遊牧。恐爲彼所侵害。特
將此故。差大臣諭爾。已皆默出。今達爾漢諾
顏他布嚢至。以爾疏陳奏。
聖上方知爾與車臣諾顏交戰。將噶爾丹擊殺察
罕台吉厄爾坤等。征討諾木齊台吉等之事。
大加嘉許。今爾仍在杭愛遊牧。不知有厄魯

特侵害可慮之事否。是以檄爾。或爾仍在杭
愛。並無可慮。或即欲內遷。可速備文報本衙
門。且爾既誠心奉貢。似宜親來。請
皇上起居。我等職在所司。特檄諭爾。此文應用臣衙
門印信。令來使賫往。又附公西布退哈雜巴
圖爾納木扎爾陀音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向
爾薩喇衛寨桑等在土喇等地方。土喇乃厄

晉特行路。若無妨碍。宜各於遊牧之地。遠設
偵探。加意防禦。臣部亦備印文諭之。奏人。
上允行。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三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四

康熙三十三年正月庚申。

命降人博濟台吉。歸其兄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將
軍孫思克奏。蒙古頭目博濟。乃巴圖爾額爾
克濟農之叔。隨衆逃散。今聞伊兄復降。蒙
皇帝浩蕩之恩。仍安插寧夏賀蘭山。率其屬下男婦
一百一十餘人來降。求與伊兄同居。
命理藩院遣官一員。送博濟等至巴圖爾額爾克
濟農所。令其完聚。

三月丙寅。

諭將軍博濟率師赴孫思克軍。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今已暮春。正草盛之
時。噶爾丹與策旺阿喇卜灘戰。或近至邊境。亦
未可定。可令將軍博濟。選西安滿兵一千五百。

身親率領。於文到日。速赴將軍孫思克所駐防。
如有當行之事。同孫思克商酌而行。將軍郎坦
等兵。仍暫駐寧夏。孫思克等倘有事。移文一到。
郎坦等。卽速往會議而行。

四月己卯。

命尚書班第等偵伺噶爾丹聲息。

上諭理藩院曰。今青草既出。應遣人與公西卜退哈

灘巴圖爾使者同往探聽。爾衙門議之。議曰。若
遣人探聽。卽令去員帶折卜尊丹巴庫圖克
圖土謝圖汗材幹之人。與公西卜退哈灘巴
圖爾使人同往。至公西卜退所。另撥才能之
人。訪實和托揮特根敦帶青所在地方。卽從
彼處細覘噶爾丹情狀所遣大臣官員。伏候
上裁。仍將偵探原由。具文移知公西卜退哈灘巴圖

爾根敦帶青。奏入。得
旨。著班第。就駐諾爾布珍色。俄齊爾杜喇爾前去。
班第等遵行恭請
訓旨。
命與大學士等同入。
上曰。伊等若往擒生口。則起釁端矣。姑探其動靜可
也。此地亦可得彼消息。惟以招撫和托揮特根
敦帶青等爲要。當使伊等往彼宣旨。念噶爾丹
與汝逼近。常恐爲汝害。汝爾當移近西卜退哈

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阿里雅等。遠設哨探。
倘有警。汝等同心併力而行。於事似有大濟。此
朕爲汝等慮也。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現在土
喇游牧。汝等不論居何地。朕無所嫌。況噶爾丹
事平之時。喀爾喀通國。仍遣歸故土也。班第等

無兵。如得消息。可即歸來

辛卯。

命安插厄魯特降人台吉巴拜員外郎二郎保疏言。有厄魯特台吉巴拜者。四厄魯特內杜爾伯特大台吉達賴之孫也。與其兄之子齊克宗來歸云。我等向與噶爾丹。一同遊牧。喀爾喀與厄魯特交惡。我兄弟散者散。殺者殺。盡

失我屬裔。我等再四求噶爾丹還我兄弟。噶爾丹不予。此事既無人在說。又懼其威。姑隱忍而已。烏闌布通之戰。欲乘噶爾丹來降。會因濟隆。伊拉古克三等從者。告之於裕親王。內大臣。想親王等內大臣。至今當復記憶也。是以

仰慕

皇風。特來歸附。奏至。得

旨。巴拜等習居邊外。若來內地居住。難以為生。著

理藩院遣官送至哈喇沁。令扎什王撫養之。

五月戊戌朔。

命遣侍郎滿丕宣

諭噶爾丹使者。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噶爾丹使人納木喀喇克巴喇木扎木巴喇嘛等。率二千餘人稱請

安納貢。臣即遣發官兵迎問實情。因其人既有二千許過歸化城。當示之以威。隨令殺虎口副將黃元調其標下綠旗官兵六百前來。俟噶爾丹使人過後。發回本汛。及所遣參領阿喇納班第等回云。前據噶爾丹使人言。我等實

來請

皇上萬安。查其人數。則有男子五百餘。婦女僮僕于

餘。奏入。

上曰。令噶爾丹使人。止於歸化城。比來現有奸細事情。可遣官詰其來故。併取其奏章來。應否答敕。令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部院滿洲大臣會議。議曰。應遣理藩院官一員。乘驛前往詰問來意。俟其奏章取到。應否答

敕與否。容再議具奏。至安北將軍既稱調殺虎口綠旗官兵六百。應令暫留歸化城。俟噶爾丹使人去時。遣回原汛。得

旨。著滿丕往諭噶爾丹使人云。爾等陽為修好。潛留人為細作。各處窺探。是以止爾等於歸化城。問爾來情。視爾奏章再議。其前此留寓歸化城有納泰和碩齊等。皆橫行不法。著交與來使。餘如議。

癸卯。

命發西安兵赴寧夏。兵部奏言。臣部前奉

上諭。撤選西安滿兵一千五百。令將軍博濟親率赴將軍孫思克所駐防。將軍郎坦等之兵。暫駐寧夏。今川陝總督佛倫奏稱。邊外青草雖盛。而偵探蒙古。並無犯邊消息。地方太平。應暫停西安兵。至將軍孫思克等。仍令揀賢能人員。不時遣探。如有噶爾丹消息。一切應行之事。即

遵前

旨。撤西安將軍博濟。昭武將軍郎坦。各率預備之兵。會商而行。

上曰。寧夏近賀蘭山。地居要害。若撤寧夏滿洲兵賊將西安所備兵一千五百。發至寧夏。爾部識之。可即檄知總督。餘如議。

甲寅。
命發新編佐領蒙古官兵附右衛。先是將軍伯費
揚古疏言。歸化城倉中糧米。係
皇上遠慮特為積貯。新編三十佐領蒙古官兵。不便
久供。致使坐耗。酌量右衛將軍到時。臣自此
地撥土默特人夫。送此三十佐領官兵。並派
土默特兩旗都統或副都統各一員。率官兵
護送。交付右衛。至是將軍希福疏言。三十佐
領下披甲蒙古三千人內。除死亡疾病一百
六十七人。其缺無人頂補。應將其戶口。附於
本佐領內給之口糧。俟幼童成丁日頂補。則
士卒整齊。而錢糧不致空耗矣。
上從之。
閏五月壬申。

命誅奸細賽特等。理藩院奏。噶爾丹所遣奸細賽
特。與回回國汗阿卜都里什特所遣奸細沙
和卓。及阿卜都喇額爾克寨桑所留奸細伊
巴里木。他斯額兒馬哈穆特。庫爾班。應令原
審官刑部郎中蘇爾特。理藩院主事常明。帶
往歸化城。與將軍內大臣伯費揚古會同。當
噶爾丹使人前正法。其餘在此正法。得
旨。賽特等不必押往歸化城。著即於此地正法。
乙亥。以台吉車陵扎卜為扎薩克。編其屬為
佐領。喀爾喀台吉車陵扎卜之父達什。本土
謝圖汗六扎薩克中之扎薩克也。因與滾濟
思扎卜。遇噶爾丹之亂。投入俄羅斯。今車陵
扎卜收集其眾來歸。
命所司議。理藩院議。台吉車陵扎卜收集其屬下

六百餘人自俄羅斯來投
皇上應授爲扎薩克一等台吉其屬下六百餘丁按
例每佐領以一百五十丁芻編爲四佐領
命下之日將應授佐領驍騎校小撥什庫十家長
人名送巴 衙門註冊議人
上從之
丁丑發

敕諭噶爾丹令親來會閱先是遣侍郎滿丕往諭
噶爾丹使人詰其來故併取奏章至是滿丕
取到噶爾丹奏章其詞曰奉到來文及賜物
不勝歡忭豈我前者不明來文意指故錯奏
乎抑不諳語言不識文字故覆奏之語有錯
乎我覆奏詞意想有不符已經陳奏外今特
將從前奏詞再一陳之先是折卜尊丹巴土
謝圖汗兩人逆
命侵我以致交惡蒙
皇上洪仁先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禮後遣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諸喇嘛大臣
爲使屢經公議遂出七旗使歸故土而索折
卜尊丹巴土謝圖汗兩人後商南多爾濟又
當濟隆庫圖克圖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

前許畀以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
兩人又其後內大臣吳丹色爾濟當濟隆庫
圖克圖前定議之時亦如前奏索折卜尊丹
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兩人乞三言內定一
言將七旗發回故土已有定議我於濟隆庫
圖克圖之前當內大臣吳丹之面實親聞此
語何可誑奏乎此兩次來文與前定議之言

適與。足以蒙
皇上洪仁。節次付託之事。不能遵
旨而行。想所議之言。未經奏明之故爾然
皇上洪仁。顯微悉照。中間行人喇嘛諾顏雖有隱諱
亦必洞見。乞仍照達賴喇嘛使人濟隆呼圖
克圖定議。又奉
諭若至窮困。仍必加恩。不勝懽忭。請稱如海之仁。

賞銀五六萬兩。給付去使。因此得蘇。將再近
前往領大賞也。至扎木巴兒臧布。於此
旨未到之前。言欲往西方。我向來並不攔阻往西
方之人。此事今應作何裁度。乞降
勅旨。
上命特降勅書。交發來使。
勅曰。朕承天命。統御萬邦。凡恭順者。獎勸以示優

卹。若倔詐者。亦必懲答之。以正其非。使歸於
善為王。爾噶爾丹於烏爾布通之地。為我兵所
擊。潰敗而走。於時即可破汝矣。朕軫念汝歷年
篤誠。不忍遽滅。不使窮追。停止各路進勦之兵。
遣內大臣吳丹等出使於爾。爾在威靈佛前。立
誓永不敢犯。印文誓書猶在也。朕謂爾不背盟
許爾使照常往來。待汝無異。意此情已屢經勅
諭。不必一一悉數。今閱爾奏。欲依達賴喇嘛使

人之前所定之議。請將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
界汝。按爾前奏內有索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
三言內以一言為定。將七旗發回故土。已蒙許
界以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之語。想
此乃小人欲自脫其身。而為此言。爾果有此旨。
豈有不授爾勅者乎。執來歸之人。以界其讐。可

乎。勅諭甚明。何常不解爾奏內之言。卽汝亦未常不解我之言。然皆烏闌布通戰前之事。嗣後不得復引以為辭。況爾違朕前旨。及達賴喇嘛之命。伐喀爾喀。致喀爾喀等窮迫來降。朕賜之銀米牲畜。以為養贍。達賴喇嘛聞之甚喜。奏言惠濟喀爾喀。真如我佛慈悲。噶爾丹者。人君所當責而誅之者也。而俯恤衆生。有如赤子。復加

寬宥。達賴喇嘛此奏。前已併勅諭發汝矣。卽安插喀爾喀之事。亦勅汝知之矣。倘爾噶爾丹為喀爾喀所敗。而來歸命。朕亦當受而養之。斷不擒以畀喀爾喀也。此卽朕為邦一體之意。朕從來勅汝俱布實情。並無惡意。今爾不將爲廸被害之故回奏覆旨。反將前者跪頂威靈佛誓不犯中華皇帝之喀爾喀以及一切人民之誓付

之不論。徒以使臣喇嘛為辭。又將達賴喇嘛與朕處置已畢之事。屢屢翻覆。包藏禍心。以圖掩襲。遣囘子於內地。為奸宄偵探。以此觀之。則爾外奉宗喀巴之法。而入囘囘之教。實不欲朕扶助宗喀巴并達賴喇嘛之法。彰彰明矣。爾所行之事。蒙古皆知之。反側如是。朕已秣馬厲兵。但視爾舉動耳。爾又請霑如海之仁。賜銀五六萬

兩。原諭謂近朕之前來請。則加恩賚。且許之互市。爾皆不副朕旨。豈有賜銀之理。爾奏內又云扎木巴兒臧布。言欲往西方。我向不攔阻。往西方之人矣。扎木巴兒臧布者。據達賴喇嘛之發行事悖亂。爾知而故留。不卽發囘。是亦已矣。至爾所遣囘子奸細。未識爾知而遣之。抑爾種類中潛為之也。今已將爾使人所留奸細內。顧兒

馬哈穆特一人活之。令歸報爾。餘皆正國法矣。此事若爾果不知。爾種類潛為之。則此等壞事之人。不可復留。可將此人。併碩兒馬哈穆特。即於爾地正法。雖然爾厄魯特。喀爾喀之事。朕與達賴喇嘛。始終教誨。發勅遣使不少矣。爾不准誓書。索喀爾喀不已。且又以不解我言語為辭。是雖發勅遣使。終無了期。朕反覆思維。不得不

會閱以定之。此會也。遣他人亦終無用。必須爾親來與朕面議。方可定也。且以此情遣勅諭達賴喇嘛。爾如遵朕旨。可速奏定會閱之日。與期約之地。其遣奏時須爾丹濟喇。丹津俄木布兩人內。遣一人來。其他微賤之人。不能洞曉。如爾難於會閱。則當如前誓。不復及喀爾喀之事。速誅害馬廸之人。具奏請罪。則仍許爾使任來互

市。如仍執迷不悟。欲行詭譎。則永絕爾使貿易。爾覆奏未到。雖有使來。亦不許入。爾現來之使本當不許市易。但回子事。或者爾原不知。故權使市易。併與前所留納秦和碩齊同遣出境。達賴喇嘛處。亦以此勅諭之矣。今以諭爾勅書。付爾使納木喀喇克巴喇木扎木巴諾顏和卓賚往。

七月壬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奏報。追斬祁齊克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疏言。祁齊克逃遁。當即遣莽奈哈什哈追之。今莽奈等回。言追祁齊克及之於耨爾格山。諭降不應。發鳥鎗相拒。莽奈哈什哈等。亦發鳥鎗與戰。殺祁齊克及隨逃巴雅克海桑。獲祁齊克所乘青馬。所佩弓刀。所執鳥鎗。併駱駝四頭。馬一匹。具

疏以
聞。
癸酉。
諭將軍伯費揚古總統各路官兵。征土喇相機進
勦。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齊索諾和曰。尚書班第等奏言。和托揮特根敦

帶青。發二十人。往探噶爾丹消息。行十日。遇厄
魯特兩人。殺其一。擒其一以回。班第等遂訊之
知噶爾丹今年正月。至庫克碩東杭奇喇察克
屯劄。覓根敦帶青若不得。則必躡跡內向至土
喇地方。或在邊境之上。劫掠喀爾喀。亦未可定
等語。今馬已肥壯。應調寧夏兵歸化城兵右衛
兵從克魯倫至土喇。在覓西卜退哈灘巴圖爾

探聽情形。如噶爾丹近在土喇侵害喀爾喀我
軍有可乘之機。令諸將軍相度而行。如我軍未
到彼已先趨內地。則徑襲其後。趙良棟熟練軍
務。郎坦去擕之同往。令趙良棟選寧夏火器兵
二三百隨行。寧夏兵支寧夏之米而行。歸化城
兵右衛兵支湖灘河朔之米而行。此機會斷不
可失。著內大臣議政諸臣會議。議發大兵至土

喇等處探聽。倘有可乘之機。不得坐失機會。
聖諭至當。應遵奉而行。寧夏兵往克魯倫。計往來
之程。令將軍郎坦。酌宜支糧。右衛兵應給三
月錢糧。歸化城兵應各給三月米。又右衛兵
前去未久。今又遣行。著將大同宣府所喂馬
各給一匹。有欲預借錢糧者。許其預借。不得
過五月。右衛大臣應留何人。寧夏兵右衛兵

歸化城兵既會齊後費揚古郎坦希福三人
中應以何人為將軍統領伏候
上裁再飛檄尚書班第等探費噶爾丹動靜不時奏
報得
旨右衛護軍三名著全發所留之兵酌留官員主
之諸大臣盡行歸化城都統副都統費揚古斟
酌帶往寧夏近歸化城令郎坦兵速赴湖灘河

朔支米隨費揚古希福軍後而行費揚古希福
等兵及時支米作速起行費揚古乃領侍衛大
臣著授為將軍郎坦希福仍留將軍印協謀而
行至原任尚書阿爾尼諳練蒙古事亦令前往
率蒙古兵為大軍前哨收養遺失馬匹侍郎滿
丕甚有効力之心近雖在憂服中亦令在理驛
務與阿爾尼協力行事餘如議

壬午
命備大同綠旗兵五百從將軍費揚古行罷遣將
軍希福兵部奏言建威將軍希福等咨稱願得
大同綠旗兵三千令總兵官率之與我等同
行又鑲藍蒙古旗分察哈爾兵近殺虎口居
住其八旗察哈爾俱接壤而居相去不遠秋
高馬肥丁壯整齊伊等前鋒護軍驍騎俱隸

旗下請酌量派發附各旗遣至臣等軍前得
旨大同兵原當從多調發但糧米如何能到令大
同總兵官康調元親選兵五百與將軍費揚古
同往右衛兵新在駐劄關係緊要將軍希福可
在彼料理事務不必前去至京城兵亦已預備
察哈爾兵有急用之地與預備兵一同調遣不
必發往

巳丑。原任將軍趙良棟請以功加副將李莊等。十三員隨征。良棟疏言。功加副將參將遊擊都司李莊等。二十三員願與臣同往効力。乞於立功之後。

皇上格外加恩。又臣家丁八十人。俱如手足得力之人。願選四十人。入三百兵數內帶去。營弁俱繫貧乏。臣自備馬匹給之。支十日口糧。與臣同往。伏祈

軫念。照三百兵丁之例。俱給錢糧馬匹。

上從之。

八月巳亥。

命將軍伯費揚古等撤兵。時各路兵陸續起行。而邊外久無聲息。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前聞噶爾丹來侵根敦帶青。是以調郎坦等兵。右衛兵。歸化城兵。令費揚古統之防備。土喇乃尚書班第等。至今無報。似乎無事。今時漸寒。兵士前進殊為勞苦。又聞噶爾丹有趣歸化城之意。事雖未實。回師防歸化城為是。可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城兵。郎坦兵。俱回歸化城。各秣馬探備。大同總兵官康調元亦率其兵回大同。趙良棟之來已近京城。且令入覲而歸。阿爾尼滿丕。暫在歸化城偵探。此事令喇嘛商南多爾濟。郎中本什自此地馳驛前去。伊等未到之前。如土喇有警。將軍等仍便宜行事。亦令商南多爾濟為之探聽。

乙巳。

命發大兵預備。時

上廵幸塞外。適總兵官王化行奏報。云蒲草泉二日
程內探。遥見有兵馬行動塵埃。已調兵赴蘇
俞口等邊矣。兵部以
聞。
上諭曰。據報見有形踪。不可不備。令康親王。順親王。
裕親王。簡親王。恪僖王。各率親軍包衣兵預備
待傳檄即來。其隨駕大臣。侍衛。戰箭。令接班侍

衛帶來。八旗隨駕前鋒護軍。火器護軍等。各應
帶戰箭五十枝。令各王帶來。著將軍薩卜素同
本汛備兵。併檄盛京寧古塔兵。亦令預備。倘有
舉動。三處會兵而行。著古北口總兵官在匣副
將親撥火器馬兵二百預備待傳檄即來。備兵
行時。將八旗馬上礮每旗各帶五門前去。馱載
駱駝。自太僕寺支取。自此地至歸化城設驛。令

侍衛特古思郎中關任往視安設。探聽消息。不
時飛報。已而寧夏坐塘筆帖式穆珠瑚續報前
信未實。
上諭內大臣公國舅佟國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前
因有厄魯特之警。朕原欲往歸化城。今坐塘筆
帖式穆珠瑚奏報以為非實。朕將東行。或暫留
此地以待消息。爾諸臣議之。議曰。據穆珠瑚報

稱非實。未報之前。
皇上早已料及。今穆珠瑚所報。正合
聖旨。既已無事。東行為是。將此訛言。檄京城諭衆。
上從之。
九月己巳。
命撤將軍郎坦等兵。大學士伊桑阿奏撤二等侍
衛特古思等新設驛站。

上曰朕適思之將有是命極當撤此驛站如有裨于事則士馬勞瘁宜也今事未竟在彼亦無用歸化城兵亦當撤之其與領侍衛大臣議隨議以爲應如
聖諭撤歸化城兵併撤阿爾尼滿丕
上曰歸化城有費揚古其右衛兵亦多果有消息自京而往甚近其耶坦等兵亦著撤回

癸酉尚書班第等奏報招徠根敦帶青班第等奏言臣等欽遵
上諭六月初九日遣筆帖式巴扎爾撥什庫丹巴同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使人併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等十人往覓和托揮特根敦帶青所在巴扎爾等回言我等覓根敦帶青至色稜格之英格特布哈地方見之告以諸大臣前去之故彼遂遣其達爾漢諾顏他卜囊與我等同來伊身隨後內徙而來矣臣等即白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所居土喇地方起行至俄爾洪圖喇之白兒齊爾根敦帶青留其行裝於波龍汗波爾哈台地方來請
皇上萬安臣等傳

旨諭之曰噶爾丹甚近爾地慮彼來侵爾其近徙至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阿里雅處遠設哨探倘有舉動爾等同心協力而行於事似有大濟此朕爲爾等慮也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現在土喇遊牧爾等不論居何地朕不汝責兄噶爾丹事平之後喀爾喀通國仍令還故土乎根敦帶青覆奏曰我等爲厄魯特兵間阻

有慨諭
安及後毋欲赴
闕但屬下之人俱各離散所收各處流人盡皆貧
困無人管轄必致散亡故將遲慨之情遣人
兩次自陳至第二次遣寨桑達爾漢諾顏他
布囊始得上達叨蒙
皇恩錫之訓諭今

聖上又格外加恩以無用之人比之人數爲我等深
謀遠慮特遣四大臣宣諭
恩綸不勝懽忭願還我家產卽與諸大臣同覲
聖明請
安謝
恩但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等俱
有牲畜隨水草遊牧我屬下人賴採捕野獸
爲生惟伊魯諸處頗有野獸可以採捕請安
插伊魯等處臣等允其所請將此七百餘戶
連四台吉及千餘弓箭手共三千餘口遷至
伊魯諸處安插將根敦帶青歸併公西卜退
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扎薩克台吉阿
里雅車陵扎卜等令伊等協力防禦遠設哨
探倘有舉動協力而行隨傳令曰俄羅斯國

乃納
貢往來和好之國也爾等不得相犯卽爾等內有
盜賊之事亦當禁之隨率根敦帶青起行宿
於克魯倫之內摩海圖地方適王事布顏圖
賚部文至令速敵尚書班第採賓噶爾丹消
息不時奏報臣等令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
等人員隨力趲進偵探聲息臣等四人內公

職令二等侍衛俄齊爾杜喇克與根敦帶青
偕往諭以奏聞哥根敦帶青到
京請
安
上加恩賜授爲扎薩克多羅貝勒
甲戌將軍傅濟奏請增兵傅濟等疏言臣等
至寧夏視寧夏與賀蘭山相近而邊口甚多

地方甚要臣等携來滿洲蒙古漢軍一千五
百兵倘有馳驅稍似不整西安現有滿洲蒙
古漢軍五千五百名內請調五百兵至寧夏
共爲二千或行或守似可無缺其餘五千兵
亦足以守西安諸處矣
上不許
乙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上書自理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奏曰向者俄齊爾圖汗臨民之
時曾在
上前請安進貢往來自噶爾丹起兵執俄齊爾圖汗
殲其人民臣力未能支不得已率族衆來居
西海數年伏思歸從
聖主大化永得安樂自至賀蘭山以來蒙
皇上恩養十年之間不可勝計既富且安矣丑年臣

來請
聖安進貢蒙
皇上仁恩以前俄齊爾圖汗進貢往來諸凡容
旨使尚書阿爾尼傳諭臣遵奉
皇上綸音銘刻於中至今不忘即如後臣而來之人
饑腹皆飽憂思已息與四十九部同編旗分
佐領乃

聖上以佛菩薩之仁。又欲使臣安樂給之以地而臣
竟不能到者。蓋因畏大兵之威。臣部下紛紜
散走不能禁戢故爾。臣雖奔遁。然不敢仰負
聖上頂戴前
旨而行。兩次遣使。俱不得達。中途遁回。臣在明安
雅馬圖地方。想望
聖旨。忽見將軍馬喇孫提督侍衛阿南達差撥什庫

博爾和對來。臣喜得重生。即見諸大臣陳奏
諸情。自俄齊爾圖汗以來。所蒙仁恩不可悉
數。臣族類困窮已極。不能赴
聖上指授地方。奏請賀蘭山而居。蒙
恩許住。此誠非常
異數也。且又收臣弟博濟離散之妻子人民給之。
使博濟得以完聚。竊念今生何以報答。臣願

往指授之地編為參領佐領。率臣子弟人民
捐軀効死。向者失信
聖上每一念及。常恨欲死。伏乞
皇上鑒而憐之。得
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奏。極是甚為可憫。但達
賴喇嘛。奏請安插於彼屬下西海地方。姑允其
說。現今達賴喇嘛有使人至。俟使至日。彼又云

何。斯時當另有旨也。疏已留中矣。
十月己酉。
賜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根敦帶青扎薩克輔
國公賽音羅卜藏印。理藩院奏。今以喀爾喀根
敦帶青為扎薩克。封為多羅貝勒。賽音羅卜
藏台吉為扎薩克。封為輔國公。伊等乃扎薩
克親王策旺扎卜所屬。根敦帶青應給管喀

爾喀西路中營左翼下軍印。賚音雅卜藏應給管西路中營右翼下軍印。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癸未。將軍孫思克請給馱礮駱駝草料。思克疏言。軍中對陣。破敵無過子母礮。是以臣首捐俸銀助造子母礮五十門。又勸諭臣標下衆官。助造三十門。臣標下共造子母礮。礮子火藥等物甚重。非能任重之牲畜不能隨軍速到。是以又勸諭臣標下營弁與臣同助買駱駝百頭。以備馱用。如有駱駝倒斃者。仍捐助補足。但喂養駱駝草料。無項可援。伏乞於臣等所買駱駝每年給六個月草料。春冬則喂養廐中。夏秋則牧放郊原。以為定例。庶可久遠。

上從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四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五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丙寅。黑龍江將軍薩卜
素請會軍索岳爾濟山。先是
上巡行口外。
諭薩卜素曰。近有厄魯特蠢動聲息。爾可同整兵
預備。設有事進勦。盛京烏喇及爾處兵。可會於
形勝地。相機前進。科爾沁兵亦令隨行。至是薩

卜素奏言。臣前遵
上諭。曾遍歷陰山前後。惟索岳爾濟山高大。頗得形
勢。臣擬派官兵。自
盛京烏喇墨爾根三處。至索岳爾濟山。一一按
地丈量。分記緩急行程。無水之處。掘井以待。
更請部院官各一員。分路丈量。嗣後若索岳
爾濟山之東北枯倫貝爾等處有警。則與臣
駐軍之地相近。即先進兵。烏喇。
盛京兵繼之。若索岳爾濟山之西烏爾惠等處
有警。則與
盛京相近。即先進兵。烏喇及臣處兵繼之。總期
會於索岳爾濟山以進。奏至。
上從之。尋
遣兵部員外郎常岱。理藩院員外郎特古忒鐵圖。

往同丈量。鐵圖自
盛京丈至索岳爾濟山。共計一千四百五里。置
急程二十五站。緩程三十九站。常岱自墨爾
根丈至索岳爾濟山。共計一千一百七十七
里。置急程二十站。緩程三十一站。特古忒自
吉林烏喇丈至索岳爾濟山。共計一千六百
五十里。置急程二十九站。緩程四十八站。

丙戌。

命都統諾穆圖從征。先是總統預備之漢軍火器營。已派都統耶化麟。至是都統諾穆圖以情願從軍効力請。

上命耶化麟停其預備出征。著派諾穆圖前往。

二月丁酉。

命八旗兵增置馬匹。

上諭議政諸大臣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等曰。朕觀京城八旗兵卒。俱已熟練。器械亦稱整齊。倘有舉動。惟馬匹少缺。故前命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喂養。但軍行以馬為重。今可令衆兵一槩置馬一匹。春冬則全給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青。留一半拴喂。至九月驅回。照常拴喂。此所置馬匹。令兵丁各自小心飼養。其前鋒之馬。交前鋒統領參領侍衛及前鋒校。其上三旗親隨護軍之馬。交領侍衛內大臣及親隨護軍校。其下五旗親隨護軍之馬。交長史司儀長及親隨護軍校。其護軍之馬。交護軍統領護軍參領及護軍校。其滿洲烏鎗護軍之馬。交管烏鎗大臣護軍參領及護軍校。其鎗礮撥什庫驍騎之馬。交管鎗礮大

臣參領散騎尉及驍騎校。其漢軍火器營撥什庫驍騎之馬。交管火器營大臣協領參領操練尉及操練校。其驍騎之馬。交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及撥什庫。其傳宣之馬。則交傳宣總管及傳宣校等。嚴行稽察。設有怠玩從事。以致馬匹羸瘦遲悞公用者。則將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參領協領以下。撥什庫以上。以及馬主。

俱照軍法治罪俟噶爾丹事畢之日仍照常交
馬一半可通行曉諭
臣謹按行師之道有陸戰有水戰水用舟
師陸則騎卒理所必然若出邊行討騎兵
尤要敵在險遠千里趨利者騎兵之力也
兩軍相當衝堅陷陣者騎兵之威也敵人
潰敗追奔逐北者騎兵之捷也是馬爲軍

中急需不可不預爲之備矣我
皇上神謨廟算動出機先念禁旅畜馬有數恐大衆
取用未敷故發帑金以資購買分入旗以
增維縶給月餉以充飼秣又慮厮養之怠
玩責令該管官員不時嚴察後三路進勦
人皆策肥深入絶域大創敵寇皆
睿慮深遠洞晰軍機預使廣備馬匹之所致也詩

日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
功其斯之謂與
乙卯
勅諭噶爾丹時噶爾丹遣使人他西蘭和卓隨
安入貢以疏至其略曰
洪仁皇帝勅諭賜物奉到之時不勝懽忭文內深意
雖不盡曉奉有是則加恩非亦曲宥之

旨始敢以後先情事歷爲上陳使臣馬廸被害之
事不獲詳知難於答奏扎木巴爾藏布庫圖
克圖於
勅旨未到前早已逝去所云約與會盟之事未便
擅定俟
命下再行奏聞欲遣丹津俄木布丹濟喇往覲所
需貲力多則倉卒難辦少則爲路甚遙是以

喇嘛上奏。回子所行之事。實不知情。伏念
洪仁皇帝。恩養四十九旗蒙古。及四厄魯特。不啻赤
子。是以咸享安樂。奈折卜尊丹巴及土謝圖
汗二人。背
洪仁皇帝之旨。褻宗喀巴之位。與達賴喇嘛之教。以
致諸蒙古盡皆敗壞。若得如前措置。請將喀
爾喀七旗。發回故土。折卜尊丹巴及土謝圖

汗二人。仍照前三言內定一言之奏。雖自戊
辰以後。烏闌布通未戰以前。歷有
明諭。總祈
洪仁皇帝曲加恩宥。一如當濟隆庫圖克圖之前。與
內大臣等定議之言。加惠是望。奏上。更賜
勅諭。
勅曰。去歲諭爾勅內。諸凡開示甚晰。朕俯念中外。

咸在懷抱。爾厄魯特與喀爾喀。讐殺相尋。日無
寧息。心實傷之。且思爾等皆職貢之國。朕一概
秉公。並無偏庇。後喀爾喀窮迫來歸。朕遂收撫。
以全其生命。此亦朕矜恤羣生之至意也。爾噶
爾丹不遵朕言。亦自失其生理而已。於我四十
九旗蒙古。何敢壞之有。今爾縱兵害使臣馬迪
之人。不正法請罪。乃悖棄誓言。翻索喀爾喀定

議已結之案。且藉口已歿之吳丹。及敗壞達賴
喇嘛道法之濟隆庫圖克圖。奉朕前諭。偽為不
知。巧飾詐奏。是爾違朕之旨。迷惑回子之教。壞
宗喀巴與達賴喇嘛之法明甚。朕是以遣回爾
使。不令進邊。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爾
永勿上疏遣使貿易。故諭此。
勅即交噶爾丹來使齎往。

四月庚子。

命撤諭達賴喇嘛及諦巴。特達賴喇嘛遣使朱爾

摩隆堪布。諦巴遣使得木伯兒囊蘇。賚奏曰。

自

聖上為護法之主。使道法歸一以來。我等悉為遵行。

遂蒙

睿鑒。錫以

金冊印

敕。不勝歡忭。凡所陳詞。皆在使口。朱爾摩隆堪布

等遂達賴喇嘛諦巴奏請之語曰。請勿革噶

爾丹策旺喇卜灘汗號。仍使存留。且加

敕印恩賜。則於道法似為善舉。近遵

皇帝諭和之旨。特遣賴樗堪布。達爾漢溫布。前赴噶

爾丹策旺喇卜灘所矣。其西海等處。向未嘗

遵

聖上之旨。即其一帶厄魯特亦皆不敢獲罪於

皇帝。請將彼地方所置戍兵。降

旨撤回。庶衆生安寧。大為有益。據此奏

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控治外藩。不宜姑息。亦不

可不俯順其意。諦巴者。乃外藩人也。何敢奏請

撤我朝戍兵。此特為噶爾丹計耳。茲正宜直發

其隱。明言爾欲我罷戍。非倖噶爾丹得蘇。使乘

間來援乎我之守戍。乃以噶爾丹闌入吾土之

故。向者噶爾丹敢於我軍。已將就擒。因爾之濟

隆庫圖克圖來言噶爾丹乞降。始得亾命。今噶

爾丹口中。仍言索喀爾喀未已。則我朝既不當

罷戍。亦且當備師。如噶爾丹來。即行剿滅。倘悔

過乞降，亦無有不撫之之理，爾等可會同理藩
院侍郎滿丕，備檄曉諭達賴喇嘛及諦巴知之。
議曰。

皇上統馭宇內，仁覆萬邦，凡有外國之人誠心歸順
者，必加恩養，畀以生全。如喀爾喀土謝圖汗
等窮迫來歸，即存其汗號，使各得其所而撫
綏之。亦噶爾丹之所灼見者也。設噶爾丹亦
顧請歸誠，無不與喀爾喀一體眷顧之理。至
策旺喇卜灘敬慎職貢，歷有年所。今彼並未
嘗陳奏乞仍存其汗號，則達賴喇嘛諦巴之
奏，可無庸議。應俟噶爾丹、策旺喇卜灘奏請
之日再議。至曩者噶爾丹借追襲喀爾喀爲
名，率兵闖入我邊，劫掠烏朱穆秦之地，濟隆
庫圖克圖身在軍中，知而不阻，竟自深入。始

出師問故，噶爾丹復拒戰於烏闌布通。及其
大敗，正當立行勦滅，而濟隆庫圖克圖與噶
爾丹比誘稱講和，往返數次，依違論說之間，
噶爾丹乘夜奔竄，始得出邊。其時諸王大臣
奏言：當乘噶爾丹大敗窘迫之際，悉發各處
所備之兵，一路窮追勦殺，一路至土喇鄂爾
渾等處，遮噶爾丹之歸途而盡殄之。
皇上不忍盡誅，念及噶爾丹素修職貢，諭止各路追
兵。噶爾丹膽落於我兵之追，惶迫已極，乃以
誓書來，請畀乞命。
皇上復棄其舊惡，念切好生，遂
命諸將撤軍，噶爾丹當悔過改行，感
皇上不追不殺之恩，恭順而行。今反背棄誓言，擾宗
喀巴之法，入回子之教，恃其巢穴窵遠，仍恃

惡不悛侵擾喀爾喀。是以令各處秣馬。沿邊
備兵。此特為噶爾丹稍有蠢動。立調勦除之
戍卒。並非為防西海台吉等而設者也。噶爾
丹乃奸宄莫測之人。目今力薄難支。故爾遠
伏。倘彼勢少張。又復生事悖亂。彰彰明甚。其
達賴喇嘛諦巴奏請撤回西海等處戍兵之
事。亦無庸議。應將此曉諭達賴喇嘛及諦巴

知之。奏入。
上從之。隨將此情節。備文交來使朱爾摩陸堪布得
木伯兒囊蘇齎往。
癸卯。喀爾喀台吉車陳吳爾占以噶爾丹情
形來報。車陳吳爾占報稱。我舊屬特古斯者。
前被厄魯特擄去。今自厄魯特處逃出。投我
而告曰。去年噶爾丹居於孔圭濟達渾。耕於

烏闌昆。收獲者各半。其屬下箭手約千餘人。
稍有駝馬。絕無牛羊。目今掘土中所產物以
食。杜噶爾阿喇卜灘居於察罕色渾。耕於扎
巴罕哈薩克圖。亦收成一半。其生計較噶爾
丹稍勝。策旺喇卜灘尚不與噶爾丹通使。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仍在噶爾丹處。並無舉
動聲息。去歲八月間。聞京師發兵往赴根敦

帶青。彼以為率根敦帶青來討。故集兵為備。
置哨偵探。迨後杳無聲信。始撤回哨卒。理藩
院隨據奏
聞。
甲辰。
遣使齎
勅往諭班禪庫圖克圖。時

上以班禪庫圖克圖為高行僧。欲識其面。
特遣內齋陀音庫圖克圖監察御史鍾申保等賫
勅往召之。
勅曰。庫圖克圖爾克闡揚佛教。普濟羣生。朕與爾
心同一體。曩者
皇考。召達賴喇嘛來中國以後。佛教大興。道法歸一。朕
與庫圖克圖。雖每歲遣使不絕。在朕之意必欲

與庫圖克圖一見。是以遣使前往。
己未。
命達賴喇嘛及諸扎薩克之往來使人各給符驗。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關外藩扎薩克人等。或有
私隨我朝遣赴達賴喇嘛處之使臣而去者。或
有同達賴喇嘛使人前來。不返故土。竟自存留
於歸化城各扎薩克處者。噶爾丹乃狡詐之人。
其各處安置奸細。偵探聲息之事。顯然敗露。猶
自不服。巧飾上奏。或令其屬下喇嘛。潛隨達賴
喇嘛之使人前來。偵探反間。敗好作亂。亦未可
定。宜嚴行禁止。爾等可會同理藩院大臣集議。
議曰。嗣後達賴喇嘛等所遣之人。俱令其給
與印文符驗。有符驗者。始准各扎薩克等容
留。其各扎薩克有遣赴達賴喇嘛之人。亦令

其報部登記。給以印文符驗。方許其照常發
往。如此。則噶爾丹之人。不得詭稱達賴喇嘛
之使矣。應將此傳諭達賴喇嘛及歸化城各
扎薩克等知之。奏入。
上從之。
六月甲午。
命喀爾喀貝勒根敦帶青偵報噶爾丹聲息。時根

敦帶青遣人偵得噶爾丹行裝已至扎布堪
河阿喇卜灘行裝已至敖拉海報至
上諭理藩院曰據報噶爾丹已至扎布堪河爾院可
即檄知根敦帶青令遣行偵探不時飛報其喀
爾喀諸扎薩克汛哨之處著各遣其都統副都
統嚴加稽察設有聲息一以報部一以報歸化
城將軍費揚古處今所報雖無實據亦應行文

與歸化城黑龍江兩將軍知之再檄知喀爾喀
諸扎薩克凡根敦帶青經行之地事過緊要即
以馬匹支應毋悞
命副都統阿南達赴甘州會將軍提督等相機邀
擊噶爾丹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聞噶爾丹將從嘉峪關外
過哈密之南濟昆都倫及額濟內河往投達賴

喇嘛應遣幹員赴彼偵探若果噶爾丹於此取
道此機斷不可失應即行勦滅著副都統阿南
達作速前往會同將軍博濟孫思克提督李林
隆等公議確探擇便以行李林隆可選標兵一
二百名速往甘州商酌行事兵部即檄將軍提
督等知之
庚戌

命副都統扎喇克圖等預備出征兵部奏言所派
預備出征之副都統尼爾達已授爲右衛護
軍統領右翼火器營副都統科爾封已調補
右衛左翼礮營副都統馮國相已調補右衛
右翼礮營副都統王毓秀病故伊等員缺恭
請
欽簡得

古。以正紅旗副都統扎喇克圖。鑲藍旗副都統宗
室巴賽。正藍旗副都統喻維邦。正黃旗副都統
張所知派出預備從軍。

七月庚午。

諭侍郎滿丕。乘驛赴將軍費揚古軍前。

上諭滿丕曰。爾可乘驛速赴將軍費揚古處。率滿洲
官兵。駐劄歸化城北形勝之地。倘有警。同費揚

古相機行事。

壬午。

申諭噶爾丹。仍來會閱。時噶爾丹遣使格壘桑布
拉特和卓等賫奏前來。疏曰。使臣馬廸之故。
前經屢次奏覆。總之不善措詞。致獲罪愆。無
復更新另奏之處。至於會盟。非不願也。竊以
為難自此地定奪。奏聞

洪仁皇帝君遣丹濟喇丹津俄木布往覲。固所願也。
但朝夕不給。是以無策。至折卜尊丹巴庫圖
克圖土謝圖汗。七旗喀爾喀之事。前經奏請。
今乞准行。奧丹身雖已故。然其存日。曾與濟
隆庫圖克圖當面議定。乞如議行。行商回子
使人。向來常往請安。我是以使之前往貿易。
又達賴喇嘛之事。漸次興隆。使四十九旗蒙
古。四厄魯特各在其地。同享安樂。乞照前行。

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據噶爾丹使人格壘桑等
之言。噶爾丹今歲未嘗耕種。馬匹烙印。收集
獵戶。統之以遊牧於塔米兒之地。意欲掠取
根敦帶青。順克魯倫下流。經車陳汗。科爾沁
之西以試之。此言雖不足深信。而亦不可竟

以爲虛。刻下卽發大兵。恐噶爾丹聞風逃遁。則我兵徒勞。若竟不爲備。而噶爾丹遁近內地。則我兵一時不能猝至。亦未可定。應檄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加意哨探以備。至歸化城將軍費揚古軍前。已有侍郎滿丕。恭奉
訓旨前往。應著費揚古同滿丕。相機行事。目下遣尚書班第。探聽聲息。俟班第到後。令根敦帶青等。入內遊牧。卽著根敦帶青等。使其屬人。遠設汛哨。偵信奏報。噶爾丹使人梅寨桑有留住此地之請。但梅寨桑留住此地。恐其竊聽妄行。應仍遣歸。侍郎滿丕。曾以梅寨桑等歸去。如不給餱糧。必至窘乏具奏。業蒙
俞旨。准其給與。今應遵
旨加

恩。給與餱糧。前屢頒
勅文。曉諭噶爾丹。已極明晰。今伊仍故作不知。朦混陳奏。應不必降
勅。將原疏發回。奏上。得
旨。著仍撰勅文。來使賫回。餘如所議。其
勅曰。今春諭爾勅書。甚爲明顯。茲覽爾奏。仍以不曉文義。巧爲飾說。是爾故違朕旨也。且爾歷來陳奏。皆云行達賴喇嘛之教。今春遣爾使歸後。達賴喇嘛及諦巴有疏。以寬爾罪。仍留汗號致請。且云遵皇帝諭和之旨。特遣賴楞堪卜達爾漢溫卜。前赴爾處等語。今爾來使梅寨桑等言爾遊牧於塔米兒之地。東向以行。爾之所爲。必欲異於達賴喇嘛諦巴之言者。是爲遵其教乎。是爲不遵乎。以此觀之。爾口雖云不悖達賴喇

嘛之教。而竟不遵行明矣。今爾既東向近來。應仍會閱。庶於事有定。不然。縱復遣官布告。終屬無成。其奏請會閱。可令丹濟喇丹津俄木布二人賫來。倘執故見。不遵朕言。嗣後爾永勿上疏通使。故諭。

乙酉。

命京城盛京等兵。速備調遣。時將軍伯費揚古報稱。臣向遣土默特衮領塞冷特爾。至塔米兒等處哨探。七月二十日薄暮。塞冷特爾歸告曰。職等行三十一日。至塔米兒以內。四十里。所有濟拉馬臺山之南。遇厄魯特二十許人一見職等。即止步發鎗矢。職等亦以鎗矢相持。後厄魯特稍回。職等共有九人。力薄勢寡亦徐徐而退。星夜回歸。據此具奏。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據將軍伯費揚古報稱。所差哨探塞冷特爾至塔米兒以內。所有濟拉馬臺山。遇厄魯特二十許人。互發鎗矢而回。正與梅寨桑所稱噶爾丹來至塔米兒地方之語相符。此不可以不備兵矣。著派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以備倉卒。黑龍江兵著將軍薩卜素酌撥預備。前曾諭薩卜素先來。今應差人迎往。諭止其來。使歸去預備。盛京人員乏糧。倘有兵興之事。著以盛京倉糧。計日支給。京城派出之兵。亦著預備整齊。如噶爾丹不向前來。只在土喇左近竊伏。或發大兵。今冬進勦。或肥秣馬匹。來春往征。爾等公同詳議以聞。僉議備兵甚要。

諭旨已極周詳。當欽遵而行。今我兵不必趨赴土喇。但俟噶爾丹逼近前來。則合衆往征。一舉

殄滅。倘噶爾丹竟逡巡不進。只竊踞土喇。應
俟得有實信。當作何行事。再奏請
旨。奏入。
上從之。
命遣官分購外藩馬匹。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馬匹所繫甚重。應於四十
九旗分行購買。歸化城著買一千匹。六鄂爾多

斯十科爾沁著各買二千匹。其餘各旗馬數作
何分購。爾等酌量議定。委官前往。會同各王台
吉等遵諭以行。議曰。四十九旗蒙古。出馬多寡
不等。所買之數。不能畫一。應酌量限定。分為
十路。以便遣行。科爾沁鄂爾多斯所買馬數
既多。部復遵處應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
津五旗為一路。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班第五

旗為一路。鄂爾多斯六旗。分為二路。歸化城
自為一路。凡五路。每路委部院官二員。或蒙
古護軍參領或驍騎參領或侍衛派一員同
往。再將兩喀喇沁及土默特貝勒厄爾德穆
圖旗下為一路。買馬六百匹。土默特貝子喇
思查普旗下及敖漢奈曼為一路。買馬五百
四十匹。兩翁牛特阿祿科爾沁兩扎魯特為

一路。買馬四百六十匹。兩阿霸垓兩阿霸哈
納爾為一路。買馬五百匹。兩蘇尼特四子部
落及喀爾喀之達爾漢親王諾內為一路。買
馬三百一十匹。凡五路。每路委部院官一員。
或蒙古護軍參領或驍騎參領或侍衛派一
員同往。其餘旗分馬匹本少。可無容購。遣去
十路官員。約計馬值。於戶部支領。往會同該

王貝勒貝子公協理旗務台吉他布囊等不
分佐領但於有馬處購之所購馬匹即令各
旗酌派官兵會同差往之員護送前來議入
上命喀爾喀車臣汗所屬旗分亦著遣官前去購馬
二千匹餘如所議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五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六

八月庚寅朔喀爾喀台吉哈瑪爾帶青等告
請効力哨探副都統阿南達奏言臣來寧夏
有喀爾喀四等台吉哈瑪爾帶青等要於路
而告曰聞遣厄魯特之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之人坐哨我等雖屬庸劣願與伊偕往邊哨
倘可自効當竭力報稱奏至
上許之

己亥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噶爾丹使人梅寨
桑等起行費揚古奏言侍郎滿丕欽奉
上諭於是月初七日到喀倫召噶爾丹使人梅寨桑
等至授以
勅書梅寨桑等跪而受之隨以土默特之都統副
都統及諸官員願助羊四十隻賞給之梅寨

桑等率其下人叩頭謝
恩於初八日親視其起行謹具奏
聞。
辛丑。
命暫留噶爾丹使人回子塔什蘭和卓等於邊內。
將軍博濟奏言。臣欽奉
上諭。備兵邊塞。以扼噶爾丹經行之地。因思邊外有

水草要地。不可不豫爲據守。乃遣肅州總兵
官潘育龍。率精兵二千。駐防三岔河。隨據報
稱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和卓等五百許
人過我汛哨而來。擒解軍前。據塔什蘭和卓
言我等被逐。自喀倫博羅鄂博行至烏蘭厄
爾幾。遇噶爾丹使人栴纛桑等彼選擇馬畜
賚

皇上勅書。赴噶爾丹處。我輩因馬畜不堪。不能同行。
是以留此。合計妻子約五百許口。我等向沐
聖主洪恩。得以生全。不知噶爾丹作何陳奏。將我等
逐出。今在生死之間。所以范范奔走。臣竊思
西寧等處。亦係內地。不便使若輩貿易。即應
遣回。但目下正在防禦噶爾丹之來。又不便
遣之迎往。請將此回子等發兵督役。押至肅

州邊內。暫行拘留。俟青草枯後。遣人將昆都
倫及厄濟內河以內。邊城以外。凡有草處。盡
行燒荒。所備綠旗官兵。各回本汛。後再將此
回子撥官兵押護。從彼來路逐回。疏至。
上從之。
丙午。調兵備噶爾丹。先是京城預備大兵。已
派爲三隊。第一隊。都統公宗室蘇努都統李

正宗諾穆圖前鋒統領碩鼐護軍統領蘇赫
副都統張所知孫徵灝扎喇克圖納泰翁維
邦宗室巴賽張朝午前鋒及八旗滿洲漢軍
礮烏鎗俱往每佐領下護軍一名上三旗包
衣護軍六十名第二隊都統阿什坦噶爾馬
副都統摩爾渾碩岱護軍各二名第三隊都
統胡巴伊勒愼副都統泰布龍什庫護軍各

二名至是
上巡視口外
諭內大臣明珠等曰聞噶爾丹有順克魯倫而來
之信京城所派預備兵三隊應令作速起行第
一隊著於是月二十四日啓行所派諸王及兩
班侍衛與俱二三隊行期各間一日盛京預備
兵二千寧古塔預備兵一千著赴期會集於烏

爾惠之地再檄知黑龍江將軍薩卜素令遠行
偵探倘噶爾丹侵犯車陳汗地方遄酌量行事
設有來前聲息即躡其尾以進薩卜素有用烏
喇兵處可率之去不用仍著在會盛京兵盛京
烏喇二處令副都統齊蘭布往諭之科爾沁兵
著派二千名來會於烏爾惠地土默特貝勒額
爾德穆圖令速回將伊所屬并貝子喇思査普

旗兵酌量派出亦往與盛京兵會遣理藩院官
一員赴敖漢奈曼亦將兵酌派帶至巴林台吉
阿喇卜坦處京城預備兵令勿裹糧輕身前來
支領坡賴村米此處大臣侍衛官員等所有駱
駝令在運坡賴村米給放在此兵卒前鋒參領
尋色著署左翼前鋒統領其前鋒參領可於新
滿洲內遴選署之再著古北口總兵官何應元石

匣副將馬進良。於兩處官員內。將人材健壯。兼有馬匹者。約選二十員帶來。其前來官員。著各携軍器鳥鎗以至。速檄知之。

丁未。

命減預備兵數。

上諭議政大臣曰。預備兵數過多。可減至八千。爾等其集議之。議曰。原派八旗護軍親隨護軍鳥鎗護軍前鋒軍驍騎兵及內府驍騎兵滿洲火器營兵漢軍鳥鎗兵。共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八名。今遵

諭減派。除滿洲漢軍隨礮官兵不減外。每佐領下。止派護軍五名。前鋒一名。鳥鎗護軍一名。八旗滿洲火器營兵四百名。漢軍鳥鎗兵二千名。共兵八千三百八十四名。餘悉減去。其預

備大臣。俱令率兵全來。每旗照所出兵數。派官五員統之。議入。

上從之。復

諭議政大臣曰。現今無甚緊急聲息。頭隊兵行期定於二十六日。二隊兵定於二十八日。三隊兵定於三十日。俱令齊備以待。如有急務。星速往調。來兵三隊。須擇水草善地。牧養馬匹。緩緩前來。

命撤副都統阿南達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聞噶爾丹果有來克魯倫之信。可令副都統阿南達。自甘州回。其兵仍留駐防禦將軍博濟。亦著回寧夏。速檄知之。

己酉。

上容投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方略。時

上獵於木蘭。駐蹕克勒吳拉蘇台。土謝圖親王沙津
來請
安。
上召入行宮。密諭曰。噶爾丹爲人極其狡猾。不得不
迅速撲滅。欲發大兵往征。恐彼聞風遠遁。及至
撤兵。彼又復來擾爾蒙古。是諸部落不得寧居
矣。今畢立克圖獲噶爾丹遺爾書內。既有乞爾

遣人於彼之語。爾可藉此遣人詐噶爾丹云。我
科爾沁十旗俱已附爾矣。爾可前來。我等當從
此地接應。以此說之。誘至近地。於時朕親統大
軍。風馳電擊。彼不及遠遁。斷可滅矣。爾可仍遣
前所差俄齊爾往。遂以
御服龍袍一。銀鼠褂一。
賜之。既而

上遣侍郎西喇。往與土謝圖王沙津。密授俄齊爾詭
噶爾丹之計。觀其起行。其時西喇。即以遣俄齊
爾之故。差人密諭達爾漢親王班第。及諸台吉。
臣謹按噶爾丹性生狡黠。久習戰鬭。見易
則進。知難而退。往來飄忽。蹤跡無常。誠非
可一朝繫頸制命之寇也。曩年噶爾丹逆
謀狂逞。入我烏闌布通之地。領兵諸王大

臣。雖擊却之。而不能殲勦。反遣人語內大
臣蘇爾達。使
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路兵。勿與之戰。是以噶
爾丹奔竄。竟不邀擊。縱之逸去。蘇爾達與
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等。共
商遣阿喇善之人俄齊爾等。使噶爾丹暫
止。而竟不肯少留。倉皇急走。於是衆皆疑

科爾沁以爲已附喀爾丹矣將軍薩卜素
等。亦密奏科爾沁有異心
皇上絕不之疑。旣而喀爾丹。遣土謝圖王沙津賫佐
領畢立克圖得之出首。
皇上睿謨深遠。又隱之不洩。後沙津元旦來朝。
皇上以薩卜素等密奏。及畢立克圖首書。密諭王台
吉前宣示沙津。復

諭之曰。爾科爾沁自
太祖
太宗之時。歸附以來。世世職貢相爲婣親歷有年所。爾
等斷無此意。朕東略無所疑。果有可疑。亦不如
是宣
諭矣。
溫旨下頒沙津及諸台吉。皆叩首奏云。衆皆密奏
旨我科爾沁已附喀爾丹。而畢立克圖交
密首喀爾丹遺我之書。蒙
皇上略不疑我。反明白宣
諭臣等亦復何言。但效死以報
高厚之恩而已。其意旣誠。
皇上仍俟時而動。未幾獲敵人情形實跡。見有可乘
之機。遂密授沙津。誘致喀爾丹之計。沙津

感戴
聖上仁恕不疑。祗遵
諭旨。仍遣使齊爾。往與喀爾丹約。喀爾丹果來近
地。大爲我師所敗。隨抵滅亡。由是觀之。自
喀爾丹烏蘭布通逸去之後
皇上時廑於懷。早夜籌所以圖喀爾丹之策。至獲喀
爾丹遺沙津等書。乃因其計而用之。引之

前來深勞

睿慮。始得奏凱。

聖德神功。誠邁於古帝王之上矣。

庚戌。尚書班第奏報噶爾丹情形。班第奏言。

臣遣喀爾喀貝勒汪扎爾部下兵孟索和等四人。於本月初三日。賚文往送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及納木扎爾陀音扎薩克台吉阿里雅貝勒根敦帶青。十三日。孟索和等還言我等於初七日。至台吉阿里雅處。阿里雅等聞噶爾丹聲息。皆會集一處。現居俄儀額奇河。根敦帶青居烏蘭阿拉兒地方。我等於初八日。自阿里雅處起行。至巴爾泰罕地方。遇厄魯特兵前來追逐。我等奔出。立於高阜處。遠望。見厄魯特兵。沿克魯倫河屯劄蹤跡甚

衆。我等向內來時。視其行蹤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等已往陰山之北而去。見噶爾丹兩枝兵隨後往追之。謹具狀以

聞。

增發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曰。前因備兵過多。曾經減退。朕今思之。仍宜備兵一隊。此所備者。於前減護軍三名親隨護軍一名。再增每佐領下護軍各一名。鳥鎗驍騎一千二百名。鳥鎗護軍四百名。按鳥鎗驍騎之數。派夸蘭大。及章京統之。其增發之護軍。俱派實授參領統之。至諸王不必隨現來之兵而來。可於後隊兵內。一同預備。至入旗察哈爾地方。所有牧羣內。現在可用之騸馬二千餘匹。着交都統將各旗馬匹調取交部。分給八旗

現備之兵。以克捻養馬額。至都統胡巴伊勒慎
諾穆圖護軍統領蘇赫。副都統龍什巴張所知
目下不必前來。亦着於後隊兵預備。此軍未出
之前。朕當到京。其增發之大臣。俟朕進京另奏。
辛亥。
命護軍統領鄂克濟哈。副都統扎喇克圖巡行邊
隘。

遣使賚
敕往諭噶爾丹。時噶爾丹。劫掠喀爾喀。漸入內地。
上特使阿爾必特祜賚
敕往諭之。
敕曰。尚書班第。於八月二十二日。奏報爾擁兵來
西卜退哈灘巴圖爾及納木扎爾陀音等所居
近地。肆行掠害。前爾自烏闌布通敗竄時。於內

大臣吳丹。前跪禮威靈佛像。誓不再侵中華皇
帝之喀爾喀與衆生靈。爾之印文誓書。昭昭具
在也。且爾每有奏疏。自謂遵行達賴喇嘛之教。
廼於朕與達賴喇嘛議結之事。屢生釁端。茂棄
誓言。是爾於其教。名爲遵奉。實則悖違。朕前已
有旨。詳悉示爾。茲無他諭。但爾今之來。必有其
意。應備奏陳。朕自有裁奪。此兵果爾親帥與否。

差五品官阿爾必忒祜。前往確詢。故諭。
癸丑。將軍伯費揚古奏請率兵相機行事。費
揚古奏言。尚書班第移文內稱。探得西卜退
哈灘巴圖爾等。已在陰山之北而去。噶爾丹
率兵尾進。先是臣因未獲噶爾丹確信。請察
馬哈地方。乃東西通衢。故統大兵駐此。今閱
班第來文。則偏在歸化城之東北。是以臣等

公商。一面差人令王善巴及喀爾喀諸扎薩
克移入哨內。一面將右衛兵交副都統党愛。
使守歸化城。臣親率大兵。往四子部落蘇尼
特等處駐劄相機行事。奏至。
上從之。

九月戊辰。副都統齊蘭布。奏發
盛京官兵。先是

上諭副都統齊蘭布侍衛臘八什曰。盛京年來歲歉。
恐軍士難以征行。朕甚念之。爾等前往可會同
彼處將軍副都統。詢明軍衆。令其出征。官弁可
給糧兩月。併給來歲一年俸餉。至是齊蘭布等
奏言。臣等至
盛京宣
旨。其軍士皆以歲値游饑。屢蒙

聖鑒。
賜銀發粟。咸俾更生。願得竭力軍前。以仰答
皇上愛養至意。羣跪陳請。於是官兵各與兩月糧及
來歲一年俸餉。辦裝畢。於九月初六日。將軍
綽克托副都統穆泰率之起行。具狀以
聞。

己巳。

諭各路還師秣馬。時將軍伯費揚古奏言。坐臺員
外郎博洛叩報稱。八月二十九日暮。有昆都
倫博碩克圖王所差探聽噶爾丹聲息人還
言我等於是月二十一日。至克魯倫河源。巴
顏烏闌處視之。並不見西卜退哈灘巴圖爾
等遊牧處所。地方皆已踐蹋。取視牛矢猶然
濕潤。因思伊等必被噶爾丹劫掠未久。隨行

前進至拖諾。立山岡遠望。有大隊蔽地而來。並無旗幟。我等匿身山坳。見頭隊輜重。於薄暮時。抵拖諾河屯劄。首尾絡繹不絕。直至夜半。始安營畢。踰河而駐者。殆三十里。營內巡警之人。皆歌笑巡行。聞彼歌聲。乃知為厄魯特。翼日。我等欲審厄魯特所向。潛於山中遠坳。見頭隊輜重。黎明動身。驅牲畜度拖諾嶺。

其尾隊至日昃後方度畢。羊少而駝馬甚蕃。皆沿土喇河順流西去。探其去向。有趨庫黑納塔爾納之狀。大約人馬行蹤二萬有餘。俟噶爾丹兵過畢。我等始歸。謹具奏

聞。

上諭議政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將軍費揚古報稱。噶爾丹將喀爾喀西卜退哈攤巴圖爾及納木扎爾陀音等恣行劫掠。即竄往土喇河順流而下。西向庫黑納塔爾納以去。以此探之。彼實無意內來。京城所發大兵。可暫還秣馬以待。更行文諭盛京烏喇黑龍江將軍及科爾沁等諸扎薩克。其預備兵且止。仍檄知將軍費揚古。彼所領兵眾。亦權同本汛將馬匹加意喂養。若放喀爾喀等入喀倫內遊牧。恐有互相竊奪之事。可

檄尚書班第。令彼在喀倫外附近處暫居。

壬午。

命八旗武職大臣官員各陳所見。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噶爾丹侵擾外藩。去來無定。備師剿寇。其當熟籌。著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凡都統以下。阿達哈哈番參領以上各官。於各旗聚議。噶爾丹若何剿除。我兵若何設備。議定。

由本旗陳奏。苟言有可採。朕即允行。爾等其通
諭知。
甲申。
命發四十九旗蒙古及喀爾喀兵。聯屯於正藍旗
察哈爾界上。至喀爾喀河。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着於四十九旗蒙古。每佐
領挑選三四名。令本佐領中每人各給馬三匹。

及甲冑弓矢全副。每月人給銀一兩。又喀爾
喀兵亦選二千名。俱照此例爲之。遣我內地章
京操練。聯屯於正藍旗察哈爾界上。以至喀爾
喀河。倘有舉動。該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有願効
力者。即率此軍而行。則於事大有裨益。俟噶爾
丹事畢之時。令是軍各歸本旗。當於今冬定議。
至來春草青時行之。爾等其會同議政大臣議。

議曰。噶爾丹刼掠喀爾喀之納木扎爾陀音。
西卜退哈灘巴圖爾。則挑選蒙古兵預備。甚
屬緊要。宜欽遵
上諭而行。今請於四十九旗每佐領。或精壯甲丁。或
附丁。以五名筭共挑選六千六百名。至喀爾
喀衆扎薩克亦應挑選二千名。差大臣同該
扎薩克公開挑選。所選兵或缺。有子弟精壯

者補之。子弟孱弱。自該佐領挑選補之。爾佐
領十人內。委署十長一員。令所選兵自正藍
旗察哈爾界上。至喀爾喀河。隨宜結隊屯劄。
其屯是軍也。不可不就水草佳處。其相水草
也。亦應差大臣往視。俟相地歸。將所屯幾處。
以幾旗爲一隊。編列進呈
御覽。至來年草青時。各就所指之地屯劄。此所屯四

十九旗兵。原有甲冑俱自本佐領內奏給。每
人馬三匹。喀爾喀之兵。原無甲冑旗幟。應令
工部照數製造。驛遞解往。至給此衆扎薩克
兵之弓矢。應令京城大小各官助給。此所屯
兵。每月人給餉銀一兩。所給銀自戶部解往。
所屯兵。不可不操練。應各處挑選參領一員。
散騎校二員護軍校。驍騎校二員進往。管領
操練。應擬各章京職名。著該部奏點。此所點
章京。六個月一更換。如此軍有出行之事。著
該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有願効力者。各率屬
下所備兵而行。俟噶爾丹事畢之時。是軍各
歸本旗。至總統是軍而行之大臣。臨時該部
請
旨。其往視水草。往選兵丁。應差之大臣名銜。該部

開列。引見
欽點奏入。
上從之。尋理藩院以往視屯地及往選屯兵之大臣
入奏。
上曰。倘有與蒙古諸王共商之處。姑停之。俟來年正
月開印後具奏。亦無所悞也。後以三路大兵進
發。遂寢其事。
十月壬辰。
命議中西二路進勦事宜。
上諭議政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二十九年。噶爾丹
大敗逃竄。懼我軍窮追。誓不復犯我朝降人喀
爾喀。近者背棄前誓。肆掠納木扎爾陀音以去。
彼既食言。在我亦當商確舉事。可派西安寧夏
滿漢兵。從西路進。京師兵。從中路進。派出之兵。

乘雪而行。到彼時。塞草青發。可以前進。其官兵作何議派。師行糧食。宜覩攜幾月。隨運幾月。隨運之米。或車載。或駝負。所需騾駝車輛幾何。及厮役之名數口糧。一併核算。其集議之。議曰。派發京師官兵。前鋒八百名。以每旗前鋒參領前鋒侍衛各一員。前鋒校六員率之。親隨護軍每佐領下合一名。護軍每佐領下各一名

以每旗護軍參領三員。每參領下護軍校二員率之。鳥鎗護軍八百名。以每旗護軍參領一員。護軍校七員率之。鳥鎗驍騎四百名。以每旗驍騎參領一員。散騎尉二員。驍騎校四員率之。八旗漢軍火器營兵共二千名。每旗綿甲軍各八十名。以每旗或協領或參領一員操練。尉操練校各五員率之。滿洲礮 每旗

五門。各隨以撥什庫及驍騎三十七名。以每旗散騎尉二員。驍騎校二員率之。漢軍礮每旗十門。沖天礮每翼一門。每旗各派礮手二十一名。綿甲軍十名。撥什庫及驍騎六十名。以驍騎參領各一員。散騎尉各十一員率之再每旗派弓匠二名。傳宣二名。每翼傳宣校一員。其總領官兵大臣。都統。每翼二員。護軍

統領各一員。前鋒統領。兩翼一員。副都統每旗一員。漢軍火器營每翼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漢軍礮都統一員。副都統三員。其察哈爾兵二千。每旗派參領或夾頭領一員。閒散章京及驍騎校各五員。喀喇沁翁牛特兵一千。派章蘭大八員。參領及閒散章京各四十員。

盛京兵二千。烏喇兵一千。派夸蘭大八員。參領
及散騎尉驍騎校。各四十員。其所帶厮役名
數。將軍十人。都統八人。前鋒統領護軍統領
副都統七人。夸蘭大。及參領六人。前鋒侍衛
署參領五人。散騎尉四人。護軍校驍騎校三
人。護軍撥什庫驍騎一人。礮手綿甲軍二人
合一人。共計人口三萬五千四百三十餘。每

口月計米二斗。兩月需米共一萬四千一百
七十四石有奇。如用駝負。計用駱駝九千四
百四十餘。如用蒙古車載。其車數與駱駝同。
若以牛羊代一月行糧。八十人計牛一頭半
月需牛六千六百四十餘。十五人計羊一隻
半月需羊三萬五千四百三十餘。再西路進
兵。誠爲勝筭。應選發西安滿洲兵三千。漢軍

兵一千。綠旗兵六千。派官分領。其官兵人口
幾何。所需五月口糧。作何親攜隨運。應着彼
處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會同確議以
聞。議入。
上從之。復遣刑部尚書圖納。赴陜西。與將軍總督等
會議。
癸巳。

命伯費揚古爲右衛將軍。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右衛地方甚要。將軍責任
甚重。朕再四思維。惟費揚古堪任。是職着授伊
爲右衛將軍。仍兼攝歸化城將軍事務。
己亥。
命喀爾喀等仍於喀倫內遊牧。先是有喀倫內遊
牧之喀爾喀使在喀倫外地方遊牧之

旨。至是侍讀學士伊道奏言。臣往覘探厄魯特聲
息。自克魯倫回至烏朱穆秦。其地名吳爾揮。
見喀爾喀之達賴濟農告曰。蒙
皇上俯鑒喀爾喀。
諭使入喀倫內遊牧。我等即遷來。已至喀倫內兩
三日程之地。今又使我等回至喀倫左側駐
牧。目下雪大。退回路遠。牲口不能到。即勉強

退去。不免遭厄魯特。巴爾虎之害。欲不退回
又恐罹違
旨之罪。欲遣使奏
聞。又路遠不能立達。據此具奏。得
旨。使喀爾喀遊牧者。特憐之欲其生遂也。今大雪
之時。使之退回。反致困苦。著 道爾可與大學士
理藩院速議之。議曰。

皇上使喀爾喀於喀倫內遊牧。原欲令其生遂。特加
矜恤之至意。今於大雪時。遣之退回。則反困
苦矣。請
諭尚書班第。令喀爾喀在喀倫內距扎薩克蒙古
一二日程地方。離空游牧。如有互盜駝馬牛
羊諸畜者。着尚書班第會同該扎薩克審明
立行正法。使之知儆。仍速檄駐劄喀爾喀扎

薩克地方管理盜賊。偵探聲息官員。遵照曉
諭喀爾喀可也。
上從之。
庚子。
命預備官兵。時尚書班第奏言。臣遣人赴克魯倫
等處。偵得噶爾丹在拔格穆爾布爾哈蘇泰
之地。度冬。俟雪後乃行。因真偽未審。復遣員

外郎達賴台吉格根鄉導鄂齊克等。佐以四
十人。往視厄魯特大勢。踵其蹤跡。實探所在
之地。達賴等於十月初六日回稱。至克魯倫
鄂格穆爾布爾哈蘇泰地方。匿身河岸。望見
對河有厄魯特人衆。自多羅武延及巴顏烏
爾黑圖駐劄。約三百戶。駱駝牛馬共千餘頭。
蹂躪敝壞。絕無羊羣。其人出入往來。故未能

悉數。謹據奏
聞。奏至。
上諭議政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噶爾丹情性奸狡。
前已有下雪時行走聲息。今所報與前符。應
飭兵預備。設彼數盡。敢於嚴冬妄進。我大軍可
即行勦滅矣。今每佐領派前鋒一名。親隨護軍
一名。烏鎗護軍二名。護軍五名。烏鎗驍騎一名。

漢軍火器營兵二千。以備所派兵卒。可視人材
矯健者選之。其領兵大臣。着兵部奏請。再宣化
府具有草豆。於京師所畜馬匹內。每佐領派馬
十匹。發往飼養。咸令肥澤。俟大兵行日。每兵給
京師馬三匹。宣化府馬一匹。其宣化府飼養之
事。應差部院大臣一員。及旗下大臣一員。前往
親督。差往大臣。着該部請旨。又時值嚴冬。倘行

進剿。可令派出兵衆。將所備禦寒之羊裘煖帽
諸物。務須溫厚。右衛將軍費揚古處。可令撥知。
其所屬兵衆。亦預備以待。尋以宣化府畜飼馬
匹。派出副都統凱音布。學士博濟前往。
壬寅。
命都統噶爾馬等赴察哈爾左翼駐劄偵探。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都統噶爾馬副都統碩岱

着往駐左翼察哈爾地偵探厄魯特聲息設有
警可傳集左翼察哈爾兵衆以待京師之兵
丙午
有喀爾喀納木扎爾陀音等罪先是遣尚書班第
傳
諭納木扎爾陀音內移納木扎爾陀音等不遵
諭旨潛於克魯倫處遊牧至是被厄魯特大掠且

將噶爾丹所差致書之人不行拘拏縱之使
歸以是納木扎爾陀音及其弟諾爾布額爾
克台吉弟之子襲厄多爾吉族兄之子諾爾
布林陳等至理藩院面縛跪訴服罪請死隨
議奏
聞事下議政大臣議議以納木扎爾陀音等違
諭被掠且私自遣回遣書人大干

國典應正法議入
上從寬宥之
丁未
命詳議征勦噶爾丹事宜
上諭議政大臣公宗室蘇努等曰噶爾丹侵擾邊疆
之事日廑朕懷故凡一切遣使及素所往來之
人不憚詰問以是知其部落不過五六千人我

大兵踴躍爭奮有願戰心而大臣官員逡巡退
縮無意自効但云俟彼來前可與一戰若遠在
克魯倫必待塞草萌達方可前行朕因憶曩日
誘噶爾丹至烏闌布通我軍威甚盛不即爲勦
除致令逸去每一念及心竊恨之匪獨在朕即
下至編伍厮卒亦罔弗怨悔者近覩噶爾丹於
巴顏烏闌屯聚果有乘雪蠢動之意朕欲如前

誘入內地。諒其創痛之餘。不復再至。然彼縱不
敢深入。或潛來邊徼。掠我外藩。亦未可定。聞警
後。始遣大兵。勢不能朝發夕至。我進彼退。我還
彼來。再三若此。凡蒙古諸部。亦大遭其踐躪矣。
是噶爾丹一事。爾諸王大臣。亦當留意。可與八
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
都統等。公同籌畫。作何進止。其詳議之。議曰。

睿照旁燭。誠如所慮。今宜遣發師徒。一舉殄滅。請
將前議宣化府飼養馬匹。俾其發往。每佐領
下。照派出兵數。酌馬四十匹。每匹給銀四兩。
限四十日。速令肥健。馬力一足。即攜兩月糧
赴巴顏烏闌進勦。倘馬力未壯之先。噶爾丹
遠侵邊境。可於諸王及大臣官員自養馬匹
內。選擇可用者。儘給兵衆。責其前進。議上。

上曰。每佐領下馬十匹。着仍發宣化府飼養
命調外藩兵兩路分防噶爾丹。
上諭議政大臣公宗室蘇努等曰。方今冬令。噶爾丹
雖不能親率其妻孥輜重前來。或以遊騎潛掠
喀倫近地。亦未可定。然諒其人無多。我京師大
兵。不便輕於遣發。即遣往。亦未必與彼相值。朕
再四圖維。莫若以蒙古兵應之。爾大臣前以其

兵為不可用。朕默無一語。今視蒙古兵無不可
用者。現今墨爾根濟農沙木巴帶青各備兵一
千。歸化城有將軍費揚古駐劄。西路事柄。應全
付與右翼察哈爾兵。歸化城兵。及四子部落。以
西所有各扎薩克兵。俱令伊酌量徵調。分屯要
害。嚴斥堠。遠偵探。倘噶爾丹掠其附近邊境。費
揚古即率所備兵衆。及墨爾根濟農等兵。立行

進勦其東路派出領効力大臣畀以重權凡左翼察哈爾兵兩蘇尼特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爾兩蒿齊忒兩烏朱穆秦及喀爾喀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貝勒席地西里班朱兒多爾濟並左近所有喀爾喀扎薩克兵亦聽其酌量徵調屯駐要地遠設遊偵倘噶爾丹掠其相近邊境亦即率所備之兵立行進勦其東西二路大臣

凡有機宜互相關白甚於事有濟爾等其即集議議曰

聖謨周至應各祇承除東路大臣另題請外其西路兵衆即檄知將軍費揚古速行徵調倘噶爾丹小隊遊掠可即撲滅若大衆入犯著一面奏報一面調取右衛兵以備議上

上曰所議甚善務費揚古之文交關保賫往爾等蘇努

等以遣往東路大臣恭請

親簡令往會都統噶爾馬副都統碩岱公同徵調諸蒙古兵

上曰兩蘇尼特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爾旗兵著索額圖前往收集鄂克濟哈扎喇克圖現赴喀倫索額圖可借之去喀爾喀土謝圖汗等及兩蒿齊忒兩烏朱穆秦旗兵著明珠偕阿爾尼恩格

森前往收集俱令各駐要地探聽聲息噶爾丹碩岱朕已令於察哈爾左翼駐劄毋庸遣動設有必不可已機務再行調取會同索額圖明珠等以行其理藩院官或別部院官聽所遣大臣酌量題帶伊等茲遣非取其奮勇一試也惟期一應聲息得其眞實耳尚書班第雖現在彼偵探猶恐京師大兵難遽定行止故復有此遣師

之進否。俟伊等報聞定奪。其立馳驛前去。毋緩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六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七

十一月壬戌。

命分兵三路進勦噶爾丹。時將軍伯費揚古奏言。

關保賫兵部文到。臣并傳

上諭。以噶爾丹若在巴顏烏闌度冬徂春。應作何行

事為善。下詢於臣。臣敢不竭吐愚衷。一一陳奏。

竊思大興師衆。宜抵和卜多。傾其巢窟。自是

勝算。但窮荒遼絕。師行似難。今乘其在巴顏

烏闌之地。分軍殄滅。誠計之得者。若俟塞草

青發。我軍始進。則寇馬已肥。雖噶爾丹震懾

天威。不敢犯我顏行。或藉馬力之強。竄逃亦易。今請

右衛兵五千。再增以京師兵五千。此增發之

兵。即於深冬秣馬。咸令肥健。俟青草方萌時。

我軍突至。則噶爾丹馬正羸瘦。似可即行勦

滅不致逋逸。至所集察哈爾兵六百。歸化城
兵八百。四子部落達爾漢親王毛明安三吳
喇忒等兵六百。鄂爾多斯兵一千。俱令裹兩
月糧以進。其大同綠旗官兵五千。宣化府綠
旗官兵三千。俱以鳥鎗從事。再
上所須發子母礮。攻營破壘。大爲有濟。乞
勅下附近省分。協助一二百門。送至軍前備用。奏
至。
旨下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右衛兵。大同宣化綠旗
兵。歸化城及四子部落諸蒙古兵。俱應照將
軍費揚古所請。如數徵派。其請增京師大兵。
可於每佐領預備十名兵內。選撥護軍三名。
鳥鎗驍騎一名。各帶廝役一人。合爲一隊。每
兵給馬四匹。派官分率。恭請

親簡大臣統領。前赴費揚古處。再檄知江南省。速送
子母礮二百門來京。到日酌發西路。議入。
上曰。我大軍進勦噶爾丹。宜分爲三路。東一路仍派
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黑龍江兵交將軍
薩卜素酌量派出。再著科爾沁派兵四千。令定
期會合沿克魯倫進勦。其西一路徵調各處官
兵。總轄於費揚古。由歸化城進勦。至中一路以
京城每佐領下所餘預備兵六名。及火器營兵。
與費揚古所請宣化府綠旗兵。停其發往西路。
皆定爲中路進勦。此三路官兵。俱令裹糧八十
日。中路隨運米石。著諸王大臣官員急公之駝
馬駄負。倘不足。卽動支正項錢糧。僱車裝載。西
路軍糧應隨運幾日。著費揚古明白具奏。再師
行惟馬最要。東光與橋景州三處。戶部現貯有

翁豆牛彔佐領下發馬十四匹照宣化府例交地方
官飼養特遣大臣一員往督之是師於來年何
月何日啟行著費揚古定議以聞尋以東光與
橋冀州三處督飼馬匹派出刑部侍郎陳汝
器前往
甲子
命以右衛所貯子母礮運至歸化城將軍伯費揚

古奏言軍器中子母礮之用甚大蒙發臣軍
子母礮二十四門現貯右衛倘有所用請飭
右衛地方官運至歸化城自歸化城經行之
地即於沿途所過旗分取駱駝爲用同時亦
照此例預備
上從之
乙丑

諭蒙古備兵
上諭理藩院曰歸化城四子部落喀爾喀達爾漢親
王毛明安二吳喇忒六鄂爾多斯十科爾沁其
兵數已經派定應各傳示務厲兵秣馬以待至
其餘旗分雖未派定兵數亦應先期曉諭其軍
器馬匹俱令預加整備以俟徵發爾衙門可遍
行檄知
丙寅
命都統伊勒愼等率增發兵赴西路兵部奏增發

西路每佐領護軍二名鳥鎗驍騎一名請派
大臣率往
上曰著都統伊勒愼護軍統領蘇丹副都統碩岱率
往
命都統齊什出中路軍時中路備征之都統胡巴

病故。此缺開列右翼滿洲蒙古都統職名具
奏。
上命派都統齊什預備。
戊辰。
命製綿甲
上諭兵部曰。近將內造綿甲。試以鳥鎗。不能貫入。是
此甲大有造於軍士也。應令浙江省製造五千。

江南省製造三千。福建省製造二千。山東江西
省各製造一千。倘乏絲綿處。即以紬疋代之。不
必俟齊。隨得隨解。可頒內造綿甲五領。差筆帖
式分送五省。以爲式樣。

授厄魯特降人阿穆呼郎等官。時有厄魯特
阿穆呼郎等四人來降。
旨下議政大臣詢明具奏。議政大臣隨詢阿穆呼
郎等。對以我等係阿喇卜灘台吉屬奴。貧乏
異常。兼隨噶爾丹游牧。不堪勞苦。近聞
聖主之國。太平鞏固。凡爲歸順之人。靡不坐享安樂
故我等四人。自巴顏烏闌逃出。星夜疾走來
歸
聖明。噶爾丹向踞和卜多地方。於本年二月間。挈家
遊牧。直至八月內至克魯倫河源處屯聚。隨

授阿喇卜灘台吉丹濟喇丹津俄木布等兵
三千。渡克魯倫河。掠喀爾喀納木扎爾陀音
及巴爾虎等。沿克魯倫上流而返。噶爾丹順
流來迎。會於巴顏烏闌。遂合家環居其地。作
度冬計。兵有六千。因掠得納木扎爾陀音等
以故牲畜備具。噶爾丹於枯庫得勒蘇一路
俄濼巴爾濟一路。克魯倫下流一路。此三路

毋路遣人三十名。安置汎哨。策旺喇卜灘現
駐厄輪哈必爾哈之地。與噶爾丹仍前不睦。
絕不通使。噶爾丹屬下人衆多有逃往策旺
喇卜灘處者。喀爾喀根敦帶青聞現居七斯
希卜。其餘喀爾喀不獲詳知。再噶爾丹意欲
舉兵內入。因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以路遠
勸止。據此轉奏。

諭曰。可將伊等歸併上三旗。阿穆呼郎等俱授為
六品官。仍給田產衣食等物。加意軫卹。再噶爾
丹屬喬舒格卓里克等來歸。其安置亦如之。
己巳。將軍伯費揚古等奏報率兵駐劄形勝
偵探禦備。費揚古奏言。臣等接理藩院咨稱
奉
上諭。據班第報噶爾丹有欲掠墨爾根濟農之言。可

速檄將軍費揚古尚書班第加意防備。臣等欽
遵僉議。於本月初八日起行。墨爾根濟農等
現居蘇尼特王杜稜旗下毆耳之地。以故寧
夏將軍覺羅舒恕率兵一千五百。往歸化城
北山後厄勒蘇台地方屯劄備禦。臣費揚古
親率兵一千五百。往四子部落旗分向爾察
圖蘇木哈達地方屯劄備禦。副都統阿南達

侍郎滿丕二人。酌率喀爾喀兵。赴阿爾察圖
蘇木哈達以至毆耳地方擇兩間形勝處屯
劄備禦。臣等三處各行偵探。倘有警。臣等公
商行事。奏入。
上從之。
乙亥。以衛徵喇嘛等交通伊拉古克三。執而
囚之。先是副都統阿南達。以喀爾喀王善巴

長史多爾濟有回子告之云伊拉古克三前
世僧徒俱住居河套爾等當防之必有日受
此輩之害奏
聞
上使阿南達將伊拉古克三僧徒內大弟子俱遣至
京交將軍費揚古等再明具奏至是阿南達
解伊拉古克三僧徒衛徵喇嘛其弟孫魯卜

其徒喇克巴格隆海喇圖囊素羅卜臧丹津
丹津厄木齊沙塔兒及家人朱喇圖達爾扎
來費揚古等査厄魯特察罕台吉之回子巴
圖哈什哈所首尼克塔鄂木布喀爾喀扎薩
克一等台吉額爾德尼滾占哈灘巴圖爾旗
下地方伊拉古克三所遣羅卜臧端魯卜及
其弟達爾扎尼爾巴格隆台吉諾爾布之妻

其子老章嘎爾旦齊陸續解到理藩院同三
法司奉
旨會審以羅卜臧端魯卜尼爾巴格隆尼克塔鄂
木布皆伊拉古克三所遣奸細是實伊等不
但為奸細且煽惑蒙古之心應皆凌遲處死
衛徵喇嘛喇克巴格隆海喇圖囊素羅卜臧
丹津朱喇圖達爾扎等不但與伊拉古克三

交通信息又發壇致齋願與伊拉古克三完
聚意欲迎噶爾丹之兵而降應將伊等立斬
其財產俱入官丹津厄木齊及羅卜臧端魯
卜之弟達爾扎俱病故無庸議奸細羅卜臧
端魯卜征衛徵喇嘛家採信時有孫魯卜沙
塔爾在坐知情是實應將伊等枷號兩個月
鞭一百諾爾布之妻收逃叛人伊拉古克三

勞托博克妻所寄物而不出首當枷號兩個
月鞭一百但係婦人准贖老章喀爾旦華去
四等台吉枷號兩個月鞭一百衛徵喇嘛喇
克巴格隆海喇圖囊素羅卜臧丹津丹津鄂
木齊之徒弟二百餘人及衛徵喇嘛家中所
有貲產人口應差官查明解京其奴僕財物
入官其徒弟爲喇嘛者發

盛京廟中交與大喇嘛安插孫魯卜沙達爾枷
號完日鞭一百亦皆交
盛京廟中大喇嘛仍撤
盛京將軍查安插之喇嘛不許他往其內厄魯
特之人皆發往杭州與窮披甲爲奴同于巴
圖哈什哈既經出首奸細羅卜臧端魯卜尼
克塔鄂木布應安插正黃旗蒙古旗下食護

軍之糧議入
上曰此奏暫存之
丙子將軍伯費揚古奏報西路進兵日期先
是
上以大兵進發檄費揚古定期具奏至是費揚古奏
言巴顏烏闌距歸化城約二千里西路進勦
官兵除自賫糧八十日外應復隨運兩月行

糧其所調各路兵衆俱令明歲齊集歸化城
定於二月二十日前後啟行京師馬匹雖飼
養肥澤但自京至歸化城千里驅行不無蹄
傷臕減請預發兵至大同近邊之地秣養四
十日爲便奏至
上諭議政大臣公宗室蘇努等曰會兵期發秣馬羸
糧俱如費揚古所請其隨運之米可定爲五十

日現今大同附近諸處未經積貯草豆著戶部
派才能官一員往同該撫約計馬二萬匹四十
日芻秣之需速行購備綏城每佐領下派撥西
路之護軍三名鳥鎗兵一名令於今冬十二月
望後起程至大同養馬四十日如期赴歸化城
進發再宣化府現餵馬匹亦著帶往西路備用
其中路進兵之期俟遣往費揚古處人回定奪

至中西二路隨運軍糧另核議以聞

命左都御史于成龍督捕侍郎李鈵大理寺卿喻
成龍督運中路軍糧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部尚書馬齊等曰中
路進勦首重軍糈其輓運一事必得大臣紘攝
始克有濟如于成龍李鈵喻成龍願為朕効力
不及此時更待何日于成龍等踴躍請行遂有

是
命

丁丑

命議中西二路輓運事宜時大學士伊桑阿等遵
旨會同兵部集議西路進勦右衛兵五千京城增
發兵三千四百七十大同綠旗兵五千合官
兵厮役計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名有奇先經
議政大臣僉議京城增發兵每佐領下護軍
三名鳥鎗兵一名俱給馬四匹帶厮役各一
名合為一幕各賚口糧八十日共四石二斗
六升餘甲冑四副戰箭二百二十枝帳房二
鍋二鐵斧鍬钁各一行甕四及各種需用雜
物通重九百七十五觔零馬十六匹兵身厮
役各乘一餘八匹以充馱負每匹應分負一

百二十觔零。右衛兵亦照此例。凡西路各處官兵所自賫口糧外。每名月給米二倉斗。計五十日。需米八千八十七石零。以湖灘河朔倉貯之米隨運。其運車令山西省備具一千一百輛。除車夫口糧馬騾料豆。每車約載米六石。共裝六千六百石。所餘之米。將宣大二府所喂駱駝負運。其運車令山西省官役俸工銀捐備至馬騾所食料豆。輓車兵口糧。以及鞍屉繩索米袋等物。俱著該撫備給。并遴才幹道官一員。同知。知州。知縣等官四員。同選派部院衙門賢能官四員。隨車押運。請於

特簡于成龍等三大臣內。分撥一人。佐以一滿洲堂官。速赴山西會同巡撫溫保料理諸務。其輓車牽駝。應用兵二千。以撫標步兵派之。倘不

足。以鎮標步兵足之。至中路進勦京中每佐領兵六名。漢軍火器營兵二千。及隨礮兵共計八千一百三十名。每名給馬四匹。各帶廝役一名。合為一幕。所帶帳房諸物。俱照西路例。礮手綿甲軍八百八十八名。兩名合一廝役。又

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黑龍江兵約二千。宣化府綠旗兵三千。合官兵廝役通計三萬二千九百七十名零。京中官兵及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官兵。各賫八十日口糧外。每名月給米二倉斗。共需米一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零。以通倉米運給。其運車令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各出一千三百三十三輛。每輛載米六石。與西路同。計共載二萬四千石。

車自河南出者。即派本撫標步兵輓之。不足。繼以本省鎮標步兵。自直隸山東出者。以直隸撫標。及天津古北二鎮標之步兵充用。三省捐僱車輛。及兵夫馬騾需用食物。并才能押運官員。俱著各該撫備給遴選。亦與西路同。再遴部院衙門賢能官十二員。每省派四員分管。尾隨中路大兵前進。其總理運務。既

經派出于成龍等。諸事應令會同料理。議上。

上曰。運米車輛。著動正項錢糧備造。既派出于成龍等。使之專任。嗣後凡關運米機務。即自行奏請。不必會同該部。押運官員。亦著伊等遴擇具題牽輓兵卒。給與行糧。餘如所議。

戊寅。

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協理中路運務。

命發內帑金製造中路米車。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中路運米車四千輛。若責令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捐僱。恐各地方官不體朕意。借端科派。致累小民。朕今并不動戶部錢糧。特發內帑金六萬兩。著于成龍等督造。但每車載米六石。及炊具營帳諸物。過重。可添造一千輛。以足用。至朕營需用車輛。亦不必令地方

官預備。即於添造車內。撥二百餘輛供應。尋于成龍等請以監察御史鮑復盛等十員。分任監造車輛。

上從之。

命光祿寺卿辛寶內閣侍讀學士范承烈督運西路軍糧。

命喀爾喀台吉車卜登襲封護國公。授爲扎薩克。

時郎中殷扎納奏言。內大臣吳巴什等遣臣
往諭喀爾喀公慜都等。內移。臣攜王納木扎
爾之子汪扎爾。四十餘人前往。在喀拉呼濟
爾地方。以俟慜都之至。慜都於十月初四日
至臣所駐劄。初六日早。慜都及台吉占巴喇
等。首倡率衆。身擐甲胄。執我等四十餘人。刼
去諸物。褫去衣服而北徙。帶至五站外納罕

臺地方。始釋臣等。彼竟北徙而去。臣等南歸。
日夜步行。慜都親兄台吉車卜登使其子圖
巴等攜衣食牲畜迎至吳爾圖地方。乃乘馬
馳。於十五日到車卜登家。車卜登言。慜都遣
其台吉占巴喇。招我作速遷徙。吾言我世皆
畢微台吉。並未嘗効蟻力於
聖主。蒙

皇上垂念祖先。錫之以公。授爲扎薩克。今叛投何邦。
欲比此更求榮顯乎。我豈肯偕爾福盡之人。
同行悖逆。而負
聖上之恩。玷祖父之名乎。以是語占巴喇而遣之去。
我當即與貝勒盆楚克。率所有兵衆。往追慜
都。謹具奏
聞。

上曰。慜都逃去時。台吉車卜登。感朕之恩。念其祖父
之名。不與偕往。且授其子圖巴等餱糧牲畜。令
迎章京殷扎納。誠心効力。親率兵往追。殊爲可
嘉。著將慜都護國公革去。即以車卜登襲封。授
爲扎薩克。俟俄羅斯擒解慜都。併其諸子俱正
法。
庚辰

上幸南苑閱兵。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用兵之道以賞罰爲要今日大閱朕將降勅以昭示勸懲爾等其視之。

勅曰本朝用兵以來所向無敵野戰則勝攻城則克惟有弓矢劍戟爲用自三逆叛後南方皆稻田賊人雖用火器相持而凡遇之敵靡不摧敗

朕以故洞悉特立火器營備鎗礮交發八旗由是我朝之威靈益震於四域矣今噶爾丹遊魂假息於喀爾喀左近肆行竊掠朕欲一舉立殄是以整理諸路糧餉器械熟計而行是師之舉與昔不同茲爾將卒以下厮役以上各當勉力如不遇敵自不必言倘遇敵奏凱而還朕必大霈殊恩陣亡者除照常給賜身價外護軍則廕一子爲七品官食俸驍騎則廕一子爲八品官食俸如無子則照本身錢糧給其孀妻終老所借公庫官銀另加寬卹倘違軍令勿得仍望如前矜宥必照

太祖

太宗

世祖皇帝之律治罪內大臣等讀畢奏曰陣前效力兵

丁向有叙賞之例今

皇上破格授官於護軍驍騎且加恩於其妻子誠亘古未有之

浩蕩弘恩也衆官兵自當感激奮勇百倍於常一遇噶爾丹則生擒無疑矣

上曰今日大閱畢可宣勅曉之維時南苑西紅門內曠地八旗官兵鎗礮按旗排爲三隊第一隊

以漢軍火器營鳥鎗步軍居中。礮位排列左
右。滿洲火器營鳥鎗馬軍列於礮位兩頭。第
二隊以前鋒兵居中。八旗護軍續列兩頭。第
三隊排列八旗護軍。兩翼則設立應援兵。軍
馬衆多。不見涯際。器械鮮整。旌旗蔽天。耀日
爭輝。神威莫敵。辰時。
上率

皇太子
諸皇子。俱擐甲。前張黃蓋。內大臣。親近侍衛。大
學士及兵部諸大臣俱擐甲附近扈從。維以
豹尾鎗侍衛隨行。鎗後建兩大纛。上三旗侍
衛俱擐甲。整肅擁護隨之。

上遍閱八旗兵陣及火器營軍容畢。
中立於馬軍之前。鳴角者三。擊鼓。步軍舉鹿角

大礮。衆兵齊進。鳴金而止。齊發鎗礮一次。如
此九進。至十次。連發大礮。火器營馬步軍。循
環連發鳥鎗。畧無間斷。其聲震地。礮聲畢。各
開鹿角為門。後二隊馬兵。逐隊而出。頃刻列
齊。鳴角大呼而進。復鳴角收軍。立於本陣結
隊徐旋。行伍甚整。其殿軍擁後而立。時噶爾
丹處降來阿穆呼郎等見此大閱。駭甚戰慄

而言曰。
天朝之兵。迺如是可畏耶。噶爾丹不日殄滅矣。我輩
早降者。誠大幸也。
上顧用兵諸臣問曰。爾等遇敵。其交戰之狀。亦若是
乎。諸臣奏曰。雖大畧如是。而無此嚴整。至火器
營規模。不但與綠旗兵迥異。即前古亦未能
比。有何敵之不摧乎。大閱畢。

上還至行宮前率
皇太子
諸皇子甲而騎射
上騎而射者再步而射者再矢無虛發皆中其的侍
立大小諸臣皆以
皇上武略絕倫天縱神奇無不驚異爭內大臣國舅
佟國維等奏曰臣等遊

旨於大閱之地宣
聖諭畢衆官兵皆踴躍歡呼而言曰我等小卒蒙
聖主豢養已極今復降
溫旨加我等妻子以
厚惠我等實不克當但願幸遇敵寇各効死力寸
磔噶爾丹以報我
皇上之恩而已

諭曰行軍以得人心為要衆心悅則誠為大快矣
是日
上加恩官兵於未閱之前
賜食既閱之後
賜酒
臣謹按我
國家兵力精銳所向無敵由來舊矣但領兵將帥

或違
皇上指麾是以前此烏闌布通未能殄滅致噶爾丹
逸去失此機會時厪
聖衷念噶爾丹一日不滅則疆場一日不安遂決計
定謀
親行征討又恐彼避我軍鋒向西奔遁乃議分兵一
支授大將軍費揚古堵截西路籌畫既備

聿整師旅。練彌加練。精益求精。爰
駕臨南苑。集衆大閱。是日。
躬擐甲冑。丕揚威武。天宇晴和。鎧仗鮮麗。新造火
礮。制度精奇。紀律嚴明。隊伍整肅。又
特降諭旨。申明賞罰。大加恩賚。以鼓勵人心。於是
將士無不踴躍威奮。勇氣倍加。一可當百。
後

皇上親統六師。深入絕域。噶爾丹不能抗拒
天威。累棄其妻子輜重。星夜奔竄。又猝遇我西路預
備之兵。邀擊大敗。畜產無存。噶爾丹僅以
身免。未幾自戕。餘衆潰散。於以知
皇上智勇天授。誠邁百王。而超千古也。
癸未。內大臣索額圖明珠等。奏報分派外藩
兵。安設汛哨。索額圖等奏言。臣等欽遵

上諭。在派兩蘇尼特。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爾。兩蒿
齊忒。兩烏朱穆秦。及喀爾喀折卜尊丹巴。土
謝圖汗。貝勒席地西里。扎薩克台吉班朱兒
多爾濟等旗兵。令俱於各扎薩克處預備。合
兩旗為一汛哨。共立六汛。以偵聲息。臣等現
於阿霸垓王所居蘇巴海之地駐劄。
甲申。

諭卿辛寶等會同山西巡撫督造西路米車。時西
路督運臣辛寶范承烈兼行。恭請
訓旨。
上諭輓輸朔漠。車輛甚為緊要。爾等其會同山西巡
撫。動支正項錢糧。速行備造。勿致累民。輓車兵
卒。給與行糧。地方官有才具者。任爾等選擇帶
往。其管兵官員。與輓車人等。亦必擇精壯者用

之。

乙酉。

命平陽總兵官毛來鳳率兵護運西路軍糧。先是

上諭兵部山西省輓車牽駝兵卒。著平陽總兵官毛來鳳率領隨督運大臣前往。至是毛來鳳奏言。撫標及臣標下。共選派兵二千四百名。但均係步卒。祗供牽輓。其前後防禦。恐不能緩急為用。臣請選騎兵二百名帶在以備驅使。

上從之。

戊子。

命以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

欽天監奏定增發西路大兵行期。先是戶部遵

諭派員外郎綽奇往同山西巡撫溫保購買草豆。以備京城添撥西路大兵赴大同餧馬之用。至是綽奇會溫保奏至。以馬匹所需草豆。臣已派官速辦。親自督催。必無遲悞京師所派官兵。應令擇吉啟行。

旨下欽天監。奏十二月二十戊申日巳時大利軍行。

阿爾必特祜以噶爾丹奏章歸復

命。先是噶爾丹率兵近至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所居之地。侵掠喀爾喀。特遣五品官阿爾必特祜賚

勅往諭噶爾丹來意。至是阿爾必特祜歸。以噶爾丹奏章至。其詞曰。謹奏

洪仁皇帝睿覽。紫遣使書不勝歡忭。辛未年來草美獸蕃。乘便有行。想

皇上亦鑒悉之矣。念與蒙古豁界相近。恐有妄行。故
爲之禁止。遣人一隊。遣書道意。而納木扎爾
陀音等反以爲往攻。棄其牲畜而去。至所云
掠喀爾喀之事。乃我界上行人所劫。我不之
知。至達賴喇嘛所差濟隆庫圖克圖與內大
臣吳丹等所定之議。前經節次上奏。伏乞
洪仁皇帝。仍照前奏加恩。雖有非愆亦乞寬宥。果若
有理。乞降
溫旨。不勝欣悅。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十七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八

十二月癸巳。中路督運于成龍奏請押運人
員。于成龍奏言。中路米車四千輛。絡繹前進。
約長百有餘里。凡陟嶺渡河。及泥濘難行之
處。未免就延。應兼用小車及駱駝騾馬。分載
遞運。至押運僅用司官十二人。惟恐鞭長不
及。必得情願效力人員。准臣等帶往。以備策
用。庶可無虞遲悞。更得久歷邊疆。能聲夙著
之將弁數員。責令巡徼捍衛後先。非惟有濟
軍需。亦且威揚域外。奏上。得
旨。于成龍以軍需緊急。必用駝馬小車。分載遞運
奏請甚是。但此路朕經親歷。俱係大道。並無險
嶺大河。泥濘難行之處。若用駝馬小車。反覺煩
雜。不必兼備。餘著會同大學士戶兵二部僉議

議中路米車。官少似難分押。請不論旗民有官無官人願隨運効力者。准于成龍盡行題帶。至米車分行前後。晝夜巡防。千把微員恐難勝任。可調取副將王起龍。遊擊劉虎。守備林之本等。協力前往。議入。

上從之。尋于成龍奏以効力人員內。分百人給西路。

命撥宣化。山西馬匹。隨西路進勦之兵。時大學士伊桑阿等向兵部議。現在宣化府喂養之馬并山西急公捐助馬騾。合計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匹。齎於西路進勦右衛兵五千。及京城增發之兵。按名給與一馬隨行。餘馬仍留宣化府。以為中路大兵之備。

上是之。

甲午。

命增派原任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國昌。太常寺卿喻成龍。督運西路軍糧。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西路輓輸。較中路尤為緊要。除左都御史于成龍外。可撥一大臣往督西路運務。其効力人員。亦應酌撥爾等會同于成龍公議。議曰。請

上於李鈵等三大臣內。簡撥一員。分督西路。更請

勅山西一省。有願西路効力者。令督運大臣帶往。除前造米車一千一百輛外。應增造四百輛。其輓此增造車者。仍令山西撫標鎮標兵充用。口糧及車上需用什物。亦行該撫備給。議入。得

旨。西路運米。著侍郎王國昌。正卿喻成龍往督之。增造運車四百輛。亦著動支正項錢糧。其情願

効力人員。無論山西及他省文武職官。閒散人
等。俱准前去。事竣凱旋之日。中西兩路。凡運米
人員定照軍功議敘。餘如所議。
丙申。增派中路軍中護軍叅領。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西路大軍。既合四人為一
朋。中路兵亦應如是。此軍前進。務照旗分。令各
該叅領。率其兵之輜重行李。按隊聯行。加意管

攝。中路護軍叅領。每旗原派八員。今既以四員
撥在西路。應每旗增派四員。交兵部作速傳示。
丁酉。刑部尚書圖納等。條奏西路進勦機宜。
先是
上命圖納赴陝。會集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
於莊浪要地。議西路進勦事。至是圖納等密
奏言。

上命分兵兩路進勦。使噶爾丹東西瞻顧不暇。我軍
進退無憂。
勝算實出萬全。今應自陝西一路進兵。使出鎮彝。
由黑河托賴河交流處。取昆都倫而進。選熟
諳路徑蒙古。以為嚮導。但我軍進討。糧糗俱
係親攜。倘事起卒然。接戰之兵。分力必多。請
於萬名兵外。益以綠旗兵三千。著一總兵官

統領尾大軍之後而進。如是。縱猝遇寇至。行
李輜重。不憂守護無人。至我兵深入。恐附近
蒙古。乘虛煽搖。宜酌調固原提標官兵。為之
防禦。再檄諭西海諸台吉與策旺喇卜灘及
土魯番等。使知罪在噶爾丹。與衆無預。至內
地多巴係市貿集塲。恐噶爾丹奸宄百出。使
人潛居窺伺。應令該地方文武官。不時嚴察。

奏。

旨下議政大臣及大學士等集議。議以此路進勦官兵，令於來年三月二十日前後啟行。其所請嚮導蒙古應馳驛召副都統阿南達回同理藩院司官筆帖式，往喀爾喀諸扎薩克旗分選撥能識和卜多路徑者二十人，再選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屬下十人，著阿南達帶赴

孫思克軍前同進。餘悉如尚書圖納奏。議入。

上從之。

命以都統伊勒慎等為西路參贊。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軍中。著都統伊勒慎。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瓦爾達。副都統碩岱為參贊。併將軍舒恕亦為參贊。西路大臣。既已足用。護軍統領蘇丹。可使在中路

戊戌。

命給西路增發官兵行糧及飼馬芻豆。兵部奏言。

撫統領西路大兵都統伊勒慎等咨稱。擬於是月二十日起行。請支自京至大同十日之米。到大同後。計餵馬日期支米。併請給官兵行糧及餵馬草豆。查行糧定例。每月給將軍二十兩。參贊大臣十七兩。都統十五兩。前鋒

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各九兩。夸蘭大前鋒參領各七兩。參領學士。一等侍衛各五兩。散騎尉侍讀學士前鋒侍衛。二等三等侍衛。各四兩。署散騎尉。侍讀中書各三兩。護軍校驍騎校六品七品筆帖式匠局長等員各二兩五錢。署護軍校驍騎校。及兵丁。各二兩。匠役各一兩。又查餵馬定例。將軍二十五匹。都統

二十匹。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各十八匹。夸蘭大等各十四匹。叅領侍讀學士各十二匹。前鋒侍衛散騎尉侍讀各十匹。護軍校驍騎校中書署護軍校驍騎校等各八匹。護軍撥什庫各四匹。驍騎三匹。匠役二匹。每馬一匹。給豆八倉升七觔草二束。今此前往西路大臣官員以及兵丁執事應給五月行糧

現於京城支放兩月。由大同前進時。再令晉撫散給三月。其官兵赴大同十日之糧。照前會議之數。於京城支給。在大同喂馬四十日。由大同至湖灘河朔按日計口之糧。行文晉撫亦照前會議之數支給。再大同喂馬之草豆。交晉撫照前定例給散大臣官員。其兵丁俱准給四匹之草豆。議上。

上曰。此去西路兵衆。著於京城現給三月行糧。至大同喂馬起行時。再給四月。餘如所議。

命曉諭隨軍効力人員准與議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凡革職候缺官員及進士舉監生秀與無頂帶筆帖式烏林人內。有願身入戎行。竭力自効者。准其前去。凱旋之日。革職等人。以原官起用。候缺及進士等人。以應陞先

用。倘被傷陣亡。則革職者照其原官賞賚議叙。候缺及進士輩照其官之品級賞賚議叙。倘本人年衰疾廢身不能前遣伊弟昆子姪代行。亦如本人賞賚議叙。可著兵部通行曉諭。

己亥。

命將軍博濟統滿洲兵。將軍孫思克統綠旗兵。偕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馬自德巴陵從西

路進勦。

命固原提督李林隆留守陝西。甘肅副都統阿南

泰兼管綠旗兵。駐寧夏。副都統費揚固駐西

安。

命總兵官殷化行等西路從征。時將軍孫思克奏

請西寧總兵官韓弼留守地方。其寧夏總兵

官殷化行。凉州總兵官董大成。肅州總兵官

潘育龍。直隸總兵官岳昇龍。貴州威寧總兵

官唐希順。及陝西延綏鎮遊擊祁朝祥。建昌

路都司方凱。俱令從征。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總兵官岳昇龍都司方凱

已撥在中路。可無議。餘俱如該將軍孫思克

所請帶往。其甘肅陝西副將以下。俱照兵數

帶往。至尚書圖納議奏隨大軍綠旗兵三千。

亦令該將軍於四總兵官內。酌撥統領。議上。

上從之。

命賞賚西路兵卒。

上諭議政大臣宗室蘇努等。陝西一路進勦大兵。及

綠旗兵。按名賞銀十兩。以整理器械。務使均沾

實惠。毋虛朕意。其西路進勦右衛兵。察哈爾兵

亦著一體賞賚。

命定隨軍火礮。

上諭兵部。前烏闌布通所攜大礮。太重。今次出師。應

選比前稍輕者。令每旗各帶一門前去。著查閱

現在火礮議奏。兵部會同漢軍都統副都統等

查閱。議八旗礮局所有成威永固大將軍礮

六十一門。鐵紅衣礮十八門。臺灣解到大銅

礮十九門。神威無敵大將軍礮十七門。大銅

礮五十四門。西洋銅礮七門。木鑲銅礮十九門。神濟將軍礮四十門。諸礮重八千觔至一千觔有差。冲天礮三門。臺灣解到小銅礮八門。神威礮一百六十門。得勝礮。法功礮。鐵心銅礮。小銅礮。共一百四門。諸礮重八百觔至一百觔有差。查軍中現備火礮。八旗滿洲每旗馬駄子母等礮各五門。漢軍每旗馬駄子

母等礮各九門。龍礮各一門。每翼冲天礮各一門。應照原奏帶往外。大同府所有神威礮二十四門。應交該總兵官。遣赴西路大軍。宜化府所有神威礮二十四門。應交該總兵官帶赴中路大軍。其臺灣解到神威礮。約重四百觔。舉行輕便。應將此礮。每旗各增帶一門

奏入。得

旨。所議宜化府礮。定爲中路甚善。爾等可將神濟將軍礮。神威礮各一門。送至景山。朕將親覽兵

部。隨呈送。

上閱畢。

諭曰。朕今新鑄礮十六門。每門約重五百觔。力可敵神濟將軍礮。俟鑄成。其載礮車式。即照載神威者製造。

臣謹按軍器之中。無猛於鳥鎗火礮者。其勢甚烈。其力甚大。誠戰陣之利器也。

皇上深念勦滅噶爾丹。當以火器爲要。特廣設鎗礮別建一營。不時訓練。又以皆礮重滯。難於運致。新鑄礮式輕便易行。力準大礮。後擊敵時得火器之利居多。昔之用兵者。雖嘗用火攻。而制度精妙。士卒嫻習。未有如今

日者良由

籌慮周詳。無微不到。隨機制械。以利大兵之用。是以

能破敵而奏膚功也。

尚書圖納核奏陝西進勦官兵及糧餉數目

圖納等奏言。陝西一路大兵進勦。應如議政大臣所議。發西安滿洲兵三千。派副都統二員署前鋒總尉二員署前鋒叅領八員署前

鋒校十六員。夸蘭大八員。叅領五十六員。驍騎校二十四員。火器營夸蘭大一員。叅領四員驍騎校四員。再發漢軍火器營兵一千。派副都統一員。夸蘭大八員。叅領二十四員。驍騎校二十四員。其所帶厮役。自將軍以下。綠甲軍以上。數悉與中路同。又發綠旗兵共九千。派總兵官及副將叅將各四員。遊擊及守

備各八員。千把總各三十三員。其厮役名數提督十。總兵官七。副將叅將各六。遊擊五。守備四。千總把總。各三。合滿漢綠旗官兵厮役等共二萬二千四百餘人。每口按月給倉斛米二斗。通計五月。共需米二萬二千四百石餘。若盡以駝負。則所需駝數甚多。亦應如所議。以牛羊代一月之糧。其餘四月米。令將軍

提督副都統總兵官。各攜五斗。夸蘭大叅領副將叅將各攜三斗。署叅領遊擊守備各攜二斗。自前鋒校驍騎校。千總把總。以至兵衆。各攜五升。餘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皆以駝運。設駝不足。即以茶易之馬匹用。又不足。請動支正項錢糧。購買至甘肅所屬地方。素無儲積。若以西安倉貯米石。令其盤運。則為路既

選。殊多廓費宜令於附近採買為便滿漢綠
旗兵各給以五月行糧。其綠旗兵按月應得
之米。仍照例給與其家為妻孥養贍。奏至。
上從之。
庚子。
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以其將軍事務暫授舒
恕乘驛速赴京師。

辛丑。
命和碩簡親王雅布効力中路。時和碩簡親王雅
布以願從西路之軍請
旨。
上命雅布俟中路軍効力。
命丁憂總兵官許靖國率晉撫標兵。西路押運。
壬寅。

訓諭侍郎王國昌等嚴護糧運。時王國昌諭咸能
於是月十五日起行。恭請
訓旨。
上曰。運米一事。朕視西路。尤為緊要。爾等各體朕意。
嚴督押運人員行則結隊而前。止則擇地而處。
役先聯絡。晝夜分巡。毋致疎虞。以悞軍務。所用
嚮導官蒙古章京。可向大將軍費揚古酌取。

甲辰。
命刊頒軍令。
上諭兵部曰。師出以律。可奏膚功。自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以至於今。野戰必勝。攻城必克。所向無前。雖士卒
世受國恩。捐軀報効。實由我朝軍紀森嚴。信賞

必罰。兼以兵馬精強。器械整齊之所致也。朕今次軍行。特規酌舊制。恭以新謨爰著爲令。告我六師。一大軍出征。本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等。審視官兵甲冑弓矢。暨一切軍中器用。務期堅利。兵之盔尾甲背。及戰矢之笴。各記名其上。馬烙以印。鬃尾處繫小牌。書旗分佐領姓氏。以爲記號。馬不烙印追銀二兩。箭不書名追銀

十兩。給首舉之人。一啟行時。凡兵衆必各率行裝。按旗隊以次前進。不得零星散亂。後先越走。自出國門以至旋師。當各遵守。違者鞭責示警。一在道。毋離纛。毋酗酒。毋諠譁。毋叫呼。不遵者該管官即行捕責。一所過地方。不得擾害居民。及蒙古部落。如侵犯子女。掠奪馬畜。蹂躪田禾。及擅離營伍。入村庄山谷。強取一物者。兵丁所

役俱從重治罪。其該管官。及厮役之主。一併議罪。一邊境以內。凡兵役在逃。立刻緝拏。依定例治罪。出邊而逃。該管大臣。即發官兵。務窮追捕以正軍法。設追緝不獲。任追人從重治罪。伊主併該管官。一併嚴處。一下營務按旗列幕。不密不踈。如越旗亂次。前後攙雜者。將該管大臣官員分別治罪。其兵役內有恃不畏法。盜馬上零

星諸物者。懲以鞭責。盜馬匹及鞍轡者。視盜贓多寡按律治罪。一出哨。毋擕大纛。各帶本旗顏色小旗。遠距大營設哨。勤加巡視。比暮則還就近地。勿舉火。勿擕帳。一人一騎。其馬備鞍以待。晝則近身牧放。夜則刈芻拴喂。設寇至。探明即飛報大營。若無寇妄報。與寇近不知。以致傳報稽遲者。主將即將該汛坐哨官兵。立刻正法。軍

前示衆。一值夜巡徼官兵必張弓束服跨鞬弁解甲囊以備。不可怠忽。無事人昏夜不得擅行。行者必問。如衣服器械有異。即行擒拿。苟貪睡偷安。或人數缺少。該管大臣察出。嚴治其罪。一與寇相近。管兵將軍大臣。酌派前鋒統領率兵往探。務詳審賊情虛實地勢險易。并嚴飭營中。夜勿燃火。一對敵列陣時。主將必度地據險。寇

或布野。或結駱駝鹿角為營。我軍分列行陣。指明某隊某旗當擊敵陣某處。戰時鳴角進兵。戰畢仍鳴角收兵。官兵或棄其部伍。混入他人部伍。或軼出本陣。在附他人尾後。或逡巡觀望。逗遛不進。照所犯輕重。正法。籍沒。鞭責。革職。至我軍分陣進擊。某旗對陣。敵堅不動。即發所備援兵助擊之。又對面臨陣時。王貝勒貝子公大臣

官員。或不依次序闌攙入。或見敵寡不請擅進。此一次功不議。仍以罪論。一敵陣動搖。我軍攻入。當嚴禁官兵。不得掠人畜財物。如不遵軍法貪行擄取者。重懲不貸。一敵敗北。即遣兵馬追之。隨派隊伍。接踵繼進。倘追兵墮其伏中。或遇寇遊兵。我後隊兵與之接戰。前隊兵仍行追進一師旋日。當嚴行禁止。凡軍器不得售賣存留

與諸蒙古。違者從重治罪。該管官一併議處。一駝馬為師行要需。須擇水草善地牧放。夜則加意巡防。起營時留官兵於後。收察遺失駝馬。審其印烙牌記。各交原主。其疲乏者。即於就近地方官。或村庄居民。或扎薩克蒙古處。辨色登數交與飼養。仍以其數報明兵部。如有將遺失駝馬。隱匿乘用。或因其疲乏委棄宰殺者。嚴治以

罪。令駝馬原主開明遺失疲乏之駝馬顏色數目。亦報兵部登記。一軍糈關繫綦重。凡出征官兵須各計口按日支領攜帶。倘不如額查出。即從重治罪。一有職掌大臣官員原各有親隨兵卒。不得復於大兵內抽取。以分兵勢。如委署人員及官之原無親隨兵卒者。許各抽一名。一凡大兵存駐處。毋令閒隋。每日較射。磨礪器械。所須

軍令。不時宣諭。令其詳悉。夫兵者所以討逆安民。朕不得已而用。統兵大臣能體朕意。嚴束屬下官兵。於所過邊境內外。不輕取一笠。使人民安堵如故。奏凱日。自行陞賞。如縱官兵爲非擾害生事者。定加重處。凡茲軍令。應通行曉諭各路官兵。如傳示不到。即將傳示之人。以軍法從事。爾部其以朕諭與前南苑所降之旨。一併刊

頒。俾各凜遵毋忽。

命以用印空劄頒發將軍提督等獎勵綠旗効力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綠旗兵卒內。有從本陣前進超入駱駝營鹿角營衆人援踵齊進殺敗敵寇者第一名優陞千總。其督戰之員優陞二級擢用。至綠旗將弁內。有親身超入駱駝

營鹿角營敗敵者。優陞三級擢用。著以用印空劄。頒發將軍提督總兵官。凡綠旗官兵有顯著勞績者。即照所定職銜塡註給與。

戊申。

命發盛京積貯草豆。給官兵秣馬。先是

上諭盛京將軍綽克託曰。軍中馬匹。關繫重大。可加意飼秣。務令肥健。至是綽克託奏言。臣遵兵部

咨。備兵二千。所需馬匹。共計八千餘匹。臣地
方今歲歉收。恐芻飼之需難於速購。請於
盛京戶部與奉天府尹所屬州縣內。暫借豆五
千石。草三十萬束。為秣養用。俟來秋依數償
納。更請照前預支官兵一年俸餉。使備器械
衣服。亦俟來歲如數扣還。奏至。
上諭議政大臣都統公宗室蘇努等曰。前議討噶爾

丹。陝西兵由鎮彝取昆都倫一路進發。大將軍
費揚古兵由歸化城一路進發。京師大兵。由中
一路進發。既有此三路分剿。則盛京寧古塔黑
龍江兵。尚無所用。但軍需以馬為重。兵雖暫停。
馬宜預養。其照將軍綽克託所請。給與草豆。飼
養之責。選才能章京專董其事。該將軍副都統
等。公同巡督。其預支俸餉一年。俟有出師定期。

查所派官兵內。前曾支領者。止給半年。未經支
領者。可給一年。親賫口糧。每名著攜三月。至我
軍三路進剿。噶爾丹或勢窮力竭。沿俄儸東竄
逃生。令盛京寧古塔黑龍江三將軍。除前派定
兵數外。再酌量增發。相機撲滅。可著副都統齊
蘭布馳驛往諭。
中路督運于成龍等。奏請量增輓運夫馬。將

于成龍等奏言。駕車馬騾。應令三省撫臣。於
原派數外。酌量多備。以防倒斃。設一時難以
購買。請將江北湖北驛馬內。通融借用。俟大
兵啟行後。令三省如數補償。其輓車兵卒。在
宿處。有守糧牧馬。掘井具炊之事。一車一人。
似難兼攝。更請或五輛或十輛。量增夫一名。
以備更替。奏入。

上從之。

命古北鎮標兵從征。先經僉議發古北口兵二千名。輓中路米車。至是

上諭于成龍等。古北鎮兵素稱勁卒。運米之役著另派。其二千兵俱令從征。所需口糧。爾等議奏。議曰。輓車兵卒。止派直隸撫標及天津鎮標二處。古北口兵原未派及。以之出征甚便。但地屬邊陲。需兵捍禦。應以一千五百名從軍。五百名居守。其所需口糧應照進勦大兵。各親賫八十日。其隨運兩月之米。以臣等增造車輛裝運。議入。

上從之。

命寧古塔將軍佟保備兵秣馬。佟保奏言。臣等此地官兵聞令備兵。皆跪而請曰。身等窮邊小民。蒙

聖上揀爲將卒。飼以俸餉。今願得自効。以報

主上豢養之隆恩。臣詳閱所轄烏喇及寧古塔官兵。弓勁矢强。馬上嫻熟。又教之以

皇上製發鳥鎗。愈加威壯。且若輩俱耐勞苦。臣請率一千五百名而往。合軍中所有馬匹。計二千九百有奇。嚴督官兵加意飼養。臣身不時稽察。不足之馬。現有白都納地方西白兵二千。此兵既不動。應派伊等出馬一千五百匹。以充撥軍中。取牛五百頭。用以駕載火藥鉛子等物之車。此馬牛交副都統沙納海監視肥秣。不使貽悞。寧古塔兵既發三百。應檄副都統耿額盡收兵丁所有馬匹。亦親身督視喂養肥澤。倘馬匹又或不足。則將烏喇捕獵人

等之馬亦酌量查取備用再前所備支之錢
糧於九月發兵時已經發給此項應將三十
五年兩季俸餉扣除停給但以新年後又復
行兵請暫停扣除仍照常支放俟旋師之時
再議扣具奏此軍除臣身必往外其副都統
沙納海耿額應著何人從征伏候
上裁奏至

上諭議政大臣都統公宗室蘇努等曰前者爾等僉
議以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黑龍江兵酌
量派發應令將軍佟保不必增兵五百仍照爾
等前奏俟行時令各賚三月口糧至中西二路
之兵俱每人帶厮役一名馬四匹此軍亦應照
此例合烏喇現在二千九百餘匹之馬共派足
四千之數加意飼養烏喇捕獵人另有職役可

無庸派其各處馬匹著該將軍副都統官員嚴
加監視務令肥澤如兵丁怠惰以致盜去遺棄
從重治罪仍令賠償倘疲瘦瘦斃令該管官保
結將軍副都統親身詳查造冊報部中西二路
烏鎗兵並未給與車輛其派牛駕車之請不准
行至官兵啟行時可照常給一年俸餉副都統
沙納海耿額著該將軍酌量帶往此旨亦令副

都統齊蘭布前往宣諭
己酉
命恩賚從征綠旗官兵
上諭兵部曰軍行伊邇所派從征綠旗官兵應加賞
賚宣化府兵三千古北口兵一千五百大同府
兵五千著戶部按名賞銀十兩務使均沾實惠
命天津總兵官岳昇龍中路護運先是岳昇龍告

請從征。准於先鋒營効力。至凡

上諭兵部曰。軍糈事重。護運之任。與行兵同。可令佟

昇能隨于成龍等護運中路米糧。俟別有所用。

再行調取。

命操演運米官兵。時直隸巡撫沈朝聘。山東巡撫

楊廷耀。河南巡撫李輝祖。各率押運道府州

縣等官。先後抵京。三省撥車兵卒。亦將齊集

上命大學士伊桑阿。傳諭于成龍等。直隸山東河南

三省兵夫到齊。務令操演熟習。進止安閒。并使

與押運官。各相識認。庶有呼必應。驅策始靈。翼

日。于成龍等口奏。演車兵卒。兼習放鎗。請八

旗漢軍火器營官數員訓練之。

上曰。爾等其酌量。咨取於南苑內操演。

辛亥。擢副將馬進良為古北口總兵官。白斌

為宣化總兵官。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古北口總兵官李士達患

病不能前來。著解任。時方用兵。可將石匣副將

馬進良陞授。其副將員缺。以劉虎陞授。宣化府

總兵官許盛。年老患病。亦著解任。其缺以通州

副將白斌陞授。令伊等俱於歲前星速赴任。白

斌抵任後。可遴選本標兵。帶往軍前。

命懷慶總兵官劉國興護中路運。

上諭中路督運于成龍等曰。中路輓輸。較鎮守之寄

更為重大。總兵官劉國興人材矯健。著偕汝等

押護糧運。

壬子。

賜喀爾喀台吉占巴喇等服物。先是原任郎中阿

必達。率

命往令喀爾喀諸扎薩克內移至是奏言臣至喀
爾喀王納木扎爾處聞憨都叛去即會同王
納木扎爾暨貝子阿難大旗下台吉丹津車
陳汗旗下台吉陶賴等併力往追以馬疲雪
阻不獲前進時憨都屬下協理旗務台吉占
巴喇貝子阿難大旗下綽諾色楞等力微勢
弱被憨都逼往隨牧後至海爵爾河遂入據
林中不隨遊牧憨都率兵來擊占巴喇等即
裂幕為盾領衆迎戰殺傷相當奔還自訴又
貝子盆楚克聞變率兵來會臣軍約二百名
追憨都與戰於呼拉濟地方憨都敗走欲遣
人躡其蹤跡奈台吉旺扎兒所屬胡進隱匿
馬羣不付驛傳以致稽悞

上諭理藩院曰占巴喇等據險拒悖力戰來歸且會

同盆楚克等兵窮入追殺殊屬可嘉著賜與蟒
服緞布以示獎勵王納木扎爾貝子盆楚克等
聞憨都叛逃即合力往追奮身與戰具見報効
忠忱著行文阿必達將陣亡被傷姓名人數查
明報部另行議敘胡進隱匿馬羣致悞機務可
交該扎薩克鞭責一百示警嗣後凡有馳驛情
事立行應付勿得遲悞再檄知阿必達當嚴查
姦竊橫行仍不時偵探聲息

命增撥蒙古兵輓中路米車先是
上命撥喀喇沁兵一千名輓送米車至是于成龍
等以三省撫臣每車已添派兵夫啟奏
上諭曰輓運兵夫三省巡撫雖已按車增派蒙古兵
膂力壯健能耐艱辛且習於牽輓著再撥翁牛
特兵五百名前去

命中路督運于成龍等照時值採辦車馬勿累工
商。
癸丑。
命內府佐領兵照旗兵分朋。總管內務府奏言內
府佐領備征之護軍校護軍。計一百一十人
照旗兵四人爲一朋。定爲二十六朋。餘六人
分爲三朋。撥什庫驍騎計一百五十六人以

四人爲一朋。定爲三十九朋。除護軍校護軍
撥什庫廄官外。驍騎計一百八人。雖各有馬
二三匹。軍行時。尚缺一匹。今一應俱照旗兵
例。分派行裝。請以內府各佐領下現養一百
四十二匹之馬內。每驍騎各給馬一匹。
上是之。尋都統公俄倫岱。以八旗漢軍所養馬匹。除
給鎗礮驍騎外。餘者請給綿甲軍各一匹以

爲駕車裝載口糧之用。
上從之。
乙卯。
命選察哈爾兵分翼就宣化大同養馬。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及兵部理藩院曰。朕思察哈
爾左右二翼。每翼可各得銳卒八百人。左翼定
爲中路。每兵令自攜馬三匹。至宣化府交養馬

大臣協同喂飼。右翼定爲西路。每兵亦令自攜
馬三匹。至大同府與地方官。協同喂飼務令肥
澤。隨大軍進發。不致有悞。可著上駟院侍衛馬
什。赴左翼。鑲藍旗蒙古護軍參領羅米赴右翼
將所有兵馬。各按數選集。速令赴宣大二府。其
兵衆內。或馬數不足三匹者。即以官員馬匹充
數驅養。又聞大同草豆殊少。其即於附近州縣

足供芻秣處。分牽往飼亦可。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八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十九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庚申。

命增兵備用。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除現備兵外。今應增發兵每佐領二名。及火器營兵五百名備用。如無所用。即令於京城預備著議政大臣集議。議曰除現在每佐領下預備兵六名外。今增派每佐

領下護軍二名。及鳥鎗驍騎五百名。以備遣用。其管轄官員。應照其兵數酌量派出。此增派之兵。亦應按名計備官馬四匹。並發往宣化府泉州等處喂養馬匹。并京城所喂之馬內除撥隨中西二路大兵以及中路大兵按名計馬四匹外。每一佐領止餘馬四匹。今應按馬仍發價三十兩。令每佐領下。再各買馬

十匹。照前給與錢糧飼養以備此增發之兵之用。奏入。

上曰。著增派每佐領下護軍一名及烏鎗驍騎五百名。其獲罪人等及情願効力官員俱著隨此兵進發。大臣亦應派出預備。餘如所議。辛

諭議政大臣曰。後派烏鎗驍騎五百名外。每佐領下著再增派一名。俱定為中路。尾大軍後進發。

一有所用。即聽指揮而行。可派出都統都斯噶爾。石文炳。護軍統領鄂克濟哈。副都統西珠。法喀預備。

命舂米飼軍。

上諭督運于成龍等曰。倉貯米糧。舂時必多虧耗。爾等所運之米。可交倉場總督舂熟運往。給與兵衆。

諭督運于成龍等加意防護軍糧馬匹。

癸亥。

上諭于成龍等曰。爾等輓輸絕塞。務火燭小心。每夜如臨敵兵。嚴為防護。喀爾喀等素善盜馬。尤宜加意巡視。喀喇沁兵守馬防賊。頗稱熟練。可將伊輩分與各營。晝使驅車。夜使守馬。庶乎有備無虞。至新滿洲健於步行。熟於牽輓。故選擇數

人交與爾等。其酌量用之。隨復

諭曰。喀喇沁兵。朕已遣大臣調至。彼內亦有副都統等官。馬上素稱熟練。爾等所備駕車空馬。可交伊等沿途驅往。

乙丑。

命陝西兵來與大將軍伯費揚古軍會。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等曰。前因厄濟內河燒荒。曾命

陝西兵於四月初旬進發若俟四月進兵。似覺
遲悞。應將陝西兵調至寧夏令其出寧夏來會
大將軍費揚古所往翁金之路。兩軍會合後即
令費揚古將兵酌量均撥分路前進。前此陝西
兵卒。原派發一萬三千。今既令前來。可減其兵
數。止以一萬爲額。如此則馬匹糗糧。俱獲豐裕。
軍機關係甚大。明晨著原議之議政大臣。作速

集議議曰。
聖諭已極周詳。應令將軍孫思克率陝西大兵。來至
寧夏於三月初十前後。出寧夏來會費揚古
軍即令費揚古將兩軍酌量均撥分路前進
再先經僉議派陝西滿洲兵三千。漢軍火器
營兵一千。綠旗兵九千。兵力宜强似應無容
減額仍照原派之數。今既不出鎮彝俱從寧

夏進發。前此遠方調來兵卒。若可帶至寧夏。
則帶領前進。倘因路遠不便。即交孫思克將
甘肅固原提督及撫標官兵所用馬匹。酌量
選取調用。奏入。
上可其議著先差善馳之筆帖式撥什庫作速往諭。
尚書圖納。亦令其速行。
命賞從征綠旗官兵。先是

上諭兵部。軍士已屆征期。宣化府古北口綠旗官兵。
宜加恩賞。至是部議以派出預備宣化府綠旗
官兵三千。古北口綠旗官兵一千五百。應交
戶部。加
恩賞賚銀兩。奏上。
報曰可。大同綠旗官兵。隨大將軍費揚古前往。亦
著一體賞賚。

命天津總兵官岳昇龍等率騎兵護送中路糧車時岳昇龍以米車前後非得騎兵不能往來巡護請選直隸精騎二百名及山東省臣標轄精騎一百名帶往。

上命督運于成龍等確議議曰岳昇龍所請山東兵百名停其帶往可率直隸馬兵二百名車前領運劉國興率河南馬兵二百名車後催運

此四百名兵所需一百四十日口糧亦在通倉領出於添造車內裝運議上得

旨岳昇龍所請山東馬兵百名仍准帶往餘如所議

定運車旗式督運于成龍等奏言運米車上所用旗纛請照漢軍火器營式樣製辦

上曰火器營關係緊要若與之一式是無別也運車旗幟色用白畫飛熊其上爾于成龍曾任鑲紅旗都統今督理運務可仍用前都統旗纛

命都統王永譽從中路征

命給黑龍江等處官兵行糧時將軍薩布素以所屬墨爾根黑龍江齊齊哈爾三處官兵購買馬匹治辦器械俸餉不敷所用請給行糧移文戶部部議以目今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之兵暫無所用其薩布素給與行糧之請可無庸議奏入

上曰此軍雖現無行走之處著照該將軍所請給與行糧寧古塔將軍佟費揚古請給編附右衛之蒙古官兵行糧得

旨可照內地官兵一體給與

丙寅

命延綏波羅管副將劉官統同陝西兵進剿。
已已。
命福建陸路提督張雲翼從中路軍。時張雲翼來
京
陛見。奏請從軍効力。故有是
命。
命添設烏鎗大臣。

上諭內大臣公常泰曰。烏鎗大臣太少。一旗應設大
臣一員。統率爲善。除前鋒統領碩鼐不可別調
外。鑲黃旗派內大臣馬思喀。正黃旗派都統侯
巴渾泰。正白旗派護軍統領托倫。正紅旗派公
常泰。鑲白旗派護軍統領蘇赫。鑲紅旗派副都
統孫渣齊。正藍旗派副都統雅圖。鑲藍旗派副
都統宗室郭飛管領。此派出大臣。各照本旗旗
色持纛前行。
諭增造中路運車。
上諭督運于成龍等曰。中路米車所載過重。運輸沙
漠。恐馬力難勝。可再增造五百輛。均分裝載。至
朕每舉一事。惟恐累民。故前造中路之車。俱動
內帑錢糧。誠以民力無幾。而吏不之恤。致失朕
意也。先時朕出口外。直隸巡撫常令地方官預

備車二三百輛。或至累民。今朕統師北討。凡所
需供應細物。將爾等預備車內分撥裝載。其會
同兵部僉議。議曰。軍糈事急。過重難以行遠。已
蒙
睿照。著增造車五百輛。其增造之費。在前所領帑
金內動用。至
御用車輛。若交地方官預備。恐致累民。應欽遵

聖諭停其備辦。凡
御營需用裝載。俱於臣等預備車馬內撥用。其押車
人員。著中路効力官及地方官內酌量分遣
兵部章京筆帖式照常派出。公同管押護人。
得
旨。如此則不致累民。其亟行之。餘如所議。
庚午。

命侍郎安布祿出哨偵探。
上諭理藩院侍郎安布祿。西喇白尚書班第出哨日
久。而又撥發從征。著班第歸以辦行裝。爾安布
祿往居班第所駐之地。凡事俱如班第行。爾安
布祿亦已派軍中。可即從彼地而往。如班第所
在官員有願從征者。令歸來治具。至彼處偵探
人員。視其緩急。應留者留之。若無要務。可即遣
歸。
辛未。
宴賚出兵及運米大臣官兵於
太和門。先是
上諭總管內務府衙門曰。可將內庫所貯綢絹蟒緞
等物。酌量分定。賞給出兵大臣侍衛八旗參領
前鋒侍衛及部院衙門滿洲漢軍大臣學士以

上等官。其護軍校驍騎校前鋒護軍。亦給以緞
疋。驍騎火器營兵礮手。皆給與布疋。至運米大
臣官員綠旗大臣官員。俱係從征。亦照其品級
賞給緞疋。此番所備之兵。不比前次。朕熟思已
久。必期成功。故凡大臣以下。兵丁礮手以上。均
施以恩。可於十四日。大賜筵宴。宴畢賞以緞疋
等物。至是日巳時。

上御太和門陞
座。兩旁內大臣侍衛大學士等列坐階下金水橋
內。出兵大臣官員前鋒鳥鎗護軍等。分左右
按旗分坐。運米大臣官員坐於左。綠旗提督
總兵官等坐於右橋外。護軍叅領護軍校護
軍等亦分左右按旗分坐。午門外。効力廢官
鳥鎗驍騎火器營兵礮手等亦依次坐。坐畢。

樂作。演內監戲衆技畢陳。
上命大將軍費揚古。進至
座前。
手賜卮酒。費揚古跪受。退至階。叩首飲。都統前鋒
統領護軍統領及運米左都御史于成龍督
捕侍郎李鈵提督張雲翼。總兵官岳昇龍馬
進良等俱

上手賜飲。其副都統等。亦進前著親近侍衛賜飲前
鋒叅領護軍叅領及運米官員。自委署護軍
校以上。皆十人一班。進至堦上跪飲。又
命內務府總管。親隨侍衛及部院大臣徧視衆軍
士飲至申時。宴畢。
上始回宮。凡與宴之大臣侍衛八旗叅領前鋒侍衛
部院大臣學士督運大臣提督總兵官以上

俱賜
御用立蟒緞綢有差。其出兵運糧官員及護軍校驍
騎校前鋒護軍等俱賜緞有差。鳥鎗驍騎火
器營兵礮手等俱賜布。既畢。大將軍伯費揚
古。率衆官兵進前謝
恩。奏曰。自古人君賞賚官兵者有之。如我
皇上。親臨宴犒徧加賜賚者。實所未有。臣等受

皇上隆恩。何能仰報。惟有遇噶爾丹。誓必磔斬無遺
而已。齊聲奏畢。同叩首出。
命給古北口及宣化府總兵官鳥鎗。
上諭兵部曰。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宣化府總兵官
白斌。各給以內造鳥鎗二百桿。火藥鉛子。一併
付與。馬進良現在京城。即交伊本身。酌部撥給
驛車。令彼帶去。白斌處。爾部可差人送往。此鎗

回軍之日。仍令繳內收貯。
壬申。
命選派蒙古官兵。并發火箭至軍前。時大將軍伯
費揚古奏言。春時進兵。正蒙古馬瘦之時。若
不將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派出。不
得壯健人馬。請將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
吉及閒散台吉等附丁。揀選其人材健壯。家

道殷實者派出。似爲得力。至於火箭。尤爲軍
中需用之物。伏望發至軍前。
上從之。發內庫所貯火箭三千解往。
川陝總督吳赫。請赴甘州。料理軍需。并防守
邊境。時吳赫奏言。大兵進勦噶爾丹。需用運
米駝馬。以及牛羊等物。極其繁多。若不預行
採購。恐致遲悞。臣身駐西安。不能遠爲料理。

臣欲前赴甘肅。會同該撫。選擇才能官員。分
行採辦。以備大軍進發。至於三邊地面。甚屬
遼闊。番彝之人。沿邊雜處。今將軍孫思克等。
深入征勦。其防守不可不嚴。西安現有副都
統費揚固。巡撫党愛。臣請將臣標下官兵。酌
量選帶。暫駐甘州。嚴守邊境。奏至。
上從之。

命調副將周洪昇等押中路米車時督運于成龍

請撥官兵押運

上諭曰前有各省督撫提鎮保題武弁召見記名者今概調來京遠者難以立至爾等可就近將直隸山東河南江南四省凡記名及各上司保題之員爾等查兵部檔案具奏于成龍等同兵部查四省副將等員開列山東膠州副將周洪

昇等二十七人職名奏入

上俱令派發押護中路糧車

命嚴守喀倫時內閣侍讀學士伊道奏言鄉導朱爾滻哈等至厄折忒圖哈卜七爾地方見有人馬行蹤約四百餘沿克魯倫河上流而去觀其形勢乃係厄魯特因令車臣汗貝子盆楚克等入內遊牧而車臣汗等以目今羊當

產羔牲畜羸瘦不便遷移俟雪融時漸次內牧為辭夫厄折忒圖哈卜七爾地方距車臣汗等目下所居波衣爾之地止二日程今厄魯特既逼近來前則凡我喀倫不可不嚴加防備現今兩烏朱穆秦并阿魯科爾沁之喀倫雖每處有章京一員兵十名然軍力微弱每處應添章京一員兵十名至扎魯特科爾

沁等旗喀倫與車臣汗等所居波衣爾之地相近亦應嚴飭堅守喀倫奏至

旨下所司議理藩院議以朱爾滻哈等雖見其蹤跡並未望見形影應移文與伊道令其再選精細能事之人探明實信速行奏報其車臣汗貝子盆楚克等既云羊正產羔牲畜羸瘦應令伊等遠行偵探暫居原所俟伊等可行

之將再入內遊牧至於喀倫地方每處原設
章京一員兵十名其添設官兵可毋庸議再
檄知烏朱穆秦阿爾科爾沁扎魯特科爾沁
及黑龍江將軍薩卜素處令其嚴飭各旗喀
倫官兵加意防守奏上
上從之
命西路兵備護軍為前鋒大將軍伯費揚古請於

大同養馬八旗護軍內備選二百烏鎗護軍
內備選八十為前鋒其前鋒旗幟交地方官
製造
上從之特以副都統碩岱為前鋒統領
命以親征原委曉諭大小諸漢官時
上欲親統大軍往征噶爾丹大學士王熙等及漢九
卿大臣科道等官恐

聖躬勞瘁奏曰欽惟
皇上茂德豐功文經武緯誠邁百王而超千古前以
三逆負
恩察哈爾作亂賴
皇上運用神謀皆立時授首懸之藁街及功成事定
又平臺灣以為郡縣此數十年間時和年豐
民安物阜域內咸享昇平之福凡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亘古以來聲教所未及者無不仰

戴
堯天舜日來享來王乃噶爾丹狡焉小醜反覆靡
常二十九年敗遁之後
皇上擴天地之恩不忍絕其根株詎意噶爾丹賦性
愚頑並不改行易心而來納欵敢自外於
王化屢行狡猾用是

皇上赫然震怒欲行
天討凡進兵運餉之務俱奉
睿算指揮毫不勞苦百姓是以小民不知有兵安
堵如故稽古史冊如今日之人馬精強兵革
堅利軍容猛銳
聖算神奇者誠未之有臣等雖係書生不諳軍務亦
知

天兵所向必克可不崇朝而滅此小寇也
皇上奮雷霆之威躬統六師征揚
神武櫛風沐雨不憚勤勞
皇上雖爲社稷生民謀億萬年之計但臣等愚意以
爲
皇上乃
天地神人之主身有舉動係天下萬國之瞻仰噶爾丹

釜內遊魂以我兵強將勇又遵行
成算自必繫其頸而獻諸廷
皇上端拱九重之上坐受捷音燕享賞勞指日可待
無煩
皇上玉體親行伏祈
皇上遣將授兵教之方略使早奏大勳以慰中外臣
民之望奏入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漢大臣諫阻朕不之
怪爲人臣者不欲以軍務勞君身者亦當然之
事但此噶爾丹爲人狡詐不比尋常小寇前年
來犯我藩塞語極兇悖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率
四十九旗崇古及察哈爾兵遇噶爾丹之兵而
辟易是以朕熟籌務必滅之指授出征諸王將
軍於七月初六日起行朕躬隨於七月十四日

起行。又恐噶爾丹聞朕親行而遁去。以兵一枝授內大臣阿米達誘之。近至烏蘭布通之地。是時諸王大臣皆在軍中。竟使噶爾丹逸去。於此爾等可知之矣。適會朕躬有疾。未到戰地。果知其如此。朕必力疾而往也。失此良會。誠爲朕一人至今恨之。衆朝亦無不以爲恨也。所以朕不得不親行者。職此故也。近者噶爾丹背誓。掠我

蒙古邊外住居之喀爾喀。又煽誘諸蒙古。不無顧望而持二心者。倘不早爲之剪滅。恐其勢漸張。今以時勢言之。天下無事。四海太平。朕踐祚以來。無日不以軍民爲念。雖未嘗加大恩於民。而撫綏有年。想天下臣民必皆愛戴。是我內地可以無虞。如京中事。則皇太子已長。可料理之。乘此時而朕親往征之。亦一良會也。今噶爾丹

屯聚巴顏烏蘭。距蒙古界上不甚相遠。是以不憚勞苦。躬臨邊塞。大兵分路並進者。特欲迅掃逆賊。以絕後患也。噶爾丹滅。則天下不復有事矣。即噶爾丹望風遠遁。而以我神兵之威揚播外藩。不亦善乎。矣今不圖。噶爾丹來侵我四十九旗。則必調天下綠旗沿邊守戍。所費不益多乎。爾等其以此曉諭漢大小臣工知之。

乙亥。

趣西路官兵作速起行。時將軍孫思克奏言。先經僉議。令派陝西綠旗兵九千。臣同尚書圖納公議。於臣標下五營馬兵內派一千八百。涼州總兵官所屬馬兵內派二千。寧夏總兵官所屬馬兵內派一千五百。肅州總兵官所屬馬兵內派二千。西寧總兵官所屬馬兵內派

一千二百。總督標下馬兵內派五百。共選派九千名。其領兵之副叅遊守千把等官。仍照前議定之數。揀選派出。此派出之兵。務令於二月初十以內。齊集甘州。喂馬一月。一同出邊。臣查河西地方。凉州莊浪甘州肅州。俱係沿邊要地。且偪近蒙古。應令提督李林隆酌量調取官兵。來甘州駐劄防守。又先經僉議

從征綠旗兵丁。除本身坐馬外。可按名多給一匹。臣隨將提督總兵官所屬存留兵丁之營馬內。選其肥健者。如數分給九千匹。但甘肅地方苦寒。不比內地。青草發萌甚遲。臣等之兵。於三月二十前後。青草已萌。即行出口。倘尚未萌達。欲再守候數日。為此奏

聞。

上諭諸王曰。大將軍費揚古兵。於二月二十日前後進發。將軍孫思克兵。亦應令於二月二十日前後自寧夏起程。甘州肅州等處兵。若調至寧夏。路途遙遠。其到必遲。現今寧夏有滿洲兵一千。漢軍火器營兵五百。應再增以西安滿洲兵一千。漢軍火器營兵五百。以足三千之數。再寧夏榆林二總兵官標下綠旗兵。共選派六千。即令

該總兵官率領。同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等。於二月二十日前後。自寧夏起程。令將軍孫思克將伊標兵。酌量選帶。速來寧夏。如及期而至。則一同進發。倘或不及。可隨後踵進。其滿洲漢軍兵丁馬匹。未及喂肥。著該將軍總督等。將存留滿洲漢軍并綠旗兵丁馬匹內。酌選肥健者更換付之。其添給綠旗兵丁馬匹。幷負隨運米

糧之騾駝馬騾俱令於各營及驛馬內選其膘壯者給付。此路隨運糧米。俱著照前議備辦。一切事務。令尚書圖納。會同該總督巡撫提督等公商料理。毋致有悞。提督李林隆速往甘州駐劄。酌量徵調官兵加意防守地方。速檄知之。

丙子。

命議增綠旗兵鹿角。

上諭管漢軍火器營都統李正宗曰。是役也。有綠旗兵三千。朕意欲使綠旗兵居中。漢軍居兩旁。其鹿角如何增加。所增鹿角。如何捆載。擡鹿角人役口糧。如何運到。爾其與戶兵二部議之。議曰。是役之兵。已派出古北口綠旗兵一千五百名。宣化府綠旗兵一千五百名。此三千兵應增帶鹿角一百六十架。其擡鹿角也。應派出

八旗漢軍步甲四百八十名。所派步甲。每人撥馬一匹。四人為一車。以此馬挽之。伊等八十日口糧兵器。俱載此車之上。但漢軍旗下現置馬匹。無有餘剩。應折銀每匹三十兩。給之購買。其車各自本旗內撥給。至鹿角三架以騾駝一頭捆載。共計需騾駝五十四頭。取捐助騾駝給之。伊等隨運兩月口糧。應交左都御史于成龍等。奏入。

上從之。

辛巳。

命定軍廝立功賞格。

上諭內大臣公國舅佟國維等曰。官軍之廝役人等。有能踰鹿角營而進擊者。作何給還本主身價。令其出戶。以示勸勵。爾等集議。議曰。官軍家下

兵丁厮役或駱駝管或鹿角管或於曠野賊
兵對敵之處有能首先躍入衆人接踵繼進
以致殺敗賊寇其首先躍入之家下兵丁厮
役以及其父母妻子俱撥在佐領立爲另戸
王照例計其人口給還伊主身價奏入

上曰其第二三前進者亦著照此例行
諭分派西路都統副都統督八旗營壘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爾軍中所有都統副都統
等可令各分管八旗營壘費揚古遵
旨派管京城所發八旗大兵營壘以揚威將軍舒
羅舒恕管兩黃旗以都統伊勒愼管兩白旗
以都統公彭春管兩紅旗以侍郎滿丕管兩
藍旗派管右衛八旗兵營壘以護軍統領宗
室費揚固管鑲黃正白兩旗以護軍統領死

爾達管正黃正紅兩旗以副都統党愛管鑲
白正藍兩旗以副都統拜音布管鑲紅鑲藍
兩旗
壬午授中路督運左都御史于成龍等
勅印
勅曰今厄魯特噶爾丹毀棄盟誓傷我使者搶掠
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庫圖克圖之來陰蓄

狡謀違旨妄行用是遣發各路大兵聲罪致討
進剿大兵所需糧米浩繁督運責任重大必須
專委大臣統理今特命爾都察院左都御史于
成龍兵部督捕右侍郎李鈵通政司左通政喀
拜總理運送中路大兵軍米事務爾等督運之
米務隨大兵運到勿得遲延有悞軍需驛摺之
處必安營壘令兵丁加意巡防所派副都統總

兵官部院官員以及爾等題帶文武各官。俱酌
量派定。分委押運。其情願効力人員。亦量行分
派。隨押車輛。俟到邊外。如有用蒙古兵之處。即
將爾等經過相近地方。所有蒙古兵丁。酌量調
用。有貽悞修路搭橋者。即行指名題參。凡關運
米事情。各部院不得掣肘爾等總理運務。亦須
熟計征戰事宜。將官兵不時操練。務使賞罰嚴

明。其敕中開載未盡事宜。爾等即會同商酌而
行。倘遇有征戰之處。與副都統盧崇耀總兵官
岳昇龍劉國興等。商計而行。有於運米事情勤
勞供職者。即察題獎勸。如有怠玩厥職。不効力
勤勞者。即行參奏懲治。或官員或趕車兵役偷
盜米糧馬匹。及妄作非爲者。即以軍法從事示
衆。爾等膺茲重寄。務須殫竭心志。黽勉効力。將

米速至軍前。以濟軍需。斯克副朕委任之職。如
或因循怠忽。措置乖方。致悞職任。責有攸歸。爾
等愼之。故諭。尋授西路督運侍郎王國昌等
敕印。
敕與中路略同。
命增發綠旗兵。防守歸化城。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大兵前進。勦滅噶爾丹。歸

化城地方緊要。土默特二千餘兵外。著增撥宣
化府綠旗兵一千。駐防此軍。應派內地諸王統
領。著議政大臣議。議曰。
諭旨甚是。應於土默特二千餘兵外。增撥宣化府
鎭標步兵一千。防守歸化城。管領將弁。照兵
數派出。內地諸王。該衙門請
旨派出。俟大兵滅噶爾丹凱旋之日。撤回此軍。

上從之。尋以安郡王馬爾渾輔國公來倚副都統雅
圖防守歸化城地方。
癸未。授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
勅印。
勅曰。今厄魯特噶爾丹。毀棄盟誓。傷我使者。搶掠
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庫圖克圖之來。陰蓄
狡謀。違旨妄行。剿滅不容少緩。用是遣發各路

大兵。聲罪致討。特命爾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
古為撫遠大將軍。統領西路大兵。一切事宜。爾
與都統伊勒慎。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護軍統
領允爾達。副都統碩代。理藩院侍郎滿丕等。公
同計議而行。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背事會
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强而輕視逆寇。嚴偵遠探
罔或疎虞。其統領蒙古兵丁前來之王貝勒扎

薩克台吉。與綠旗總兵官等。共相商確。酌量行
事。爾仍總統調遣。有能擒斬噶爾丹來歸者。另
別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務加意撫恤。副朕戡亂
靖逆之懷。官兵或臨陣退縮。貽悞軍機。爾會同
商議。官員以下。即以軍法從事示衆。官兵犯小
過者。會同商酌。徑行處治。勿泯沒官兵功績。勿
寬縱違犯法紀之人。賞罰之際。務極嚴明。如有

用運米綠旗官兵與情願効力人員之處。爾即
酌量調遣。爾等將厄魯特殲剿廓清。安靖邊圉。
斯稱委任。爾等宜殫竭心力。蚤奏膚功。欽哉故
諭。
命設西路驛站。先是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侍郎滿丕等曰。西路設驛事
宜。爾等可交理藩院兵部集議。至是二部集議

自京城至殺虎口原設有驛不議外自殺虎口以外置驛六十處每驛設馬二十匹兩驛合設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二名蒙古官一員兵十名更請於鄂爾多斯六旗內派馬五百匹再取直隸河南附近府州縣偏僻驛站中馬一千匹酌量安設六十驛需馬一千二百匹以所餘三百隨之自西路以至中路驛前

如有設驛之處可交大將軍費揚古即於此馬內酌量安設奏入

上從之

命限中路官兵賫糧額數

上諭議政諸臣曰中路兵丁仍帶八十日米外諸王大臣侍衛官員俱著帶百日之米

恩賜西路從征土默特官兵先是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是役歸化城土默特從征兵丁應加恩著交該部至是理藩院議西路從征之歸化城土默特都統阿喇納副都統阿迪阿玉璽多爾濟等應賞緞各二疋實授參領二員參領署參領大四員參領十員佐領十二員賞緞各二疋閑散章京十二員驍騎校十員賞緞各一疋兵八百名每人賞銀五

兩所賞銀緞戶部差官送至歸化城交大將軍伯費揚古親視給賞

上從之

甲申

命選備追剿精兵

上諭兵部等衙門曰六兵至巴顏烏闌倘噶爾丹不敢迎敵從此遁去可預選察哈爾兵一千六百

名。喀爾喀翁古特兵一千四百名。存於大兵內
及新滿洲諸王護衛喀爾喀兵內共選精兵一
萬。備足駝馬糗糧。務將噶爾丹窮追勦滅。爾等
其前議以備
命都統公彭春為西路軍中參贊。先是以彭春為
奉旨遣至西路。至是授彭春為都統。
上諭兵部曰。著以彭春為西路參贊。

乙酉。
諭恩賚挽運兵丁。
上諭中路督運左都御史于成龍等曰。出師討寇。全
資兵力。內外滿洲漢軍綠旗諸路從征兵丁。俱
已各加恩賚。其外省調集步兵。挽運軍糧載途
況瘁。尤可軫念。所有每月應支銀米。本營照常
支給俾養贍室家。仍各給與行糧。以為道路之

費。所運米石。如悉依期輓至。克濟軍需。不致虧
損遲悞。俟大兵凱還。補入馬兵營任用。以彰獎
勸。有效力勤敏。才堪拔擢者。爾等可記名彙奏。
以俟酌用。兵丁勞苦饑寒。凡督運大臣官員宜
時加拊循慰勉。庶人爭自効。踴躍赴公。西路輓
運兵丁。亦照此例行。爾等可移文各該撫通行
曉諭。宣朕體恤軍士至意。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九終

二月己丑。

命黑龍江副都統喀特虎從軍。黑龍江將軍薩
素奏言。副都統喀特虎喇子二人。俱告請願
赴軍中。竭力以効犬馬之勞。臣欲帶兩副都
統出征。奏至。得
旨。喀特虎著從軍。喇子著鎮守地方。

辛卯。

命更定出兵日期。並增發偵探官兵。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噶爾丹為人狡詐。未
必不揹西向東。我大兵若於三月初十起行。則
四月二十五間。方得至巴顏烏蘭。今不便待陝
西兵。中路行期宜改在三月初間。西路費揚古
兵行期。亦改在二月望間。著交欽天監選擇具

奏至於喀倫地方。偵探情形事屬緊要。宜增派
官兵。發往侍郎安布祿處駐劄。俟厄魯特來時。
視其兵力。仍前單弱。即著擒勦。倘力不相敵。擇
便退回。星飛馳報。爾等其集議之。議曰。
聖諭周詳。俱應欽遵而行。其派發喀倫官兵。請於每
旗派不出征之前鋒五名。並不出征之王貝
勒貝子公等屬下。擇其人材壯健。家道殷實

護衛。及新滿洲。共派百名。給以肥馬。令其速
赴安布祿處。駐劄喀倫。一同偵探。俟大軍到
日。其護衛及前鋒兵。俱令撤回。此事仍應檄
將軍舒恕孫思克等知之。奏上。得
旨。此發往喀倫官兵。共派七十人足矣。所派前鋒
仍著於出征之前鋒內選派四十名。再將出征
上三旗及王貝勒貝子公等情願效力之護衛

人員內共派三十名。護衛俱著乘自備馬匹。前鋒兵。著給上駟院及兵部馬各三匹。計其口糧行裝。給與駱駝負載。伊等分內之馬匹輜重。著隨大軍前去。俟大軍到喀倫。仍各乘自備馬匹。其帶往之駝馬。可交上駟院兵部查收。

諭從征人員愛護馬匹。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方今春令。肥馬若被

雨淋。恐致倒斃。著通行曉諭出兵人員。及于成龍等。預備油單。中途如遇雨雪。卽以苫蓋。

壬辰。

命蒙古官兵。預備于烏爾揮河聽用。先是理藩院奏言。四子部落。六鄂爾多斯兵。俱派隨西路出征。兩翁牛特。兩喀喇沁兵。已派輓中路米車不議外。其兩烏朱穆秦。兩蒿齊忒。兩阿霸

哈納爾。兩阿霸垓。兩蘇尼特。十科爾沁。兩扎魯特。阿祿科爾沁。兩巴林。克西克騰。敖漢。奈曼。兩土默特。及喀爾喀羅卜藏貝勒等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官兵。應派在何路。伏候

欽定。得

旨。俟出兵臨期。傳諭衆扎薩克等。酌率本旗官兵。

于各邊界預備。來者帶往。不來者聽之。至是。

上諭曰。目今蒙古兵衆。正當馬匹羸瘦之時。可止其來會大軍。著都統杜思噶爾。理藩院章京達賴。馳驛前往。令蒙古王等。將所屬兵丁內情願効力。馬匹足供驅策者。儘數派出。駐烏爾揮河地方預備。秉青草牧肥馬匹。以待遣用。杜思噶爾等宣諭畢。可于喀倫內來赴軍前。

定中西二路大軍起行日期。欽天監於二月三十
日丙辰寅時。中路大兵自京城起程。大吉。二
月十八日甲辰巳時。西路大兵自歸化城起
程。大吉。奏
聞。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中路大兵行期。可定于二
月三十日。此選定日期。著速檄大將軍費揚古

知之。
命廢官中路坐塘効力。兵部理藩院奏。中路大兵。
例應設驛。自京城至獨石口。請設四驛。其間
有額定驛馬。不必增加外。每驛用筆帖式一
員。撥什庫二名。自獨石口外。五六十里一驛。
約設六十驛。每驛馬四十匹。共需馬二千四
百匹。應于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捐助之馬。京

城大小官員捐助之馬。兵部館所之馬。內取
一千九百匹。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爾。兩蘇
尼特旗分內。取馬五百匹。安設。至中路大兵
到喀倫後。沿喀倫迎西路聯絡設十五驛。所
需馬三百匹。亦取捐助之馬。兵部館所之馬。
每驛安設二十匹。如兩路大兵中間相隔還
遠。驛或不足。酌量增設中路大兵正站腰站。

俱兩驛合設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二名。扎薩
克蒙古官一員。兵十名。其筆帖式取自各部
院。撥什庫取自八旗滿洲蒙古旗下。其管理
正站驛馬行止安設之事。應撥理藩院兵部
章京各二員。腰站亦撥章京各一員前去。至
捐助之馬。無夫押送。以四馬一夫算。共需夫
四百名。應檄直撫將附近地驛夫照數酌

撥備帶口糧押送馬匹奏上得
旨此番出師諸物朕皆全備並無待後賫送之物飛馳之事亦少一驛設馬四十匹則太多況發直隸河南兩省驛馬人夫伊等亦甚勞苦著每驛用捐助馬二十匹部院章京筆帖式撥什庫調用將盡今設此驛有革職文官情願告請効力者甚多若輩不習軍務可令伊等一驛兩三

人坐塘効力報馬不足令自備馬匹馳報其口糧令自備人夫運送亦彼出力自効之事也併酌撥扎薩克蒙古內台吉章京兵丁監視馬匹如驛馬失盜被劫即依律治罪至草青後將蒙古之馬著該管台吉各自本旗酌帶赴驛協助傳報以代傳諭設驛地方衆扎薩克可也如此則驛務不致有悞而坐塘者亦大有裨益矣餘

如議行

癸巳

諭安郡王馬爾渾等駐防歸化城遠偵聲息先是
命安郡王馬爾渾輔國公來僖副都統雅圖率宣化府綠旗兵一千歸化城土默特兵二千往歸化城駐防至是馬爾渾等瀕行恭請
訓旨

上曰爾等往歸化城務揚軍威以示兵力強盛各處遠行偵探最爲要緊爾等三人須同心効力不可于事後但云我意原欲如此曾經言過彼此互相推諉王與公皆年幼未曾歷練凡事宜與雅圖商酌而行爾雅圖乃曉事之人不可推托王等至朕行在與歸化城相近此時正當用兵之際不必差人請安

甲午。

命頒賜綿甲于從征將士。時浙江等五省。製造綿甲。陸續解至京師。

上命頒給從征將士。復傳

諭曰。此甲朕曾親試進退周旋。毫無阻礙。甚覺輕便。此外更加以一層鐵葉。一切鳥鎗。無有貫入之理。此甲表裏皆係單層。綵綿尚易透出。或綴

或布。內外再加襯貼。則益覺堅好矣。甲背上亦將鐵甲式。各書旗分佐領姓名綴之。此皆動用正項錢糧。特為製造。不可棄擲。所給之人。記名存案。

命加運軍糧。以備虧耗。

上諭總理運務于成龍等曰。爾等所運軍糧。係計日按口而備。一路風吹日曬。車軸動搖。或致虧耗。

可于每石加米一斗運往。如此則臨期支放。庶不致缺少

大將軍伯費揚古自京起行。赴歸化城。增發火礮於西路。先是以冲天礮三門。神威礮十門。景山製造子母礮二十四門。江南礮五十五門。發往大同。以備西路兵之用。至是。

上諭兵部曰。著於新造礮四十八門內。選八門。派每

旗礮手一名。作速增解大將軍費揚古軍中。

命開明口外來報聲息。檄知將軍薩卜素等。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前令黑龍江寧古塔盛京。立刻備兵。各居其地者。恐噶爾丹知我三路大兵進勦。惶迫東行。是以使之預備也。今視口外來報情形。亦有東行之狀。著薩卜素立刻整備屬下兵馬。遠設偵探。如有用盛京寧古塔

兵之處。許彼星速征召。總轄調遣。其左近蒙古
亦當小心防備。因薩卜素所居遼隔。報京聲息
不得聞知。可將先屬噶爾丹之事。口外報文一
一查出。開明月日。發與薩卜素。使彼知之。以便
准備行事。盛京寧古塔將軍處。亦着遵檄知之。
丁酉。
命以所餘綿甲解右衛軍中。先是命以綿甲五千

發給大將軍費揚古軍中。至是
上諭內務府總管曰。所餘綿甲內。着取二千領交兵
部解往右衛軍中。
戊戌。
命選侍衛章京爲傳宣。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現在傳宣。皆卑微之
人。重大事務。不足差遣。除平常小事差遣若輩
外。着每旗簡選賢明侍衛章京四員。附御營預
備。如有緊急大事。使持令箭。以聽差遣。其令箭
交內府大臣製造。
己亥。
勅奬策旺喇卜灘。時策旺喇卜灘遣使粟素齋疏
請
安。并貢方物。又陳噶爾丹奸惡。乞遣還回子歸己。

上嘉之。
賜以勅書。
勅曰。朕爲萬國元后。惟以率土乂安。咸享樂利爲
心。其能體朕覆載之懷。敬順自持者。朕必愛養
教育之。其或違朕兼容懷保之意。不循分誼。包
藏禍心。悖安和之理者。朕必懲創匡正之。此朕
統御寰區。爲人君之大道也。今爾策旺喇卜灘

仍踐前好。遣使請安。貢獻方物不絕。又以噶爾丹奸詐。爲所侵凌。與爾有不共戴天之讐。披瀝情實。遣使囊素齋奏入告。誠心求恤。敬順可嘉。朕爲一統萬邦之主。有不眷爾誠心效順之人乎。查爾所奏回子之事。今噶爾丹處雖無回子前來貿易。此後或來。朕必交該部查明如爾所請發往。朕嘉爾恭謹。受爾貢獻。爾尚永懷敬順。

朕將洊加恩賜焉。昔噶爾丹擾我邦治。猖獗橫行。闌入烏蘭布通之時。朕遣偏師大敗之。欲即窮追將盡殲矣。而噶爾丹乃長跪于達賴喇嘛所遣威靈佛前而誓曰。不敢復侵中華皇帝之喀爾喀。與衆人民。載書加印。始免其誅戮。而縱之。朕向者殊不喜征誅。今噶爾丹悖棄誓言。朕我賚汝之使。劫喀爾喀之人。阻止班禪庫圖克

圖之來。今又不已。頗爲閙。動搖我人民。內懷詭詐。欲行禍亂。其跡顯然。朕爲一統萬邦之主。若此擾我昇平之人。何得不加剿艾。是以發三路大軍誅討。凡罪皆在噶爾丹。他無與也。但三路大軍甚衆。聲靈赫濯。恐邊外之民。不無震驚。爾其遍諭爾之屬衆。以至土魯番諸處。各令照常安居。勿致驚潰。特遣內閣侍讀常明。理藩院司

務英武爲使。賜爾花緞二十疋。銀茶桶茶盆各一。共狐腋蟒袍一襲。貂帽一頂。玲瓏鞓帶一圍。皮靴蟒襪各一對。爾如有所欲言。其遣人偕使臣來奏。敕理藩院。以嗣後策旺喇卜灘使人。不得過二百名具奏。

上命使人往來。以三百爲限。

辛丑。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遣人于喀倫外掘井費揚古
奏言臣於二月十二日至芊河地方遇遣往
看路之副都統阿迪等告臣云自歸化城至
喀倫有二路若自穆納一路前進二十日可
至喀倫或從昆都倫一路前進十八日可至
喀倫此二路皆有溪河清泉不須掘井喀倫
以外郭多里巴爾哈孫一路共十三站每站

有井十餘處噶爾拜察罕庫騰一路共十七
站每站亦有井十餘處此二路俱令其再行
浚鑿有掘至五六尺者有掘至二三尺者深
掘處尚可得水其淺掘處水共沙泥凍合竟
不可得水臣等以阿迪等所看二路皆可前
行即率兵進發俟到喀倫外當酌量掘井以
往奏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據副都統阿迪等奏其浚鑿之
處仍係舊所並未另行掘覓掘井之事關係軍
行著喇嘛商南多爾濟同副都統阿玉璽等馳
驛前赴費揚古處諭旨一到即令遣人前往掘
井大兵仍照常進發商南多爾濟滿洲蒙古文
義旅通凡有行文及差遣之處俱屬可用著留
費揚古處一同辦事

壬寅發
訓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上諭費揚古曰進兵之事朕已與諸臣酌議檄諭爾
知之矣今聞根敦帶青貝勒已進洪郭賴之內
齊斯希卜地方恐爾兩隊兵誤認喀爾喀爲厄
魯特此當檄諭阿南達知之至於商南多爾濟
當俟爾等過翁金後給之鄉導從可通之路限

日養至御營爲宜。此兩事雖不甚緊要。意之所及。交阿廸傳諭。尋又

諭費揚古曰。據總兵官康調元疏。有晉撫捐助騾子米糧。俱未解到諸語。以此揆之。因大兵趲期稍有未及。亦未可定。米糧牲口。所關甚重。爾將中當防護其前後。爾等路遠。糧運較中路倍難。萬一食有不繼。則爾兩隊之兵。不至窘乏乎。朕

心深憂之。特作手書飛遞傳諭。

甲辰。

命詳議

親征事宜。

上諭禮兵二部曰。朕統御中外。念切撫綏。惟務休養民生。未嘗遠事征討。比年以來。海宇昇平。閭閻樂業。四方因已無事。獨噶爾丹荒裔狡寇。肆逆兇頑。自爲剿布通敗遁之後。不自悔禍。仍行犯逆。悖天虐衆。違背誓言。使掠我臣服之喀爾喀竊踞巴顏烏闌之地。詭謀叵測。逆狀已彰。乘其竄伏近邊。自應及時撲勦。倘目今不行剪滅。恐致異日沿邊防戍。益累兵民。聲罪迅討。事不容已。用是遣發各路大兵。分道並進。朕特躬蒞邊外。相機行事。以衆擊寡。以正誅逆。天意人謀。無

不允協。此寇一殄。則邊塵蕩滌。疆圉輯寧。內安外攘。實在此舉。告祭

天

地

宗廟

社稷。並一切應行事宜。著察例詳議具奏。議曰。

上躬統大軍進發。應遣大臣告祭于

天
地
宗廟
社稷。再起行之禮。道路神太歲礮神。俱應遣大臣致祭。
出師之日。
上親詣
堂子行禮畢。由安定門大街。出德勝門。至土城關外。八

旗兵分兩翼陳列。陳兵時。以前鋒軍為始。其次俱按旗分。左翼先列鑲黃旗鳥鎗護軍。次護軍鳥鎗驍騎。次三旗俱照此依次排列。出
征
皇子王等。旗纛護衛。俱各于本旗護軍之中排列。末旗鳥鎗驍騎之下。列滿洲礮兵。次漢軍礮兵。次漢軍火器營兵。右翼亦照此排列。見

駕出郊。師中以礮行禮。三聲礮。
皇上至陳兵處。官兵皆於馬上俯伏。候
駕過。其不隨征王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俱過大軍排列之前。在路兩傍分列跪送。并派八旗官兵肅清道路。嚴禁僕從馬匹諠雜之聲。
駕過後。隨駐
御營人等。按隊前進。其次出獨石口兵丁。各按隊伍

隨行。
皇上至駐蹕處。前鋒應令過
御營前駐劄。隨
駕四旗官兵。皆啟行畢。然後令出古北口四旗兵亦照旗分各按隊伍赴扎營之處。奏入。得
旨。出師後。京師關係甚要。其不隨征都統等。免其送
駕。再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步軍統領步軍

校等各有防守之責亦俱免其送爲。餘如議行。
命副都統趙珣隨征隸火器營中。
丙午。
命預定接戰隊伍。
上諭內大臣馬思喀等曰。軍士接戰。當預編隊伍。頭隊兵必多。諸王可俱編入二隊。兩翼兵亦應派定。所選取勇士。可編入頭隊。頭隊二隊及左右

兩翼之兵爲最要。軍士不得以前進相爭。爾等其集議之。議曰。頭隊軍之正中。排設鹿角。及綠旗兵。次以左右翼漢軍火礮鳥鎗之兵繼之。繼此則派左右翼滿洲火礮兵四百。鳥鎗護軍每佐領一名。護軍一名。親隨護軍兩佐領合一名。鳥鎗驍騎亦兩佐領合一名。勇士及情願効力者俱派在頭隊。其二隊每佐領護

軍一名。親隨護軍兩佐領合一名。
皇子及王貝子公等俱定在二隊。其左右兩翼每佐領護軍一名。鳥鎗護軍兩佐領合一名。鳥鎗驍騎亦兩佐領合一名。行李令在二隊後。各隨本旗本參領。立于百步之外。再每佐領前鋒一名。鳥鎗護軍兩佐領合一名。內府護軍各執事人等。及部院大臣官員筆帖式。俱令在

御前以備調用。察哈爾兵八百。扎什王兵五百。另作一隊。預備追擊。衆扎薩克之兵一千。至期令與察哈爾兵會合。其派領兵接戰之大臣。伏候
欽點。奏入。
上從之。又
諭曰。火器營軍士既派在頭隊二隊。其火器營大

且前率之接戰。至于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
俱係特簡大臣。人材偉岸。並無庸懦者。頭隊二
隊及兩脇。可各照各翼掣籤以定。昔
太宗皇帝時。公彭春之祖和碩圖。於南苑交戰。橫衝而
出。奮勇破賊。故封以公爵。今有能越衆効力者。
朕自不靳爵賞。若退縮不前者。治罪無赦。都統
兼前鋒統領碩鼐。著統前鋒而行。提督張雲翼。
著與都統鄂倫代一處効力。副都統吳達禪齊
藍布令隨駕行。穆森等隨從皇子。不必編入隊
伍。領侍衛內大臣以下無庸派出。俟臨期再行
撥派。于是從征大臣公同掣籤。都統蘇努杜思
噶爾石文炳護軍統領鄂克濟哈蘇丹副都
統崇古禮胡什巴阿爾納莫洛渾龍什庫掣
得頭隊。都統齊世噶爾馬。副都統錫柱噶爾

必阿喀納鄂赫掣得二隊。都統丙錫坦副都
統達禮善納齊掣得左脇。都統周卜世副都
統法喀達喇克圖掣得右脇。奏上。得
旨。達喇克圖著派在頭隊。龍什庫調撥右脇隊內。
定中路軍營。
上諭內大臣馬思喀等曰。中路護軍及驍騎。可列為
十六營。爾其酌量集議。議曰。
皇上駐蹕處為一營。八旗前鋒軍列作二營。八旗護
軍及驍騎列作十六營。八旗漢軍火器營兵
隨礮兵礮手綿甲兵列作四營。部院大臣官
員筆帖式等列作一營。左翼察哈爾兵列作
二營。宣化府及古北口綠旗兵各為一營。至
守護
御營官兵。亦應派定。查內府護軍及執事人員總計

四百二十人。網城內安設巡警二十一處。每處派章京一員。內府護軍及執事人。十名守之。網城三門。每門派護軍及執事人。十名守之。外營安設巡警八處。每處派章京一員。侍衛鑾儀衛官執事人。共十名守之。外營四門。共派護軍執事人。四十名守之。馬匹牧場。于上三旗。每旗派章京一員。侍衛及鑾儀衛官執事人。三十名守之。禁止喧譁者。于上三旗。每旗派章京一員。護軍併執事人。役共二十名督之。通計一班。需用五百四十人。此分編營壘以及守視

御營諸事。俱交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及總管內務府大臣。約束督理。奏入。

上曰。鑲黃旗大營內。著皇七子胤祐都統杜思噶爾

副都統達禮善內大臣額駙尚志舜督捕理事官溫達。鑲黃旗小營內。著貝子蘇爾發副都統喀爾沁。副都統錫柱。正黃旗大營內。著皇五子胤祺都統侯巴渾泰副都統阿喀納學士朱桯內大臣布克韜。正黃旗小營內。著宗室公蒲圻。都統周卜世。副都統莫洛渾。正白旗大營內。著信郡王鄂扎。都統阿錫坦。副都統阿爾納。學士席爾登。正白旗小營內。著宗室公吞珠。都統石文炳。副都統胡什巴。正紅旗大營內。著皇四子公常泰。都統齊世。副都統法喀。原任尚書顧八代。侍讀學士覺羅華顯。正紅旗小營內。著宗室公齊克塔哈。護軍統領鄂克濟哈。副都統渣喇克圖。鑲白旗大營內。著恪慎郡王岳希。都統噶爾瑪。著護軍統領桑格。副都統諾納泰。鑲白

旗小營內。著貝子吳爾占護軍統領蘇赫。鑲紅
旗大營內。著皇三子胤祉。公福善。副都統孫渣
齊。侍郎席爾達。學士三寶。鑲紅旗小營內。著宗
室公蘇努。副都統鄂赫。正藍旗大營內。著顯親
王丹臻。副都統桑穆布。學士常綬。正藍旗小營
內。著閒散宗室哈爾薩。副都統榮古禮。鑲藍旗
大營內。著康親王傑淑。原任內大臣阿密達。副

都統宗室鄂飛。鑲藍旗小營內。著貝子德賽。原
任都統喀代。副都統龍什庫率領。再八旗漢軍
火器營。鑲黃正白兩旗合爲一營。著都統公鄂
倫代。副都統公孫徵灝。正黃正紅兩旗合爲一
營。著副都統張所知。都統王永譽。鑲白正藍兩
旗合爲一營。著副都統雷繼尊。都統李正宗。副
都統掄紐邦。鑲紅鑲藍兩旗合爲一營。著副都

統費揚古。趙珝。都統諾穆圖。副都統宗室巴賽。
副都統張朝午率領。其察哈爾兵。著貝勒多爾
濟渣卜。閒散大臣吳巴什統領。餘如議行。尋以
侍郎席爾達。爲部院管夸蘭大。
嚴禁蒙古盜竊。
上諭理藩院曰。官兵馬駝。及坐騎馬匹。關係緊要。應
檄知衆扎薩克及喀爾喀扎薩克等。嚴禁各旗

偷盜。如有干法者。即按軍法梟首示衆。家產籍
沒入官。其該扎薩克以及該管人員從重治罪。
爾院即遣撥什庫。馳驛前往。遍行曉諭。
申命整修運道。先是
上命內閣學士齊稽監修塞外路徑。至是復
諭總理運務于成龍等曰。朕爲運米一事。于口外
應修之路。已派大臣監理。爾等敕書內。亦有貽

悞修路搭橋者即行指名題參諭令沿途以次經行苟一有傾圮即著修路大臣立行整治毋貽後至之憂速趣知之

丁未

申諭行軍法禁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士所費米糧務如數攜帶自啟行以至在途該管官員不時嚴查倘有減數

帶往者將本身及該管官員一併從重治罪有盜米糧馬匹逃回者擒之殺無赦軍士有縱酒殺人或鬭毆傷人者不俟秋後立行正法扎薩克蒙古等有盜我軍馬匹者即行梟示軍士及厮役等有盜貿易蒙古之馬匹者亦即誅戮昔時行軍以厮役牧放馬匹此番既派出軍士守視其庸劣不堪之厮役可停其帶往至于隨軍

貿易之人固不可禁若縱其貿易又至紊亂應于某營相近即令某營之夸蘭大派出章京于一里外指地駐劄准其貿易嚴禁喧譁火燭并戒沽酒倘貿易人不遵法禁偷盜馬匹米糧者亦殺無赦帶往之人一併治罪軍士或盜米售與貿易之人或強買搶奪者定加以重罪可遍行曉諭使咸知稟遵尋理藩院以大兵經行蒙

古地方惟令蒙古等沿途販賣駝馬牛羊等物奏請得

旨兩院可另設一營其販賣人等即在兩營內貿易大軍十六營中每營派官一員專司貿易之事如有指稱貿易行竊者不分首從梟首示衆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兩院即行傳諭

戊申內齊陀音庫圖克圖等賫達賴喇嘛等

奏章還復
命。先是差喇嘛內齊陀音庫圖克圖。御史鍾申保
往召班禪庫圖克圖。至是內齊陀音庫圖克
圖等還。賚達賴喇嘛奏章至。其詞曰。謹奏
聖主睿覽。我自壬辰年入京。得覲
聖明。中國與西域道法歸一。以來。嘗以應行事宜。上
奏

聖明。近緣召見喇什龍布班禪。備遣使縈。謹以
皇上寵眷之意。宣告班禪。而不能趨赴。伏祈
鑒宥。尤冀宇內
元后。至仁至明。立化昏悖之徒。永開非常無量善門。
班禪庫圖克圖疏曰。奉到
勅書
賜物。不勝懽忭。臣自有生以來。與徒衆焚誦。

上祝
聖明。未嘗少懈。又蒙
皇上寵眷。降
旨召赴
金闕。以覲
天顏。理應趨赴。仰答無量
隆恩。但我土伯特國俗。大忌痘疹。是以甚畏之。且

柰冲占得大凶不利有攸往之兆。不能上副
皇上之意。謹銘刻于中。在西方與僧衆誦經不絕。伏
乞仍前鑒恤。頻加
教誨。第巴疏曰。博碩克圖汗在本地鬪
皇上召班禪。遣其喇木扎木巴納木喀林辰。沮班禪
庫圖克圖勿行。職以此故。班禪庫圖克圖不
行之意遂定。想或因未出痘疹。懼而不往耳

臣遣使行諭班禪庫圖克圖彼竟不允伏乞
鑒宥達賴汗疏曰爲召喇什龍布班禪事臣致書
兩次以爲當行而彼竟不從伏乞
睿鑒據此奏
聞得
旨下所司內齊陀音庫圖克圖賫達賴喇嘛等疏
至問其使于西寧應否放入著議政大臣集議

隨議達賴喇嘛等遣使陳奏班禪庫圖克圖
不來情由及噶爾丹之昏悖其使理應放入
請差理藩院官一員往取達賴喇嘛使人戈
尼爾羅卜藏帕克巴格隆及諦巴使人羅卜
臧蓋遣等來京其貢物令交所司奏入
上從之
庚戌

命大軍兩路出口并分兵牧馬
上諭兵部曰此番出征兵馬衆多可分爲兩路出口
前隊者牧馬于路左仍留路右以待後隊之牧
放則牧場不傷于軍士大有裨益可將鑲黃正
黃正白正紅此四旗前鋒軍并綠旗營前鋒軍
爲一隊繼以宣化府綠旗兵左翼察哈爾兵爲
一隊繼以御營又分四旗兵爲四隊漢軍火器

營兵爲一隊出獨石口再將鑲白鑲紅正藍鑲
藍此四旗前鋒軍并綠旗前鋒軍爲一隊繼以
古北口綠旗兵爲一隊再繼以四旗兵分爲四
隊漢軍火器營兵爲一隊令其出古北口軍行
一日一隊接踵進發出獨石口之前鋒軍鑲黃
旗正黃旗兵綠旗兵馬匹俱牧于路左正白旗
正紅旗兵及漢軍火器營兵馬匹俱牧于路右

其出古北口之前鋒軍鑲白旗鑲紅旗兵綠旗
兵馬匹俱牧于路左正藍旗鑲藍旗兵及漢軍
火器營兵馬匹俱牧于路右可通行傳諭
將軍孫思克等奏報進剿事宜及率兵起行
日期孫思克等奏臣等率總兵官董大成潘
育龍等之兵急行而來俱于二月二十二日
前已到寧夏簡閱肥馬選得臣孫思克標兵

一千八百董大成兵一千二百潘育龍兵一
千併計殷化行兵三千湊足七千合滿洲兵
三千共為一萬至榆林總兵官柯彩雖身帶
本標兵前來因向未派出故諸物不備且各
處總兵官俱經調發邊疆地方不便盡令空
虛是以令柯彩及其兵一併遣回本汛至進
剿綠旗兵除本身之馬一匹外均給馬一匹

及滿洲綠旗官兵僕從䭾糧馬一匹俱于留
任兵丁及採買馬匹與捐助駝馬內視應大
者撥給前議以牛羊為一月糗糧攜帶四月
米今方春令牛羊甚瘦雖驅之而往亦無實
濟故羊一隻折給銀五錢令各自備一月糗
糧其前進之兵親攜四月之米則滿兵僕從
少綠旗兵並無僕從難以攜行是以臣等公

議減去三千僕從之米令前進之兵攜帶三
月米一月糗糧留回時所食二月之米隨後
追送翁金臣等酌留官兵于翁金收此解往
一月之米此米關係甚大不得不選文武材
能大員多帶兵丁護送故簡鞏昌按察使裴
吉里漢中副將楊琳洮岷道董紹孔文酌撥
同知知州知縣參將遊擊守備千總把總等

官發步兵二千。令牽趕米馱。發爲兵五百護
送。酌撥副都統阿南達帶來理藩院筆帖式
撥什庫卒鄉導引路。使至翁金。臣等料理出
兵諸務。俱已完畢。將軍孫思克博濟等兵。于
二月二十二日。自寧夏起行。總兵官董大成
殷化行潘育龍等俱陸續進發矣。爲此奏
聞。

辛亥。
命以車馬撥給護運兵。
上諭總理運務于成龍等曰。總兵官岳昇龍劉國興
所率騎兵五百名護運米車。亦殊勞苦。伊等除
本身所乘馬外。並無餘騎。爾等可於預備車馬
內。酌量撥給。以爲彼乘坐裝載之用。
壬子。

諭總理運務大臣等先事奏請
指授先是。
上以備運米數過多。恐車重難行。
命于成龍等于正額米外。祇備帶八千石前往。至
是。
上復諭于成龍等曰。餘米一減。車行必至輕快。爾後
爾等凡事遇疑難。即行入告。朕當立加指示。倘
不先事奏請。以致臨期有悞。朕何難治爾之罪。
但受譴事後。於爾當矣。朕何補焉。爾等自今。其
臨事毋忽。

癸丑。
命部院大臣。分入
皇子諸王營中。佐理軍務。
上諭從征部院諸大臣曰。皇子等雖習武爲步騎射

然未經大事。即諸王中之經事者亦少。兩部院
諸臣。努力年深。曉暢事務。朕特加選擇。更調旗
分。派入皇子及諸王營內。凡一切法度及號令
軍士諸務。令與皇子諸王公同議行。戰陣事亦
共相籌畫。皇子諸王設有過愆。即宜咨勸導。如
不聽納。即以奏朕。倘負朕委任之意。致營壘不
整。軍紀不肅。或皇子諸王過愆。不行勸導。不即

奏聞者。朕定以軍法治罪不恕。
命給輓車蒙古兵行糧軍器。特派出輓運中路米
車之喀喇沁兵一千。翁牛特兵五百至京。
上諭總理運務于成龍等曰。喀喇沁及翁牛特兵內。
凡無弓矢者。按名給弓一張。戰箭二十枝。并撒
袋。俱取之兵部。如不足。則于內庫領給。無鳥鎗
者。可給與鳥鎗。鉛子火藥。取之工部。伊等驅車

勞苦。著三省巡撫。每兵各給以衣一襲。鞋一雙。
并照滿洲綠旗兵例。給與行糧。
甲寅。
申諭師行紀律。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前者征討噶爾丹。因師行無紀。
以致彼此不能相續。今親統六師前進。法律須
加嚴明。師行之日。軍士俱先于郊外排列。俟朕

啟行後。仍復入城。按日逐旗而出。務必隊伍嚴
整。夸蘭大參領等各率本營行裝。按隊前進。不
得畏避塵土。分散錯亂。倘馬驚入壘。致失馬匹
者。令該夸蘭大章京及護軍校等親往尋獲。中
路軍雖行。尚俟西路消息。倘值天雨。即令駐劄。
其後隊營伍。不必等候傳示。亦行屯駐。再每營
俱撥給醫藥。凡軍士及僕從有患病者。該夸蘭

大。即發醫調治。倘病勢危篤。即報知該管皇子
王等。留住臺上。將伊分內之米。一併留給。病痊
仍令前進。或有病故者。即留臺上。俟旋師日帶
回。凡一應細事。該管之皇子及諸王大臣參酌
大等。公同結案。事關重大。再行請旨。凡遇敵兵。
令我軍攻擊。朕必詳審可攻之處。始令前進。必
不以軍士軀命爲嘗試。如臨陣遇敵。不能奮勇

敗賊。雖皇子諸王。亦在不赦。必治以罪。前行之
前鋒。倘望見敵兵。必視有水草處駐劄。以俟後
隊軍至。可通行曉諭八旗。至于大將軍伯費揚
古處亦應檄知。令其遍示。
諭後派護軍留京師。以備調遣。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中路軍士甚衆。後派之每
佐領護軍一名。無庸帶往。取其肥健馬匹。給發

前去軍士。則馬匹充裕矣。此存留每佐領護軍
一名。仍令照常預備。俟有需用之處。一行徵調。
即速起行。再後隊之章京護軍校等亦俱停其
前去。著在京預備。
丙辰。
上統大兵發京師討噶爾丹。先是。科爾沁土謝圖王
沙津。於木蘭行獵之地。來請

安。
上召沙津入行宮密諭曰。爾可遣人誘噶爾丹來至
近地。沙津遵
諭。潛遣俄齊爾約之。噶爾丹果沿克魯倫而下掠
喀爾喀納木扎爾陀音。遂踞巴顏烏闌。
上聞之。思機會不可失。當亟行事。遂經畫糧餉。調度
各路兵馬。不俟草茁。

親統六師。卽於是日啟行。頒行。分遣內大臣國舅佟
國維等告祭于
天
地
宗廟
社稷
太歲壇。其文曰。維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二月丁

亥朔。越二十七日癸丑。臣 敢昭告於
皇天上帝曰。臣 仰承
鴻祐。臨御兆民。夙夜恪恭。罔敢逸豫。惟期中外乂安。咸
遂生養。比年以來。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
悖逆
天常。肆行凶虐。曾經征剿。窮寇敗遁。逭猶怙終不悛。蔑
棄誓言。侵掠喀爾喀。潛伏近塞。詭詐跳梁。稔
惡已極。久爲人心所共憤。自爲
上蒼所不容。臣 兹恭行
天罰。聲罪致討。遣發大兵。分道並進。臣 特躬涖邊外。相
機行事。用掃除頑梗之患。以永綏荒徼之民。
擇于二月三十日啟行。伏祈
帝鑒。謹
告。其祭

地壇諸處祝文畧同。至是日寅時。
上恭詣
皇太后宮問
安。畢。出
午門。排儀仗。率諸王文武大臣詣
堂子行禮。將至。鳴角。入
堂子禮畢。出內門。致禮于

旗纛既畢。出德勝門。至拜纛處。二來鐵八旗前
鋒護軍火器營兵分兩翼以次排列。
駕過。官兵各整隊伍。相隨進發。
諭內大臣公福善嚴督所領軍士。
上諭福善曰。出古北口一路兵衆。惟爾督率而行。凡
所過城池村舍。恐軍卒或入搶掠。當行嚴禁。兵
丁馬匹最要。須加意牧養。朕前所示法令極明。

毋使有違。爾身係內大臣。雖諸王亦聽爾言。出
古北口後。或有無知之徒。以捕獸馳騁。勞苦馬
匹者。當嚴行禁止。務須按路進發。
上又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軍行以馬為重。防
汛務須嚴密。倘不嚴慎。馬匹被盜。必驅回京師。
仍賞與我軍。應交該管大臣將牧場加意謹防。
毋致疎忽。

命總理運務于成龍等修理道路。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朕觀所修道路。甚屬
不堪。可著總理運務左都御史于成龍等俟大
車過後。即行修理。再軍士車輛。不以次前進。俱
並軼而行。倘遇隘口阻滯。則後軍必致遲悞。嗣
後大軍車輛。俱著依次前進。毋得爭先壅塞。
恩賜喀爾喀台吉波羅吳納漢銀兩駝馬。時台吉

波羅吳納漢以願從軍奏請。
上諭理藩院事尚書馬齊曰。波羅吳納漢遠來歸
順。且欲從征。殊屬可嘉。著賜白金百兩。其所乘
馬駝。及需用什物。爾等可查明辦給。令于翌日
起程隨行。
遣內大臣馬思喀致祭火礮之神。文曰。惟
神德秉祝融。功侔上將。聲騰塞外。山岳動搖。勢

振師中。雷霆飛擊。爰藉摧堅之力。丕彰剿逆之勲。朕親涖邊方。掃除狡寇。用賁神武遠播

英風。特遣專官。聿申祖祭。尙其歆饗。

遣副都御史席寄圖致祭道路之神。文曰。惟

神翊衛周廬。肅清蹕路。師中助順。塞外宣威。朕兹親涖邊方。掃除狡寇。惟

神黙佑。利導前驅。特遣專官。虔申禋祀。尙其歆饗。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二十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二十一

三月丁巳朔。

駕至南口。

諭軍中察水泉並毒草。

上諭內大臣等曰。凡安營之處。次日水皆穢惡。後至之兵。復駐營于此。其水尙堪飲耶。爾等宜嚴諭切禁。勿致水有汚穢。又

諭曰。塗道之東山有毒草。恐不知者牧放馬匹。致有損斃。可遍行曉諭。

命內大臣明珠與議政之列。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喀倫外掘井得泉。先是。

上遣副都統阿的等往喀倫地方視水草。回奏水雪未化。仍前凝凍。未能掘井。

上以用兵之道以速爲貴大兵行期斷不可緩大將軍費揚古兵已定于二月十八日起程京城兵以二月三十日起程正當春季地脉將融之時雖水凍可以疏鑿隨遣副都統阿玉璽等馳驛往喀倫外掘井至是大將軍費揚古奏至言阿玉璽等于二月二十四日至巴爾幾烏蘭和朔哨口自巳至午掘井數處去冰尺許清泉

湧出浚鑿甚易奏至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日大將軍費揚古所奏驗試掘井事著送學士三官處令三寶轉奏皇太子其來奏事之副都統阿玉璽朕已問明言凍止尺許掘之甚易其水即溢涌而出將此亦奏聞皇太子頃朕所經行之路修治未善石塊亦未盡除三寶仍馳驛往古北口親所修道路

其糧車已行一二日或有礙行走與否所修之路善與不善俱著察明并詢問運糧官員速來具奏

戊午

諭出口輜重毋得停留

上諭議政諸臣曰聞車輛及馱載駝馬皆阻獨石口凡先行之車輛馬匹俱屬軍需毋得停留若一

停留必愈致壅塞可速遣人往令隨到隨行

命防降人喀爾喀洩漏軍情是日

駕至榆林侍郎安布祿解降人喀爾喀車布爾至疏稱二月初四日遣喀爾喀車里木等十七人往探噶爾丹情形踪跡于本月二十四日車里木等還言我等于本月十二日至扎爾柴呼戸德勒蘇台地方見有百餘駝馬之跡隨

躡其蹤，追至車本洪俄爾地方，見百餘人，俱係喀爾喀，及詢問之，有一喀爾喀言我係公西布退哈灘巴圖爾之姪，輩名庫布爾，特歸附
聖主而來，故我等帶至，乞爲轉奏，謹將庫布爾台吉及同來之貝代，一併遣往，謹題奏
聞

上諭理藩院曰，貝代著留任此地，此無他故，誠恐其馳驛而還，將出師事先行招搖漏洩音耗，噶爾丹聞知，或至遁走，亦未可定，故留住于此，俟出邊後酌遣前往，再語筆帖式納延泰，凡有問大軍行間之事者，但云不知，慎毋洩漏，并語筆帖式納延泰，同來之人，此事若有洩漏，即汝之由，務宜緘口，斷不可語人，再語侍衛鄂齊爾都喇爾，彼處喀爾喀等，若問軍中信息，亦但以不知答之，勿致洩漏，再向庫布爾台吉言爾之事，至京時已經奏聞，因爾屢次奪取厄魯特馬匹，殺戮其人，奉有敕其褒獎，其貝代因有別用，故暫留任。

遣左副都御史阿山于居庸關祭山川之神，文曰
惟

神擁衛神京，控引朔塞，地靈攸萃，天險夙稱，朕茲親涖邊方，掃除狡寇，惟
神默佑，迅奏膚功，爰遣專官，虔申禋祀，尚饗。

庚申。

駕發懷來，駐蹕石河。

命侍郎馬爾漢馳驛赴土木，飛報軍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大將軍費揚古題報事情，先經

會議到京即行馳奏今土木地方距京二百餘里俟到京之時再奏不免紆遲重複應遣兵部大臣一員往于土木地方一則料理驛站一則費揚古題奏本章到時一面開拆謄寫啟奏皇太子一面將原本馳奏如此則事務不致重複著議政大臣及部院大臣等會議具奏大臣等會議

上諭極其周詳應即遵行所派大臣恭候

欽點得

旨著侍郎馬爾漢去凡事一面啟奏一面送京務加謹審馬爾漢未到之先著侍郎朱都納暫往土木料理俟馬爾漢到彼代畢即速來馬爾漢既來則兵部止存尚書索諾和一人著學士綏色署理朱都納既暫留土木嗣後凡關兵部事

宜著交大學士伊桑阿管理又傳

諭曰前曾以調養馬匹及飲馬之法遍行曉諭今見沿途馬匹汗尚未乾輒行飲水往返應差馳走者甚多朕尚愛惜馬匹不輕驅使此後須有不得已事方可乘用其飲馬務遵前諭俟汗乾時始令飲水著再嚴加傳飭是日學士覺羅三寶至入奏相視道途事

上問爾至何處即來脩治道途如何三寶奏曰出古北口行二十餘里即來所見道途脩治極其平坦

上問遇于成龍否三寶奏曰于成龍尚未起身遇運米郎中噶禮等據言道途脩治甚善車輛不致躭延仰賴

皇上洪福諸處皆可行走又西路之兵于喀倫外掘

井清泉湧出得水甚易奏聞
皇太子。
皇太子甚喜。言此眞屬
天助。前者西路之兵。惟以水爲慮。今無復憂矣。臣奏畢。
出遇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等。問知其故
俱踴躍歡忭。言從來蒙古地方。至四五月時
尚凍。今二月內。於喀倫外掘井水泉湧出。不

勞而得。
上天眷命國家。佑助
聖明。凡事悉如
皇上所料。賊寇噶爾丹。指日撲滅。無可慮矣。
辛酉。
喀爾喀貝子盆楚克告請從軍。
許之。是日。

上駐蹕貧武爾地方。喀爾喀貝子盆楚克同伊子台
吉沙穆必爾至。奏言
皇上親統大兵。臣父子願于軍前。効犬馬微勞。
上曰。善。爾父子可俱從行。隨
賜以蟒衣綿甲袍服帳房駱駝羊馬等物。又
命其在京之子台吉根敦渣卜。仍回本部落。盆楚
克叩頭奏曰。臣等避荒蒙古。受

皇恩甚深。今又荷此
殊恩。臣父子惟于行間。致命効力而已。
乙丑。
申定出口軍行事宜。是日。
上駐蹕毛兒峪。
諭議政大臣等曰。先令夸岱往歐德哈爾哈等處
偵探消息。一切事宜。已有諭旨。其間情事。著夸

色旨之至出口後凡牧馬駐劄行走之處應行
預議將此一併會議具奏議政大臣等會議奏
旨查先經會議
皇上駐蹕立一營八旗前鋒等二營護軍驍騎十六
營漢軍火器營兵隨礮兵丁炮手綿甲兵四
營部院大臣官員筆帖式等一營左翼察哈
爾兵工營宣化鎮綠旗兵一營又前曾奉
旨至多雲地方照舊排列環營又曾會議
御營兵前鋒鑲黃旗正黃旗綠旗兵之馬于路左放
牧正白旗正紅旗火器營兵之馬于路右放
牧令議放馬列營之處仍照前議奉
旨照前議行甚當
諭隨軍車輛結隊前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觀車輛幾行有越前者有在後

者若出口後如此散行則在後車輛恐被掠奪
應令車輛自出口後俱結隊前進若牲畜疲乏
者留置著驛站官員看視
命以掘井事宜交前鋒統領碩鼐先是以掘井事
務交署前鋒統領夸色至是遣夸色至歐德
等處地方偵探
上諭議政臣等曰今命遣夸色往歐德地方約計兵
丁所需應掘井幾處可交與前鋒統領碩鼐料
理
命調京師馬匹至軍前備用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內廄馬撥一千匹兵部馬撥五
百匹八旗佐領所養馬內擇其肥者撥一千五
百匹共三千騎于每佐領所留護軍一名內酌
量派出令同內廄武將此馬趕赴于三月二十

日啟行出張家口約行二十餘日可到此馬到
時如正當對敵之際則給兵騎用甚有裨益即
旋師時散給俾彼疲瘦之馬得以空行不致損
棄則于兵丁馬匹亦大有濟其趕簇馬匹之蔴
牟與內廐人亦應照出征人例給馬四匹著會
議具奏議曰

上諭所及已極周詳三千馬匹于三月二十日起程
出張家口行二十餘日令至克魯倫河歐德
地方會齊其鄉導之人應交理藩院派出二
人于張家口守候令領路前進奏入奉
旨朕已派副都統管上駟院事宗室阿喀納二等
侍衛鄂克濟哈阿齊圖架鷹人巴爾拔令賫回
皇太子所送馬匹可即以此馬令其帶來
命侍衛馬武選擇宜鎮兵先是

上諭兵部宣化府兵三千過多可減去二千止留一
千則馬有餘至是
諭議政大臣等及大學士伊桑阿曰聞前任宣化
總兵官許盛推托有病並未操練兵丁所以宣
化鎮兵甚不適用著遣侍衛馬武侍郎阿爾拜
前去揀擇兵丁不堪用者撥回惟二十四位礮
需用礮送兵丁著選足帶在前行隨

諭馬武阿爾拜曰爾等此去亦傳諭總兵官白斌
云聞前任總兵官許盛推托有病兵丁未經操
練所以宣化鎮兵舉無足觀亦甚不堪用兵丁
全在精銳若兵丁不堪則多帶反悞朕之行師
矣
諭尚書班第隨大軍試驗理藩院等衙門奏言三
月初五日奉

旨諭尚書班第云哉隨大兵安站。甚屬緊要。爾可
留後安站而來。著再傳諭驛站官兵。凡有患病
物故留於驛站者。令官兵善視之。大軍回。槩加
賞賚。其某站現有某官。著開明具奏。兵丁馬匹
駱駝有羸瘠者。令管站諸人收養。俟旋師時。各
歸本主。庶不致遺棄。著同大學士伊桑阿會議
具奏。議曰。隨師安站。先曾詳奉

諭旨。已經定議。今又以驛站甚屬緊要。令尚書班
第留後安站。及傳
諭驛站官兵。於諸事甚有裨益。俱應欽遵
上諭施行。
從之。
命早行駐炊
上諭議政大臣等。出口以後。侵晨啓行。日中駐劄。衆
皆每日一餐。
丙寅。
駕至獨石城。
命斬木以備兵器。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兵刃之佳者。人未必盡得。
口外過有樹木。著隨從人等。取以為梃。無過五
尺。亦兵器也。

丁卯。
上出獨石口。駐蹕齊倫巴爾哈孫。
諭掎角安營。便宜取水。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有河之處。猶可相接駐營。至掘
井地方。若不接營伍接連駐扎。則鑲黃旗兩營
之人。取水飲馬。皆穿大營而行。或致爭水鬬毆。
亦未可知。往前二三日程。俱有河。仍令照常緣

河就水從便駐扎至掘井之處以井居中大營井鑲黃旗兩營左右犄角如此則取水飲馬甚易不致爭鬭其井著派官兵看守無使汙壞後隊兵著接遞交付

中令晚炊早發

上諭內大臣等曰今日營中見仍有晨炊者在口內勿論自今日以後五鼓起程時不得舉火晚刻

舉火炊飯在所不禁可將此嚴加傳示又諭曰今地方寬廣不致擁擠三旗輜重令各按旗分列隊並行既不早餐則晨興時可各撤帳房速行裝載將此通行曉示是日

頒賞各營軍士羊隻衆軍士跪奏曰我等未出兵時屢膺

聖上重賞今出兵未久並無汗馬微勞又蒙

恩賜倘遇噶爾丹時惟有効力圖報使盡殲滅而已奉

旨已悉爾等歡欣奮勇前途遇賊惟視爾等之効力矣復

賜貝勒額爾德木圖巴克席朗爾親隨台吉畢立克圖吳勒木濟吳爾圖納蘇圖畢羅札納札木素達木鼓克圖散台吉布達喇席希卜及

挽車喀喇沁蒙古羊隻自是以后隨征出哨運米人員皆酌

賜牛羊

遣戶部侍郎阿爾拜致祭獨石口山川之神文曰惟

神峙臨邊塞襟帶朔方峰巒高深靈爽夙著朕茲

親莅邊外掃除兇氛特遣專官用申禋祀惟

神默佑。迅奏膚功。尚鑒。
戊辰。
上駐蹕諾海和朔。嚴飭晨炊晚發。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今日朕自五鼓起行。見炊煙甚多。朕每日一餐。凌晨即撤營就道。已有明旨。乃於朕起行之後。軍士尚在營中眠食。行李淹遲。著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

管將鄉導及駱駝頭目等稽遲行李之故。察明回奏。領侍衛內大臣佟國維蘇爾達索額圖馬思喀奏請罪曰。今日軍士舉火炊飯。併行李稽遲。皆由臣等庸劣不能管轄之故也。敢
請
皇上將臣等四人嚴加處分。則衆皆知懲矣。奉
旨爾等所奏亦是。與軍士無涉。記罪俟至京城議

處。此際爾等宜効力贖罪。又
諭曰。兵丁有遲至三鼓特始到者。此時燈火自在所不禁。若三鼓後舉火張燈。則斷不可矣。著通行曉諭。
己巳。
上自出京。常以休息士馬為念。行十餘日。皆以漏盡輙起程。而行李尚不能早至。軍士人等。不得

及早安營。
上因是五鼓即興。
親視馱載前發。方啓行。比駐營時。日甫巳刻。行李已畢至矣。於是士馬大得蘇息。是日。
駕至青城傳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今日行李行走甚善。無可議矣。但侍衛官員人等。前令各領行李而行。今

並未見有隨行者。嗣後著各領行李。至駐扎處
各相助安營。朕每日常於野次。如此整坐。若於
朕前過者。俱勿下馬。又
諭侍郎朱都納曰。此後驛站馬匹。勿令恣行馳驟。
如有應疾馳事務。即以奏聞。是日申刻。
上出行宮。令喀爾喀貝子盆楚克等射。射畢。
上親率

諸皇子。并侍衛等射。
上連發五矢俱中。兩翼侍立蒙古諸王台吉及貝子
盆楚克等。皆驚異讚美曰。射之
神奇有如此耶。矢不虛發。非惟臣等目所未睹。亦
耳所未聞。
皇上英武誠邁世矣。於是衆皆跪請視
皇上之弓。

上笑以所持弓授親近侍衛吳什傳示。衆皆遞相控
引。竟不能張。乃復相顧驚嘆曰。如此勁弓。如
何引滿耶。既畢。
上入行宮。薄暮。又傳
諭曰。天氣陰晦。恐即有雨。各將馬匹。加意苦護。著
通行曉諭。
庚午。
上仍駐蹕青城。

諭曰。今日因天陰。暫行駐扎。馬匹加意苦護。著於
上駟院侍衛馬什所指引地方牧放。又奏事敦
住傳
旨。今既駐蹕。令衆皆炊食。又傳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今日當至滾諾爾地方駐
蹕。以天氣陰晦。暫駐于此。過滾諾爾。至換宿以

前俱有可燃之薪。目今樵薪鈌乏。各宜節省。著
通行曉諭。領侍衛內大臣等。遵
旨。察閱官兵車輛共一千一百有餘具奏。奉
旨。爾等所攜車輛如許。朕深以為喜。是皆朕之軍
資也。除大臣官員富室人等外。察其見在遲悞
不能行者。各給一牛。俾令輓到。
大將軍伯費揚古等。奏報率兵先進。費揚古
奏言。副都統阿玉璽等。於三月初八日。巳到
臣處。看得西路大兵甚衆。如作一處行走。則
水草雖有。而牲口衆多。春草必至踏壞。為此
臣率領自京城發來大兵前行。將右衛大兵
留一日程。使接續行走。于十三日。可至喀倫。
至喀倫時。詢明喀爾喀之明白鄉導。約計到
翁金土喇日期。另行具

題。外查得兵部移文。內開侍衛海青傳
旨。新經造出四十八位礮內。著將八位。每旗派礮
手一名。馳驛速送大將軍費揚古軍前等因。
于二十日文到。即將右衛副都統馮國相。及
旗章京八員。兵八十名。留于歸化城西四十
里。于山西捐助八百餘匹馬內。撥給馬一百
四十匹。候礮到日。令收取。速趕赴軍前來。一
面行文驛站筆帖式等。追征軍前礮位。若到
某驛。到日即行申報。又曾屢次遣中書筆帖
式等。催促前去。據殺虎口驛站筆帖式碩色
遞報稱。自京送來礮八位。于三月初三日。巳
到殺虎口。及問副都統阿玉璽云。我初六日。
到歸化城。礮猶未到。看此礮位勢必遲悞。因
接續安驛。令將礮位作速送到。已遣筆帖式

前去。若大軍至喀倫。璥猶不至。臣等恐因守
候璥位以致師行遲延。令酌量添留官兵著
將璥位作速趕赴大軍。謹具奏
聞。奉
旨。著示議政大臣等。令收貯。
辛未。
駕洵滾諾爾前發。雨雪交作。

上既至駐營處。御雨具。竚立曠野。侍臣以
行宮既張。天寒雪大。請
上入行宮。
上曰。軍士未盡安營。朕何忍就煖房以自逸。俟眾軍
士結營畢。始入
行宮。俟營中皆炊飯。然後進
御膳。至晚。

遣親近侍衛海青。以駱駝載網城內所設帳房及
食物柴炭。賜輓車未至之人。令棲息舉火。是
夜寒甚。衣盡沾濕。未得食者甚多。忽見
皇上欽遣人至。眾皆歡呼曰。我等得更生矣。於是無
一人爲寒所苦者。隨
諭曰。雨雪如此。天氣甚寒。馬雖遮護。亦寒慄不能
食。其瘦者猶可無恙。肥者却易致凍斃。宜將寒

慄之馬。向順風馳二三里許。令人圍繞之。馬既
稍溫。自然便溺食草。如此則無妨矣。著通行曉
諭。
壬申。
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兵趨克魯倫。先是。
上遣前鋒參領納林往令將軍薩布素統黑龍江及
盛京寧古塔三路大兵前進。至是納林還。代薩

布素奏言。臣今老病衰殘。實恐不能仰副
皇上諭旨。不勝惶恐。業已具疏陳奏。
皇上若允臣請。臣當率所屬兵丁。竭力報効。若仍命
總管三處兵丁。則衆兵會合。雖在一路。但係
各處調集之兵。人心不一。亦未可料。使俱在
一處行走。一處結營。則不能整齊。即至交戰
之時。欲參雜排列。一同臨陣。似亦甚難。詢問

喀爾喀之知地形者。云行兵之路。地多曠野。
雖間遇有山嶺。皆可相並而行。故臣意衆兵
會合之後。日間各取路並行。各設斥堠。昏夜
駐扎。亦各結營壘。戰陣則各行排列。分派隊
伍。遇有指揮。則所指之處。無可借端推諉。而
各所訓練官兵。心皆固結。其壯勇爭先。實意
効力之人。自不致遺漏。而官兵皆無不鼓舞

矣。臣等之兵。若于三月內起行。俱遵
皇上指示。若三月內不出。則于四月初。草生之時。豫
先啓行。於雅爾濟泰周圍形勝之地屯扎。其
寧古塔兵。令在磨爾昏地方周圍相近處屯
扎。
盛京兵。令擇相宜處前進屯扎。如此。則或中路
調用。或遣赴別路。俱不致遲悞。于軍務甚爲

有益。奏上。得
旨。盛京及寧古塔兵。依將軍薩布素所奏。前進屯
扎。薩布素著率所屬兵一千五百。賷三月糧。於
四月初旬啓行。前來克魯倫地方。有生巴爾虎
之人。若來時相遇。則收集同來。又聞喀爾喀阿
里雅扎薩克車陵扎卜等七台吉。在俄濃地方。
此信不甚明晰。應令行在兵部。以印文遣理藩

院才能撥什庫自遜外竭力星馳遞至薩布素
處。俟回日重加賞賜。一面移會京師。亦行文知
會彼處。是日。
上仍駐蹕淩諾爾。以軍士車輛有未至者。
諭皇長子及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曰。稽留嶺上
車輛并陷泥淖內者。其車主令各帶行李。俱留
皇長子營內。仍以牛賞之。又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凡有車輛之人欲往迎者。
即刻遣人迎之。今內大臣等已率衆往矣。著通
行曉諭。
癸酉。
駕次撥宿布喇克。
申定軍行次序。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曰。出古北口之前鋒兵。現今已

到。應令合于前鋒兵營。一同先行。其次著兩路
綠旗兵察哈爾兵隨行。其次著鑲黃旗正黃旗
兵在朕軍前行。朕軍後著正白旗正紅旗隨行。
其餘各旗俱兩旗合軍。照此隨行。
命早炊步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沙磧難行。馬匹勞苦是實。自淩
諾爾地方至撥宿布喇克。原丈量六十七里。今

遣人丈量。止五十九里。相隔甚近。自撥宿布喇
克至和爾博四十二里。自和爾博至胡什木克
又六十里。道途遙遠。特分為兩程。自胡什木克
至鳴爾圖四十里。自鳴爾圖至淩諾爾四十八
里。雖有沙磧。途近易到。但此數程盡皆沙磧。僕
從人等。俱著步行。兵丁等有愛惜馬匹。願步行
者亦聽。既皆步行。仍令照常晨炊。俟日出時起

程可口食兩餐僕從人等若因步行怨望則朕
亦即步行過此沙磧數處至平坦之地斯馬匹
不必慮矣
臣謹按大軍遠征莫要于糧餉馬匹理應
樽節愛惜以留餘裕惟我
皇上當糧餉豐足時即令每日一餐馬匹壯健時即
令衆皆徒步人初以為難及時歷八旬軍

食不致匱缺往返五千餘里馬力不致疲
乏然後知
聖慮深遠衆皆莫測開闢以來懋建弘勳未有若此
之盛者豈偶然哉
慰諭蘇尼特多羅郡王額駙薩瑪渣時薩瑪渣率
領二等台吉渣卜等來
朝願從軍効力奏

古自噶爾丹作亂爾等旗分信使往來供應驛馬
食物顯著勞績朕豈忘之至秋間定行重賞爾
回時可徧諭爾旗諸王下軍民人等諭畢薩瑪
渣等免冠頓顙奏曰臣等係窮荒蒙古仰蒙
皇恩至有今日屢遭天災困厄之際幸荷
皇上頻加賑濟曲賜拯救此恩此德雖多方盡力豈
能報答馬匹糧餉又何足云今

聖駕親臨臣等雖步履匍匐亦願跟隨効力仰奉
聖旨更無別言謹此謝
恩
上曰王既年邁又常足痛可免從征亦不必謝恩台
吉渣卜並渣卜蘇代納木渣卜阜立克等俱令
隨征諭畢薩瑪渣等不勝欣忭仍陳奏謝
恩

甲戌。

賜軍士牛。以助輓稽滯車輛。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令皇長子留後。將車輛盡皆遣出。惟餘八輛無車夫。亦無牲口。著傳諭此八輛車主。即赴皇長子處。以牛賞之。又

諭皇長子及內大臣馬思喀于滚諾爾地方。察出車輛沉重。牲口疲乏者。賞挽車牛一百十頭。

命酌留凱旋糧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回軍時。必由此道。今于成龍所運米糧。既留各站。應將隨軍之一千三百輛車內所載米糧。亦量留庫勒諾爾地方。俟回軍時食用。如此則目今前進之車輛既輕。而回軍時取米亦易。這留米之處。將蒙古官軍酌量派出。令其看守。所留米袋。各寫本人姓名。及米數明白。交與蒙古官兵。議政大臣等將所留米數人名。可察明交付。又

諭尚書班第曰。凡坐塘之處。俱各安放米三石。運獨石口所貯米十石。分置第一第二第三驛。自第四驛以前。取于成龍運到之米。每驛安放三石。

皇太子奏報選馬備用。奏曰。恭請

父皇萬安。欽遵

父皇諭旨。解馬三千。已于二月二十日發行訖。本月十二日。臣　諭大學士阿蘭泰曰。馬者大兵之急需。若不飼秣預備。倘倉猝用馬。則不能解往應付。應將上駟院馬匹。酌取肥秣。其太僕寺孳生馬群。當如何取來。令兵部飼秣。可交議政大臣集議。隨議云。據問太僕寺少卿佛

保古蘇生馬羣共二萬九千餘匹內可騎之
無孕牝馬及四歲馬駒可得二千許匹今方
春時馬未蘇息往取至此則益瘦損飼秣之
時不能立肥迨四月間青草既出馬已蘇息
遣太僕寺賢能章京前去除此二千許匹外
再儘數選出另爲一羣于水草佳處小心肥
秣再于八旗察哈爾人等分喂馬匹中亦酌

選其可騎者小心肥秣預備倘有取用即自
牧養之地解往臣即令太僕寺少卿佛保前
去揀選馬匹小心肥秣以備取用餘加所議
緣秣馬事關重大謹具奏
聞得
旨深嘉許焉尋
皇太子又奏曰臣令牧羣侍衛常三同尚書馬齊

內府大臣多壁會議據查上駟院定例御馬
圈五所變山一館每館有聽用常馬二百匹
南苑六館每館有常馬一百匹此內御馬圈
五所各馬一百四匹變山館一百五十匹共
留出六百七十匹其他俱于三月二十日起
南苑放青自放青之日爲始不支草料又查
天津喂養十四大羣之馬挑出常馬兩羣共

一千六十三匹此內除瘸疾之馬合算廐中
餘馬不足一千八百是以天津喂養十四大
羣挑出常馬兩羣不令南苑放青全取至此
除瘸疾外儘數入館喂養盡肥之後再奏請
旨得
旨所奏甚是大抵我師中不須復用馬矣不必待
其以牧肥具報當不時察核之

皇太子又奏曰前者議政大臣以採買蒙古馬匹
事具奏奉
旨出兵之後著留京大臣啓皇太子有願賣者聽
其收買不得抑勒等頃欽遵會議查去年科爾沁
和碩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奏言今年兵丁
馬匹俱乘坐出征應于來年五月間再買馬
匹在上都等牧羣中肥秣備用等語科爾沁

路遠往買馬匹必須時日應停採買至兩烏
朱穆秦兩巴林克西克騰兩蒿齊特喀爾喀
羅卜藏貝勒二吳喇忒毛明安等旗馬匹稀
少已經停其採買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
屬下五旗喀爾喀車陳汗屬下旗分去年買
馬竟無所得歸化城兩土默特兩喇喀沁兩
翁牛特阿祿科爾沁兩扎魯特兩阿霸垓兩
阿霸哈納爾兩蘇尼特四子部落敖漢柰曼
喀爾喀達爾漢親王諾內等旗買馬不能足
額六鄂爾多斯等旗買馬足數今次應酌遣
部院章京赴此項旗分共買馬二千或撥八
旗蒙古驍騎叅領或賢能章京一同遣往與
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協理台吉公視購買如
抑勒强買者事發治罪所用銀兩自戶部支

取帶往所買馬匹各旗撥官兵趨解與去員
一同押護前來到後兵部請
旨撥給臣已准其所請爲此具奏
上曰兩喀喇沁兩土默特敖漢柰曼數旗著停其採
買其他旗分共買二千匹可也
乙亥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自喀倫分兵兩路進

勦允妥
上有旨諭費揚古。大兵駐南口之日。副都統阿玉璽
至。聞鑿井易成。不勝喜悅。如以爾軍到喀倫來
報。可量擬到翁金之日具奏。再將到土喇之日。
詢喀爾喀熟諳鄉導。開具地名。按日計期來奏。
至是。費揚古奏言。臣等率領大兵于三月十
三日至喀倫。十四日。將京城兵右衛兵分派
十五日。臣費揚古率京城兵及大同之綠旗
兵于東路前進。揚威將軍覺羅舒恕率右衛
兵于西路前進。細問鄉導等。大槩分算程數
計十八程。于四月初三日至翁金。二十一程
于本月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三程于二十
七日至巴顏烏闌。又據副都統馮國相報稱。
皇上發來礮八位。於三月初七日。已到拖里胡地方。

臣等若等候。則致遲悞。遂留都統伊勒慎。每
旗派護軍參領二員。護軍一百名。留在喀倫
護礮。作速趕來。俟至翁金時。臣等另行奏
聞。奏至。
上命示議政大臣等。議政大臣等閱畢。奏大將軍費
揚古所行甚善。俟至翁金時。再行奏
聞。今無庸議。奉
旨。若至翁金再議。則四月初三日。始抵翁金。比至
翁金啟奏。又須數日。俟其時再議。豈不遲悞。著
將應否守候車輛前行之處。再議具奏。議曰。每
兵各馬四匹。每四人令同住一處。給騾一頭。
其米糧各物。俱在此內。並不致有悞。凡此車
輛。原屬多帶。若能趲至。則令隨行。若不能至。
亦即聽之。不便等候衆人車輛。仍應照常前

行。奉
旨不等候車輛甚是。大軍照常前進。俟至喀倫將
應留之處再議。又傳
旨。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奏。西路兵于四月初三日
至翁金。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
蘭。著諭衆知之。尋
諭費揚古曰。爾至喀倫擬到翁金土喇日期之奏

於三月十九日。駐扎宿之清晨已到。據云到土
喇在四月二十四日。但我師畧阻雨雪。守候輜
重。雖急行斷不能在二十四日之前到土喇。爾
軍於三月十六日之雨。或有停留。可將日期另
開註具奏。如無停留則到翁金具奏之時另行
奏明。爾兵馬如何。糧車已到何地。聞寧夏兵聲
息否。以上諸事。有疏必奏。

以塞外軍行情狀。
諭皇太子。
上諭皇太子曰。朕今遠出。歷覽蒙古地方。見所過
與水草既佳。樵蘇頗足。馬矢雖濕。塞外榆柳百
草皆可焚燎。喀倫以內。水泉無庸疏鑿。雖大兵
一處同行。水草柴薪斷然無悞。但處天氣無常
時忽陰晦。可爲憂耳。惟晴燥斯太幸矣。由行以

來。間遇雨雪數次。而並無所苦。青草既茁。羊可
飽食。馬亦從此可與枯茭并秣。惟祈
上天眷佑。無雨無雪。則可立奏膚功矣。敬請
皇太后萬安。朕躬及皇子諸王以至臣工軍士皆無恙。
皇太子佳否。
酌留駞騾糧米于扎宿布喇克。
上諭兵部理藩院曰。所帶米糧與其載至庫勒諾爾

地方留貯不若即留此處著每旗各派大臣一
員部院大臣一員章京一員並內府驍騎各三
名謹視收貯俟收貯畢大臣等即作速前來著
所派章京驍騎同蒙古兵丁謹愼看守兵部隨
奏請派收貯米糧大臣得
旨著內大臣明珠散秩大臣博第蘇永祚侍郎戴
通副都御史阿山留此收貯再將新滿洲侍衛

派出十員令即刻伐取柳枝將所留之米下藉
上覆周圍苫蓋謹愼收貯交與看守之人看守
之章京驍騎等各有所帶之米應無庸議其蒙
古官兵應酌量給與米糧朕軍中尚有餘米著
同大學士會議具奏隨議蒙古官兵二十四人
每名給兩月口糧得
旨蒙古官兵不必帶行糧前來將此米加一倍給

與著尚書班第從于成龍處領取分給又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曰內大臣明珠散秩大
臣博第蘇永祚等將所留米糧料理收貯畢著
速行前來留侍郎戴通副都御史阿山在彼處
此路漢軍火器營兵有願留米糧者著戴通阿
山料理收貯交付看守之人亦速行前來是日
西路督運侍郎王國昌等奏至言西路大兵

五十日口糧已撥湖灘河朔倉米分為六隊
于二月二十六日陸續起行
丙子
上駐蹕和爾博
命趣中路兵前進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前曾著前鋒兵綠旗兵在察罕
諾爾地方等候今大將軍伯費揚古兵業已前

進。若大兵到時。始行起程。則遲悞日期矣。現今古北口綠旗兵。在昂幾爾圖地方。彼等皆有車輛。若不令前進。俟大兵到時。始令起程。則大兵又致稽留。爾等其集議具奏。議曰。

上諭極是。大兵行程。不爲甚緩。前鋒兵綠旗兵俱宜在前行走。應卽遣人諭令乘便先行。奏入。奉

旨。既云應令前行。其作何前行。並應隔幾程行走。

至何處扎環營。各兵於何處總會。俱未向鄉導人訊明議及。但云應令前行可乎。著再議具奏。議政大臣等。又議前鋒兵綠旗兵。不必在察罕諾爾地方等候。著古北口綠旗兵。現在昂幾爾圖地方者。酌量趲赴在前之綠旗兵。其兩黃旗兵。到察罕諾爾時。令越過在前行走。已經奉

旨。應從察罕諾爾卽扎環營。問鄉導蕭舒克云。至克魯倫河。俱可兩旗並行。今仍着兩旗並行。前鋒兵。距綠旗兵察哈爾兵兩日程前行。綠旗兵察哈爾兵。距兩黃旗兵一日程前行。在

御營後之兵。亦照此行走。俟出喀倫時。將各兵總會於何處。及前鋒如何行走之處。再題請

旨。奉

旨。前鋒兵著距綠旗兵察哈爾兵一日程行走。餘依議。

丁丑。

上駐蹕昂幾爾圖。侍衛馬武等甄別宣鎭兵復命。先是

上遣侍衛馬武侍郎阿爾拜察閱宣化府綠旗兵。至是還奏。臣等出獨石口。於十四日至和爾博

地方。行及總兵官白斌之兵轉傳
上諭白斌言
聖明所聞甚確宣化府兵實屬不堪但此一千五百名兵經臣遴選其中雖有一二不堪用者然斷不至貽悮等語。臣等親張家口兵七百名甚優護送礮位兵百名看守礮位鳥鎗兵三百名。此四百名兵。斷不可少。惟宣化鎮標馬

兵四百名內有一二不堪者。然亦決不至貽悮因令總兵官白斌仍率所帶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察罕諾爾地方候
旨。
命尚書班第前行設站。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尚書班第隨大兵後安站。今若令其在前當於事有益著名班第來令於前途

相距一宿地方安站。又
諭兵部曰。前途既設立驛站。凡疲乏之馬匹駱駝等物。令皆於驛站留養。爾部給以印文。同時執文領取。極為明晰。不致遺悮。仍傳示驛站人等。若將所留駝馬等物。如數全交本人。則自加體恤。如慢不經心。致馬匹倒斃。則留於伊處何益。前巳有旨著再加曉諭。又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馬匹關係最要。今沿途既設立驛站。凡馬匹及輓車牲口。如有疲乏。可俱留於驛站。此時青草正發。旋師時此等馬匹。必皆肥壯。如此則不致傷損。大有裨益。凡疲馬切不可輕棄。將此通行。明白曉諭。
諭綠旗兵隨大軍後行。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曰。今日在途。見古北

口綠旗兵車輛所載甚重。又無相助之人。若令
伊等前行。則其所馱載行李。每日有我兵重載
躡後。行走甚難。若留伊等在後。則彼皆得親身
幫助而行。著會議具奏。議政大臣等奏。
上諭極是。今應將古北口綠旗兵留
御營兵後。視其力能行。則隨所過旗分在後行走。如
力不能行。則于漢軍火器營後行走。宣化鎮

綠旗兵若力能行走。仍照常在前行走。若力
不能行。亦留在
御營兵後。同古北口綠旗兵一處行走可也。奉
旨。著馬武前往諭止。
命總兵官馬進良押紅衣礮隨行。
上諭曰。昨會議宣化鎮兵。令其得便先行。已經行文。
今古北口兵。現在胡什木克地方。著令駐扎等

候。自宣化府所帶紅衣礮二十四位。著交付總
兵官馬進良隨大兵後行。
戊寅。
上諭曰。今日所駐胡什木克地方。止二十二里。沙磧
亦畧減。各人車輛到時。將馬匹于好草處放牧
飲水休息牲口。再行前進。著傳諭知之。
命尚書庫勒納查核驛站。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此番前來官兵。皆係情願効力
之人。曾云應用物件。豫備充足。務期成功。兵丁
每名部給肥馬四匹。今或將疲瘦牲口兩匹牽
挽車輛。且於米糧之外。裝載各物。或有載鷄鵞
等物者。朕以成功爲念。鷄鵞等物。尚不攜帶。又
將疲馬留于驛站喂養。屢經傳諭。並嚴諭驛站
人等。今見疲瘦之馬。並無一匹留于驛站。雖極

疲仍帶之而行此等馬匹若皆留養目前現有
青草自然得肥回時可以得力若帶往前去則
徒然倒斃且或有馬匹已斃將僕從人不留置
驛站攜帶前往者此不過耗費米糧而已又何
益乎今著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管護軍統
領副都統奔蘭大等嚴行稽察將兵丁疲乏之馬
匹交與驛站喂養部給四匹馬內若有疲乏之二

三匹者雖攜去無益察明即並本身留于驛站
將伊膘壯之馬別給與人其瘦馬仍留與本人
令于青草處牧放肥壯等候旋師其察核沿途
驛站馬匹幷存留牲口米糧等物俱係緊要著
派在京尚書庫勒納自備馬匹前來自存留米
糧馬匹之驛站以至喀倫令其往來稽查如此
則于事大有裨益將此曉諭在後奔蘭大等知

之。

諭皇太子塞外情形。

上諭皇太子曰朕躬安皇太子佳否皇子及臣工軍
士皆無恙但雨雪雖不甚急亦不甚間斷朕心
為此稍覺憂勞蒙古居此者甚云吾土歷年亢
旱草不萌生窮困已極皇上駕臨始有雨雪草
皆茂盛觀此則行路之人與居家之人其情大

不相侔矣未知京師何如此間之草羊可飽食
馬於沙際雖枯茭而食尚不得飽草色大槩漸
佳水泉給用朕所經歷雖盡與大兵偕行亦可
無候薪燎具足後此則未之知也

己卯

上仍駐蹕胡什木克

上諭曰聞之鄉導據云察罕諾爾地方形勢藏蓄地

草甚美。凡應留牲口。其能至察罕諾爾者。令至彼處再留。其必不能至者。即留于此處。可通行曉諭。

庚辰。

駕駐噶爾圖。

辛巳。

上仍駐蹕噶爾圖。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今日寒冷。各將瘦馬置帳房內。以所帶餘米飼之。亦有小益。人尚可無恙也。著諭眾知之。

命大學士伊桑阿致祭風雨及口外山川之神。文曰。茲因厄魯特噶爾丹。逆天梗化。擾亂邊徼。朕統率六師。聲罪致討。親蒞塞外。以期蕩寇安民。必賴山川效靈。風雨咸若。始于師行。克有攸濟。比日以來。雨雪間作。節候未調。恐稽征邁。朕心夙夜靡寧。惟

神默贊撻伐之遠圖。益助羣情之豫順。俾時和氣協。早滌邊塵。軍事有裨。

神功聿懋。是用特遣專官。虔申告祭。

神其鑒之。先是數日風雪時作。致祭後風止雪霽。天氣日漸融和矣。

壬午。

駕至滾諾爾。

命留瘦馬牧于郭和蘇台察罕諾爾地方。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明日駐宿處草甚豐美。凡瘦馬俱著留牧彼地。

癸未。

上駐蹕郭和蘇台察罕諾爾。

命蒙古監牧。
上諭理藩院曰。所留牧放馬匹。甚屬緊要。凡水草俱美之地。蒙古知之甚悉。其牧放看守。俱交與蒙古所留喀倫之馬。已交阿霸垓奧爾占噶喇布王。此處所留馬匹。着交與該王所屬脩路都統奇塔忒。至所留跟役。伊王不必給米。俟在後于成龍等米車運到。酌量撥給。

甲申。
駕至胡魯蘇台。
諭鄉導護軍統領托倫曰。今日天陰。或恐有雨。馬匹俱勿解鞍。應苫蓋者。加意苫蓋。

嚴蒙古盜馬罪。先是。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查郭和蘇台地方驛站存留馬匹牲口僕從數目具奏。至是馬思喀查明奏言。阿霸垓卓禮克圖王之都統奇塔忒等云。此所留馬匹牲口。既交與我等。即派本旗驍騎八十名看守。查現在所留馬匹牲口。計一千四百有餘。在後兵丁。如有再留馬匹牲口者。則共至二千矣。交與八十名驍騎看守。似屬不足。若將三百匹分為一羣。可作七羣。每群計驍騎二十名。則用一百四十名。

除此八十名驍騎外。應增蘇尼特之薩瑪渣王。阿霸垓之奧爾占噶喇布王。兩阿霸哈納爾。兩蒿齊忒。此六旗。每旗派章京一員。驍騎十名。擇好水草處。謹慎放牧看守。仍交與奇塔忒等。又大兵馬匹。已留與驛站。恐有賊盜妄行。倘被拏獲時。當作何嚴行治罪之處。請旨遵行。奉

旨被獲賊盜著拿候餘如議。

遣員外郎雅圖宥。

諭督運于成龍。

諭雅圖曰朕以糧運事務緊急特命侍講學士喇錫馳召于成龍面有指授今思車上所載太重恐難速行又命爾雅圖傳諭于成龍爾既見于成龍令彼將多帶之米數千石酌留所過驛中交蒙古官兵看守其米既減車上遂輕其行可無悞矣俟至喀倫再將正額米留一千石其車上退出牲口即聽于成龍調用出喀倫後倘有用米之處朕即遣官催來倘無用米之處亦遣官止之

乙酉

上仍駐蹕胡魯蘇台。

申定行軍隊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兩黃旗已行在後六旗著每二旗結隊而行火器營陸續進發

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奏報漢軍火器營兵雪阻情事先是

上諭福善爾留庫勒諾爾地方將所出古北口王以下及官兵所帶餘米至是福善奏言臣于二十四日將滿洲四旗米已經收貯二十五日漢軍都統李正宗諾穆圖等咨稱沿途雨雪交作泥濘難行十九日派出官員兵丁我等親視修道砍伍火藥車輛僅能運過現今派夫搭橋修道等語據此奏

聞奏至

上命示議政大臣。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一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二

四月丙戌朔

命慎馳驛馬。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自今以後應馳驛事務。須視馬力如何。切勿盡力馳騁。凡馳驛時。遇驛站官員。則馬匹必致勞苦。遇蒙古。則差善耳。著將此曉諭驛站人等。

理藩院員外霍尚奏報鑿井事竣。先是上命霍尚於哈必爾罕等處。巡視鑿井。至是霍尚奏報。已於哈必爾罕鑿井七十一口。池四十五口。和爾和鑿井七十一口。其泉已開浚。格德爾庫鑿井五十六口。泉已開浚。塔爾奇喇鑿井四十五口。僧色之泉已開浚。科圖鑿井四十二口。開浚兩泉。博木巴圖花托羅海。鑿井

二十一日。博木巴圖哈卜赤兒口。鑿井二十
口。自博木巴圖哈卜赤兒口以外兩地之間
鑿井十五口。
諭大兵馬匹。牧放於左翼之地。
上諭內大臣曰。我軍出京。原議御營所牧之馬放於
左翼。因其時有雪。是以傳令。俾隨水草牧放。今
旣無雪。見放馬右翼者甚多。著嚴行曉諭。仍照

前放於左翼。如有違令放於右翼者拿獲必加
重處。斷不姑恕。著通行曉諭。
命侍衛馬武操視漢軍火器營兵。
上諭內大臣等曰。出古北口之四旗漢軍。火器營兵
尚未到。不可不待。朕於明日宿處須駐蹕一日
待之。但今日所宿之地。衆兵可以駐扎守候。明
日宿處。衆兵不便駐候。著會議具奏。隨奏今日

胡魯蘇台地方寬廣。水草俱佳。在後六旗之
兵。至此地時。應令駐扎。候
御營啟行後。六旗兵各以三旗並行。明日
皇上至蘇勒圖地方駐蹕一日。其他處駐宿。應待在
後漢軍之處。俱候
旨遵行。俟漢軍已及鑲藍旗後隊。再行奏
聞。得

旨。著馬武往看。回時再奏。
戊子。
上駐蹕蘇勒圖。馬武還奏。古北口一路火器營兵。已
接鑲藍旗後隊。奉
旨。著仍照常行走。
命以宣化府取到大礮交火器營大臣。馬武傳
諭曰。自宣化府取來礮二十四位。需用最要。從古

北口來漢軍四旗火器營大臣等著交付照看。
一同帶來。
遣人趣黑龍江將軍薩卜素軍。
上諭薩卜素曰。朕今統大軍已到喀倫。大約四月二
十五日後當到巴顏烏闌。問喀爾喀之識地里
者言自庫倫行十八日。許可到巴顏烏闌。故以
羅卜藏額爾德尼台吉請知地里。特遣赴汝軍。

爾可督率人馬勿使勞苦。若於二十五日以內
到巴顏烏闌。猶可追及同行。如二十五日以內
不能到。則勿得急行以勞人馬。當遣人至克魯
倫上流來奏。
己丑。
上以賊寇形勢曉諭諸臣。是日
上駐蹕喀必爾漢。員外郎石保任報至。言蘇尼特多

羅郡王額駙噶瑪達旗下鄉導齊卜等六人
步行至云。彼等曾隨侍衛克石圖。王事保任
前去。侍衛克石圖。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噶爾丹所在土喇之南阿爾哈蘇台地方。王
事保任於正月十五日至昂阿喇海地方。彼
使我兩次使人同居一處。至三月十七日噶
爾丹遣其下尼爾巴噶卜楚喇嘛來。授之奏
章。而不給還來去馬駝。竟令步行而回。衆皆

徒步至歐庸希地方。今先遣我等前來。又侍
衛克石圖亦以此事報。
上問議政大臣曰。料噶爾丹待我兵否。議政大臣奏
曰。前噶爾丹遣回阿爾必特祜等時。一面作
往土喇勞圖地方遊牧之狀。却仍駐扎如故
今觀其駐於土喇而遣回克石圖等。或反不

待我兵而竟遁走未可定也。

上問曰。噶爾丹若不等候而即遁去。當春月馬瘦能遂脫身走耶。倘遁走時可被將軍費揚古兵追及否。議政大臣等奏曰。觀噶爾丹遣克石圖等步行而回。是正欲其遲到。雖出兵不能追及之意。茲春月馬瘦豈能令一軍皆去。度必零星牽綴沿途散失。費揚古曾云是月初三日至

翁金。二十四日至土喇。臣等不知道路。若噶爾丹沿土喇奔竄則必遇將軍費揚古之兵矣。

上曰。朕熟計噶爾丹情形久矣。噶爾丹之心必以為今當春令正馬匹羸瘦之際。此路既無水草沙磧瀚海又甚難行。大兵勢不能到至於朕躬親來。彼萬難料及。故搶奪我使者之馬駝。令步行而回。不過欲堅彼部下蒙古之心。示之以不懼耳。非欲使我兵遲延彼得遠遁也。朕先傳諭大將軍費揚古與約師期。今費揚古已預將至土喇日期奏報。若依期而至。兩路夾攻。則噶爾丹在我掌握。安能復脫。若我兵先到。噶爾丹不能當我軍鋒。必連夜逃遁。費揚古兵縱少遲緩。必至土喇地方。噶爾丹以疲敝乍到之兵。費揚古

迎擊可盡行殲滅。觀彼在我使者前舉動。噶爾丹已入我計中矣。

命議留駝馬於喀倫。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到喀倫時應將眾人馬匹如何酌留。即行議奏。議政大臣等會議進剿噶爾丹應揀選馬匹膘壯者前往。俱遵

諭旨。至喀倫時應察留疲瘦駝馬。自王以下大臣

官員及有力者若併人存留卽將所留駝馬
各令所留之人看守牧放護軍驍騎執事人
等不留所役止留馬匹者現今蒙古王等奉
旨留住喀倫以此所留馬匹總付蒙古王等撥蒙
古兵看守牧放每翼分派部院官二員會同
蒙古王等總管看守務於水草佳處牧放勿
致遺棄偷盜其防備盜賊應特交付蒙古王
等奏入

上從之
命謹守井泉議敘鑿井官役鄉導薩羅統領蘇丹
等奏曰員外郎霍尚以掘井事畢而回若
皇上回鑾仍經此路則沿途所鑿之井仍交與霍尚
命所屬旗下蒙古修理看守
上曰可令守之此番所鑿之井佳甚得水甚多其掐

示地方修理道路俱無可議深為可嘉奉差內
外鄉導章京及官兵著察明俟回京時令本管
大臣交與該部議敘具奏其沿途之井交付掘
井章京令一體用心修理看守仍選擇何井水
佳以備汲用毋僅以上用之井另行修治
庚寅
命速設旁驛

駕至和爾和
諭理藩院曰著撤尚書班第郎遣賢能官員作速
安設旁驛
辛卯
上諭皇太子曰朕沿途至喀倫觀覽草漸茂盛從四
月初一日以後馬可飽飼羊亦近肥水泉給足
故三旗並行雖八旗駐於一處亦得無悞爨薪

足用較之前所聞者大異矣三月內雨雪微多稍未適意緣此懷抱不暢今意已寬舒因待出古北口之火器營漢軍兵遂爾多駐時日到彼地日期未可預定前遣往噶爾丹二次使臣俱於初七日到噶爾丹今在土喇於三月十六日令伊等步回奏章大槩與前相同皆好語也彼牲畜甚瘦人所食亦罕少我師頭隊哨兵已詳

悉指示道行矣土喇地方大約距喀倫有十八宿之程京師二十日所送馬三千匹皆肥健全至惟兵部之馬不及耳塞外所產草木諸物寄往覌看并奏

皇太后請覌之

諭督運于成龍運糧之法是日

上駐驆格德爾庫于成龍自密雲縣赴

行在奏曰臣等多齎米八千石請酌留喀倫以內驛中至正項米一萬九千石則支給凱還官兵之米亦在內不知此米當貯何地

上曰餘米每驛留貯正項米候朕旨行爾等車與牲畜如何奏曰臣來時連日有雨車行泥淖中牲畜俱勞苦倒斃者有之瘸瘦者亦有之

上曰朕所攜牲畜俱無恙此皆爾等該管官員不敬

慎故耳嗣後牲畜倒斃者不准支補問爾等米車已到何處奏曰頭隊米車已到巴顏烏闌初七八間可至和爾博驛

上曰隨駕先行之車勿復盛並不照管砂磧之地朕親身與諸皇子諸大臣幫車使過爾後來車上牲畜多有倒斃隨駕兵丁之牲畜俱無恙彼之牲畜何以至於倒斃乎此皆不盡心飼養之故

不許增支牲口。竟責成於彼可也。其宣化府取到大礮。可交都統諾木圖等。開礮車來大而重者。取官員存留驛中車裝載。其營與前四旗礮營相距一站。令勿亟驟。但照常行。追隨續進。朕當留待一日。于成龍又奏曰。聞官兵攜來米。挈二十日。留於驛站。臣等米俱計官兵食米完日。用車起運。今挈米留貯。其短少之日。臣等

米車。必不能追赶。

上曰。此挈留二十日米。可將爾等所解米。撥駱駝三百頭。每頭負倉斛一石六斗。每車載四百五十觔。共裝一百五十車。先行解來。令喀喇沁兵。一人牽駝兩頭。其口糧。十人共給一羊。勿給以米。喀喇沁兵。不甚諳牽駝之法。著帶內府管駝首領郝尚圖。徑押之而來。此項駱駝馬騾到後。不復還。汝朕將用之。爾米車不能恰到。勿以為懼。爾竭力勤勞之處。朕皆知之。即或稍遲。亦不罪爾。凡有當行事宜。必以勅諭汝。至每驛所留三石之米。如有當給蒙古口糧。不得動支正項之米。將爾等淨帶留驛米內支給。于成龍又奏曰。臣自京來時。又有追助牲畜之人。今車上所用牲畜不敷。請發之。

上曰。可。于成龍又奏曰。捐助銀十八萬兩零。又三省巡撫銀三萬兩。除分給孪蘭大外。所剩銀俱齎至備用。

上曰。齎來銀甚善。朕有所用。不得支動。其三省銀兩。爾可酌用。于成龍又奏曰。臣料理米車事竣。請追隨

鑾前。

上曰二十四日能來則來不能則止。
命安插喀爾喀降人默爾根阿海滾濟扎卜於喀
倫內侍郎安布祿等奏至言臣等四月初五日
至科圖地方是夜有喀爾喀人塔爾拜至云
我係喀爾喀多羅郡王董羅卜多爾卽之族
叔台吉滾濟扎卜默爾根阿海之人我台吉
同扎薩克台吉車陵渣卜於搭爾吉而卽等

處遊牧聞噶爾丹搶掠納木渣爾拖音之信
我台吉同扎薩克台吉車陵渣卜及扎薩克
台吉阿里雅等在東遊牧在俄濃之奇姑爾
蘇地方居住我台吉共領四十餘戶將及二
百口今來歸
聖上於四月初一日已至公車木楚克納木渣爾旗
分地方是以將塔爾拜一併遣送爲此奏

聞。
上曰著理藩院差官一員令台吉默爾根阿海滾濟
扎卜等衆進喀倫安插有好水草地方小心防
護彼係逃來喀爾喀不可深信俟還師時再議
措置塔爾拜亦遞遞遣去。
壬辰。
駐次塔爾奇喇。

諭內大臣曰此地水草甚佳明日仍駐蹕著通行
曉諭。
命留馬匹於喀倫先是
上命正黃旗內府護軍麥蘭大費揚固分別兵丁馬
匹至是費揚固等奏護軍內有馬三四五匹者
計八十一名有兩匹者七名有一匹者亦七
名應取此七匹補給有兩馬之護軍共計隨

行護軍八十八名取過馬匹護軍七名因馬瘦留下護軍二名現存馬共三百零四匹騾十五頭駱駝十二隻牛四十一頭留下之馬四十五匹。

上諭內大臣曰此所分別甚善以無馬之護軍留下則所留之瘦馬有益將伊肥馬一匹給與前去之護軍則前去之護軍亦有益矣著議政大臣

等議奏。隨議

諭旨誠是應照所題傳諭後隊大兵各將所留人馬數目察明奏聞存留喀倫可也。

上從之。先是遣往掘井官員等至塔爾奇喇地方遍視無水適有堅冰凝結之處極力浚鑿忽清泉從石下溢湧導之遂成巨流自是師行往返人馬資用不竭惟我

皇上統兵勦寇每事皆合

天心故地靈效應泉流湧溢眾軍咸獲攸濟非所謂助順佑信吉無不利者歟。

癸巳

飭牧務謹慎火燭。

上諭內大臣曰牧馬之處務小心火燭倘不謹慎延燒牧草後隊之兵如何行走若獲失火之人將

伊主一併嚴加議處著通行曉示。

命軍士留出牧地。

上諭行兵部曰前鋒兵鑲黃旗兵正黃旗兵察哈爾兵綠旗兵此五營現在一處同行伊等放牧馬匹俱遵法度今草甚茂著將御營相近迤西牧草留以待用行則在前一程駐扎勿相去大遠。

命大學士伊桑阿祭告風雨域外山河川澤之神。

其文曰朕撫御寰區、孳心懷保、迺邇中外。罔不
率俾。乃厄魯特噶爾丹悖天方命、傲擾朔漠、朕
特親統六軍、指授撲勦。以期蕩滌寇氛、輯寧荒
服。茲已師次邊界、惟域外百靈效順、時序休和、
默襄撻伐之威、益勵遄征之氣、膚功迅奏。
神爽攸昭、用遣專官虔申告祭、惟
神鑒焉

甲午、
駕至僧色地方。
優賜出使蒙古
上諭理藩院曰、兩次奉差蒙古、同內地人員、往來勞
苦、甚為可憫、著查阿爾必特祜同差蒙古賞例、
更議增賞、議曰。察前與阿爾必特祜等同差蒙
古。賞以衣服布帛。今隨侍衛克石圖主事保

住等前往者、佐領一員。驍騎校二員、委署驍
騎校一員、鄉導四人。兵七十一名。因在途次。
不便賞給衣服布帛、其佐領驍騎校鄉導等
人。各賞銀三十兩。兵丁各賞銀十五兩。至僕
從二人。同兵丁步行前來、應各賞銀五兩。現
在此地者。由戶部取銀賞給。未到者移文該
部、俟伊等抵京城之便。由部內賞給。

上命佐領驍騎校鄉導各賞銀五十兩。兵丁各賞銀
三十兩、僕從各賞銀十五兩。餘依議。
命議散給馬匹。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自京城取來馬三千匹。現在兵
丁每旗給一百五十匹乘用。則趕馬之人。亦覺
有餘。著議奏、隨議今將此馬、即給兵丁。俾伊等
得留疲乏之馬匹。不但兵丁有益。馬亦不致遺

藥凡此馬匹俱係
朝廷官馬。八旗兵每旗應給與一百五十匹。火器營
兵二千名應總給與五百匹。奏入。
上曰。馬匹以明日到。著到時議奏。
命黑龍江將軍薩卜素率兵暫駐喀爾喀河地方。
行兵部奏曰。據將軍薩卜素咨言。奉
旨整飭軍旅。於四月初六日起程。向克魯倫前進。

應於何處會師。乞作速行文。我兵自四月初
六日始。計各攜三月口糧。兵行以糧爲要。二
月以外接續米糧。煩部中撥支。勿致斷絕。
上曰。將軍薩卜素之兵。來亦無及。兵馬徒然勞頓。著
薩卜素於喀爾喀河相近好水草處。喂養馬匹。
可將諭旨移文薩卜素知之。
命設環營。嚴禁喧譁火燭。

上諭內大臣曰。先是諸軍未至喀倫。禁止喧譁及營
中火燭。未甚嚴切。今已至喀倫。著將此嚴加禁
止。自明日始。著列環營。先是會議至多雲地方。
即結環營。
上命俟至察罕諾爾。既至。復令少緩。茲已抵邊界。遂
有是
諭。

命催糧運絡繹奏報。
上諭行兵部曰。著移文于成龍。將第一運之米已至
何處。從驛站作速報聞。第二運之米至何處。亦
著陸續申報。
乙未。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等奏請
皇上回師。
上大怒。

切責之將

駕次科圖前所遣俄齊爾使於噶爾丹還言噶爾丹
有兵二萬又借俄羅斯火器兵六萬內大臣
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等大驚入奏曰噶爾
丹之去已遠
聖上當徐還使西路兵前進
上召內大臣佟國維等入行幄

諭曰朕以噶爾丹侵擾喀爾喀及外藩蒙古此番
秣馬厲兵整軍運餉分路進勦曲盡籌畫告祭
天地宗廟社稷務期勦滅噶爾丹而後出兵凡兵丁以
至厮役無不思滅噶爾丹者而大臣內有怯懦
不實心勇往向前之人或前經行間獲罪而不
思効力自贖或因出身微賤而畏懼大臣依違
行事朕惟一意前進以勦滅噶爾丹為念況爾

大臣俱係情願効力告請從軍之人乃不奮勇
前往逡巡退後朕必誅之不知索額圖伊桑阿
等視朕為何如人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親行仗劍以建丕基朕不法
祖行事可乎指顧間噶爾丹可擒可滅既至此地而復
婦人選蠕退縮乎且大將軍費揚古兵與朕軍
約期夾擊今朕軍失約即還則西路之兵不可

問矣將何如還至京城何以昭告
天地宗社乎時怒甚泣下佟國維等免冠叩首奏曰
皇上諭旨極是臣等真怯懦妄奏死無地矣頃之車
克楚至言噶爾丹未嘗逝去仍在克魯倫衆
始驍悟
命散給馬匹揀留瘦馬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自京城每佐領下出兵七名。每人給馬四匹。四人共騾一頭。今每旗留八十名。則八旗共留六百四十名矣。合綠旗兵察哈爾兵自京城趕馬來護軍二百名。通共計算此原數仍多。計所留八十名兵丁之馬騾共三百四十有餘。於此馬匹內揀膘壯者可得馬一百五十匹。再添自京城帶來馬一百五十匹。則每旗

三百匹矣。若給火器營兵每旗一百匹。二總兵官下綠旗兵各五十匹。馬自有餘。這所留兵八十名。著留十五日口糧。其餘米糧給與前去兵丁。其補還此項米糧俟于成龍運米到時照數補給。此馬三千匹內。撥給兵丁所剩者交與上駟院。其趕馬來護軍二百名。令歸各旗營內行走。著會議具奏。隨議今選兵進剿噶爾丹。現馬

匹肥壯者。每旗揀取一百五十匹。與自京城帶來馬三千匹湊合。每旗應給三百匹。火器營兵每旗應給一百匹。二總兵官下綠旗兵應各給五十匹。將分給所餘之馬。交付上駟院。其趕馬來官兵。仍歸各旗營內行走。此所留八十人。應留十五日口糧。將所餘之米撥給前去兵丁。其補還此項米數俟于成龍運

米到時照數補給。奏入。

上曰。在前之兵若將趕來馬匹復趕送前去。則馬匹勞苦。內御馬羣有馬八百匹在前。將此馬內給與前鋒兵一百匹。給與兩黃旗三百匹。其在前行走之綠旗兵給兵部馬五十匹。給此馬時著馬思喀達禮善安布祿看給。其在後六旗兵漢軍火器營兵綠旗兵馬匹。著索額圖看給。給此

馬將內御馬拏馬一千匹。不用給與著將兵部
趕來馬匹。取其膘壯者五百。并自京城趕來旗
下馬匹。照數給與。設或一旗馬皆堪用。無可留
之兵口糧馬匹。俱不致有悞。本旗大臣具保。即
不必留。有欲留四五十名者。亦視其本旗具保
留之。再所留護軍驍騎兩等。親身與本旗大臣
等驗視分別。火器營兵。有欲留幾名者。聽其留

下。官員內有無馬者。亦聽之。此所留之兵。不可
無大臣管領。著左都御史尋臘塔副都統拖蘭
在此駐扎。總管兵馬。遣人察看哨口。偵探信息
丙申。
命營門設礮。內大臣等奏。原會議營中四門。每門
設子母礮二位。奉
旨不必用子母礮。著安設內造礮。彼都統等奏。內

造礮。留宣化府卅四位。已將十六位。交與
漢軍官兵。今既結環營。此礮應每旗取一位
安設營內。奉
旨。准取來安設。此處現有二位。著再取六位來。來
時勿催迫。令其量力前行。
命內大臣公福善督催火器。
上諭福善曰。火器甚為緊要。今俱在後。設有需用之

處。必遣人往取。爾既在後營。務加意令其附近
行走。如有取用。速送前來。不可有悞。福善奏曰。
在後火器。應令都統等催趲向前俱接
御營行走。需用時如有所取。臣親身趲送。似斷不
至遲悞。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議政大臣等會議。火器最屬
要需。應趲令向前接

御營行走。

上准行。日來勞苦兵丁。可令從容前進。

丁酉。

諭坐塘人員。速遞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

上諭行兵部曰。大將軍伯費揚古題奏事件所到驛站卽作速遞送御營。勿悞時刻併檄土木坐塘侍郎馬爾漢處。凡大將軍所奏事件一到其地

亦交驛站。速送御營。督運于成龍報直省頭隊多蘭太噶禮所轄車二百輛於四月初十日已到第六驛和爾博地方。今往取驛騾。一到卽勻裝車馱起行。

戊戌。

駕出喀倫至蘇德圖駐蹕。

命趨于成龍等糧及岳昇龍軍。

上諭行兵部曰。前遣護軍參領車克楚等偵探厄魯特蹤跡。頃來奏云。現今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而來。住扎之處大兵十日內可到。應行文于成龍。著將三百駱駝。一百五十車所載糧米。隨後運至。勿致有悞。噶禮頭運米糧亦令隨後運到。總兵官岳昇龍著選所屬兵丁兼程趨御營前來。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扼噶爾丹去路。

上手敕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朕所統軍近至喀倫時。卽差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郝薩木。往克魯倫左側。蹤探聲息。今車克楚還奏云。臣等初九日。到伊扎爾地方。見有蹤跡。於是轉回。初十日。遇沙津王所差俄齊爾等十五人。言噶爾丹於本月初間。自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

始稱我等噶爾丹在達爾漢敖拉山以此揆之
噶爾丹已近朕所統大軍矣此寇乃極狡猾之
人如敢遁斷不越土喇必渡克魯倫或從俄儂
巴爾濟赴塞稜格或繞巴顏烏蘭之後設伏爾
等兩隊兵見彼下克魯倫若隨其蹤而往未必
不入其伏中朕甚為此慮之特遣藍翎侍衛殷
濟納等往諭大將軍費揚古爾可詳詢地理及
彼脫逃之路小心堵禦不可以彼向下流行而
輕之特諭以示議政諸臣知
諭曰據單克楚等來奏云噶爾丹兵由克魯倫河
順流已至伊登爾矣若聞我兵信息回渡克魯
倫河由俄儂巴爾濟之後遁道向塞稜格逃竄
亦未可知陝西一路兵有阿南達在內彼處周
圍地方阿南達悉知費揚古兵及陝西兵一聞

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而來必隨後速進此
兩路兵俱隨後進則塞稜格地方無堵截之兵
矣陝西兵應預堵塞稜格費揚古兵或仍留土
喇或躡噶爾丹後而來著會議具奏議曰
皇上手勅諭大將軍費揚古極其詳備應行文大將
軍費揚古令防賊兵遁走塞稜格預留陝西
兵堵截去路伊仍領大兵躡後前來凡事俱
欽遵
訓旨行
皇上手勅謄發阿南達可也
上從之
命約束軍裝
上諭內大臣曰今已出喀倫爾等皆久歷行間大臣
中有器械應如何帶往著會議具奏議曰自明

日始撒袋內各帶戰箭二十枝隨
駕兩班侍衛著專尼大各背小旗穿綿甲扈從其跟
隨行李專尼大亦著背小旗行走。
上曰善
命蒙古軍合爲一營設立首領。
上諭侍郎西喇侍讀學士喇錫曰扎薩克王台吉等
及喀爾喀王台吉等著俱駐扎一營伊等不可

無總領科爾沁達爾漢王班第既係親王可令
爲首使總領之。
命內大臣索額圖趣後軍。
上諭索額圖曰爾往傳諭後軍距此地二程有胡魯
蘇台察罕諾爾地方朕駐營以待著後軍趣赴
前來毋疲勞馬匹。
上諭皇太子曰自出喀倫見水草尤佳地方形勢無

平原曠野盡皆低山處處有沙岡凡喀倫內所
常見之走獸飛禽皆無惟黃羊野騾大鳥鳥白
翎雀耳此地除牧養牲畜外並無佳處我軍重
車所經無有阻悞看來步行視泥行爲易自獨
石口至喀倫以繩量之有八百里較向日行人
所量之數日見短少自京城至獨石口爲路甚
近約計不過四百二十三里皇太子可試使一

人繩量之喀倫地方用儀器測驗北極高度比
京師高五度以此度之里數乃一千二百五十
里朕所過蘇泥特阿巴哈阿巴哈納爾等旗各
皆効力浚井泉修道路治橋梁除石礫視內地
甚多敬謹已極誠可嘉使漸北行漸寒喀倫外
見舊冰雪尚微存晨行時或有凝凍之日而槩
無妨於草木之生長此亦一奇也然諸蒙古以

今年爲大熱。朕所統兵。已近喀倫。遣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盆楚克且子護衛穆渣哈爾。阿巴哈納爾布昭貝勒鄉導索納木察哈爾護軍撥什庫三人。理藩院撥什庫一人。給善馬各三匹。往克魯倫河一帶。偵探踪跡。於四月十二日。車克楚奇薩穆還報。初九日。至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潛入噶爾丹兩哨兵之間。

覘其形踪。併牲畜計之。共約有二千餘。此外更復何有。爲山所隔。覘之無所見。噶爾丹哨兵見我踪跡。正追尋問。我等突出前來。於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佐領俄七里等十五人。口稱噶爾丹於此月初。自土喇移營。向克魯倫河下流。第三日。遣我等歸。噶爾丹至達爾漢敖喇矣。汝等勿與我同行。噶爾丹人。相隨在後。若問時難以

答應。汝等宜速出。語訖遣之使行。以此觀之。噶爾丹去我軍八宿矣。整肅軍旅。訓備偵哨。大約十日可與敵會。此乃緊要情事。應書在前。前數事隨思意所及而書。故將此書於後。

巳亥。

駕次胡魯蘇台察罕諾爾。

命調盛京等處兵。會於索約爾濟山。禦噶爾丹東

走之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厄魯特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巳至伊渣爾厄爾幾納克地方。我西來兩路兵。及中路兵。俱近克魯倫河矣。噶爾丹勢蹙。或向東竄入。亦未可知。著盛京寧古塔兵。前往索岳爾濟山屯扎。黑龍江兵。亦赴彼會齊。此處從直路遣檄。併檄京城轉行。是日。督運于成龍報

至言本月十二日以駱駝三百頭車一百七
十三輛裝米一千石交侍郎喝禮管駱駝官
領郝尚圖等起行。又十二日。直隷頭運第二
隊夸蘭大遊擊劉澤霖所管糧車二百輛內。
一百輛已至和爾博站。餘一百輛至庫勒諾
爾地方。頭運第三隊夸代大都司丁延祥所
管糧車二百輛內。七十五輛已至和爾博站。
餘一百二十五輛至庫勒諾爾地方。二運頭
隊夸蘭大按察使劉瑠所管糧車二百輛。俱
至庫勒諾爾地方。
上曰。此大喜之報也。嗣是後隊米車到後發行于成
龍俱節次奏報。
遣撥什庫諾爾布。瞭望噶爾丹踪跡。
上又慮噶爾丹向西遠遁。乃遣理藩院撥什庫諾爾

布。喀爾喀納木札爾王。長史庫濟根等七人
哨探。
諭曰。爾等往歐德哈爾哈地方。潛度河。伏於北山。
登高遠望。聞噶爾丹順河下流行。恐我軍越過。
諭皇太子曰。我軍將展哨前進偵探聲息。以待後
營齊集。噶爾丹仍在車克茀所探之地。實爲我
師之幸。倘越克魯倫河下流而往。則遁東蒙古。
恐爲所勦掠。故調奉天烏喇兵馬合會於索岳
爾濟地方。已經行文。汝宜伲之。并不時探問報
聞。
庚子。
命定軍行次序。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等曰。今大兵已出喀倫。應令幾
旗前行。幾旗後行。著會議具奏。議曰。今已出喀

倫。應著前鋒軍在前行。次八旗漢軍火器營
察哈爾宣化鎮古北口綠旗兵行。次
御營並上三旗行。次五旗行。總兵官岳昇龍至。亦
同綠旗兵行。
上從之。
辛丑。
上自葫蘆陸台察罕諾爾。至喀喇芒鼐哈必爾漢駐

蹕。入行宮時宣化總兵官白斌等。率官兵跪迎。
上顧謂白斌等曰。爾等俱經歷戰陣之人。今於朕前
領兵進勦與他次不同。果著有勞績爾等之功
斷不致泯沒。若遇敵時。宜各加勉勵。
賜總兵官白斌
御用帽及袍褂。副將施世驃參將張維焦相聖袍褂
各一件。

賜總兵官白斌馬進良標下兵丁。每營牛二十頭
羊三十隻。又
遣膳房章京英洛渾等。傳
諭撤今日御用茶飯食物。均賜衆官兵。於是衆皆
列坐會食。既畢。總兵官白斌等。跪叩奏曰。臣
等係邊陲武弁。行間効力乃臣等職分。此次
出征。屢蒙

重賚。今既
賜衆官兵牛羊。又
賜臣等
上用食物。並
御用冠服。臣等實不克當。雖古之解衣推食。何能及
我
皇上殊恩。若遇賊寇。務行勦滅。以報

皇上高厚於萬一耳。衆官兵俱鼓舞歡躍奮勇行倍

壬寅。

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速報軍情。

上諭行兵部曰。朕前頒手詔與大將軍費揚古。不知會達與否。其兵現抵何處。至今未見題報。令作速移文費揚古。朕親率大兵。於四月二十五日可至克魯倫地方。其兵已至何處及何時可至

土喇巴顏烏闌地方。著明白開報。由旁路驛站作速具奏。

申禁燈火。

上諭內大臣等曰。火禁竟不能行。著再加嚴禁。以後或爾等營內。或哨口。或斥堠牧馬之處。終夜無使張燈舉火。務行禁約。著派官兵巡查。僕從人等被獲。將伊主從重治罪。若不行查究。被傍人

捕告者。將伊等並行治罪。

癸卯。

駕至席喇布里圖駐蹕。

命皇長子胤禔內大臣索額圖總領前軍。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曰。朕今日至此。見漢軍猶未起營。如此必致悞事。伊等俱不足恃。應派此處大臣統領而行。索額圖隨將內大臣以下。侍郎以

上職名入奏。得

旨。前行八旗前鋒兵。漢軍火器營。與四旗察哈爾兵。及綠旗兵行走。統領不可無人。著皇長子與爾親行前往。統領行走。朕十九日在今日所駐席喇布里圖地方停留。漢軍火器營察哈爾兵綠旗兵。令十九日在今日所駐之西巴爾台布喇克地方停留。以候皇長子。皇長子在漢軍火

器營內駐扎。八旗前鋒照常行走。每旗派出前
鋒二名。並酌派該管官。護衛皇子。所派前鋒必
於十九日。遣往西巴爾台布喇克地方。其八旗
前鋒漢軍火器營察哈爾兵綠旗兵俱著於拖
陵布喇克地方停留等候御營。
指授後軍駐營之地。
上諭副都統輿璘禪曰。御營後五旗中。著正紅旗明

日近至御營。聽上三旗指示御營。其四旗至御
營軍所過六七里外。繞湖泊劄營。
上諭皇太子曰。朕所統兵旅。區畫齊備。深入克魯倫
克勒地方。若無停留稽緩。六七日內或可與敵
相遇。初聞此地僅可一二旗魚貫而行。今水泉
充給。此數日來。分派已定。以前鋒營及八旗火
器營兩綠旗營察哈兒兵居前為一隊。次則朕

之大營及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凡四營為一隊。
再次則以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凡五營為
一隊。先行之前鋒。與鑲藍旗尾後。相去約百里。
四月十七日。八旗綠旗及火器營。俱已會集。軍
容整肅。馬膘健壯。至克魯倫前一日。約齊而進。
此際彼即望風奔逃。亦必為我軍所困。若其順
克魯倫河而下。或少需時日耳。因便示知之。特

諭。
丙午。
上駐蹕西巴爾台。以撥什庫諾爾布等偵探有功。授
職賞賚有差。時哨探撥什庫諾爾布等還奏曰。
臣等奉
旨到歐德哈爾哈。視其踪跡。敵人並未嘗過此地。
臣等渡河。上行五十餘里。至塔爾吉爾濟乃

見一人臣等欲擒之以復
肯往追之厄魯特伏兵三十餘人出馳來圍逼臣
等正不能脫之時忽大旋風起自北而來人
不相見乃順風而出視之已到古爾班土爾
罕口矣於此知
皇上洪福
上天助祐乃謝天而回厄魯特實在塔爾吉爾濟地

方
上命以諾爾布往返事諭議政大臣及兩營大臣知
之又
諭曰諾爾布兩次往厄魯特地方偵探信息著有
勞績著給拖沙喇哈番之職俟回京日另加恩
賞今暫充撥什庫行走長史庫濟根賞銀五十
兩鄉導索諾木齊旺護衛博羅輝額林辰等各

賞銀三十兩
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車陵扎卜擒厄魯
特二人解至理藩院隨以其事入奏得
旨喀爾喀扎薩克台吉車陵扎卜著即加溫諭所
獲二人著拘繫隨行其押解人喀爾喀等亦著
隨行俟至克魯倫各遣還家尋會議遣車陵扎
卜入喀倫內

上諭皇太子曰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
海較此更濶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聯綿
沙石間雜自出喀倫未見寸土其沙亦堅硬履
之不陷瀚海中所產石塊與砂附去觀看營中
軍士鑿井甚易一人可鑿二三十處因水泊中
取水嫌遠咸於近帳房處鑿之可掘之地亦易
認識有識之善達者地窪而濶掘未二尺即可

及泉有謂之賽爾者山間淤徑掘僅尺餘即可
及泉有謂之布里杜者乃叢草積潦水雖有而
佳者少有謂之寬布爾者水流地中以手探之
泉即隨出故野騾以蹄掀之而飲風土景況一
無所取地盡碎石下馬偶竚立可射之處亦少
我軍未曾騎射其地實未見佳也草則叢生而
上高所以絷絆馬匹又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

與安一帶鼢鼠之穴更深殊覺可厭草名頗多
有郁爾呼草牛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內
地蒙古皆不能識又有蘇雞草生最高故將此
二種亦附去觀看此番行師日期皆因火器發
甚是耽閣即今猶等待而行必日期相符乃辦
也恐噶爾丹順克魯倫河遠去遣巴哈納爾之鄉
導索諾木七人至克魯倫河之額古特哈爾哈

偵探於四月十四日往二十一日平來復奏噶
爾丹在克魯倫河地方是實等語臣之大營距
噶爾丹所在不過五程噶爾丹似茫無知覺我
軍駐處山勢高峻易設偵探故前發哨兵於古
爾班圖爾漢巴爾泰哈地方待諭
命檄問大將軍伯費揚古軍至土喇日期
上諭行兵部曰前費揚古奏稱伊等大兵於四月初

三日至翁金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
顏烏闌俟兵至翁金之日再行馳奏朕依所奏
日期親統大兵而來已與噶爾丹相近而費揚
古至翁金日期尚未奏報則其至土喇日期無
由得知朕兩次馳諭亦未經回奏若喀倫驛站
與土木驛站各移文費揚古伊等兵見至何處
何時至土喇與巴顏烏闌令作速報聞大將軍

伯費揚古奏報大兵情形費揚古奏言二月

十九日蒙

上諭於本月二十八日未時已到阿爾哈林圖地方三月十六日臣等大兵所行之路並未遇雨二十二日遇雨至晚復雪道稍泥濘故遲悞一二日至於載礮之車日行不過二三十里不能隨大軍即到因是將神威等大礮留於

喀倫著綠旗兵守護近蒙

皇上頒發新造礮八門並景山之子母礮四門江南送到子母礮五十五門已用大同所養騾駝二百頭馱載前來運糧正卿喻成龍等於三月二十四日至臣敖漢察罕和朔行營言糧車於二十二三日始出喀倫路上水草缺少而牲口係從太原遥至此處故皆疲瘦今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以備大軍凱旋之用又十五日口糧運至翁金等處預備其二十日口糧用小車選駕車牲口內可用者運至土喇地方支給大軍臣以大軍口糧關係甚要因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貯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著盡行運至土喇地方若小車及所選駕車牲口不足著將撥給馱礮所餘空

行騾駝助運議定已交付喻成龍等去訖臣自歸化城啟行曉會遣問寧夏兵幾時起行何日到翁金地方孫思克等回稱我等之兵於二月二十二日起程行三十八日可至翁金近蒙頒到

諭旨隨遣人往令將寧夏兵行至何處作速申報

臣於四月初六日屯扎翁金口之東席喇胡

爾蘇台地方。因大軍悉按擁井處安營。故分兩隊而行。於初七日。留居一日。俟後隊大軍至於初八日並進。駐扎於烏闌厄爾幾地方。若寧夏兵。於初九日至烏闌厄爾幾地方。臣等或一路進兵。或兩路進兵。會同定議。俟商南多爾濟。請

御前時。明白具奏。若仍不至。據正月二十八日奔來

喀爾喀逃人。曾有噶爾丹今在土喇上流之語。臣等亦不便久待。即於初十日啓行。進趨土喇矣。其寧夏兵到時。著隨後進發。又鄉導等約略計云。初十日。自烏闌厄爾幾起程。行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謹此奏

聞。

上命議政大臣等并在三營內王大臣副都統會議

具奏。

丁未。

命商進止之宜。

上諭諸王大臣曰。前因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四月二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闌是以中路大兵整旅安行。已來至近敵之地矣。

費揚古沿途耽悞。許久不見奏聞。今忽奏稱改期。目前我軍既逼近噶爾丹。應不必待費揚古軍。當即前行。多羅信郡王鄂扎。貝子蘇爾發。宗室公蒲奇。和碩額駙尚之隆。都統恩克爾巴渾德。周卜世。阿錫坦。石文英。王永譽。護軍統領托倫。蘇丹。散秩大臣布克叨。副都統噶爾必錫。桂明。世巴。凱音布。莫洛渾。阿喀納。侍

讀學士席爾登理事官溫達等一議曰臣等竊思噶爾丹若果有待我軍之意則我亦可俟西路之兵矣若不能禦我軍威欲行逃竄則其地方寬濶聞信預遁必相隔遼遠今量西路兵所到之期緩行以待兩路夾進似為有益事關重大伏候

上裁領侍衛內大臣蘇爾達馬思喀內大臣明珠大學士伊桑阿侍郎安布祿西喇侍讀學士喇錫等一議曰臣等前因大將軍費揚古原奏內有二十四日至土喇之語度等待之期不甚久遠因會奏請俟費揚古兵至然後進發今

諭行言自阿喇克山之克勒和朔至土喇河上流尚有五六日之程爾等問明鄉導議奏臣等詢

問鄉導萬舒克等言自阿喇克山之克勒和朔前行八宿第九日始至巴顏烏闌地方噶爾丹若由巴顏烏闌北逃竄亦有去路如此則等候日期太遠若我軍不進噶爾丹不戰而走則相去遼濶一時難於追獲今我軍似應前進酌量而行事關重大伏候

上裁宗室公吞珠領侍衛內大臣公國舅佟國維副都統阿爾納學士朱柱等一議曰中路大軍前進宜近抵克魯倫河前奉

諭有欲遣使往噶爾丹之語若費揚古之兵可待即往來遣使延緩日期以待費揚古之兵若有可行事宜我軍勢大可即行勦滅噶爾丹極其狡猾若順克魯倫河下流而去我大軍已近即可進勦如大軍不近抵克魯倫河而

噶爾丹順克魯倫河下流。過一二日則我大
軍似難追及矣。事關重大。伏候
上裁。奏
旨。遣乾清門侍衛馬武。往皇長子營內。侍讀學士
喇錫。往五旗營內商之。
皇上作手勅。差侍衛額林辰。賫授大將軍伯費揚古
曰。爾初七日疏。於二十一日酉時到覽之。言五

月初三日。可到土喇。汝原奏言四月二十四日。
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蘭。是以朕軍
因水草無慨。定於二十五日間到克魯倫河。今
差前鋒。視其行蹤。亦已獲其生口矣。噶爾丹有
沿克魯倫河而下之勢。與我相隔五日程。此際
汝等理應遣奏數次。則朕軍易於迎待。而汝等
久不來奏。不知已到何地。恐稽時日。催趲而行。

逆先於汝等。今或待或行。係在兩可。情事甚大。
汝等如何行路。當速來報。因原議兩路兵。孰先
到數日。有務須等候之約。是以朕且待且行。如
必不得已。則當相機行事耳。特諭。又
命催趲糧運。
上諭行兵部曰。大將軍費揚古兵行稍遲。朕緩行以
待之。可行文于成龍。乘此時將所運米。作速陸

續運至。
侍衛喀乜爾達。探見噶爾丹哨卒。還復
命。先是
上酌遣前鋒。隨喀乜爾達等。至古爾班圖爾罕地方。
潛覘敵哨。至是喀乜爾達還奏曰。臣等奉
旨。前夜在瑜巴爾代哈山。及清晨至西方圖爾罕
山上。適敵人哨卒方到。臣等避而覘之。見敵

人哨卒立於山上覘水向克魯倫視之見其
有烟厄魯特在此是實臣等恐彼知覺繞山
潛竄
戊申喇錫同奏言統領正紅旗兵
皇四子宗室公齊克塔哈內大臣公常泰都統
齊世護軍統領鄂克濟哈副都統達喇克圖
法喀原任尚書顧巴代侍讀學士覺羅華顯
統領鑲白旗兵傅都王岳希貝子吳爾占都
統噶爾馬護軍統領桑格蘇赫副都統納泰
統領鑲紅旗小營兵宗室公蘇努副都統烏
赫統領正藍旗兵顯親王丹臻副都統崇古
禮禪布侍郎常綬閒散宗室哈爾薩統領鑲
藍旗兵康親王傑淑貝子魯賓內大臣阿
密達都統喀代副都統鄂飛龍西庫裕親

王福全恭親王常寧簡親王雅布等議臣等
衆意以爲大將軍費揚古兵至土喇之期尚
早若中路大兵即行前進使噶爾丹知
皇上已至旋即逃竄便得脫矣今視水草佳處堪容
八旗兵者暫行屯駐約計將軍費揚古兵之
至然後前進則噶爾丹之後已爲所截因而
夾擊之於事有益縱令噶爾丹依克魯倫河
順流而去自有
盛京烏喇黑龍江等處兵在彼而我大軍復進
抵克魯倫河以斷其歸路亦復有濟事關重
大伏候
上裁統領鑲紅旗兵
皇三子胤祉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副都統孫
渣齊侍郎席爾達學士三寶等議臣等衆意

以爲大將軍費揚古疏內雖稱兵行遲延五六日約計今已至翁金之路矣噶爾丹見在巴顏烏闌近處若待費揚古兵至遲延時日恐賊萬一聞風即行逃竄亦未可知今以中路大兵勦滅賊寇未爲不足既已近抵克魯倫河似應一面移文催西路之兵一面使賊不及爲備前往擊之事關重大伏候

上裁馬武同口奏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都統諾穆圖副都統公孫徵灝雷繼尊費揚古趙鈸喻維邦張朝午等一議謂應緩行以待大將軍之兵都統公鄂倫代都統李正宗碩鼐尚書班第副都統張所知巴賽等一議謂應即行進兵奉

旨三旗營內王大臣等不必召集著見在此營內

議政大臣等議奏大臣仍持兩議口奏奉

旨至明日駐營處具奏

皇長子胤禔奏報察詢糧礮事胤禔等奏至旨

臣等十九日自席喇布里圖地方啓行駐扎西巴爾台二十日駐扎察罕布喇克二十一日至拖陵漢軍火器營所帶宣鎭神功礮二十四門於二十二日晚始至問隨礮大臣漢

軍都統諾穆圖等何以遲悞據稱此三宿相距八九十里駕車騾匹已疲我等沿路休息而來故今日始至又奏臣等至拖陵地方問總兵官馬進良白斌爾等之兵有稽留處否俱言所帶八十日糧以二十日糧留昭和爾博地方現今已用五十日若糧能接濟不至稽遲矣

上遣人召內大臣索額圖委以火礮事務并交大學
士伊桑阿查稱旗兵二十日口糧數目具奏。
上諭皇太子曰朕緩進之意特示汝知前將近敵情
由屢有諭旨二十一日酉時將軍費揚古由橫
設驛站奏稱五月初三日可抵土喇等語伊前
疏云於四月二十四日抵土喇朕擬度時日欲
於四月二十五日間抵克魯倫河前進乃許久

未曾奏報忽而改期我軍難以指畫於是傳集
八旗諸王及議政諸臣會議衆見不同有言即
宜進勦者有言原議兩路之兵約會前進所關
重大應少緩我師以觀局勢朕再四籌度未能
適當其可姑少為相機徐行前諭旨曾言進勦
今復稍有濡遲若不傳示其故恐汝計日懸心
因書以諭意噶爾丹情形萬不計及此路進兵

猶自夢夢耳但所慮者相距匪遙噶爾丹聞知
必爾逃遁機會可惜然彼雖逃遁諒亦未得全
脫也為此特諭費揚古奏疏亦謄寫發往將此
情由奏聞
皇太后并轉諭大學士尚書知之
辛亥
定議遣使於噶爾丹

上諭議政諸臣曰俟至拖陵地方再遣使於噶爾丹
此際費揚古兵亦將到矣噶爾丹若亦遣使來
我亦遣使頻往以待費揚古等兵彼若乘此際
逃竄即聽之縱逃亦必自生內變豈能完全耶
諸臣奏曰
上諭至拖陵地方再行遣使甚是俟至拖陵時往來
遣使以待費揚古兵若噶爾丹接戰則兩路

夾擊。立行勦滅。或逃或降。至彼時酌量而行。

上是之。

以勦滅噶爾丹之策。

曉諭諸臣。

上召內大臣索額圖等入

行宮。

諭曰。噶爾丹自以為無所畏懼。煽惑諸蒙古。竊踞

克魯倫地方。謂朕必不親征。今我軍緊要軍器。

俱已備至。若噶爾丹聞朕已至。必先逃竄。爾等

欲戰耶。欲使噶爾丹逃竄耶。可各陳所見。索額

圖等奏曰。觀噶爾丹來踞克魯倫之意。特欲

煽搖諸蒙古。若遇喀爾喀。即行搶掠。貲不料

皇上親臨。今已近敵。我軍迎征。噶爾丹聞

皇上親臨。不敢抗拒。逃竄而去。彼聲名一挫。不能再

振。如

皇上親抵克魯倫河。噶爾丹竄去。則我大事已畢。我

皇上神威。不但遠播邊塞。且徧播四海以外矣。臣等

之意。聽彼逃竄。似比戰為愈。但所以使噶爾

丹逃竄之計。臣等不得而知。

上曰。噶爾丹原係行劫小寇。素無遠識。信人誑言。便

掠喀爾喀。以為我軍不能即至。故敢竄伏克魯

倫。今大軍已近。噶爾丹西路之兵。亦將至土喇。

我軍從歐德哈爾哈邀擊。即可破滅之矣。今爾

等欲迎征使之逃竄。朕以為無難。俟其少近。遣

使往諭之云。朕欲與親臨約盟。與爾相近。爾可

前來與我軍會議。朕並不爾勦。噶爾丹聞朕親

來。必連夜奔逃。我軍即追殺。如向土喇退去。則

必遇費揚古之兵。朕於此賊。廑慮已久。此次噶

爾丹殄滅必矣。如噶爾丹拒戰。必然糜爛。如或
奔逃。亦至破壞。但于成龍所運之米。恐不能應
期而至耳。伊桑阿安布祿西喇喇錫巴圖賴爾
等可撰勅呈覽。俟少近遣往。旋即進兵。此策何
如。爾等云何。索額圖等奏曰。
皇上洞悉噶爾丹詭計。謀極周到。一遵
聖謨施行。實爲盡善。後進兵時。索額圖復奏云。皇長

子於烏闌布通之役。實有餘憾。不便使若前
行。
上以索額圖於烏闌布通自伐其膽。恐遣彼爲前行。
故惶懼而有是奏。不允。
壬子。
命議進兵之策。商南多爾濟還賫大將軍費揚古
疏至。疏稱將運至翁金之一月口糧內。以一

半留翁金。一半留兵一千。令副都統西爾哈
達祖良璧等防護。運至土喇。已移文龔吉理
揚琳等。又稱王國昌報所運米。斷不能如期
運到。除經檄催外。臣等率領大兵於初十日。
自烏闌厄爾幾起程。至察罕和朔地方。將軍
孫思克等帶西安滿洲兵五百名。輕騎前來。
於十一日至察罕和朔。孫思克稱伊所帶綠

旗兵七千名。途遇風雨。馬匹遲悞一半。選兵
二千。願親率前赴大兵行走。博濟稱伊所帶
滿洲兵二千。漢軍兵一千。途遇風雨。馬匹稍
悞。此內亦選兵二千。願親率急赴大兵行走。
臣等會議。俱依將軍孫思克博濟等所議。其
餘滿洲兵一千。著防護按察使龔吉理所送
米石。此兵留西安副都統西爾哈達祖良璧

幷駐防協領等管轄。其翁金所留一半米石
將孫思克標下所留兵內派出五百名者剛
將張憲載管領看守。滿洲漢軍綠旗兵四千
去大兵尚有十日之程。不便作兩路進發。應
命隨臣等進路作速前來。與臣等一路行走。
又商南多爾濟奏稱費揚古等之兵於本月
三十日可至土喇之阿喇克山克勒和朔地

方。來月初七日可至巴顏烏闌。不便分兩路
前進。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查大將軍費揚古等。奏稱
不由兩路進兵。揀選人馬。一路前行。殊爲整
嚴。請如所奏。至商南多爾濟奏言費揚古等
之兵。是月三十日可到土喇阿喇克山之克
勒河朔。來月初七日可到巴顏烏闌。應量費

揚古等兵到之日。聽
皇上指揮遵行。至大將軍費揚古等。以運到翁金米
一半留於翁金。一半令副都統西爾哈達祖
良璧等留兵千名運至土喇。已檄囊吉理更
無可議。
上曰。前既以大兵獨進。及俟大將軍偕行之事。使前
後營諸王大臣公議。今亦應令公議之。前軍處

既交付馬武。則後軍處仍令侍讀學士喇錫前
去。
命嚴催糧運。
上諭行兵部曰。中路大兵。現今逼近噶爾丹。西路大
將軍費揚古兵。亦已甚近。大軍米糧。關係甚要。
兩路大軍會合。卽所需米糧甚多。速移文于成
龍著多方設法。將所運米。務陸續速行運到。又

諭曰。現今需用米糧。噶禮所運米已至何處。須先
交與驛站申報。著伊趲行。作速運到。並著役隊
夸蘭大作速趲運前來
上諭皇太子曰。朕統大兵。駐蹕察罕布喇克之日。費
揚古遣來期約之商南多爾濟喇嘛於四月二
十六薄暮至彼於行路之間遇厄魯特二人。擒
來問之。彼云。噶爾丹向克魯倫下流移營。問費

揚古何時可至。云五月初六間。可至巴顏烏闌。
因是我師。仍稍緩以待之。從察罕布喇克至克
魯倫河。約略三百里。未經量度。難得其實。此數
日間。未見汝奏章。并
皇太后萬安音問。朕懷不勝惓切。昨薩卜蘇奏事之便
又未見汝請安奏章。益增懸念。朕躬甚安。諸皇
子俱佳。皇太子佳否。

癸丑。侍衛馬武賫前奏摺回復
命
皇長子胤禔。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鄂倫岱。李
正宗。領兵諾穆圖。尚書班第。副都統公孫徵
灝。張所知。雷繼尊。趙欽。費揚古。喻維邦。侍郎
安布祿等議。據拿獲厄魯特二人云。噶爾丹
現在克魯倫之拖訥山。順克魯倫河下流而

行。商南多爾濟奏。費揚古等兵。於本月三十
日。至土喇之阿喇克山克勒和朔地方。來月
初七日。當至巴顏烏闌。
皇上親統大兵。特為勦滅噶爾丹而出。又思遏賊歸
路。調發西來二路兵俱至。正合
聖上之神謨矣。今大將軍費揚古。與將軍孫思克博
濟之兵。會合而來。兵力甚盛。於本月三十日。

至土喇之阿喇克山克勒和朔地方。來月初
七日至巴顏烏闌。正宜協力夾擊。勦滅噶爾
丹。其遣使噶爾丹。及討大將軍費揚古等兵
近逼賊營夾攻勦滅之處。俱候
皇上乾斷。侍讀學士喇錫回。口奏云。統領後隊五旗
皇子王大臣。於議政大臣所議外。並無別議。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所統大軍。不勞而至。人勉馬肥

不但滿漢官兵。即僕從無一人不得到者。以此
精銳。人有死志。寇雖十萬。朕將用策親御以擊
之。一面遣使往說。倘敵人力有餘則聽與我戰
力如不及。則聽其走。但此寇若走。恐在我必有
追悔之意。議政諸臣奏曰。噶爾丹若走。則吾事
已畢。當遣使說之。衆意合一。
上遂定遣使之議。

甲寅。
上仍駐蹕察罕布喇克。頭運噶禮郝尚圖米車米馱
到。補散官兵。營外積米如山。觀者如堵。喀爾
喀人等。無不驚異。
命侍衛馬武賫糧赴總兵馬進良白斌軍中散給。
行兵部奏曰。侍郎安布祿咨稱。
皇長子內大臣索額圖言總兵官馬進良白斌

軍糧。奉
旨留貯二十日。今又食過六十日。額米俱完。馬進
良標兵一千五百名。白斌標兵一千二百七
十名。乞將伊等應給之米。作速解來。爲此奏
聞。
上遣侍衛馬武賫伊等應給之米前去。
乙卯。

喀爾喀扎薩克台吉車陵扎卜。奏請從軍。
不許。車陵渣卜等至。奏請隨征効力。
上諭曰。爾等在來遊牧以避厄魯特。勞苦已極。免在
出征。各帶眷屬牲口。在達里岡阿之東居住。朕
回鑾時。指示地方安插。達里岡阿地方。曾留御
用馬匹並兵丁馬匹牧放。著爾所屬人等加意
收管。嚴行禁約。勿使盜竊。犯者必行正法。車陵

渣卜奏曰。臣謹遵
諭旨。不隨在出征。願
皇上准臣兄子多爾卽渣爾。都統嘎爾單二人隨征
以充隊伍。
上許之。又
諭曰。尚書班第。屢次令爾等向內遊牧。爾等不從。
納木渣爾拖音等。終被厄魯特擄掠。今納木渣
爾拖音。毫無所有。釜飯皆無。食用不給。屬人度
日若果遵旨向內地遊牧。何得至此。爾知悔否。
車陵渣卜奏曰。我等無知。貪戀水草。不向內
地遊牧。以致納木渣爾拖音被掠。臣輩何辭
伏祈
睿鑒。
上曰。爾等既與土謝圖汗附近。著隨征台吉多爾卽

渣爾都統嘎爾單與西地西里貝勒同行。朕若
在京。必重賞爾。因出征在外。將朕用袍褂賜爾
服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二終